
T. Veblen 著
胡伊默譯

社會制度之經濟學的研究——

有 閑 階 級 論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中華書局印行

凡例

一、本書底著者 Thorstein Veblen 是美國經濟學者兼社會學者，當大學教授近三十年。他底重要著作，除本書外，有以下諸種：企業論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勞動的本能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美國的高等學問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科學在現代文明中的地位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傳來利害論 (The Vested Interests)、工程師與價格制 (Engineers and price system) 等。

一、本書原名 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照名稱，應譯作「有閑階級的理論。」但照內容，譯爲「有閑階級論」更爲恰當。全書所涉及的範圍頗廣——從上古以迄近代，內容頗豐富——從高深的學問如宗教、哲學、人種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以至日常生活，且頗饒興趣。在美國已重版到十多次，日譯本在數年前即已出版。我這譯本所根據的是 Vanguard Printings 一九二八年版本。唯原著者書中，只分章，別無節目。我這譯本中的節目係採自大野信三氏底日譯本。我認爲有了節目，條理更井然，讀者更容易瞭解。

一、原著中的用語頗艱深、繁重，有時甚至近於晦澀，特別是前幾章如此。我這裏所採用的譯法，也同

許多人一樣，是直譯意譯兼用，求其通達而不失真。尤其在原著中談到理論且又關係重要的地方，只要在通達的可能範圍內，盡量使用直譯法。我以為：這樣才容易保持原書底色相。至於原著中所使用的社會學、人種學、經濟學、心理學各方面的科學術語，譯者全應用較正確的中譯名，絕未擅自改作。

一、由外國文譯成中國文，求其絲毫無誤，這不僅是譯者底能力問題，有時且是本質上的困難。常有某一外國字底涵義，非常複雜，在中文中就沒有與牠相等的字。例如本書中所使用的 CONSPICUOUS，INVIDIOUS 與 non-invidious 這三字即是如此。CONSPICUOUS 這字底涵義是顯著的，偉大的，超羣出衆的與令人注目的等。把牠與 Consumption 聯接起來，我們一望而知是指着生活必需品的消費以外的其他具有榮譽性的奢侈消費。但譯成中文「顯著的消費」却不能這樣使人一見瞭然。CONSPICUOUS 這字底涵義是傷感情的，招怨的，不公平的與分畛域的等。non-invidious 則是其反面。這些譯文中任何一個都不能完全表示那字的意義。日譯者譯作傷感情的與非傷感情的。我則除採用日譯者譯法外，還有時譯作分畛域的，和非分畛域的，且有時把這兩種譯語聯着用，然而總不能顯明的表達原意。好在，無論研究任何學問，僅從簡單的標題或定義上，總是不能獲得什麼的。讀者閱過全篇內容，當不難領會其要旨。

原序

所謂有閑階級，可視為現代生活中的一種經濟因素，本書底目的，就在討論其地位與價值。不過，假若把討論完全限制在這範圍以內，那在事實上為不可能。所以對於這制度底起源與其演進底路線，以及其他普通不屬於經濟範圍的社會生活底諸特徵，亦不得不加以相當注意。

在某幾點上，這裏的論究，是根據相當新的經濟學說與人種學的原則而進行的。緒論那一章，便充分說明這些理論前提底性質，我希望能避免曖昧。這樣的論旨，在『美國社會學雜誌』第四卷中所發表的『勞動本能與勞動厭惡』、『所有權底起源』、『野蠻人底女子身分』諸文中，敘述得更為詳盡。不過我這裏的論證並不採取那些新原則作基礎，所以即使那些新原則在讀者瞭解中，因其沒有充分的材料與證據作根底而不能成立時，本書中的論證，却不因此失掉其經濟理論中的可能的價值。

一部分因為方便的關係，一部分因為人們所熟悉的諸現象的觀念少有誤解的可能，所以本書中用以證明這論究的材料與證據，都取自日常生活——或者由於直接觀察，或者由於一般人所周知的事實，而不取自更遠的深奧來源。我希望這種乞助於樸素的事實或儼然的敘述卑俗的現象——牠們在人們生活中的密切地位，常是掩護牠們使不與經濟的研究相接觸將不致傷害人們之文學的或科學的脾胃。

有些從較遠的來源取來的前提或證據，以及從人種學引來的學理與推論，也都是較普通的。只要是具有相當學識的人，即不難追溯牠們底根源。引用文獻的慣例，這裏是沒有遵守。同樣，這裏作為例證的幾項引文也很普通，沒有說明也頗容易瞭解。

551.85

579

2

有閑階級論目錄

凡例

原序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金錢的競爭	一七
第三章	顯著的閑暇	二六
第四章	顯著的消費	三五
第五章	金錢的生活程度	六九
第六章	趣味底金錢的準則	八六
第七章	服裝成爲金錢文化底表現之一	一三六
第八章	免除勞動與保守主義	一四五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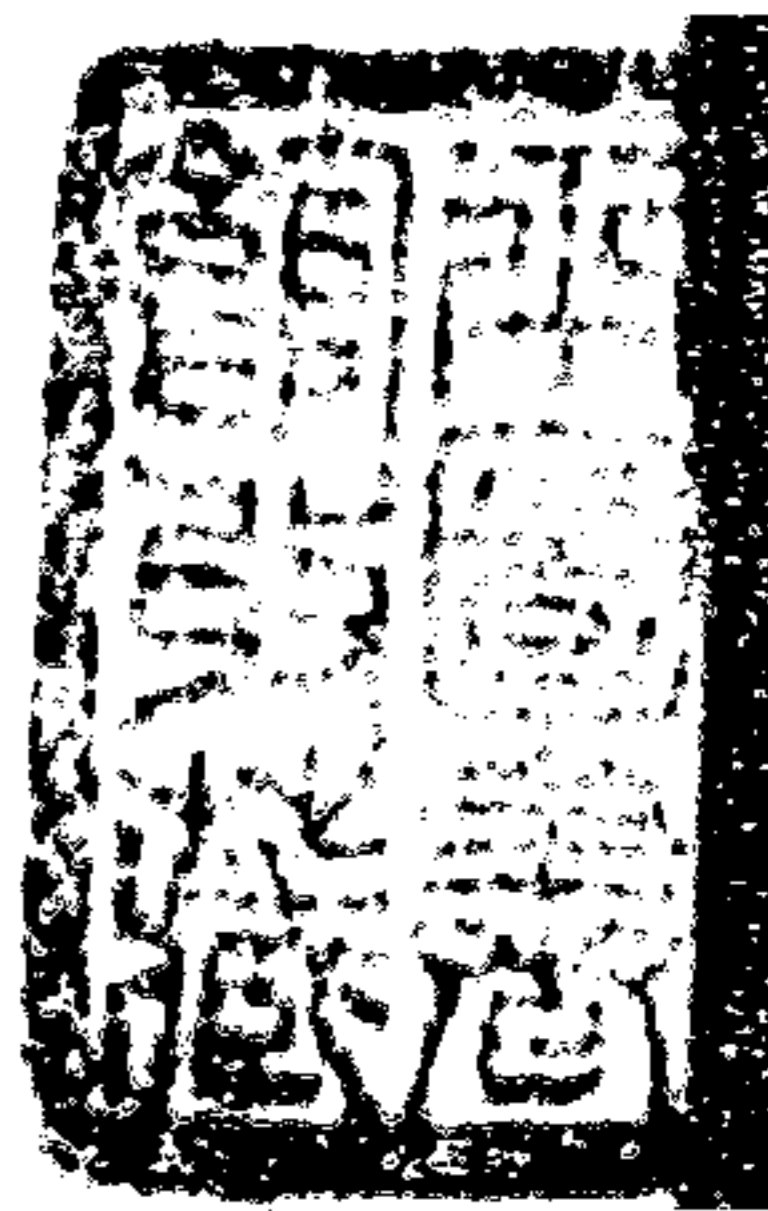
一

第九章	古代特性的保存	一六四
第十章	近代社會中的武勇底殘存	一九〇
第十一章	信任幸運	二二四
第十二章	宗教的信仰	二三七
第十三章	非傷感情的興趣底殘存	二五六
第十四章	高等學問成爲金錢文化底表現之一	二七六

有閑階級論

第一章 緒論

在野蠻文化底較高階段中，有最發達的有閑階級制度，例如封建的歐洲或封建的日本即是如此。在這種社會裏，階級之間的差別是很嚴格地被遵守着，並且在這些階級差別中，最顯著的經濟意義的特色，是各階級固有業務間的差別。上流階級習慣地免除了產業的職務，而從事於附有某種程度的榮譽性的職業。在任何封建社會中，最主要的榮譽的職業是戰爭。僧侶的職務普通都居第二位。如果那一野蠻社會不是特殊的好戰，則僧侶的職務占第一位，戰爭的職務占第二位。但不管是戰士或僧侶，除很少的例外以外，其主要點是這些上流階級免除了產業職務，而且這種免除是他們底優越等級底經濟表現。婆羅門時代的印度（Brahmin India）供給我們以這兩階級之產業免除底明顯證據。在較高級的野蠻社會裏，我們所概括稱呼的有閑階級中，有一種副階級的分化；因之，在這些副階級中，又發生相應的職務底分化。在整個有閑階級中，包含有貴族階級、僧侶階級以及他們底扈從中之大部分。上流階級的職業是相應的複雜了，但牠們底共同經濟特點是非產業的上流階級這種非產業的職務，大概說來，是包括政治、戰爭、宗教



事務與運動。

一 野蠻社會中的有閑階級

在較早期的——不是最早期的——野蠻社會，有閑階級的形式，還分化得不甚明顯。那時階級的差別以及有閑階級底職業的差別，都不是如此精細與錯綜。玻里內西亞的島民（Polynesian islanders），最完善的表示着這種發展階段，只是那裏沒有大規模的狩獵，所以在他們生活方案上，狩獵沒有取得通常的榮譽地位。同樣，薩加斯（Sakas）時代的冰島社會，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社會裏，階級與階級之間，各階級所特有的職業之間，存有嚴格的差別。產業、筋肉勞動以及謀生的一切日常工作，是低等階級所專有的職業。這所謂低等階級，包括奴隸，其他隸屬者，通常，全部婦女也包括在內。如果有不同等級的貴族，則高級婦女一般地都免除產業職務，或者至少也免除卑賤的筋肉勞動。至於高等階級的男子則不獨是免除，而且因舊來的習慣，是不許參加產業職務的。他們底職務範圍，是嚴格的被限定於上面所說過的政治、戰爭、宗教事務與運動。這四種活動，構成上等階級底生活方案，而且對於最高階級的人如王和會長，則僅只這些活動，才是社會或常識允許他們參加的。實際上，在這種生活方案最發達的地方，連運動一項也被視為最高階級的成員所不宜幹的了。至於低級的有閑階級，還有其他某種職業可以參加，但這些職業必是

附屬於有閑階級底某種典型的職業的。例如，武器、盔甲、獸皮舟等的製造與照顧，馬、犬、鷹等的餵養，聖器的準備等都是。低等階級則不能參加這種次等榮譽性的職業，除非牠們是有明顯的產業性，而且與有閑階級底典型的職業的關係很疏遠。

如果我們從這種典型的野蠻文化，回到更低的野蠻階段，那我們便找不出充分發展的有閑階級。但這種低級的野蠻文化，却表示出有閑階級所由產生的習俗、動機與條件，並且指示出有閑階級底生長底第一步。世界各部分的游牧和狩獵種族，都表示出這種分化底原始狀態。我們可以揀取北美的任何一個游牧種族來作例證。很難說這些種族中有一種固定的有閑階級。那裏有的是職務底分化，以及在這種職務差別的基礎之上的階級差別；但上等階級還沒有免除工作，所以不足以使我們應用有閑階級這個名稱。屬於這個經濟水平的各種族，其經濟分化所達到的程度，只可以形成男女職業間的差別，自然，這是一種不快的差別。差不多在一切這些種族中，婦女都習慣地從事於某些職務，那些職務就是下一社會階段中的各種職業的先河。男子則免除一切卑賤的事務，而專從事於戰爭、狩獵、運動與宗教儀禮。一種顯明的差別，通常都是這樣的表示着。

這樣的分工，正與高級野蠻文化中所表現的有閑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差別相符合。當這種職業的劃分與專門化繼續前進時，於是形成了產業的職務與非產業的職務。在早期野蠻階段中的男子底職業，並

不是爲後來產業底任何部門所由發展的根源。在後來的發展中，他們底職業僅殘存爲非產業的，如戰爭、政治、運動、學問以及僧侶職務等。僅有的顯著的例外，是漁業以及另一部分不能確定爲產業的職務，如武器、玩具、運動器具底製造。實際上，全部的產業職務，是原始野蠻社會中婦女工作的遺物。

在低級野蠻文化中，男子底工作與女子底工作相較，同樣是集團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而且可能地，男子底工作供給集團以很多的食物與其他必需消費品。男子底工作有如此明顯的「生產的」的性質，以致在許多經濟著作中，將獵人底工作作爲原始產業的典型。不過在野蠻人並不作如是觀。在他們自己看來，男子不是勞動者，在這意義上男子不能同婦女列在一起；男子底努力也不能同婦女底賤役——後來發展成爲產業的賤役——列在一起，二者不能混同。所以在一切野蠻社會中，男子底工作與女子底工作之間，在意識上有一種深刻的差別。固然男子底工作也許有助於集團底維持；但其所以作如是想者，實因男子自矜才能之卓越而羞與婦女勞動爲伍之故。

二 蒙昧社會與有閑階級

更往前一文化階段——蒙昧社會——看，那裏業務底分化更不細密，階級之間與職務之間的分畛域的差別更不堅實，更不嚴格。原始蒙昧文化底顯明例證不易找到。我們所認爲是蒙昧階段的社會或集

團，又多半沒有留着今日文明社會的往跡。不過有某些集團——有些很顯然地不是退化的結果——也忠實地表示原始蒙昧社會底特徵。這種文化同野蠻文化的差別，是沒有有閑階級，在很大範圍內，缺乏有閑階級制所依以成立的精神狀態。這種沒有經濟上的階級差別的蒙昧社會，不過形成人類社會中之一不顯著的部分。這一文化階段底較好例證，可以從安達曼（Andaman）各種族中或尼爾基山（Nile Hills）的托達斯（Tadas）諸種族中尋得。當這些種族開始接觸歐洲人時，還沒有有閑階級存在，由這而論，他們底生活方式似乎是典型的。更進一步的例證可以引用蝦夷島厄留人（Ere），以及愛斯基摩人（Esquimo）與布西曼人（Bushman）的集團。另有些朴布羅（Pueblo）社會也是多半屬於這一階段。其實，這裏所引證的各原始社會，其中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與其說他們是文化前進的擔負者，不如說是由高級野蠻文化退化而來的。果然如此，則引用爲例證，自不免略有缺陷，但我們仍不妨用牠來證明我們的研究，一如真正的原始人。

這些社會，都沒有固定的有閑階級，在其他的社會構造與生活方式底某些特點上也彼此相似。他們是構成簡單的小集團；普通都是和平而定居的；他們又是貧苦的；個人所有權沒有成爲他們經濟制度底主要特徵。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牠們爲現存各社會中之最小者，或這種社會結構底各方面都沒有分化；更不能以爲這就包括了一切沒有固定的私產制度的原始社會。但這裏我們應該注意，就是這似乎包括

着最和平的——或說特殊和平的——原始人類集團。實在，這種社會中，每個成員底最顯著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遇着暴力與欺詐時，都是一種懦弱無所措手足的狀態。

三 有閑階級發生於職業的區別

這些低度發展的社會，其文化特點與習俗所提供出來的證據，正表示有閑階級制是由蒙昧時期遞變到野蠻時期的過程中，逐漸發生出來的；或者更確當的說，是由和平生活轉換到頑強的戰爭生活中發生的。其發生底必需條件是：（一）社會底生活習慣必然是掠奪的——戰爭或大規模的狩獵，或二者兼備；這即是說，男子在這種場合之下，其欲形成初步的有閑階級，必須習於暴力與奸謀底危害的懲罰；（二）生活手段底獲得，必須是相當容易，使社會中很大部分人得以免除常規的勞動。有閑階級制是早期的職業差別的遺物，根據那些差別，於是某種業務認為有價值，其他業務認為沒有價值。在此古代區別之下，有價值的職務是屬於功名一類的，沒有價值的，則是那些沒有功名氣味的日常必需職務。

這種差別在現代產業社會中，不很重要，所以不甚為經濟學者所注意。如果應用常識（這曾誘起現代經濟學者的研究）來觀察，則這似乎是很形式而非實質的。但在現代生活中，牠仍然持續着而成爲一種普通的先入觀念，例如我們對於僕婢職務的鄙視即是如此。這是一種人的差別——高等與低等的差

別。在早期的文化階段，個人底暴力直接地與顯明地表現於事變進行中，所以功名底因素在日常生活方案中頗為重要，在很大限度內，興趣都集中於這一點。結果，根據這種基礎而產生的差別，較之今日的情形更明確、更固定。實際在社會發展的歷程上，這種差別，是很重要而且建築在充分有力的基礎之上的。

觀察事實的利害關係改變時，則這些事實之間的差別底根據，也要改變。切身的事態，是較為顯著而重要，那就因為一時的利害關係，在那裏發生作用。如果某人習用他種觀點來瞭解事物，或者習用他種目的來評價事物，那麼凡不是他所習用的辨別是非的基礎，對他將全不重要。人們對於各種活動底目的和方向，加以辨別與分類，這樣的習慣是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所必要的；因為要達到一種勞動理論或生活方案，這是不可少的。在生活實際底分類中，作為標準的某些特殊觀點或特徵，是依賴於實際差別所由產生的利害關係之上。所以，差別底基礎與事實分類的規範，是隨着文化底前進而逐漸改變的。因為，我們瞭解生活實際底目的既然改變，於是觀點也隨着改變了。所以，在某一特定文化階段中，所公認的某一社會階級底或某一種活動底顯著而決定的特徵，不一定在其他社會階段中，仍能保持其相對的重要。

但是，標準與觀點底改變僅是逐漸的；而且結果絕少是舊觀點底毀滅或完全被壓覆。如現代的產業的與非產業的職業之間，習慣上仍存有一種差別；這種差別，乃是野蠻社會中，功名與賤役之間的差別所轉變過的形式。例如大家都承認戰爭、政治、宗教、公共娛樂等職務，在本質上都與謀生的職務不同的。自然，

我們不能如野蠻時代那樣，劃出確切的界線，但是大體的差別仍然存在着。

實際上，現代常識所承認的差別是這樣：凡最終目的是屬於物（非人）的利用，則算是產業的職務；反之，若是人對人的強制利用，則為非產業的職務。即是說，凡利用非人的環境以圖充實人類生活的努力，都是產業的活動。最善承受正統派底遺傳的經濟學者們，認為：用「人力以征服自然」這是產業生產力底特徵。這所謂征服自然的產業力，是包括人類對獸類與一切自然力底利用。這正是人類與獸類的分水嶺。

四 活物與死物

在其他時代與在那些浸潤於先入觀念的人們間，這種分界線不能恰像我們今日所區劃的一樣。在蒙昧或野蠻人底生活方案中，分割底地方與方法就有不同。在野蠻文化時代的一切社會中，在兩大組現象之間存着一種敏銳而普遍的對立觀念，一方面包括他們自己，他方面是他們底食物。在經濟現象與非經濟現象之間也存有一種對立，不過不含有現代的形式；這不是人與獸類之間的對立，而是活物與死物（animate and inert things）之間的對立。

或者在這裏須解釋一下，在野蠻人底觀念中，活物（animate things）這個字底意義，與生物（living

things) 這個字底意義不同。所謂活物，並不包括一切生物，而是包括大多數其他的非生物。例如有許多驚人的自然現象，像暴風雨、疾病、瀑布等都是被認為活物的；同時如果實、草木，甚至不很受人注目的動物如家蠅、旅鼠、蛆、羊等，則除非把牠們作為集合體看外，反而不認為是活物。這裏所使用的「活物」這個名詞，並不需要含有內在的靈魂或精神的意義。以蒙昧人或野蠻人而有這樣的思想，自覺是可驚的，因為他們對於萬物，本有賦與靈魂的習慣。這一範疇內，包括有繁多的自然物與自然現象。這樣的對死物與活物的區劃，到現在仍然存在於思想不發達的人們底思想習慣中，而且很深刻的影響於人們的生活理論；只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其普遍的限度及所達到的實際效果，不像在早期文化與早期信仰階段中那樣擴大與明顯而已。

在野蠻人底心目中，死物所提供出來的加工 (elaboration) 與利用 (employment) 固是一種活動，但這種活動得與活物的活動，另眼相待。這一境界線或者是游移不定的，但這個大體的區別，已夠實在而有力地來影響野蠻人底生活方案。野蠻人底想像，對於所謂活物這一類的東西，付與一種有目的的活動底啓示。正是這種活動底目的學的 (teleological) 啓示，使每個物件或現象均有「活」的實際。質樸的蒙昧人或野蠻人，任何時候猝然遇着他前所未見的活動時，他總是用他所熟習的很少的語言來解釋牠——自己行動意識中的直接用語。因此，一般的活動被當成人類底活動，而活的物件亦看成人類樣的自動者。這

種性質的現象——特別是那些顯然可怖的、破壞性的現象——需要較觀察死物的另外一種精神與另外一種博識來對付。但當時，有效的解決這些現象的是功名底工作，而不是產業的工作。這是對猛勇的獎勵而不是對勤勉的擁護。

五 功名賤役與性的差別

在這種死物與活物之間的幼稚區劃底誘導之下，原始社會羣底活動可以分爲兩大類，如果用現代的術語來講，即是功名與產業。產業是創造者具有新目的，用其熟練技術，從被動的無感覺的物質，創造新事物的一種努力。至於功名，則是一種能力的轉變，就是只要其結果對於動作者是有用的，則不妨將朝向其他目的的能力轉向於自己底目的。我們這裏說到「無生物體」(Inert Matter)，仍然沒有忘掉野蠻人對於這個詞的原意。

功名與賤役的差別，正是與性的差別一致。性的差別不僅表現於體格與體力，或者更決定地表現於性情，以此，老早就引起了適應的分工。凡屬於功名的一般活動，都落在男子身上，因爲男子較壯健些，強一些，更能擔當奮發與激烈的勞動，較易傾向於自己決斷，積極的競爭以及對外的壓迫。在原始社會成員中，體格、生理本質以及性情中的差別或者不大；在實際上，我們所知道的古代社會——例如安達曼種族——

他們這方面的差別，確是較輕微而無甚影響的。但是，當體格與性情底差別一旦產生職務底分化時，則本原的性的差別立即擴大。就是為適應職業的分布，不住發生性能的淘汰作用；尤其是原始集團所接觸的特定地帶或特定動物，足以磨練那種頑強的性格。經常的大規模的狩獵，更需要強健的體格，敏捷與兇猛；而這又常是擴大和加速兩性底職業的分化。一當某集團同其他集團發生敵視關係時，則這種職業的差別立即成為更發展的形式——功名與產業之間的差別。

在這種獵人底掠奪的集團中，戰爭與狩獵成為強壯男子底職務。女子則作其他必需的工作——其他不適宜於男子工作的男子，則與女子列在一起。不過，男子底狩獵與戰爭，都是具有共同性質的。二者同是掠奪的性質；戰士與獵人都是到他不會播種的地方去收割。他們底武力的壓迫與智慧的發揮，很明顯地不同於女子之黽勉地和平地生產物質；不能算為生產的勞動，而寧可說是用掠奪來維持生存。這就是野蠻男子底工作，其發展到最高形式，而且與女子底工作相差太遠時，便覺得不帶武勇氣味的努力，對男子是沒有價值了。當這種傳統穩固以後，社會底共同意識即將其作為行為底準則。所以，在這種文化階段中，除開在暴力與詐偽的基礎之上，進行事業外，再沒有其他職業，可供自尊的男子去選擇。當一長久定居的集團已經習慣於掠奪的生活習慣時，則以下諸項成為強健男子在社會經濟中底公認的職務：在生存競爭中，撲殺或毀滅其競爭者，克服或戰勝那些在自己環境中頑強反抗的外力。功名與賤役之間的理論

大的差別，是如此堅牢與細密，所以在許多狩獵種族中，男子出獵有所獲得時，不願自己搬運回來，而偏叫婦女前去任搬運之勞。

六 勞動的本能與煩勞

上面已經講過，功名與賤役之間的差別，是職業之間的一種不快的分別。屬於功名項下的職業，都是有價值的，高貴的，可敬的；那些沒有包含這種功名成份的職業，尤其是附有服從性的職業，都是無價值的，卑賤的，醜陋的。尊嚴、名貴、榮譽這些概念，無論應用於人或行爲，其在階級發達與階級差別上，占着最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們需要說明其意義與起源。其心理的基礎可以簡單地敘述如下。

就選擇必要而論，人是一種自動者 (being)。他在自己底瞭解之下，去開展着衝動的活動——目的論的活動。他在每一個動作中，去尋求某種客觀的、具體的、非對人的目的之完成。因為他是這種自動者，所以他對於有效果的工作發生嗜好，對無效果的努力發生厭惡。即是他有一種意識，崇尚有用性、有效性；厭棄徒勞、荒廢、無能等。這種態度或趨向可稱為勞動的本能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無論什麼地方，生活底環境或遺傳，常使人與人之間作效率的比較，在這競爭式的不快的比較中，就表現出勞動的本能。至於競爭底程度，則大部分因人們底氣質而不同。無論在什麼社會，只要實行着那種不快的比較，那麼煩

赫的成功便爲一般人所希求，以爲榮譽之基礎。用證據來表示自己底效率，這是取得榮譽與避免譏議的方法。所以，其結果從暴力底競爭的實證中顯示出勞動的本能來。

當社會發展在原始階段，社會仍然是習於和平的，或者安靜的，沒有發達的私人所有權的形式，那時候個人底效率大體最結實的表示於整個集團底發展中，以促進集團生活底發展。在這種集團底各成員之間的經濟性的競爭，主要地是產業服務性的競爭。同時，競爭底刺激力不強，競爭底範圍亦不大。

當社會從和平的蒙昧階段進到掠奪階段時，競爭底條件就發生變化。於是，競爭底機會與刺激力，在範圍與急劇性上均大大地增加。而人底活動亦逐漸帶有功名的性質；獵人或戰士們彼此之間的不快的比較，亦不斷地更易發生更爲慣常了。於是，在人底思想習慣中，有了功名底具體證據——戰勝品——的地位，而且這種思想習慣是視爲生活附屬物底本質的特徵。狩獵與搶劫底捕獲品和勝利品，成爲力蓋羣倫底證據，而爲人所稱道。侵略已是公認的行動方式，捕獲品是侵略成功底顯著證據。在這種社會階段中，爲擁護自己的權利，其最可靠而最有價值的形式便是爭鬪；由掠奪或強迫而得到有用的物品或服役，這都成爲爭鬪勝利底證據。所以，與此相反，由其他方法得來的物品，就男子底本質而論，是無價值的。依此同理，從事生產工作與對人服務的職業，同是列入鄙卑之列。一方面是功名與掠奪的取得，另一方面是產業的職業，在此二者之間就這樣產生了這不快的差別。於是，勞動因其沒有尊貴氣，所以附帶有可厭棄的性質。

(The inksomeness of labour)。

當簡單的觀念的內容，已經被牠自己底分歧和第二次派生的觀念所混淆時，榮譽，在原始野蠻人看來，似乎只是力蓋羣倫的鐵證。榮譽的即是可怕的；名貴即是權勢。依最後的分析，榮譽的行動，只是大家所公認的已告成功的侵略行為罷了。當人與獸衝突的場合，最有榮譽的活動是腕力的過人。利用「人格」，「意志力」以解釋一切武力底顯示，這種原始習慣大大地增強了武力底氣焰，在野蠻種族以及較進步的文化中，通行的尊稱常有這種含糊的尊榮意識，在稱呼酋長的銜號中與在王或神底勅令中所使用的尊號，常常有一種傾向，付與受勅令者以一種壓倒的武力與不可抗的威力。就是在今日較文明的社會裏，這也是相當真實，即如用各種猛獸鴉禽作裝飾，也是增強這種觀念的。

在野蠻人的常識上，名貴與榮譽，既是作如此解釋，所以殺戮生命——殺戮可怕的競爭者，不論他是獸是人——是最為榮譽的一件事。因這個高尚的屠殺職能，是表示屠殺者底優越的，所以推而至於任何屠殺行為，屠殺工具，均帶有一種高貴的魔力了。武器是榮譽的，武器底使用，那怕是在田裏戮殺一個最小的昆蟲，也成為榮譽的事業。同時，從事職業覺得是可鄙的，並且在一般的瞭解中，產業上的器具，是壯健男子所不屑接觸的。勞動成為可厭棄的。

※

※

※

※

這裏我們可以說：文化進化的結果，原始集團已經從最初的和平階段進行到另一階段，在這另一階段裏，戰鬥是公認的和特徵的職業。但這並不是說，在前一階段，絕對沒有爭鬪，在後一個階段，才初次發現爭鬪；易言之，並不是在和平的與善意的階段和較高級的生活形態之間，有一個截然的鴻溝，也不是說，在轉變到掠奪生活過程中，一切和平的產業都消蝕了。確切地說，在任何社會發展的階段中，戰鬥是有的。爲性的競爭而爭鬪，多少是有的。我們已經知道的原始集團底習慣以及類人猿底習慣，都可以證明這一點，還有，我們所熟知的人類底衝動性，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或者有人要反對，謂：實際上不曾有過我們所說的最初的和平階段；在文化進化中，要劃出一個限界點，而說在這一點以前，不曾發生爭鬥。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問題底中心不在於鬪爭底發生，無論是偶發的、特發的或多少是頻繁而習慣的；問題底中心是在於習慣的好戰心情底形成——即一般從爭鬪的觀點來觀察一切事變的習慣。只有掠奪態度成爲集團各成員所公認的精神狀態和習慣；爭鬪成爲生活理想中的主要因素；一般對於人或事物的評價是根據戰鬥的觀點時，文化中的掠奪階段才算成立。

所以，文化底和平階段與掠奪階段二者之間的實質差別，是精神的而不是機械的差別。精神狀態底改變，是集團生活之物質條件底改變底結果，而且是當物質條件適宜於這種副產物的精神狀態時，牠才逐漸形成。掠奪文化底基礎限制，是產業的限制。要不是產業方法已發展到一種高度，使生產者除維持其

生存外，還有剩餘品以作為爭鬪的目標，則掠奪不能成為任何集團或階級底習慣的或經常的資源。所以，從和平到掠奪的過渡，是依賴於技術的知識和工具的使用底發展。在早期，掠奪的文化是不可能的，這要等到武器底進步能使人成為可怕的動物時才可能。自然，從兩種觀點來看，早期的武器與工具底發展是同一事實。

只要是人們的日常思想中，沒有動輒訴諸武力的念頭，則這一集團底生活，還是和平的。當某一集團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中達到掠奪狀態時，則其生活方案與行為規範，亦或多或少地被掠奪心情所統治着。所以，文化中的掠奪階段，由於掠奪心情、習慣與遺傳積漸地生長而逐漸形成的。這種生長是由於集團生活環境底改變，因而發展或改變人類底特性，遺傳與行為規範，使他們寧願過掠奪生活而不願過和平生活。

這種假定——在原始文化中有過這樣的和平階段——底證據，大部分是從心理學而不是由人類學中推論出來的，這裏不能詳細敘述。下面在討論現代文化中的古代人類特性底殘餘時，還要論到。

第二章 金錢的競爭

一 閒暇與所有權

有閒階級底出現於文化演進的過程中，是與所有權底開始相一致的，這是必然的現象，因為這兩種制度是由同一系列的經濟力所產生的。在牠們發展底萌芽時期，牠們不過是社會結構之同一事態的兩個不同的方面。

閒暇與所有權均是目前研究上很有興趣的問題，牠們是社會結構——因襲的事實——底因素。天生或不愛工作，這不能形成有閒階級；使用與消費這一類機械的事實，亦不能形成所有權。所以本章的研究，不是企圖說明懶惰底起源，亦不是要說明有用的物品如何開始佔有以爲個人的消費。問題底中心一方面，是因襲的有閒階級，是如何起源與其如何性質？他方面，是個人所有權之成爲因襲的權利或正當的要求是如何起源？

在野蠻文化底低階段，人類即有了初期的分化，即是男女底分工。從這種分化中，產生了閒暇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差別。同樣，早期所有權底形式，是社會中強健男子對女子的所有權。用更普通的名詞講，即是女子爲男子所有，尤其是當人們輸入了粗野的生活意識時是如此。

無疑地，在佔有婦女的風習形成以前，已經有了對某種有用物品的佔有。在現存的古代社會的慣例中，並不會有對婦女底所有權，這就足夠證明這一觀點了。在那社會中，全體成員，無論男子或女子，都習慣地保有供個人使用的物品；但是這些物品，並不被認為是某一使用者或消費者底所有物。對於人生無重大影響的習慣地佔有和消費，繼續進行着，並不會引起所有權的問題。即是說，不會引起對外物之因習的與公然的要求佔有。

對婦女的所有權，始於低級野蠻文化的階段，顯然是與婦女的俘虜同時產生的。俘虜婦女與佔有婦女之基本的理由，似乎是把她們作為戰勝紀念品。到後來，這種從敵方俘虜婦女的行為，即成為所有婚姻（ownership-marriage）底起源，結果又成為男性中心的家庭。接着，這種奴隸制又擴大了，即是除婦女以外，又擴大到其他俘虜與低級人們身上，而所有婚姻亦擴大到非從敵方俘獲的婦女身上。所以，在這種劫奪的生活條件之下，競爭底結果，一方面是強迫的婚姻形式，他方面是所有權底風習。這兩種制度在其發達底萌芽形態中，是不易識別的；二者底來源都是由於某些成功的男子底欲求，他們企圖將其勇武與功績用某種經常的結果表彰出來。蓋在掠奪社會，支配慾橫流入間，這強迫的婚姻形式與所有權是十足的表現支配慾的所有權的觀念，從對婦女的所有又擴大到生產品的所有，於是，對生產品的所有權就同樣的發生了。

就這樣，固定的私有財產制逐漸成立起來。雖然在發展底最後階段，物品在消費方面的有用性，成爲價值中之最強烈的因素，然而財富猶不失爲所有者之優越底榮譽證據。

二 獲得與積集底目的

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私有財產權發生了，那怕其發展程度極低，則這裏經濟底進程必附帶有人與人之間，爲佔有物品而爭鬪的性質。在經濟學的理论中，已習以爲常地把這種財富底爭鬪解釋爲本質上之生存的爭鬪，尤其是信從現代化的正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們是如此。無疑地，當早期以及效能較少的產業狀態之下，大部分的性質是如此。同時，在其他一切情形之下也是如此，只要是一「自然底慳吝」非常嚴刻，只供給社會以極少的生活資料作爲人對社會之勤勉不怠的努力底報酬。但是在一切進步的社會中，其工藝的發展已確然超過初期階段，產業底效能已經不止於只是供給參加生產過程中的人們底簡單生活資料。在經濟理論中，已經可以聽到在這新的產業基礎之上，更進一步的財富爭鬪，是爲增加生活底安適，就是消費物質能增加肉體的舒適。

獲得與積集 (acquisition and accumulation) 底目的，是財貨底消費——或者是財貨所有者自己消費，或者是附屬於他的家屬底消費，在論理上都是一樣。這至少是被認爲經濟上取得底正當目的，在理論

上我們應加以研究。自然，這種消費是被認為可以滿足消費者底肉體需要的——肉體底舒適——或所謂高等的需要，即精神的、審美的、智慧的等等。後一類的需要是由財貨底消費來間接滿足，其方式是我們一切經濟學的研究者所熟知的。

只有遠離了原始樸素的意義，財貨底消費，方能說是刺激積集底誘因。所有權之根本的動機是競爭；而且在這種由所有權而產生的制度底向前發展中，在所有權所關涉的社會結構之全部特徵底發展中，這同一動機（競爭）仍然繼續活動着。

財富底保有，構成了榮譽；形成不快的高貴。就財貨底消費而論，就獲得底任何動機而論，尤其是就財富底積集底任何動機而論，沒有任何東西能像競爭那樣有力。

自然，這裏應該注意：即是在一切財貨均為私有財產的社會中，要生活，必須獲得生活資料，這樣的必要對於社會底窮苦成員是一個現實而強有力的刺激力。經常被僱傭的筋肉勞動者階級，他們底生存建築在不穩固的基礎之上，他們底所有幾等於無，其積蓄亦等於零，所以，生活的需要與肉體舒適的增加，成為他們獲得底主要動機。但是在研究底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就是在這些窮苦階級中，肉體的需要這一動機，也不見得有決定的作用，一如我們所想像。另一方面，就從事於積集的各社會成員與階級而論，生活或肉體舒適底刺激永不會盡過很大的作用。所有權底開始及其發展成爲一種制度底基礎，並不關係於最

低生活資料底獲得。一開始，主要的刺激力就是由財富底佔有而起的畛域判然的差別，除開暫時的或很少的例外而外，就在其晚期的發展中，也沒有任何其他動機會佔過優勢。

財產起源於戰利品，以爲搶掠成功的紀念。只要是某一集團離開原始的社會組織不遠，只要是這種集團與其敵對集團有緊密的接觸，則那種戰利品（人或物）的主要的效用，在乎顯示佔有者與被掠奪者判然不同。至於辨別個人底利益與其所屬的集團底利益，這顯然是後來的現象。掠奪品底所有者，與其同一集團內之成功較少的隣人，這二者之間的分畛域的比較，無疑的是所有物底效用性中之一因素，雖然這不是在開始時成爲物底價值之一主要因素。一個人底武勇主要地成爲該集團底武勇，而且掠奪品底所有者覺着他自己是他那集團底榮譽底保持者。這樣從社會的觀點，崇尚功名，即在社會發展底較後階段中也可以見得着，尤其是對於戰爭的尊尙如是。

三 競爭底進化

當個人所有權的風習開始得到穩定的基礎時，用來觀察分畛域的比較（私有財產就在這種比較之上成立起來）底觀點，就開始轉變了。實際上，這種轉變只不過是前者底反動。所有權底原始形態，由掠奪與盜取而來的獲得底形態，也在私有財產（奴隸）的基礎之上，開始轉變爲繼起階段中的簡陋的產

業組織；游牧民族發展爲多少可以自給的產業社會；於是，所有權底評價不盡在於作爲勝利的掠奪底證據，而寧是作爲財物所有者對於社會內部其他個人的優越的證據。劃分畛域的勳較，現在主要地成爲所有者與其本集團內其他成員之間的比較。財產仍然是一種紀念品的性質，但是，跟着文化的進展，在游牧生活之準和平的方法下，同一集團中各成員之間，進行所有權的爭奪戰，而財產亦漸成爲此種爭奪戰的成功的紀念品了。

正如產業的活動，在社會日常生活中，在人類底思維習慣中，逐漸代替了掠奪的活動，於是積集的財產亦漸漸不復爲掠奪底紀念品，而成爲成功與優越底指標了。跟着固定產業底發展，所以財富底所有，成爲名譽與尊貴底基礎，而得到相當的重要與效能了。自然，榮譽底決定並不是純然依賴於此，其他如武勇底直接證據仍然是決定榮譽的基礎；勝利的掠奪或好戰的功績，並沒有停止其引起羣衆底贊美與驚服的力量，以及其他競爭者底嫉忌。但是無論就範圍的大小或度數的多少而論，用這種直接方法以顯示優越的機會逐漸減少。同時，產業的侵略的機會，在牧畜經濟之下，由準和平的方法而來的財富底積集底機會，在範圍與效能方面都漸增加。到這時候，財產成爲最容易被人承認的成功底榮譽程度底證據，且顯示其與英雄式或標記式的成功不同。這樣，牠就成爲榮譽底基礎。必需財產底所有達到某種高度，才能在社會中有榮譽底地位。要取得榮譽，必需積集取得財產。當積集的財貨一旦成爲公認的實力底標誌時，則財

富底所有即帶有一種性質——成爲榮譽底獨立的、固定的基礎。財貨的所有，無論是由自己底努力或由遺產承繼而來，都成爲榮譽底習慣的基礎。財富底所有，在開始原只被視爲是效能底證據，但這時在一般人看來，其本身成爲一種可稱羨的行爲。財富的本身現在成爲可尊貴的，而且牠能給與尊貴於其所有者。經過更進一步的發展以後，由先人底遺傳得來的財富，甚至較之由所有者自己底努力得來的更有光榮。不過這種差別是屬於金錢文化底進化之較後階段，在後面我們將要論及。

雖然財富底所有，已經成爲一般榮譽底和無可非難的社會地位底基礎，但武勇與功名，仍保持爲最高尊榮底基礎。劫掠的本能以及爲大家所公認的劫掠的效能，因爲經過長期劫掠文化的訓練，已深印於人們底思想習慣中。按照公衆底判斷，人類中最高的榮譽，仍然是得之於在戰爭中特殊劫奪能率底顯示，或對內之政治上的不顯著的劫奪能率底顯示。但若爲了取得社會上之平常適當的地位，也用不到立功於疆場，只是獲得財貨並且把他積集起來也就夠了。爲了在社會上取得相當的地位，必需達到某種限度的習常的財富標準；正如同在早期的劫掠階段，每個野蠻人必需達到某種限度的肉體的能耐、狡智以及使用武器的熟練等之某一定標準一樣。在前一情形之下是某一限度的武勇，在後一情形之下是某一限度的財富，成爲榮譽底必要條件，超過此經常限度以外的武勇或財富，即成爲可貴的。

如果社會中某些成員，不能達到那一經常限度的武勇或財產標準，則他們不能取得他人底尊敬；接

着，其自尊心亦常受限制，因為自尊底基礎是鄰人對自己底尊敬。只有具有特殊性格的個人，才能在人生的長途中，從其鄰人底鄙視中猶能保持其自尊心；這種例外我們可以遇得着，尤其在具有強烈宗教信仰的人們中。但這種例外仍很少是真正的例外，因為普通都有那種對他們行為之神異的實證的衆譽所歸的讚美，為他們底根據。

當財產底所有，一旦成爲一般的榮譽底基礎以後，牠即成爲人類自尊心的必需品。在任何社會中，只要財貨成爲各個人所有，則爲了保持個人心情底安寧，他必需保有同其他人們一樣數量的財貨，這所謂其他人們，是他視爲與自己同階級的人；不僅如此，且極端高興想較這些同階級的人多佔有一些。但是一旦有了新的獲得，且習慣於這種新的財富標準，則此新的標準就不再能較其舊標準給他以更大的滿意了。在任何場合之下，總是把現有的金錢標準看爲出發點，從此出發而另圖新的財富底增加；如此循環下去，不斷地引起新的金錢滿足，並與儕輩相較不斷的提高自己的金錢地位。就這問題而論，積集底目的，是人們希望於金錢的力量方面，能比他人爲優厚。如果比不上他人，那麼一般人都會對於現狀感覺不滿。但他一旦達到所謂社會的金錢標準，或他自己底階級標準，則這種深刻不滿又被下面的慾求所代替了：即是不停止地努力達到比此平均標準更擴大與不斷地擴大的金錢標準。這種劃分畛域的比較永遠不能使人們滿意，他總企圖在取得金錢的榮譽底爭鬪中，能較其競爭者取得較高的地位。

就此事件底性質上說，在個人的例證中，對財富的慾求很少得到滿足的，而且對財富之平均的或一般的滿足，這是不會有的事。無論財富是如何普遍地、平等地、公平地分配，終不會有社會財富底一般的增加，能達到這一需要底滿足，因為在這需要底基礎，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積蓄能超過他人。如果真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積蓄底刺激力，是生存或肉體舒適底需要，則在產業效能相當進步之後，社會之整個的經濟要求，是可以得到滿足的。但因為爭鬪既出於人心的好勝——欲與他人作聲名的比賽，則達到固定的地位，是不可能的事。

四 其他的刺激力

以上所述諸端，並不是說除了這個慾求——在金錢的獲得上超越別人，且因以取得其同伴底尊敬與妬忌——以外，再沒有其他成為獲得與積蓄底刺激力。在現代產業社會底積蓄過程之每一階段中，增加舒適與避免窮乏的保障，是一個現實的動力；雖然這幾方面的滿足底標準，仍大大地受金錢競爭底習慣所影響。在很大的限度內，這一競爭，規定人類消費目的的選擇，與消費方法的決定，以為取得個人的愉樂與適意生活的張本。

除此以外，財富所提供的力量也可以形成積蓄底動力。在原始的社會文化中，人類生活底主要特徵，

是個人與其所隸屬的社會集團，結成不可隔離和不可分化的團結體。在這樣的社會中，他們有一種傾向，就是行動必有目的，勞而無功的事，不屑一顧；這種傾向，直到他們離開那種社會文化時，尚沒有去掉。當他進入掠奪階段時，這裏是狹義的利己心成爲主調，所以那種趨向更是伴隨着他而成爲形成他底生活計畫的要素。喜歡成功，避免失敗，這一傾向，仍爲基礎的經濟的動機。所改變的只是這種趨向底表現形式，以及這種傾向所歸宿的目的罷了。在個人所有制之下，能明顯地完成目的之最有效的手段，是得之於財貨底獲得與積蓄；當人與人之間的自愛底對峙達到更自覺的時候，則喜歡成功的趨向——勞動的本能——愈益使他企圖在金錢的成功方面，要超越其他人們。由人們之間的畛域判然的金錢的比較而顯現的相對成功，成爲人們活動底日常目的。在一般人看來，努力底正當目的，便是要比了他人更有成功之意。於是，對勞而無功的厭惡，在很大的限度內，與競爭的動機合而爲一了。牠底作用是加重了金錢的爭鬭，使人們從金錢的觀點上，瞧不起一切的缺陷與缺陷底徵候。這時候，有目的的努力，其意義也爲財富積蓄的努力，或者是表現財富積蓄的努力的。所以，在引導人們積蓄財富的諸動機中，無論就範圍與強度而論，最主要的仍然是金錢的競爭的動機。

我在這一章中，屢次使用分畛域的或傷感情的 (invidious) 這個字，我在這裏應當聲明一下，這裏用這個字，描寫現象，却並沒有對該現象有所稱讚或貶抑，評判或悲嘆。我是在技術的意義上來使用牠，說明

人與人的比較，用相對價值——審美的或道德的意義——來劃分他們底等級的比較，且因此來確定他們自己對自己所想像的，或被別人所想像的滿意的相對程度。一種分畛域的或傷感情的比較，是在價值的觀點上對人作評價的過程罷了。

第三章 顯著的閑暇

一 競爭底效果

上章所敘述的金錢競爭底作用，如果不被其他的經濟力量或競爭過程中其他的特徵所擾亂，則其直接效果將是使人勤勉與節儉。就低等階級（他們以生產的勞動為獲得財貨的手段）而論，在某種限度內，確是發生了這樣的結果。在定住的農業社會裏的勞動階級，其情形更是如此；在這裏，財產是很細的劃分開來，社會底法律與習慣，多少對這些階級保證他們取得產業生產品底固定份量。在任何情形之下，這些低等階級不能避免勞動，所以勞動的擔負對於他們並不是卑下的，至少在他們本階級內部是如此。而且，既然勞動是他們所公認了的、公許了的生活方式，則他們工作過人，便很有榮譽而可以自傲，這是他們的唯一的競爭路線。有些人們底獲得與競爭，只有在生產的效能與節儉的範圍內才是可能的；對於這些人們，金錢底爭鬪，在某種限度內將形成勤勉與慳吝底增加。但是我們還應說到，無論在金錢上的低等階級中或高等階級中，競爭過程中之第二次的特徵，實質地限制和修改這方面的競爭。

二 生產勞動底免除

但是我們在這裏所要討論的高等金錢階級，却不是這樣。對於這一階級，勤勉與儉樸的刺激力並不是沒有；但這一刺激力底作用，大大地爲金錢競爭這個第二次的要求所限制，朝着這方面的任何趨向，實際上都被克服下去，而且趨於勤勉的任何刺激力都歸於無效。競爭底次等或第二次的要求中，最有力的而同時又是範圍最廣的要求，是避免生產勞動的要求。在文化底野蠻階段中，特別是這樣。在掠奪文化中，一說起勞動者，便與懦弱無剛、服從主人相聯想的。所以勞動成爲卑劣底標誌，且被認爲在人底本質中，他是無價值的。因爲這種遺傳，勞動遂被認爲卑賤，而且這種遺傳永遠沒有消滅。非但沒有消滅，在社會分化底進展中，因爲古昔的無疑問的慣例而獲得公理般的力量了。

爲了要取得並保持人們底尊敬，僅是佔有財富和權力還是不夠。表示財富與權力應該有證據，人們是對於那證據而加以尊敬的。財富底證據，不僅把自己底重要印入於他人的心中，而永久佔據一個活潑而敏銳的意識，而且在樹立和保持自己的愉快上，也有同樣的作用。除了最低文化階段以外的一切階段中，尋常資質的人，都喜歡「舒適境遇」和「免除僕婢的職務」聊作自尊的根據。無論在生活底附屬物中，或在日常活動底量或種類中，當他被壓迫地脫離其舒適的習慣標準時，即覺得是其高貴性底損失，就令他不考慮到他底同伴們底贊成和非難時，也是如此。

人類生活方式中的尊榮與卑下，原是古昔的理論上的差別，但直至今日，仍然大大地保持其勢力。所

以高等階級，對於卑下的勞動，還多有本能的厭棄心。在我們底思想習慣中，常把某些職業與僕婢的服務聯結起來，因之我們有一種實感的意識，以為這種職業總附有很大的儀禮上的不潔性。一切文雅的人們，都認為僕婢所從事的職務必定離不掉精神的污穢。卑下的環境，樸素（即是不奢華的）的居住以及卑俗的生產職業，都是無疑問的應被咀咒與避免。牠們與那所謂滿意的精神面的生活——高上的思維——是相矛盾的。從希臘的哲人時代直到今日，一般有思想的人，均以為相當的閑暇與避免操業——維持生活的操業——是有價值的，美麗的，甚至是無可非難的人類生活底必需條件。在一切文明人底心目中，閑暇的生活，無論就其本身或其結果而論，是美麗的和高貴的。

閑暇以及財富其所以有直接的與主觀的價值，概屬於第二次的與派生的。這一部份因為閑暇可以博取他人的尊敬，所以由這個效用而反映為有價值了，一部份是心理的代替底結果。實行勞動既被公認為懦弱者的明證，於是勞動本身也就被視為本質的卑賤。

在真正的掠奪階段，尤其是接著掠奪階段，產業有準和平的發展，在這樣的早先的階段，閑暇生活是金錢勢力底最現實與最確切的證明，因之也是優越力量底最現實與最明確的證明；閑暇的紳士們能夠過着誇耀與舒適的生活。在這一階段中，財富的組成，主要的是奴隸，從其所佔有的財富與權力中所取得的利益，主要的是人底服役以及人底服役底直接生產品。這樣，大模大樣的避免勞動，便表示他手頭多金，

而且是信譽卓著。反之，生產的勞動既然成爲貧窮與隸屬底標記，於是又適與社會中的榮譽地位相反背了。所以，勤勉與節儉的習性，並不能普遍一致地由金錢的競爭來推進。恰恰相反，這種競爭間接使人拒絕參加生產勞動。既然勞動成爲貧窮底證明，於是不可避免地又成爲不榮譽的，那怕按之早期文化的遺傳，牠還未被認爲是不合禮的事實。在掠奪文化底古代遺傳，以爲生產的勞動，在強健的男子看來，毫無價值，不屑一顧；但從掠奪生活過渡到準和平的生活狀態後，這種風習非但沒有減輕，而且是加強了。

縱令有閑階級的制度不是同私有制度一齊出現，但因生產職業附有不榮譽的性質，則無論如何，有閑階級制度亦得成爲私有權底最初結果。我們要注意，在理論上說來，從掠奪文化底開始，就有有閑階級的存在；從掠奪階段過渡到下一金錢文化階段，這制度（有閑階級）更有新的與更充滿的意義。從這時以後，才在理論上與實際上有有閑階級。從這時起，有閑階級制度才開始有其完成的形式。

在真正的掠奪階段中，有閑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的差別，在某種限度內，還僅是禮貌上的差別。強健的男子很憤憤地離開他們自己所認爲是僕婢的賤役般的任何工作；但實際上，他們底活動對於那集團的生存是有很大的供獻的。下一階段，即是準和平的產業階段，其特徵是：他們保有奴隸、牛羣、牧人，以作確定的動產；產業底發展已經很高，這使社會底生存不再依賴於狩獵及其他所謂功名的活動了。從這時起，有閑階級底生活特徵，是顯著的脫離一切有用的職務。

三 有閑階級底特殊職業

在這一階級的生活史底成熟期中，其尋常職業與特殊職業，形式上都與前期相同。那些職業是政治、戰爭、運動與宗教事務。有些人不適當的沉湎於理論的精密，偏主張那些職業（政治、戰爭、運動與宗教）仍然是附屬的、間接的生產職業；但我們應注意，問題底中心，是有閑階級從事這些職業底通常而明顯的動機，確然不是用生產的努力來增加財富。在這一階段，如同在其他任何文化階段一樣，政治與戰爭都是（至少是部份的）爲使參政者與參戰者獲得金錢罷了。不過這種獲得，是由榮譽的捕獲與劫奪的方法而來。這些職業底性質是掠奪的，而不是生產的。狩獵與這些職業有點相像；但終有差別。當社會經過了嚴格的狩獵階段時，狩獵逐漸分化爲兩種不同的職業。一方面，牠是一種商業，進行的目的主要的是利得；因此在本質上不含有功名的成分，或者至少是功名的成份很少，不能消滅其爲營利的產業底性質。另一方面，狩獵又是一種運動——簡單的掠奪衝動的演習。因此，牠並不供獻任何金錢的刺激力，只是包含着或多或少明顯的功名成份。只有後面那個狩獵底發展——清除了一切工藝的性質——才是可嘉尚的與公正地屬於發達的有閑階級底生活方式。

四 勞動的迴避是禮貌底必需條件

勞動的迴避，不僅是榮譽的與可嘉尚的行爲，而且現實地成爲禮貌底（politeness）必需條件。當財富積蓄底初期，要賴財產作榮譽底基礎，是極幼稚而且是極不堅牢的。勞動的避免便是財富底明證，所以照例又是社會地位底標誌；而且這種對財富的追求，又引起對閑暇之更熱烈的追求。物爲人所發覺的特色，乃物本身的特色。按照人性底已固定的法則，這種慣例成爲財富底因習的證據，而且深入於人底思想習慣中，認爲其本質上是可嘉尚的與尊貴的。同時，生產的勞動則由此同樣過程，而成爲雙層意義之下本質的無價值。這種慣例底結果，不僅使一般人看勞動爲不榮譽，且使貴族與自由人，在道德上無勞動的可能，且不適宜於有價值的生活。

五 寧死而不願違反禮法

這樣的避忌勞動，在各階級底產業分化中，有更遠的結果。當人口密度增加與掠奪羣成爲定居的產業社會時，則管理所有權底權威與習慣即行穩固起來，且範圍亦擴大。於是，僅由掠取來積蓄財富，在事實上爲不可能。即就邏輯說來，要使志氣高傲的人與貧乏的人，由產業來獲得財富，同樣是不可能的。他們所

可走的道路不是乞丐，就是窮乏。無論什麼地方，只要這種顯著閑暇底法則能表現其本來趨向，則必然發生一種次等的有閑階級——卑下而貧苦，過一種不穩定不舒適的生活，但在精神上又不能屈服於利得的追求。甚至在今日，由華貴而沒落的紳士與太太們，表示着這樣的現象的，也所在多有。這種輕視筋肉勞動的意識，對於文明人與不大進步的金錢文化中人們，都是很普遍的。對於長期習慣於溫恭禮貌而且有高尙感覺的人們，以筋肉勞動爲羞恥的意識是非常之強，甚至他們在危急的時期，也不肯輕舉妄動的。例如我們曾經聽到過這樣一個故事，服裝華麗的玻里內西亞 (Polynesia) 的會長寧願不食而死，不願用自己底手把食物拿到口裏去。實在的，這種行爲或者是由於——至少是部份的——會長本人底極度聖潔或戒律。他底手底接觸，將破壞這戒律，且使此食物不宜爲人類底食物。但這戒律本身，是由於視勞動爲無價值與道德上的不適性而產生的。所以，就是以這種意義來解釋，玻里內西亞會長底行爲，實含有高貴的閑暇底法則，而不是表面上那樣簡單。更好的例證，或者至少是較不易誤會的例證，可以從法國某國王身上找着，據傳說，這位國王因爲過於拘泥道德的儀節而喪失了生命。有一次，他底專司移動椅子的僕人不在他跟前，他就不動地坐在火前面，以致被火灼焦。不過，生命雖是喪失了，他却保全那最高貴的基督教陛下玉體的聖潔，沒有沾染勞動的污辱。

「過着失了一生之理由」的生活，

那可以說是最大的不幸。」

六 符號制度的起源

我們已經說過，這裏所使用的閑暇這個字，並不是指着懶惰或無爲。乃是說消費時間於不生產之謂。所謂消費時間於不生產是這樣：第一，在意識上認生產勞動爲無價值；第二，作爲一種金錢能力的證據，表示不勞動也可生活，但是有閑紳士們底生活，斷不是觀察者所能全部看到的，這些觀察者只看見他們高貴的閑暇，以爲這就是構成他們的生活的。其實有閑紳士們的全生活中之某一部份時間，必須花費在幽獨之中，在這時候，有閑紳士們爲了他底榮譽起見，必須作些使人心服的事實。他應該尋找某種方法，把別人所未目睹的閑暇表示出來。這只有用間接的方法來表示，就是他們把閑暇時間所產生的具體而持久的結果顯示給他人，正如閑暇的紳士僱傭了工匠奴僕替他做事時，他必須把那種具體而持久的成績顯示給他人一樣。

生產勞動底持久的證據，就是那物質的生產品——普通是消費品。在功名的場合，亦同樣可以經常的找些具體的成績而可以爲勝利或掠奪告成的表現。在發展底較後階段，通常是採取一種榮譽的符號以爲功名底標記，同時，這種標記又表示其所代表的功名底等級。後來人口密度增加，人類關係更其複雜

而繁多，於是生活底一切項目，經過推敲與淘汰的過程；在此細密的進程中，勝利品的使用發展而為勳位、稱號、等級與紋章的制度，其典型的例證是徽章、勳章以及其他尊貴的裝飾。

七 學問與儀禮

從經濟的觀點來看，與職業同樣看待的閑暇，其在種類上是緊密地連結於功名的生活的；而且，其實致閑暇生活的勳功——那勳功繼續為閑暇的規範——都大部份與功名底勝利品相同。但是狹義的閑暇，即是不同於功名的，那些從事生產上無用的物品的職業的閑暇，普通並不離開物質的生產品的。所以，歷來的閑暇方式，常採取「非物質」的財貨的形式。這種非物質的證據，是準學究的或準藝術的造就，以及為各過程各事變的知識——不過這種知識不能直接推進人類生活罷了。例如在今日即有這樣的學問，如死的語言，神秘的科學，各種形式的家內音樂或家庭藝術，最新式的衣服、用具、設備等，競技、運動、賽馬、賽狗等。在這一切部門中，最初的動機——起初獲得是由此而生，其後均通過這個動機——未必就為表示他底時間沒有消耗於生產的職業，不過要是這些造詣（以上各部門的學問）不能證明自己把時間消耗在不生產，則他們不能殘存下來，而且更不能保持其有閑階級的他位。

在某種意義上說，上述那些造詣可以別為學問上底各部門。除了這些以外，更有一系列別的社會事實

離開學問的領域而進到肉體的習慣和機巧的領域。這即是我們所知道的禮貌、儀節、規範以及一般的繁文縟節。這一類的事實，是更直接與更明顯地給人觀看，所以他們是更廣泛與更緊要地成爲榮譽的閑暇等第的不可或缺的證據。我們應當指明，在高級文化階段中，禮節這個總目之下所包含的各種儀文，在入底榮譽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因在這種文化階段與較低的文化階段相較時，顯著的閑暇更成爲榮譽底標誌。以準和平的產業階段的野蠻人與較後階段的任何人相比，就儀禮方面論，前者總算是顯然有高等教養的紳士。像大家所知道的，或者至少到現在已爲人們所信賴的，當社會脫離族長制以後，儀禮已逐漸衰落了。許多老派的紳士們，甚至很懊喪地痛斥現代產業社會中的上流社會底無禮貌。在嚴格的產業階級中，禮節衰頹——或稱之爲生活粗野——這由具有高尚感覺的人看來，是後期文化底各種罪惡之一。禮法在忙碌的人們手中所經過的衰落——一切誘毀除外——正證明禮節是閑暇階級底生產品與代表品，而且完全由那種身分制度之下產生出來的。

八 禮貌

有禮貌的人們，學得禮貌自然花費了許多時間，但禮貌底起源，或者更恰當的說是禮貌底派生，並非是由於他們的努力所致。革新與精緻化底最近目標，是從美與表現力的立場，達到較高的效能。在很大範

圍內，禮法底起源與其發展，是由於和協與表示善意的欲念，正如人類學者與社會學者們這樣假定的一樣，而且在任何後期發展階段中，每個有禮貌的人是很少不具這種動機。我們知道，禮貌一部份是姿態底精緻化，一部份則是以前的優越行為或個人服務行為底標準化的遺跡。他們大部份是身份制底表現——一方是支配底表記，另一方是屈服底表記。就在現今，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是掠奪的心理習慣，以及由此產生的支配與屈服底心情，滲入了一般公認的生活方式，則對於行為之禮節的講究是極端的；而且拘泥等級稱號，繁文縟節，也接近於準和平游牧文化時野蠻人所創設的理想。在某幾個大陸國家中，正不乏這種精神的遺跡。在這些社會裏，以禮貌作為實質的價值，這種事也相近於古代的理想。

禮節在開始是一種象徵與啞劇，其用途也僅是代表被象徵的事實與性質。不過後來確是變質了，即是超過了象徵的事實而進入人類交際中。在一般的瞭解中，禮貌本身具有實質的效用了。牠們具有一種聖典的性質，在很大的範圍內，離開牠們所原來代表的事實而獨立。離背禮法的放肆，對於一切人都成爲本質上的可厭棄的，而且在日常瞭解中，好的修養不僅是人類優越底不可缺少的記號，且是人類精神底整個特徵。差不多沒有其他事件能像破壞禮法的行為那樣，能使我們起本能上的反感，因為我們底進步已認識了禮法底一切儀文的實際效用，所以我們見有誰在違犯禮法，便根本覺得那人可鄙了。違反信義猶可赦免，違反禮法無可寬恕，「禮貌造人」正是這個意思。

在實行者與觀察者底瞭解中，禮貌有這樣實質的效用。然在我們看來，其本質的正常意義，不過為時尚的禮貌與修養底最近基礎。牠們底實在經濟基礎，應求之於閑暇或不生產的職業底特性，沒有後者，則好的禮貌不能獲得。禮貌的知識與習慣只有由長期的繼續演習才能獲得。精緻的嗜好，禮節與生活習慣，都是文雅底證據，因為好的修養需要時間，專心與花費，所以不是那些把時間與能力消耗在勞動中的人們所能得到的。禮貌的知識正是一種顯明的證據，說明有教養的人們未在公衆之前消磨的一部份生活，正是用以取得這種沒有經濟效果的造詣的。照我們最後的分析，禮貌底價值，在於牠是閑暇生活的證明。所以，從反面看，既然閑暇是表示多金的不二法門，則欲以金錢壓倒他人的人們，熟諳儀禮自是必要的了。

閑暇生活要不是為他人所眼見，便不能表示其榮譽的目的，在這場合，必須使閑暇生活留下具體的與可以看見的結果，以為閑暇之證據，并便他人的度量，且可以同其他同階級的人們相比較。因為單純的拒絕勞動的結果，於是在閑暇的禮貌與態度方面，發生一種效果，這在常事者固然沒有注意到，也並沒有積極去追求閑暇的風度，尤其是下面的情形是如此，即是這種閑暇生活經過若干世代以後，將留一種深固的與可以考核的影響在人底性格中，特別在人底習慣的舉止儀容中。但是，有閑生活底這一切暗示以及由變動的習性而來的禮節的精通，可以用下面的方法來改進，即是勤勉地取得榮譽的閑暇底標誌，再把這些避免職業的標誌組成爲固定而有系統的規範。很明顯的，在這裏，勤勉的練習與大量的耗費，可以

使有閑階級的禮貌達到更深的造詣。換言之，熟諳禮節的程度愈大，沒有經濟的或其他直接獲利意義的高度儀禮底證據愈明顯，則時間的消耗亦愈大，包含於那些禮節中的物質亦愈大，而所獲的榮譽亦愈大。所以，在精通禮節的競爭之下，爲了培養禮貌的習慣，必然要忍受些痛苦；而且，既然禮節底一切細目都發展爲莊大規範，則凡屬不願受非難的人都需要與之適合。另一方面，這種顯著的閑暇——禮節由這裏派生的——逐漸成爲對儀禮之勤勉的練習，成爲嗜好與選擇的一種教育，如那些物品的消費是合宜的，什麼是消費底合宜的方法等。

在這方面，我們應注意：敏銳的模仿與系統的訓練，可以產生一種病態的及其他僻性的禮節與性格，這種可能性後來轉而爲文化階級產生之基因——且常常是結果良好。這樣，由於大家所知道的趨向文雅的過程，在許多家族與血統的場合上，完成了文雅的門第與教養底迅速進化。這種文雅的門第又產生結果，即牠成爲人口中的有閑階級要素的作用，就這一點而論，牠在本質上並不劣於那些由長期艱難的訓練而得到金錢禮節的人們。

還有，對於相當的消費資料與方法，各人務必適應那最近的和已爲大家所公認的禮節，不過這種適應的程度，仍有各種不同的程度。人與人之間，適應禮節的程度的差別是可以比較的，並且根據禮節與修養的標準，可以將人們劃成某幾種等級而不至錯誤。在這裏，不管金錢地位與閑暇程度的如何，只要他適

合於某事件中的趣味準則，便被判定爲榮譽，這一判定，便能使他得到人們的信任。但是，判斷所依以成立的趣味準則，經常是處於顯著閑暇底定則底監視之下，而且經常是經過改變、修正以求更適合於需要。所以，鑑別底直接根據儘可不同，但是教養底一貫的原則與試金石，仍是時間底顯然浪費。在這原則範圍以內，在節目方面可以有很大差別，但那都是形式與表現的差別，不是實質的差別。

九 禮法

自然，日常交際中有許多禮節是善意與尊敬的直接表示，而且這種行爲的因素，大部份是用不到去追索榮譽性底基礎以求解釋其存在或意義。但對於禮法則不是如此。後者是身分制底表現。只要我們留心，立即可以明瞭，我們對待僕婢與其他附屬的下級人們的態度，即是一種上級身分的態度，那怕其表示已較野蠻統治的原形改變並和緩了許多。同樣，我們對待上級與大部份同級的人們的態度，或多或少總帶有平等或謙抑的狀態。試留心那些心高氣傲的紳士與太太們底唯我獨尊的神情，我們即可以知道那是證明其經濟條件的獨立與優越，而且同時以極大的力量告訴我們：什麼是正當，什麼是優美。在這最高級的有閑階級中，沒有比他們更優越的人，而且他們同級的人也很少，所以在那裏，禮法有其最充實與最成熟的表現。也正是這個最高的階級，把禮節組成固定的方式，作爲下級各階級底行動的規範。這裏，禮法

仍顯然是一種身分制的法則，而且很明白的表示出不適宜於一切的生產勞動。一種深沉自負與超然自得的態度，一種習於取得他人底服從與不關心未來的神情，這是紳士們底最好的天生權利與準則；而且在一般人看來，更覺得那是優越價值底本質的屬性，所以卑賤出身的普通人，高興在牠的前面低頭。

十 有閑階級制與對人的服務

在上章中我們已經講過，所有制是同對人的所有——主要地是對婦女的所有——一同開始的。取得這種財產的刺激力是：第一是支配與強制的辭性；第二是把這些人們作為其所有者底武勇的證明；第三是利用他們底勞役。

在經濟發展中，人的勞役，佔一特殊地位。在準和平的產業階段，特別是當這一階段中之產業底初期發展時，利用人們的勞役這件事，似乎是把人作私產的主要動機。奴僕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他們底勞役。但這個動機之所以成為重要，並不是由於奴僕所佔有的其他兩種效用底絕對重要性底低落，而是生活條件的改變，使奴僕底效用集中於後面這一點。婦女及其他奴隸有很高的價值，他們一方面是被用來作為財富底證明，同時又作為積蓄財富的工具。如果那一種族是從事畜牧，則他們同牲畜一起，成為尋常獲得利潤的投資形式。在準和平的文化階段，女奴隸影響經濟生活的性質達到如此大的限度，以致在那些

人民中，女子甚至成爲價值的單位——例如在荷馬時代即是如此。凡屬有這種情形的地方，不消說，其產業制度底基礎是動產奴隸，而且女子普通都是奴隸。在這種制度之下，巨大而普遍的人類關係，是主人與奴僕的關係。一般所公認的財富底證據，是對於許多婦人的佔有，以及服侍主人和爲主人而生產的其他奴隸的佔有。

十一 僕婢階級對生產勞動的免除

於是分工開始了，人的勞役與對主人的侍候，成爲某一部份奴僕的特殊職務，其他完全從事於正規的產業的人們，則逐漸離開其主人而不與其主人發生直接關係。同時，那些從事人的勞役與家庭服務的奴僕，則漸漸脫離那些以利得爲目的的生產業。

這種逐漸脫離一般生產職業的過程，普通是開始於妻或正妻的免除勞動。當社會達到定居生活以後，從敵對的種族捕虜婦女爲妻，已不能成爲習常的供給來源了。凡文化階段達到這一步的地方，正妻通常是來自高尚門第，因爲她有這樣的出身，愈促進她脫離卑賤的職業。這所謂高尚門第，其發生的方式及其在婚姻發展中所處的地位，我們在這裏不能討論。爲了現在的目的，我們只說明下一點就夠了：即所謂高尚門閥，是有長期的財富的積蓄或不間斷的特權的人家。具有這些先行條件的女子，在婚姻中是很受

歡迎的，因為同她結婚，可以結識她底有勢力的親族，另一方面則在血統的承繼中有一種高貴的價值——同偉大的權力和許多貨財連結一起的價值。不過她仍然是她丈夫底動產，正如在未婚以前是她父親底動產一樣，只是她同時又是她父親底高尙的血統，所以在她底身分與其僕婢們底卑賤職業之間，有一種精神上的不調和。無論她是怎樣完全的隸屬於其主人，無論她是怎樣卑劣於她所置身的社會中的男子成員，門第是可以傳襲的，這個原則將使她居於普通奴隸之上。而且當此原則一得習慣的權威時，則在某種限度內，使她得到閑暇的特權，而閑暇是高尙門第底主要標誌。如果她底主人底財力允許，則因為這個門第可以傳襲的原則底促進，妻子免除勞動的範圍漸漸擴大起來，使她不只免除僕婢服務，且亦免除手工業勞動。當產業發展繼續前進而財產又相當地集中於少數人之手時，則上層階級底財富底習常標準也就提高。脫離手工勞動的趨向以及在時間進程中，脫離僕婢的家庭職務的這種同樣趨向，將又適用於姬妾，如果有的話，同時也適用於直接侍候主人的其他諸僕人。凡與主人的關係愈疎遠的僕人，則這種免除來得愈慢。

十二 僕從與家僕

如果主人底金錢地位允許，則因個人勞役的嚴重性，將促進私人的或團體的僕從階級底發展。主人

是價值與尊貴底化身，這是最關緊要的。無論是爲了他在社會中的榮譽地位或他底自尊心，他理應有充份的專門化的僕人，受他使喚，而且僕人們侍候主人，不能爲其他任何副業所分心。這些專門化的僕人底作用，擺場面的成份比實際使用的成份還要多。然而他們畢竟不是簡單地爲的擺場面，在可能範圍內，他們供給其主人底支配慾以滿足。實在，家庭器具是不斷的增加，對於這些器具的注意，需要加多的勞動；但因器具的增加，普通甯是作爲榮譽的工具，而不是作爲安適的工具，所以此項勞動，不很重要。這一切的效用，都由很大數目的高度專門化的僕人來完成。所以，結果是家僕與僕從之不斷的增加與分化，同時又是這些僕人底不斷的脫離生產勞動。因爲蓄有家僕，可以證明主人的支付能力，所以這種家僕底職務，當然漸趨清閑，到最後簡直成爲名義的了。尤其是那些最直接趨侍主人的僕人們更是如此。這樣一來，僕人底功用，大部份是在於他們顯然脫離了生產勞動，與由此以證明其主人底財富與權力。

在上述的形式之下，僱傭一團特殊僕人，以表示顯著的閑暇，此種習慣經過相當的進步以後，男子開始比女子更受歡迎了。男子是特殊的強健，且壯觀瞻，作從僕及其他用途是需要他們的，不過是較女僕爲偏強，而消費也大些。他們更適宜於更費氣力與更費時間的工作。所以其結果，在有閑階級底經濟中，那早期的族長時代的管家婦及其勤勞的婢女們，終於被主婦與廝僕們所代替了。

十三 代理的閑暇

在生活底一切等級與行程中，以及在經濟發展之任何階段中，主婦與廚僕底閑暇所以不同於紳士們底閑暇者，乃紳士們底閑暇是他們自己底權利，而前者底閑暇則外表上是一種勞苦的職務。這種職務的形式，大部份是殷勤謹慎地侍奉主人，或者保管和製作家內的器具；所以這種閑暇的意義，是這一階級很少或者沒有從事生產工作，而不是他們避免了任何形式的工作。主婦或家庭僕役所從事的職務，常是十分勞苦的，他們亦常常被指派去從事全家底舒適上所極端需要的工作。既然這些職務是有裨補於其主人底或家中其他人們底肉體效能與舒適，所以這些工作也可以說是生產的。只有這職務以外的其他事項才能稱為閑暇。

但是在現代日常生活中，許多家庭服役的事務，和文明人底舒適生活所需要的許多事務，都是一種禮節的性質。在這種意義之下才是這裏所指的閑暇。從舒適生活的觀點看來，牠們也是必需的；又牠們雖是——主要的或全部的——一種禮節的性質，但對於個人底舒適上也是必要的。既然牠們有這種性質，則牠們是必需與緊要的，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沒有牠們，則是一種儀禮上的不潔與無價值；沒有牠們，我們即感到不舒適。然而，這並不是缺少牠們，即直接產生肉體的不舒適；亦不是缺少了牠們，便對於因襲的善

和因襲的惡喪失了辨別的趣味，只要這些情形是真實的，則消耗於這些服役上的勞動即是閑暇；而且當這些服役，不是由經濟上是自由與自作主張的業主所完成，而是由其他人們來作，則牠們是一種代理的閑暇（Vicarious leisure）。

在家事這名目之下，由主婦與僕婢們所完成的這種代理的閑暇，時常發展為苦役，特別在聲譽的競爭很迫切與艱難時是如此。在現代生活中，常有這種情形。只要是發生這種情形的地方，則包含僕役職務的家庭服役，很容易成為浪費的努力，而不是代理的閑暇。但是後一術語，可以指明這些家內職務所由產生的路線，並指明牠們底效用底經濟基礎；因為這些職業，主要地是用來表示其主人或某一家庭底金錢的榮譽，其基礎則是一部份時間與力量顯然地消耗於這上面。

十四 代理的有閑階級底特徵

這樣，產生一種附屬的或派生的有閑階級，牠底職務是爲了本原的或正統的有閑階級底榮譽，而實行代理的閑暇。這個代理的有閑階級與正統有閑階級不同的地方，見於牠底生活方式底特徵。主人階級底閑暇是，或者至少在表面上是，趨向於勞動的避免與提高他自己底幸福以及充實自己的生活；但脫離生產勞動的僕人階級底閑暇，是一種被強迫的服役，而且經常地不是爲了自己底舒適。僕人底閑暇不

是他自己底閑暇。只要他是一個真正的僕人，而同時又不是正統有閑階級下級成員，則他底閑暇常進而為一種專門服役，推進其主人底生活底豐富的服役。這種從屬關係的證據，顯然表現於僕役底行動與生活方式中。在全部延續的經濟階段中，妻底情形也是這樣，在這裏，她大概是一個僕人——即是說，只要是男性為首的家庭，她即處在如此地位。為了滿足有閑階級底生活需要，僕人不僅應表示從屬的態度，且應有特殊訓練的能率與實際的服從。僕人或妻不僅應履行某種職務，與表示服從的性格，最緊要的是應表示善於趨奉，這樣才會與婢膝奴顏的準則相一致。甚至在今日這種服從關係的態度與熟練，形成高級僕人底主要效用性，同樣亦成為有教養的主婦底主要品性之一。

好僕人底第一要件，是他應該明顯地知道他底地位。僅知道怎樣實現某種機械的結果，是不夠的；最主要的，是他應該知道怎樣在適當的形式中去實現這些結果。家庭服役，寧可說是一種精神的，而不是機械的職務。於是，逐漸地形成一種繁文縟節的制度，以約束僕婢階級。使他們知所遵循。婢僕們如有悖離這種儀法，是應遭誹議的；這並不是因為這種悖禮能引起機械的效能底缺乏，也不是因為這種悖禮就足以表示服從態度和性格的缺乏，只是因為這種悖禮是表示他們專門訓練的缺乏罷了。要訓練奴僕去服侍主人，這種特別訓練是耗費時間與氣力的；所以反過來只要奴僕們有這種特別訓練的，那便表示他不論以前與現在都沒有從事於生產的職業。這即是好久以來的代理閑暇的證據。所以嫻於服役，是別有功用

的。這不僅因做事的專精，討主人的歡善，態度的恭順，引起主人的自慢，實因用了這種人，足以證明比用了粗魯僕人，消費着更多的人們的服役。如果某個紳士的僕婢，在其主人底餐桌或馬車傍邊，用耕作或牧羊的粗野態度來作事，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這種笨拙的工作方法，將是表示主人沒有取得善良僕婢的能力；即是說，沒有能力來支付養成專門僕婢所需要的時間、努力與訓練。如果僕婢底作事，表示出主人底資財底缺乏，這即是實質的目的失敗；因為僕婢底主要用途，是其主人底支付能力底證據。

以上所述，也可以包含着這樣的意義：即訓練不善的僕婢底無禮，是直接表示主人的不能浪費與只顧實用性。自然，實際上不見得是如此，這其間不見得有直接關係。這裏的事理，與一般的事理一樣。凡百事情，一開始，看來是對的，便使我們覺得那事本身的不錯，其後漸浸入我們思想習慣中而被視為實質上是对的。但是，要使行為底某種特殊規範能維持其存在，則牠必須有習慣或態度來支持牠，或者至少也要不與牠衝突——這所謂習慣與態度正是形成行為底準則的。代理閑暇的需要，或勞役之顯著的消費，是為蓄養婢僕的主要動機。只要這是真實的，則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如果離背這種公認的慣行，而將僕役見習的時間縮短，將是不能忍受的事。浪費的代理閑暇的需要，是間接地與淘汰地發生作用的。牠領導我們形成趣味，形成辨別是非感覺，藉以保持我們不致於有所隕越。

當輿論所承認的財富標準前進時，則僕婢（那是表示富有的手段）之蓄養與使用，也進入精鍊的

形式。畜養奴隸來生產財貨，這只能證明他底財富與威武；而蓄養不事生產的僕婢，則證明了更高級的財富與地位。在這個原則之下，產生了僕婢階級，其數目愈多愈好，他們底唯一職務是無所事事地侍候其主人，藉以表示其主人能夠不生產地消費大部份的勞力。他們底全生命，都消耗於維持有閑紳士底尊榮。於是在僕婢中又分起工來，一部份僕婢爲他生產財貨，另一部份，常是在妻底領導之下，爲他來消磨那顯著的閑暇，藉以表示他能忍受大批金錢的消耗而不損傷他底富有。

十五 代理閑暇底全盛時代

我們上面所敘述的，近於理想化與概略化的家內服務底發展與性質，在我們所謂的準和平的產業階段這一文化階段，是最能窺見其面貌的。在這一階段中，個人的勞役，第一次出現於經濟制度中，在這一階段，他在社會生活中佔有最大的地位。在文化進程中，準和平階段接着正式的掠奪階段，這兩者是前後相銜接的野蠻生活底形態。其主要特徵是表面的和平與秩序，同時，這一階段的生活有很多爭鬭與階級矛盾，不能稱爲完全的和平時代。除了經濟的觀點以外，從其他許多意義上說，這可以說是一種身分制的階段。那一階段下面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一文化水平下面的人類精神狀態，很可以用這一名詞總括起來。但是，爲了指示一般的生產方法，爲了指示經濟進化中產業發展的趨向，則準和平這個詞似乎好些。

以西方文化社會而論，這一經濟發展階段已屬過去；只有很小的一部份——雖然是很顯著的一小部份，還不曾剝蝕去野蠻文化所特有的思想習慣。

個人的勞役，現在依然是經濟上重要的因素，特別在財富的分配與消費是如此。但就在這方面，其相對重要性仍不減於往昔。代理閑暇的最高發展是屬於過去，而不是屬於現在；其在今日的最高表現，只在高等有閑階級底生活圖案中發現出來。這一階級，對於現代文化有很大的功績，因為他們的接受性最爲廣泛而發展性最爲有效。所以古代文化中的思想習慣、遺傳等，多由他們而保存下來的。

在現代產業社會中，爲謀日常生活的娛樂與便利，機械設備，很是發展。所以很少使用僕婢或任何種類的家庭僕婢，除非是依古代的習慣，根據保持榮譽的準則，才使用僕婢。只有照顧病人或精神不健全的人，才例外地僱傭僕人。但這種僕婢實際上是看護，而不是家庭僕人，所以，他們不能算是這一規則底例外。

十六 今日家庭中的代理閑暇

今日相當富裕的家庭，其畜養婢僕的直接原因（表面上）是那家的成員不能完成現代家庭制度所必要的工作。而他們之所以不能完成牠的原因，則是：第一，他們有過多的「社會的職務」；第二，需做的工作過多與過煩難。這兩個理由可以申述如次：第一，在合宜的禮法之下，這種家庭成員底時間與努力，應

消費於拜會、騎馬、俱樂部、縫紉會、遊戲、慈善組織及其他類似於此的社會職務。把全部精力與時間都消耗在這些上面的人們，偶或注意到衣服及其他顯著閑暇時，也私自詛咒這些事務的討厭，但又是無法避免的。第二，因為種種器物需要闊綽的消費，所以生活底設備極爲精細與繁重，例如：第宅、家具、古玩、更衣室、食事方面，非有別人幫助，一個人簡直就無法依着規矩去享用牠們。雇傭的僕人，其職務是滿足適宜的常規，然其主人並不願同他們接觸。但此種僕人，在主人是負擔很重，因為須有一份財物供他們使用。所以，家庭婢僕的發生，與一種特殊階級的扈從隊的存在，是肉體的舒適對於道德上的金錢儀禮的讓步。

現代生活中的代理閑暇底最大顯示，是所謂家庭職務。這種職務很快形成爲這樣的事務，即牠們底被完成，很少是爲家主個人底利益，而大部份是爲整個單位的家庭榮譽——在這裏，妻在表面上也是在平等之上的一個成員。當這種家庭一離開所有婚姻底古習基礎以後，則家庭職務即不是本來意義的代理閑暇了；除非牠們仍是由僱傭婢所完成，才算例外。這即是說，既然代理閑暇只有在僱傭服務或身分制的基礎之上才能實行，則身分關係一旦離開人類關係而消失，即是生活中的代理閑暇亦將同歸於消失。但我們還當說明，只要是家庭存在，就令是分割的家政，則這種爲家庭底榮譽而花費的不生產勞動，仍然是代理的閑暇，只是這所謂代理閑暇底意義略有改變而已。所以，在今日，閑暇底完成，是爲的準人格化的家，而以前則是爲的家主。

第四章 顯著的消費

一 顯著的消費底發生

我們在上面敘述代理的有閑階級底進化，及其從一般的勞動階級分化出來時，曾經說到進一步的分工——在不同的僕婢階級之間的分工。僕婢階級中的一部份，主要的是那些以代理有閑為職業的人，起而擔任新的與從屬的諸職務——財貨的代理消費。這種代理消費底最顯明的形式，可從僕人制服上與廣大的僕人宿舍上看出來。代理消費底另外一個同樣有力的形式，更較寬廣通行的一個形式，是主婦及家內其餘人們底食物、衣服、住所與用具等的消費。

在經濟進化中，遠在主婦沒有出現以前，作為金錢勢力底證明的專門消費，已開始或多或少地形成一種精緻的制度。消費中的分化底開始，是在所謂金錢勢力這種東西底發現以前。這可以回溯到掠奪文化底初期，甚至在這方面初期的分化，遠在掠奪生活底開始時即存在。財貨消費中這種最原始的分化，也如我們所熟知的後期的分化一樣，大半是一種儀禮的性質，所不同於後者的，是牠不建築在積蓄的財富底差別之上。將消費作為財富底證明，這種用途是後來派生的。這是用淘汰的過程，來適合人類思想習慣中早已明顯存在，而且已建立起來的新目的。

二 消費品中的禁律

在掠奪文化底初期，唯一經濟的分化，是健壯男子這個榮譽的優等階級與勞動婦女這個劣等階級二者之間有寬廣的差別。根據當時實際生活底理想圖案，男人底職務是消費婦女所生產的東西。婦女能像男子那樣消費的，只是她們工作中的偶然現象；這種偶然是使她們繼續工作的手段，而不是與她們底生活的舒適與充足。直接有關的消費對財貨之不生產的消費是高貴的。第一，牠是一種武勇底標記；第二，牠本身在實質上變成高貴的，尤其消費更上等的物品是如此。上等食物底消費以及希少的裝飾品底消費，對婦女與兒童是不允許的；如果有劣等階級的男子，則對他們也一樣是不允許的。隨着文化的前進，這種禁律可轉變為有多少嚴重性的簡單風習；但無論這種差別底理論基礎是什麼，或者是一種禁律，或者是一種較大的因襲性，但這種消費底因襲圖案底特徵是不容易改變的。當以奴隸制為基本制度的準和平的產業階段達到時，則在實際上多少應用的一般原則，是劣等的勞動階級只能消費他們生存上所必要的東西。奢侈品與愉樂品是屬於有閑階級的，事物底本性是如此。在這種禁律之下，一定的食品，特別是一定的飲料，是嚴格地保持着為上等階級底使用。

飲食規則之禮節上的差別，在酒類與麻醉品底使用上表現得最明顯。如果這些消費品很昂貴，則牠

們就覺得高貴與有榮譽。所以各低等階級，首先是婦女，對於這些刺激物是要被強迫地保持節制的。只有在這些東西很價廉的地方才是例外。從古時以至整個族長制時代，婦女底職務是準備與管理這些奢侈品，而消費這些東西則是有門閥與有教養的男子底特權。所以，自由使用這些刺激物的酗酒與其他病態，也成高貴的了，因之就成爲那些能如此放縱的上等階層的人們底一個標記。在某些民族中，由過度放縱而引起的各種病態，公然被認爲男子底諸屬性。甚至曾發生這樣的事情，即這樣起源的身體底某些病狀底名稱，居然在日常語言中作爲「高貴」與「文雅」底同義語。只是在比較初期的文化階段中，浪費的惡習才被公認爲是優等階級底標記，接着且成爲社會的良善品性與敬意。由某種浪費惡習而起的榮譽，在長期間保持其勢力，以致一般富裕或貴族階級的人實行過度的放縱而不遭受譴責。然而社會的差別却常是非難婦女，少年與劣等人有任何這類的放縱。甚至在今日進步的民族中，這種傳統的差別還未失其作用。凡屬有閑階級在因襲性的管理中，保有絕對命令的力量，顯然的，婦女大半是不能親近刺激品的。

有聲望的階級底婦女對刺激物的禁制，其特徵似乎在常識的認識中成爲邏輯的定律。但是只要我們留心，即可以見到事實是這樣：婦女底較大的節制，一部份是由於絕對命令的因襲性；並且凡是族長的傳統——婦女是動產的傳統——保有最大力量的地方，這種因襲性也最強。雖其範圍與勢力方面都經

過大大的修改，然而尚未失掉其作用。根據這裏的遺傳，婦女是一種動產，她所能消費的只是其生存上所必需的——除非是爲了她底主人底適意與名譽，才能有進一步的消費。真正的奢侈品的消費，是消費者本身企圖愉樂的消費，因此，是主人底標記。其他人們只有被容許時才能有這種消費。在那思想習慣由族長的傳統所形成的社會裏，我們可以找到對奢侈品底禁制底殘餘，至少是不自由的或附庸階級，是不能使用牠們的。對於某些特殊的奢侈品，更是如此，假若附屬階級消費這些奢侈品，則是顯然損害其主人底舒適和愉樂，或者是從其他觀點上被認爲不正當的。在西歐保守的中等階級底瞭解中，附屬階級之消費奢侈品，雖然不是犯了上述兩種罪狀，至少也犯了一種。而且這是不能輕易放過的重大事件，實在，在日爾曼文化的中等階級間，族長的禮法觀念還有很強固的殘存，婦女們在最大的限度內，是不允許親近刺激性的飲食的。附有許多條件——當族長的傳統逐漸軟弱時的許多條件——的一般規則的被認爲正常的，而且限制着婦女只能爲了其主人底利益而消費。自然，婦女底衣服與家庭的用具是不在此限制以內，不過這種例外不久即成爲表面的，而不是實質的。

三 消費品與榮譽準則

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無限制的消費財貨，尤其是消費上等財貨——超過最低生活以上的消費——

是有階級底常態。迨達到後期的和平階段時，在工銀勞動或小家庭經濟為基礎的財貨私有與產業制度之上，這種限制逐漸趨於消滅，至少，形式上是如此。但在早期的準和平時代，有階級制度所藉以影響後期經濟生活的許多遺傳，形成一種固定的形式，於是這一原則與因襲的法律有相同的勢力。牠成為消費所應遵守的規範，如稍違此規範，即被認為反常的形態，且在向前發展的程途中，遲早是要被消滅的。

所以，準和平的有閒紳士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不僅超過生存與肉體效能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上，而且他還要消費某些專門化的性質的物品。在食物、飲料、居室、勞務、裝飾品、衣服、武器、護符、偶像與神祇等消費品中，他可以自由消費其最精美的。他所消費的物品所以能逐漸改良，其主要動機與直接目的，無疑的是這種改進了的和精緻的物品，對於他底愉樂與幸福上有更大的效能。不過這不是他們消費的唯一意義，還有榮譽的規範，按照牠的標準以決定這種改革應該舉行。因為較優良的物品的消費是財富底證明，所以牠就成為尊貴的了；反之，不能消費相當數量與相當品質的物品，就成為劣等與缺陷底標記。

四 趣味與教養

關於飲食等等品質的考究，其發展不僅影響生活方式，且亦訓練有閒紳士底智力活動。他再不僅是成功的與取攻勢的男性，而是具有精力、智略與膽量的男子。為了避免愚鈍，他又必需培養其趣味，因為辨

別消費品中高貴與卑賤的品質，已成爲他底義務。對於各種程度的優美的食物，男子的飲料與裝飾品，適當的衣服與建築，武器、競技、舞技與麻醉品，他成爲鑑定者。這種審美能力的培養，需要時間與專心，於是使紳士們底有閒生活，變爲多少要花費心力來學習怎樣用另一種方法來過閒暇生活。與這種必需相關聯的紳士們必須自由地消費與消費適當種類的物品，即是他們必須知道怎樣用適當的方法來消費牠們。他底閒暇生活，必須用適當的體裁來消磨。我們在上章所說的禮貌，就發生了。有教養的態度與生活的方法，都是與顯著的閒暇以及顯著的消費的規範一致的。

五 宴會與款待

對於貴重物品之顯著的消費，是有閒紳士們博取聲譽的手段。當財富集中在他手裏時，他自己底無目的的努力自然會用這種方法來表現他底富裕。何況，更有朋友與競爭者底助力，如贈與貴重的禮物，昂貴的宴會與款待。除了這種簡單的誇示外，禮物與宴會或者還有其他的起源，但牠們很早就獲得這種目的的利益，牠們一直保持這種性質到現在；所以很久以來，牠們底這種性質就成爲這些慣行所依以成立的實質基礎。耗費的享宴，如偉大的宴會 *Dinner*（北美印度人種族的宴會與跳舞會，）就是特別採用以適合於這種目的的。設宴者願意與其競爭者比較一下，就是用此方法以達到目的的手段。同時，他還代

理其客人來消費，這正是表明客人所不能單獨處理的許多好東西底消耗，另一方面又是在其客人面前證明他熟諳禮節。

在舉行昂貴的宴會中，自然還有其他更深切的動機。宴會的習慣或者是起源於宗教與燕樂；即在後來的發展中，這些動機也存在，不過不再是唯一的動機而已。後來的有閒階級的宴會，只有微少的宗教性質，大部份是歡聚與愉樂的需要，不過也還含有劃分畛域的意義。而且在這些明顯動機中，牠們是一種不甚判然的分畛域的根源。但無論在物品之代理消費中，或困難的與浪費的禮節完成底顯示中，這些社會愉快底經濟的效果並不會減少。

六 無所有的有閒紳士

財富愈集中時，有閒階級底職能與構造亦愈發展，並且在這一階級底內部亦發生分化。於是產生一種多少精緻的品位或等級制度。這一分化又因財產與門閥的承繼而更發展。同門閥的承繼一起，還有強制的閒暇的承繼；有時候，可遺傳的僅是有充份權勢的門閥，而沒有維持閒暇生活所必要的財富。即是說，沒有可以維持其自由消費的財產，而有門閥的血統，也可以遺傳。這樣，就產生了無所有的有閒紳士。這些半等級的有閒紳士形成等級的階梯制度。富有的有閒階級，或因富有，或因門閥，或二者兼而有之，站在最

上層或次上層，且駕凌那些門第較低與財富較少的紳士。這些低等的，特別是無錢的或邊際的有閒紳士，使他們自己在一種隸屬制度中依附於大紳士，這樣，可以增加他們底名譽與從其保護者那裏，取得些維持閒暇生活的資料。他們成爲他底廷臣、扈從或僕人，受其保護者底豢養而爲其附屬品，爲其多餘財貨的代理消費者。這些依從的有閒紳士中，有許多在其本身權利上較其他人們低些，所以有些可以說是部份的代理消費者，有些可以說是完全的代理消費者。那些成爲保護者底扈從與寄食者的，可以說是無條件的代理消費者。而這些人本身，及次等的貴族們，又或多或少的豢養些代理消費者如妻妾、兒女、僕婢、扈從等。

七 制服與號衣

通過這整個代理閒暇與代理消費的階梯制度，這許多職務的完成，應該在一定的的方法與一定的條件之下。而這所謂方法與條件，在下面論到主人時是要說明的，主人是閒暇與消費所有者，因之榮譽的增加也屬於他。人們爲了他們底主人或保護者，而實行的消費與閒暇，在後者看來，是增加榮譽的一種投資。至於宴會與贈與禮物則更十分明顯，這是直接使主人或保護者底榮譽爲公衆所知道。凡閒暇與消費是由僕人與扈從們所代理完成的，則其主人底榮譽很快卽爲其附近人們所知悉，這種消息是由那裏來的，

這是很明顯的事實。當那些由這種方法以取得榮譽的集團愈大，則需要愈多的手段來表示閒暇的價值，爲了這個目的，於是制服、號衣與徽章等就成爲時尚的了。制服與號衣的穿著，表示很大限度的附屬，甚至可以說是實質上與名義上的隸屬的標記。制服與號衣的穿著者，大概可以分爲兩個階級——自由的與隸從的，或者高貴的與卑賤的。自然，在實際上，這種區分不是嚴格固定的；卑賤職務的上層與高貴職務的下層，常混合在同一個人身上。但是一般的差別是不應忽略的。另外還有些混淆的事實是這樣：即高貴與卑賤的基本差別，是以所完成的事務底性質爲基礎，而這種基本差別常爲尊榮與卑下那種次等的差別所混亂了，後一差別底基礎則是等級。所以，凡當然爲有閒階級底職業的諸職務是高貴的，如政治、戰爭、狩獵、管理武裝等——簡言之，即凡屬劫掠性的職業都屬於此。另一方面，凡勞動階級從事的職業都是卑賤的，如手工或其他生產勞動、僕婢職務等。但事務那怕本是卑賤的，只是爲高貴的人而作的，則這個事務也成爲高貴的了，例如皇后底侍女，王底馬夫或獵犬的看護者。後面的兩種職務，引起某種一般意義的原則。在這種場合之下，僕人底職務直接關係於原始的戰爭與狩獵的閒暇職業，於是牠很容易反映出榮譽的性質。這樣，原是很卑賤的職業，也帶有尊貴的性質。

在和平產業發展底後階段，僱傭無所事事的武裝扈從的風習漸漸衰歇了。保護者或主人底代理消費的從屬者，縮減爲一羣穿號衣的奴僕。於是，在很大的範圍內，號衣成爲隸屬的徽號，或者寧可說是奴隸

的徽號。常有某種尊貴的性質附屬於武裝扈從底號衣，但當這種號衣成爲奴隸底獨佔徽號時，尊貴的性質就消滅了。接着，號衣對於那些必需穿牠的人們，成爲可厭棄的東西。我們現在離開實際的奴隸制還不是很遠，還充份感覺到隸屬的痛刺。這種反感很強，甚至有些團體確定號衣或制服爲他們底衣服時，仍然有這種反感。在美國，這種厭惡心甚至擴大到不信任——在溫和而不固定的方法中——需着號衣或制服的政府職務——軍事的與民政的。

八 妻爲最後的代理消費者

就大體言，跟着奴隸制底消滅，那附屬於紳士們的無數的代理消費者，是漸趨於減少了。同時，實行代理閒暇的附屬者的數目，也一樣的逐漸減少了，或者還以較高的速度而減少。一般的講來，這兩種集團的消長是一致的，雖然不能說是全體的或一貫的。首先代表這些職務的附屬者，是妻或正妻；而且在這制度底後期發展中，慣常履行這些職務的人數漸少，最後只有妻了。在社會底較高階段，這兩種服務有大規模的需要；自然，這裏爲妻的還許有或多或少的一團奴隸作助手。但當我們再往後考察，則可知道代理閒暇與代理消費的職務，漸只剩下妻一人。在西方社會裏，低級中等階級中，現在還是這種情形。

這裏發生一種奇異的顛倒，據一般的觀察，都認爲事實上在中等階級裏，家長方面沒有閒暇。因爲環

境底壓迫，閒暇已成爲無用了。但是中等階級的妻還是爲其家，爲其主人底榮譽而進行代理的閒暇。降至現代的工業社會，本原的事實——家主底顯著的閒暇——在相對高的程度上消滅了。中等階級的家主因爲經濟條件的變遷，不得不從事職業以自謀生活，而且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大部份有產業的性質，正如今日尋常的企業家一樣。但派生的事實——妻底代理閒暇與代理消費，僕人底助理的代理閒暇——却仍然通行而爲一種時尚，榮譽的要求仍然逃不掉這種因襲性。一個男子本身用最大的努力來工作，以使他底妻能在常識所要求的範圍內實行代理閒暇，這是很尋常的事情。

九 妻底代理消費的性質

自然，這種場合之下的妻的閒暇，不是怠惰底簡單表示。牠們往往化裝爲某種家政或社會事務而表現出來；然而細加分析，則這些事務除了表示她不會且不需自己從事於生利的或實際有用的職務外，再沒有其他的意義。在禮節那一章裏，我們曾經說過，中等階級的主婦將其時間與努力都花費在家庭事務，那大部分的家庭事務，就是這種性質。固然婦女對於家務的注意如裝飾與清潔等，也能取悅於中等階級的受禮法所薰陶的男子，但牠們所指示的趣味，正是禮法底淘汰作用所範成的趣味，那些趣味正要這些浪費的努力來作證明。這些家務引起我們的高興，那無非因我們受風俗的薰陶，而有此種好尚罷了。在這

些家庭事務中，如對於形式的結合，顏色的配置以及其他有真正審美意義的目的，也煞費心神；並且我們也不可否認那些家務，有時也達到某些實質的美的價值。我們這裏所要申說的就是爲求生活的愉樂，主婦底努力是在風俗底規範的，而這種風俗的形成，則更受時間與物質之顯著的浪費律所規範的。如果某種美與舒適是完成了——這多少是偶然的——則牠們底完成，必有賴精力浪費律的作用。中流家庭的器具中，其光輝而可耀人的一部份，一方面是顯著消費的項目，他方面是顯示主婦底代理閒暇。

甚至在金錢的比例較代理閒暇的需要還低時，妻底代理消費的需要還繼續存在。就在禮貌的清潔或其事例中，並不需要浪費的努力，以及對於顯著的閒暇沒有自覺的企圖，而禮節上仍然需要妻消費某些物品以爲家或家主底榮譽。所以，原來在實際上與理論上的妻，爲男子底動產與服役者，爲男子底消費而生產的生產者，而在這一古代制度的後期進化中，一變而爲男子底生產物的禮節上的消費者。但在理論上，她仍然無疑的爲他底動產，因爲代理閒暇與代理消費的習慣，是不自由的奴隸底固定標記。

一〇 代理消費底範圍與有閑階級底生活

這種中等或低等階級的家庭所實行的代理消費，不能算是有閑階級生活圖案底直接表示，因爲這種金錢等第的家不是屬於有閑階級。寧可說，這裏的有閑階級底生活圖案是第二段的表現。有閑階級在

榮譽方面是站在社會結構底頂端，所以其生活方式與價值標準成爲社會榮譽底軌範。在某種程度內，這些標準成爲其次各階級底榜樣。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各社會階級之間的界線，漸成茫漠的與暫時的，上等階級所樹立的榮譽的規範，給與較低的各社會階級以強制的影響，且只遇到微小障礙。結果，每一社會層的成員，接受其上一層所流行的生活圖案爲他們底理想，而用他們底努力以企圖達到那理想生活。如果他們因失敗而喪失了名譽與自尊心，則在感覺痛苦之餘，他們至少在表面上必須適應通行的禮法。

在任何高度組織的產業社會裏，榮譽底最後基礎，便是金錢的力量；爲表示金錢的力量，並進而博得榮譽或保持榮譽起見，其唯一的方法，便是顯著的閒暇與顯著的消費。所以，只要在可能的範圍內，這兩種方法總是通行的；並且在使用這兩種方法的低級社會層，這兩種職務都大部份由妻與子女來代表。在更低的社會層，對於妻，任何程度的閒暇，甚至是表面的，都成爲不可能時，於是只好由子女來進行其顯著的消費。在這方面，家主也能參加，而且實際上他常常是這樣；但更下級而至那些一無所有的水平——接近貧民窟的境界——男子與孩子都無從消費有價值的物品，只有婦女成爲家庭底金錢禮貌的唯一表示。社會中沒有一個階級——那怕是赤貧階級——完全離開了一切習慣的顯著的消費。除非在直接需要的壓迫之下，這種消費底最後項目是不會被放棄的。要把金錢的禮貌，放棄淨盡，例須忍受許多的苦惱與不快。無論那一階級，無論那一國家，決不會卑賤地屈服於肉體缺乏底壓迫之前，以致否認那種較高的精

神需要。

一一 閒暇與消費是博取聲望的手段

從上面所述的顯著閒暇與顯著消費底發展看來，可以知道牠們所以為取得榮譽而表現的效用，是兩者所共有的浪費的因子。在前一場合，是時間與努力底浪費；在後一場合是物品底浪費。兩者都是顯示富有的方法，兩者都被世俗所等量齊觀。對於二者底選擇，僅僅是廣告性的便利的問題，除非牠受到其他源泉所產生的其他禮節標準底影響時，才不如此。在經濟發展底各階段中，為了便利的原因，也可以選擇這一個，也可以選擇那一個。問題只在於那種方法能有效的達到他所希望的目的。在各個不同的條件之下，習俗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答覆了這個問題。

只要社會或社會集團是十分狹小與十分密緻，可以由普通的誇耀來打動大眾——即是說，只要人類為取得自己底榮譽而使自己所適應的環境，只限於親身的接識與鄰里談論的範圍時——則兩種方法是一樣的有效。所以在社會發展的初期，那兩種方法都盡了同樣的作用。但當社會愈益分化，人類環境愈益擴大，於是消費較之閒暇，更適宜於表示禮儀了。這在後期的、和平的經濟階段，更其顯然。交通底發展與人口底移動性，使個人與許多人接觸，而這些人們又沒有其他方法來判斷他底榮譽，在他們底直接觀

察之下，所可能的只有財貨底鋪陳（或者是教養底顯示。）

現代的產業組織，沿着另一條路線，扮演著同樣的作用。現代產業制度底緊張，常使個人與個人之間或家與家之間，只有一種毗連的意義，而差不多沒有接觸。機械的說來，某人底鄰人，在社會的意義上，不能說是鄰人，甚至不是熟識者；然而這種鄰人底暫時的好評，仍然有很高的效用。使這些無情的觀察者，認識某人底金錢能力的唯一方法，是支付能力底不斷的表示。在現代社會裏，時常有大的集會，相會晤的人們，對彼此的日常生活都不知道，如在禮拜堂、戲院、跳舞場、旅館、公園、店鋪等均是。爲了使這些臨時的觀察者發生滿意的印像與保持自己在他們觀察中的滿意，則他底金錢能力應該表示得非常明顯，使人們能一望而知。所以，現代發展的趨勢，便是提高（與閒暇相較）顯著消費底作用。

一一 都會生活與鄉村生活

凡在人與人的接觸最寬泛，并且人口的移運性最大的社會裏，則消費——榮譽的工具——底有用性，以及人們拘執於消費，（認爲是禮貌底一因素）也達到其最高點。顯著的消費，耗去的市民底收入，比耗去鄉人底收入，爲數更大，而且更爲逼切。所以，爲了保持漂亮的外表，前者底生活較之後者常拮据得多。例如美國的農夫與城市的工匠有同樣的收入，但前者及其妻女，較之後者穿着不時髦的衣服，有着不文

雅的態度。這並不是城市人民天性喜歡消費而得特殊的滿足，也不是鄉村人民天性不愛用錢，而獲得金錢上的禮貌。只是都市對於這方面的刺激，與暫時的效果，比鄉村更厲害些。所以在彼此的競爭中，便歸結到這種方法，便是城市人民將其顯著消費的標準提到一較高點，結果，在城市裏爲了表示某程度的金錢力量，需要較大的耗費。人們對於此種較高的因襲的標準，只好附和追隨。那是當然的道理。禮儀的標準，隨階級而不同，而且此種外表必需維持，以免失去其身份。

消費，在城市生活標準中比在鄉村生活標準中，成爲較大的因素。在鄉村人民之間，到某種限度內，消費是由儲蓄與家庭愉樂所代替了，而這種儲蓄與家庭愉樂，由於鄰人們談話的中介，充份地可以完成金錢榮譽的一般意義。自然，這些家庭愉樂與放縱（在有放縱的地方）的閒暇，大部份是屬於顯著的消費；並且儲蓄也是同樣的情形。城市職工階級底儲蓄數量較小，這在某種限度內是由於這樣的事實，即城市職工因環境的關係，他們底儲蓄，其爲廣告手段的效果並不多。而住在鄉村的農人，貯蓄便有較大的廣告效果了。在農村人們之間，每個人底事務，特別是每個人底金錢力量，都是彼此所知道的。僅就此事的本身來看——從其最初一瞥來看——城市職工與勞動階級所遭遇的刺激，其減少儲蓄的數量或者並不分嚴重；但是在積累的作用中，由於支出標準的提高，牠對儲蓄傾向的妨礙作用不是很小的。

一三 印刷工人間所見的浪費的風習

名譽所由產生的城市生活樣式恰好證明，是公共場所的飲酒，小宴會與吸煙，這些都是城市勞動者、手工匠、低級中等階級以及一般的城市居民所共同的習尚。印刷工人是屬於同一階級，在他們之間，這種顯著消費的形式很通行，並且常附着某種顯然可招物議的結果。這一階級在這方面的特殊習慣，常常是產生某種道德的缺陷，或者道德上的惡影響，這些又在某種不定的方法內影響其自己。印刷所裏工作的人們底一般情形，可以大約總括如下：任何印刷所或任何城市所需要的技能，差不多可以適用到其他任何印刷所或城市；這即是說，由專門訓練而引起的固定性很小。這個職業需要較多的知識與一般消息，所以印刷工人，較其他工人，容易知道勞動市場底變動，而能自由移轉。而且他們之起於家庭感情的惰性也小些。同時，他們的薪水較高，因此他們從這一地方移到另一地方也相當的容易。結果，在印刷業中的僱傭勞動有很大的移動性；或者較大於其他任何同樣大的團結的工人。這些人們是經常地同新羣或新同伴接觸，同後者的關係是暫時的，但他們底評讚仍然是有價值的。人類底誇揚辦因友誼的感情而更加強，愈使他們在這方面來自由地花費。這裏也如其他一切場合一樣，習慣一通行起來就成爲禮法，而且聚合起來成爲禮儀的標準。其次一步則是以這標準爲出發點而更往前進——因爲僅是簡單地與當時同業

中人人所自然遵從的浪費標準相適合，是無甚價值的。

在印刷工人中比其他工人中有更大的浪費的習氣，這至少在某種限度內，是由於較容易的移動性，與同業中彼此的接觸有較暫時的性質。但推溯原委，這種浪費底實質基礎，亦還是優越力與金錢禮貌底顯示；這與法國農民吝嗇節儉，美國百萬富翁建立大學、醫院與博物院，其傾向完全是一樣的。假如顯著消費的規律，不能被人類性的其他特性盡量剷除，則現代城市的職工與勞動階級底儲蓄，在邏輯上是不能的，無論他們底工資或收入是若何的高。

十四 顯著的消費與最低限度的生活

但是，除了財富與財富底顯示以外，還有其他的榮譽標準與其他多少有命令力的行為軌範，而且這些之中，有些是加重或修改這顯著消費底廣大的基本法規。在廣告性的效力底簡單檢驗之下，我們可以發覺，在開始時，顯著的閒暇與顯著的消費，是很平均地分佔金錢競爭底地盤。當經濟的發展往前進，社會的範圍增大時，閒暇遂逐漸失掉其基礎，且趨於衰落；另一方面，財貨的顯著消費，在相對與絕對兩方面都逐漸增加其重要，他們幾乎把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一切可用的生產品，全部吸收進去了。但實際的發展過程，同這理想的圖案有些不一樣。起初，閒暇佔首要地位而且較之財貨底浪費佔着很高的地位，在準和平文

化中，二者都是禮法標準中作爲因素看的財富底直接顯示。從那時以後，消費佔了勝着，直到現在，無疑問地保持着優勢，雖然遠遠沒有吸收全部最低生活資料以上的生產品。

初期博取聲望的手段要以閑暇爲最優；此種事實，只消看古代高貴職業與卑賤職業的分歧點，亦可概見。閑暇之所以尊嚴，一部份因爲牠與卑賤勞動相脫離。在古代，高貴階級與卑賤階級的分化，是根據於職業的差別；（即從事於高貴職業的爲高貴階級，從事於卑賤職業的爲卑賤階級）並且在早期準和平時代，這種傳統的差別逐漸形成爲禮法的準則。閑暇底優勢，因下面的事實而更前進，即是閑暇正如消費一樣是財富底有效的明證。實在，在某一文化階段，人類處在小國寡民，太平無事環境中，閑暇是極有實效；更秉古代賤視一切生產勞動的陋習，推波助瀾，遂至產生一個很大的無錢的閑暇階級，牠甚至限制社會產業底生產，只停在最低生活資料之上。然而產業的危運，爲何猶能避免呢？這因爲有奴隸的勞動，他們與其爲榮譽而工作，毋寧爲強制而勞動，他們生產了最低生活資料以上的東西。顯著的閑暇原來是榮譽的基礎，但牠終於衰落了；這一部份是由於消費證明財富的效能相對的增加，一部份則由於另一種勢力，即在某種程度上說，是與顯著浪費相矛盾的另一種勢力。

一五 顯著浪費與勞動的本能

這另一種因素就是勞動的本能。因為他種環境底允許，這種本能使人重視生產的效能與重視對人有用的物品。牠使人不肯暴殄天物。勞動本能，人皆有之；即在處境坎坷的人，也是具有此種本能。所以，某種消耗，在實際上無論是怎樣浪費，牠至少在表面上要尋找一種口實。在特殊情形之下，勞動本能沉沒於功名的興趣，與高貴階級和低賤階級這種差別中，這些，我們在上章中曾經敘述過。當勞動本能與顯著的浪費這法則相衝突時，則勞動本能不復堅持其本質上的效用，而反表現為「厭惡勞動」與「勞動不能審美」的意義了。按照勞動本能底性質，牠主要的而且直接的，把牠自己底要件，顯明的破壞了。牠雖則破壞了自己的要件，但那種破壞力只是一種滯鈍而弛緩的力，祇有反省觀照時，才能體驗得到。

只要是一切勞動是絕對地或經常地由奴隸來完成，則一切生產勞動底卑賤性，也是常存在於人底心目中，使勞動本能不能嚴格地採取產業的有用性的方向；但當準和平階段（有奴隸制與身分制的階段）進入和平的產業階段（有僱傭勞動與貨幣工資的階段）則這種本能發生更有效的作用。於是牠積極地形成人底一種見解，注意事物底有用性，並確定自己至少成爲人底自己滿足的補助法則。就從外表的觀察，無所事事的人們，或那些不將其自己底動機形成對人類有用的某種因素或關係的人們，已逐漸減少。這種趨向在很大的限度內，常被下面的傳統所壓倒，即直接注意於榮譽的閒暇，與對於不榮譽的有用性的避免，所以其本身僅爲欺人的外表；例如所謂的社會義務，準藝術的和準學究的^①研究，居室底裝

飾，縫紉會的活動或衣服的改良，游船、牌戲及其他各種遊戲。但是在某種環境底壓迫之下，這種本能雖然可歸於無效，然仍不能否認其存在，正如將母雞隔離其所產的鷄卵之不能否認她底孵化本能是一樣。

某種形式的有意義的活動，而同時對個人，對社會，又均不是生產的性質，這種活動是較後期的產物，正是現代有閒階級與準和平時代的有閒階級之間的差別的記號。上面已經說過，在較早的階段，統治的奴隸制與身分制主要的是集中於原始的掠奪，用於其他目的上面的努力很少。此外還可找到一種習慣的職業，專以武力的進攻或壓迫的方法，來對付敵對的集團或本集團內的低等階級。這樣，可以和緩這本能的壓力，且使有閒階級底能力不從事於實際有用的工作，而從事於表面有用的職業。在某種限度內，狩獵也有同樣的作用。當社會發展到和平的產業組織時，當土地漸被佔領，狩獵減少到很低限度時，於是尋找有意義的職業的那一種壓迫，可以在另一方向找到出路了。因為強迫勞動底消失，對有用努力的賤視也較輕了；於是勞動本能更表現得強固而有力。

一六 虛偽

人們所避忌的路線已經有相當的改變了，以前人們的精力以掠奪的活動為出路，現在則部份地參加表面上有用的工作。於是顯然無意義的閒暇，遭人非議，特別在有閒階級的某部份中是如此，他們底平

民底根性，使他們轉變其一向威嚴與閒散的傳統。但是，仍有一種榮譽的準則存在着，即輕視一切職業，輕視生產的努力，並且不允許實質上有用的或生產的任何職業成爲時尚。結果，有閑階級在顯著的閒暇中所實行的變革，多是名義的，很少是實質的。這兩種互相矛盾的需要底調和劑，就是一種欺人的虛偽。許多複雜的禮節與儀式性的社會義務都發展起來了，許多組織也成立了，不過這些組織僅是在其官樣的名稱上，表現其改革爲目的；他們來來往往，空談泛論，但他們並不會考慮他們底行爲有什麼實在的經濟價值。與這種另有目的的職業底虛偽相並行，普通（縱令不是必然的）有一種多少具有意義的努力，趨向於某種嚴正的目的。

在代理閒暇之較狹的領域中，發生同樣的變革。進步的和平階段的主婦，不像族長制度的黃金時代那樣，在顯然的懶惰之下耗費其時間，而是勤勉地管理家事了。這種家庭職務底顯著特色，我們已經敘述過。

從顯著消費底進化看來，不論是財貨的消費也好，勞務的消費也好，或者生命的消費也好，凡欲增進消費者底榮譽，必需消費得極其豪華。爲欲博得榮譽，必需是浪費的消費。如果僅僅消費最低生活的必需品，那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固然比了不能維持生活的家人，自然略勝一籌。可是從這樣的比較中，也得不到消費底標準，最多只是得到些乾燥無味的禮儀底水準罷了。生活標準的比較，也可以除開富庶以外，有其

他的原素。例如道德的、體力的、智慧的或審美的力量等的比較。這各方面的比較在今日是很通行的；而且這些比較，普通都是同金錢的比較相關聯而不能分離的。尤其是智慧與審美的表現，在今日是特別如此；所以我們時常解釋審美的或智慧的差別，在實質上是金錢的差別。

一七 消費底意義

「浪費」這個名詞底使用，在某方面是一種不幸的意思。此字在日常語言中使用時，含有一種不贊成的意思。我們之所以使用此字，無非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的名詞來形容這一類的動機與現象，並不含有「一種可惡的意義」——例如說，浪費財物或浪費生命。在經濟的理論觀點上說，這裏所說的耗費同其他耗費是一樣的正當。我們之所以稱為浪費者，是因為這種耗費，從大體說起來，於人類生命或人類幸福，殊無功效；並不是從個別消費者底觀點來看，因而說牠是浪費或努力之錯誤的使用。如果消費者願意消費，那麼消費對於他的相對有用這問題就解決了；同其他的消費形式相比較，不能因他們底浪費而受非議。無論消費者採取何種形式來消費，無論其消費的目的如何，對於他總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寧願這樣。所以，從個別消費者底觀點來看，在純經濟學的範圍內，浪費的問題是不會發生的。這裏使用「浪費」為術語，並不是非議消費者在顯著消費的法則之下，所追求的動機或目的。

但是，在其他基礎之上，日常語言中的浪費，即是對某種浪費的事件加以非議。這種直覺的含義，實即為勞動本能底宣示。世俗之憎惡浪費，正不啻說：一般人為求自己安適，必需在任何人或一切人底努力與人類的享樂中，見着有生命底增加或全體幸福底增加。任何經濟的事實，為了取得無條件的贊許，必需證明他不但於個人有用，即從人類的觀點來看也是有用。人們互相比較因而產生相對的或競爭的優點，這種優點並不能滿足經濟的意識，所以競爭的消耗亦不能得到這種意識的贊許。

嚴格的說，所謂顯著的浪費，只是限於由不快的金錢比較所引起的消耗。但當我將某種因素歸屬浪費時，並不需要實行浪費者底承認。時常有如下的事實：生活標準的某種因素，在開始時是浪費的，結果在消費者底意識中成爲生活底必需品了；而且，在消費者之習慣消耗底項目中，成爲不可少的一項了。例如地氈、銀製食具、僕役用具、絲帽、附漿亞麻布以及其他許多的珠寶與衣服等，即一明證。使用這些東西的習慣一經形成，牠們底必要性，便不因消耗的分類——如稱某些是浪費的或某些是非浪費的——而有所軒輊了。一切消耗所必需經過的試驗，須決定牠是否直接使人類的生活豐富——是否推進非個人的生活向前進。因爲這是勞動本能底判斷底基礎，而這種本能，又是任何經濟真理或妥當性底最後裁判者。這是與冷靜的常識的判斷有關聯的問題。所以，問題不是在現存的個人習慣與社會風尚的諸條件之下，某種消耗是否能引起個別消費者底滿足；而是除開已得的趣味、習慣的準則與因襲的禮儀以外，牠底結果

是否是生活底豐富與安適中的純利益。風俗上的消耗必然屬於浪費項下，因為這種習慣所根據的消耗，是可以追溯到不快的金錢比較的——即是說，要沒有這種金錢榮譽的原則或相對經濟上的成功作基礎，牠是不會成爲風俗的。

很明顯的，某種消耗爲欲歸屬於顯著的消費項下，並不需要絕對的浪費的。某種物品儘可兼有有用的與浪費的兩種性質，而牠對於消費者的效用，也可以在極不同的比例中形成他的有用性與浪費性。消費的財貨，甚至是生產的財貨，普通都顯示這兩種因素的結合體——使用性的組成部份；雖然在一般的說，浪費的因素在消費品中佔統治地位，而在生產用的物品中，則有用的因素佔統治地位。甚至有某些物品，在首先一瞥時，似乎是純粹爲觀瞻的，但至少也可以尋出其表面上有用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就是爲某種產業使用的特殊機器或工具，假若我們詳密的考察起來，也可以找得出顯著浪費底痕跡，或者至少也有爲觀瞻的習尚。如果因爲某種物品或服務底主要意義或因素，是顯然屬於浪費的，遂而斷定其有用性的不存在，這是很危險的；同樣，若見着某種主要的有用性的物品，即斷定在其價值中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浪費因素存在，這也是危險的，只不過危險的程度稍輕而已。

第五章 金錢的生活程度

一 金錢的生活程度底性質

現代社會中的大部份人民，其消耗雖超過於其肉體適舒的需要以上，但其所以如此，却不是有意來謀顯著的消費底超越，那無非是企圖在消費品底數量與質量上達到因襲的適宜標準罷了。這種欲求不是由某種嚴刻不變的標準（生活所必需達到的）所領導，也並不是除了這標準以外，再沒有刺激力。這種標準是富於伸縮性的；尤其在金錢能力增加，以及消耗質量增加的場合，這種標準，是可以無限地擴張的。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要從生活慣了的消費標準後退，較之因財富底增加而益加前進，是困難得多的。分析起來，習常消費中有許多項目差不多是純浪費的，所以牠們僅是榮譽的；但牠們一旦結合於禮儀的消費範圍以內，且成爲某人生活結構中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時，則其不易放棄，正如同維持肉體愉快的許多必需品之不易放棄一樣，甚至更進一步成爲生活與健康上的必需品。這即是說，爲精神幸福而支付的顯著浪費的與榮譽的耗費，較之爲低級的肉體幸福或最低生活的耗費，更爲不可少。要從高級的生活程度退讓下去，與從低級的生活程度更降下去，是一樣的困難；雖然前者是一種精神上的困難，而後者也許是物質的減縮，而使其肉體爲之不安。

但是，後退雖然困難，而顯著消費底進展，則頗為容易；實際上，牠是循着這方向走的。偶然有消費手段增進，而顯著消費並不增進的事：這在普通的瞭解中是需要解釋的，並且那種人們，不免有吝嗇的動機。另一方面，一般人對於刺激的反應，大抵是極其機敏的。這就是說，普通誘導我們努力的，一種消耗標準，並不是現成的平凡的消耗；而是尚未達到，或者需要某種努力方能達到的一種消費理想。動機是競爭——是一種比較之刺激力，因為有這種比較，纔能促進吾人超出儕輩。實際上，每一階級常常妒忌其上一階級，並與之競爭，而對於較低的階級，或超過甚遠的階級則很少與之相比較。換言之，即是我們在消耗中的禮儀的標準，是由上一階級底榮譽的習慣所規定；這樣，在階級差別不很顯明的任何社會，榮譽與禮儀底準則以及消費底一切標準，可以一步一步的回溯到最高的金錢階級——富有的有閒階級——底思想習慣。

二 有閒階級底例證與律令

要而言之，社會應接受何種生活方式為禮儀的或榮譽的？乃是由有閒階級來決定的；並且用例證與律令來建立最高理想形式的社會圖案，也是他們底任務。但是較高級的有閒階級，只有在一定的物質限制之下，纔能行使這種準祭司的職務。對於這些儀節要件中的任何規矩，此階級不能隨意地施行急劇的

革命或改革。要使任何改革能浸入羣衆或改變人民底習慣態度，是需要長久的時間的；尤其是文化程度較底的階級，其習慣的改革更需時間。人口移動性較小的地方，或階級間的距離較寬廣與較尖刻的地方，這種過程更慢。但如果假以時日，則有階級對於社會生活結構的方式與細節，便有較大的抉擇範圍了。但對於實質的榮譽的原則，其所能完成的改革，只限於很狹的容忍底界限以內。有階級底榜樣與教訓，對於下層階級，簡直等於命令；但在規定這種命令以爲榮譽之準則，併爲低等階級之模楷時，却受顯著浪費底法則所指導；同時，多少爲勞動本能所調和。除了這些規範以外，還有其他寬廣的人類性格的原則——掠奪的精神；這在一般性和心理的內容而言，是處於以上二者之間的。後者對於生活方案的形成，有如何的效力，且待後文去討論，此處從略。

榮譽的準則，隨各種經濟條件、遺傳以及某階級之精神成長底程度而變遷。（這裏所謂某階級是指牠底生活結構是受此準則所管理的階級而言的。）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牠在開始時，權威很高，對於榮譽底基礎要件非常真實；但如果越時既久，終於傳遞到低等金錢階級，那麼便不免與文明民族中禮貌底最後基礎相衝突，即在富裕的比較上，不能發生作用了。於是這種特殊形式的儀節，在任何條件之下，都不能保持其力量了。

在任何社會任何階級底消費準則，對於生活標準底決定，顯然有很大的關係。同樣，在任何時候或任

何社會，其所通行的生活程度，對於光榮的消耗所採取的形式，以及人底消費所企圖達到的較高程度，也有很大的關係。在這方面，公認的生活程度所行使的統治，多半是消極的性質；其作用僅是防止人們不許從已經習慣的顯著消費退却下來罷了。

三 生活程度是一種習慣

生活程度是一種習慣的性質。牠是感應某種刺激的一種習慣規模與方法。從已經習慣的生活程度後退的困難，即是破壞已經形成了的習慣的困難。所謂生活程度前進的相對容易，即是說，生活底進程是一種發展的活動的進程，而且牠時刻準備着向自我表現底抵抗力減低的地方發展。但是，當這種表現習慣，沿着某種抵抗力低的路線前進而達到完成時，就令環境已發生變化，外部抵抗力已增高，牠仍然要尋求熟習的出路。表現在某方面，有極大的便利，這便叫做習慣；這種習慣可以抵消外部環境所造成的抵抗力的增加。各種習慣或各種表現方式，是形成個人的生活程度的，不過這種習慣或表現方式，在因果相循的環境之下，有的固執性較強有的固執性較弱，而其尋求作用的環境之下，出路的發散力的程度，也有強弱之分的。

四 最低限度生活與高等欲望

若按經濟學的術語，那就是說，當人們不願減削其任何方面的消耗時，則他們對於某一方面的減縮當比其他方面的減縮，更不高興；所以任何消費，既已習慣之一後，一旦要加以減縮，則其中必有幾項消費更覺難於割捨。消費者所極力爭執的消費項目或形式，普通是所謂生活必需品，或最低生活資料。自然是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並不是嚴格規定的某種物品，並不是在種類與數量上是固定不變的；但為說明便利起見，不妨說那是包括某種多少固定量的，維持生命所必要的消費品。倘使消耗不斷的縮減，那麼這種最低限度品，總是到最後才被放棄。那就是說，個人生活關係最久而且最為深切的習慣——接近有機體的生存的習慣——是最固執，最緊要的。在這些之外，才是那些不甚規則的與等級不一的高等需要——少數個人在後期形成的習慣。有些高等需要，例如某種刺激物的使用，救濟（來世論者的）的需要或榮譽的要求，在某種場合中，超過低等的或更基礎的需要。一般說來，習慣愈久，習慣底連綿性愈大，習慣愈適合於生活過程中的舊習慣的形式，則此習慣本身亦愈堅強有力。如果人類的某種特性或傾向，是與人生活歷程有密切的關聯過，或與某種族底生活史有深切的銜結時，則習慣底力量將更形強固。

五 遺傳的適應性特性與生活結構

各人形成其各自底習慣，其難易程度不同，拋棄各種習慣的難易程度也不同，這就說明某種習慣底形成不僅是習性底久暫問題。當我們決定那一系的習慣將統治個人底生活結構時，遺傳的特性，適應性與習性底久暫，是同樣的重要。在任何社會中，風行一時的遺傳的適應性底型（*type*），或者換言之，屬於主要的人種要素底氣質原型，將決定社會生活歷程所表現的規模與形式。在個人習慣底迅速形成中，遺傳的特性是有怎樣大的影響，可由極端的容易性來解釋之，例如有些人動輒形成了酒精中毒的習慣；又如有些人有宗教的遺傳，動輒形成了宗教儀式的習慣。有一種人類環境，特別容易習慣，亦可以同樣的意義說明之，即如浪漫的戀愛是。

遺傳的適應性，各人不同；生活活動對於特殊方向的發展的難易，也是各人不同。要是習慣能適合於某種較強的適應性或較大的表現底容易性，則對於人類幸福便有很大的關係。習慣決定我們的生活標準，但當我們決定各種習慣底相對堅執性時，這種適應性的因素底作用，可以說明人們放棄其顯著消費中已成習慣的消費的不快。以這種習慣為基礎的適應性與癖性，是那表現於競爭中的適應性與癖性；而競爭的傾向——為的是畛域判然的比較——是自古生長起來的，且是人類性中的普遍特徵。牠能在任

何新形式中形成有力的活動，而且在任何形式之下，只要牠已經成功爲習慣的表現，牠便能使自己強固有力。當某個人在某種榮譽的消耗中，已經形成其自我表現的習慣時——當某類的動作在這些敏慧而深入的競爭傾向底引導之下，習慣地適應於某種刺激力時——則放棄此種已成習慣的消耗，是極度不甘的。在另一方面，任何時候，只要金錢力量的增加，使個人能發展其生活過程到較大的規模與較深的程度，則在決定生活之新發展底方向時，舊有的種族底癖性將益趨堅定。在某種有關聯的表現形式底領域中，已經是活動的一切癖性，由通行的生活結構所提供的上述諸特徵所扶助的一切癖性，由牠而使物質手段與機會容易利用的一切癖性——這些對於方式與方向是有大關係的，而這所謂方式與方向是個人底總力量底新增加所依以確定的。若用具體的術語來說，即是在任何社會，只要顯著的消費是生活結構底一個因素，則個人支付能力底增加所採取的形式，將仍是某種公認的顯著消耗。

六 富底增加與生活程度

除了自我保存的本能而外，競爭的癖性恐怕是各種純經濟動機中之最強的，最靈敏的與最堅持的。在產業社會，這種競爭的癖性表現爲金錢的競爭；就現代西方文明社會而論，實質上即是說牠在某種顯著的浪費中表現出來。所以，在肉體底基本要求滿足以後，則顯著浪費的需要，時刻準備着吸收社會產業

效能與生產品底任何增加部份，如果在現代情形之下，沒產生這樣的結果，則其理由大概是個人財富底增加太快，使消費的習慣不能與之並駕齊驅；或者是由於個人延緩了顯著消費底增加——通常的意見是提高預計中的總消耗底炫耀效果，因產業效能增加，可以用較少的勞動獲得生活資料，於是社會勞苦成員底能力，毋寧傾向於顯著消耗中的較高結果，而不是減低其更愉樂的步調。雖然產業底效能增加使緊張有減輕的可能，但緊張的努力仍未減輕；可是在經濟理論中，生活已發展到高級的或精神的需要時，則生產底增加，轉而適應這種可以無限擴張的需要。這主要地是由於生活程度中存在有這種因素，所以約翰·密爾說：「已有的一切機械的發明是否減輕了人類底日常勞苦，直到今日還是疑問。」

七 階級與生活程度

某個人所屬的階級中或某社會中，公認的消費標準決定他底生活程度。這種消費標準之所以有此決定力，那因為在人們的常識中承認牠為善與正常；人們在習慣上考慮着消費標準，使自己的生活結構與那耗費標準相同化。同時，在間接的方面，因為人們要適合於大家認為合宜的消耗規模，以免他人的指摘。凡此等等，都使消費標準有那樣的決定力。接受已在流行的生活程度而實行之，那是愉快而又便利的事，而且通常正適合於個人的舒適與人生底成功，就顯著浪費的因素而論，任何階級底生活程度，普通只

能達到牠底進款能力所允許的高度——經常地有走向較高點的趨向。所以，其給與人類活動的效果，是使人們用極單純的注意，盡量謀取最大財富的獲得，并拒絕不能獲得金錢的工作。同時，其給與消費的效果，是集中於引起他人稱譽的各方面；某些傾向與適應性，不包含榮譽意義的時間與物質的消費漸因無用而歸於廢棄。

因為這種尊視顯著消費底癖性，於是產生這樣的結果：即，大多數階級底家庭生活是相對的節省，而在衆目共見的生活則是較為炫耀。這同一癖性底第二結果，是人們習慣地將其私生活隱藏起來，不使人見。當他們私自消費時，總是不與其鄰人接觸。所以，在多數產業發展的社會，人們總拒絕他人知道其家內生活；更向前的發展，祕密與隱藏的習慣，且成爲一切社會中高等階級底重要禮節中特徵之一。在要求榮譽消耗極爲迫切的各階級，他們有較低的生育率這也可溯源於生活程度的迫切，就是他們的生活程度，是建基於顯著浪費之上的。生了小孩必須使之有榮譽的生存，於是顯著的消費，以及開支的增加必定大有可觀，而且顯受阻礙，所以顯著消費也許是馬爾薩斯人口限制論的最有效的一種動機。

無論是偷偷摸摸的減縮其消費，或者節制其生育，在這種行徑中，那生活程度的這個因素的效果，或可顯然見之於我人所研究的階級中。因爲在他們的生活特徵中，有一種假定的特殊稟賦與造詣的優越性；他們習慣地趨向於更高的社會等級，往往超過於其金錢的實力。在這種場合之下，禮儀的消耗規模也

相對地高起來，其結果，只留下很窄狹的邊際，以爲其他生活目的之用。因爲環境的壓迫，他們對於這些事件照例存在着善與正當的觀念，同時社會對於受教育的人們期望也是很高的；他們以爲那些受教育的人們，名義上雖與不受教育的人們有相等的地位，但從富裕程度與進款狀況而言，他們金錢上的禮儀的準則顯然高人一等。在任何現代社會中，如果這些職業沒有由僧侶們來獨佔，則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們，不免要與那些金錢勢力較優越的各階級相接觸。這些高等階級中所通行之金錢禮儀的高標準，移殖到學研階級中，並不減損其嚴格。其結果，這些階級，消費大部份的生活資料於顯著浪費超過於任何其他階級。

第六章 趣味底金錢的準則

一 趣味中之昂貴性的準則

上面曾屢次敘述過，消費之有規則的規範，大部份是由於顯著浪費底需要，但我們不要以為在任何場合之下，消費者所依以行動的動機，是這一原則之赤裸的與不滲雜的形式。尋常，他底動機是企圖適合於已成立的習慣，避免不利的注意與批評，他在消費品的種類上，數額上，以及品級上，但求應適大家所公認的禮儀，正如在他的時間與努力方面求合宜的使用一樣。在普通場合之下，消費者的各種動機中有這種慣行的意識存在，而且牠有直接的強制力量，特別是關於衆目共見的消費是如此。但是，即在那些不是特意炫人的消費中，也有很大的習慣的浪費因素存在，例如，內衣、某些食物、食具及其他為使用而不是為陳列的家具。如果精細地考察這些有用物品，即可以發現某些特徵，附加於原來的價值之上，從而增大了物品底商業價值，但創造這些物品時所原定的物質底有用性，却不能有比例的增加。

在顯著浪費這法則之淘汰的監視之下，產生一種大家所公認的消費法則，這一法則使消費者在其物品消費中，與時間和精力底使用中，上趨於昂貴與浪費的標準。這種慣性的長成，對於經濟生活有直接影響，對於其他方面的行為也有間接的影響。在某一方面的生活表現的思想習慣，不可避免地要影響生活

之其他方面的所謂善和正常的觀念。人們底思想習慣組成了人們內心生活，在此思想習慣的複雜有機體中，經濟的利益不能同其他的利益相隔離。例如，我們已經說過，牠與榮譽底準則是有某些關係的。

顯著浪費的原則引導思想習慣底形成，以決定其生活中與物品中何者為正當的，何者為榮譽的。這樣，此原則將妨礙其他的行動準則，這所謂其他的行動準則是不甚關聯於金錢榮譽的法則，而只直接地或偶然地有某種經濟的意義。所以，榮譽的浪費的準則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義務的觀念，美的觀念，效用的觀念，仰信或儀禮的觀念，以及真理底科學的觀念。

二 消費的支出與倫理行為底準則

我們在這裏，不需討論榮譽的支出底準則，怎樣阻礙道德行為準則底某種特殊點或特殊態度。有些人們對於別人離背道德法則，加以深切的注意，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就是他們所特別注意與特別證明的一問題。在現代社會裏，只要其社會生活底經濟與法律的特徵是私有財產制度，則其道德法則之最顯著特徵之一是財產底神聖。保持財產而使不受損壞的習慣，被另一種習慣——爲了用顯著的消費以博取榮譽而尋求財富的習慣——所阻礙，這一假定不需要堅持與解釋，亦可以瞭然。大多數對財產的犯罪，特別是大規模的犯罪，都屬於這一項。犯罪者從其犯罪行為，取得其財產底廣大的增加，然而，他常不蒙受

道德法則上所應受的懲罰與非議，這也是普通很明顯的事實。由犯罪而取得大量財富的盜賊，較之那些小竊容易逃脫法網，並且因為他底財富底增加，及其來路不正的財富底浪費，他能博得某種榮譽。他底贓物作優美地消費，這使富於儀禮觀念的人們引為同調，且能和緩他鄙視的觀念。我們還要注意一點，如果一個人對財產的犯罪，其動機是為供給妻與子底禮儀的生活資料，那麼我們例有加以原諒的傾向。如果除此以外，他底妻生活於奢侈之中，則可以原諒的餘地將更多。這即是說，我們將原諒他們的犯罪。只要這犯罪是出於榮譽的目的，就是要使他底妻，能代他履行金錢禮貌底標準所要求的、一定量的時間與物質的代理消費。在這種場合之下，因為對於某程度的已成習慣的顯著浪費，有着贊成的習慣，於是對於非議破壞所有權的習慣，遂被掩蔽這種遮蔽的程度，有時正可擴大，馴至是非的判斷不能確定。這樣的情形，在掠奪與海盜流行的地方，更為顯然。

這個問題在此無需多加研究。但我們應注意，羣集於不可侵犯的財產權底週圍的道德總體，其本身是傳統的尊尚財富心理底沉澱物。更須注意，神聖的財富之所以受人重視，無非是因為由牠底顯著的消費，可以取得榮譽。

三 顯著的浪費與信心上的儀禮

金錢的禮儀對於科學精神與學問研究的關係，將在另章中詳細討論。同樣，關於信仰的觀念，儀式的尊尚與適當，在這裏也無多述的必要。這問題也將在下一章中附帶地論及。但是，當人們形成普遍的趣味，如判斷神聖事物中何者為善，何者應該尊尚時，那榮譽消費的常習，仍然有很大的關係。所以，顯著浪費的原則，對於某些普通的信心儀式與觀念的關係，應該指明出來。

很顯明的，顯著浪費底準則中，有一大部份是可稱為信仰的消費的，例如神聖的建築物、祭服及其他與此同類的物品。甚至在現代的禮拜儀式中，神聖的建築物及其他儀式用具，都裝飾着有某種榮譽程度的浪費。只要很少的觀察或內審，即可以使我們相信，廟堂底壯麗輝煌對於信仰者底心情有巨大的高超與愉樂的影響。反之，假若神聖地方有窮乏與不潔的表示，則將以卑賤恥辱的感想來影響目擊者了。任何信仰儀式底附屬物，應該首先是金錢的。關於這些附屬物之審美的或其他的有用性，無論有怎樣的自由性，這個要件是絕對的。

四 信仰中的消費是代理的消費

在一切社會裏，特別是在住宅不甚高雅的環境裏，其當地廟宇底建築與裝飾，較之會衆底居室是華麗得多顯著浪費得多。這在一切教派與信仰，無論是基督教與異教，都是如此，尤其是較老的與較成熟的

信仰更其如此。教堂對於會員底肉體舒適，殆無所賜與。實在，神聖的建築與其會員底陋室相較，不僅對於他們底肉體幸福很少賜與，且使一切人們感覺到：凡是用在教堂上的一切可以滿足教徒的物質舒適的東西，不應為普通人們所具有；如果任何安適的因素加入於教堂的裝飾，則至少應該故作樸素的模樣。在後期的最榮譽的教堂裏，耗費不貲，然而在表面上履行着樸素的原則，以致教堂底佈置，成為苦心修行的地方。能把這種樸素的浪費的不快，不認之為內在的善與正常者，只是在信仰消費中有精細趣味的少數人們罷了。信仰上的消費，在性質上是一種代理的消費。信仰的樸素底準則，是根據於顯著消費底金錢的榮譽，而後者所根據的原則，則是代理的消費，顯然不是為的代理消費者底舒適。

教堂及其佈置，在一切儀式中有某種樸素存在，教堂裏面的神或聖靈，並非是現實的，並且對於他也不會親自使用財產以求滿足人們所賦與他底奢侈的趣味。在某些教派中，人們所賦與神底生活習慣，較接近於世俗的族長底生活習慣——這裏是把消費財視為親自底使用，於是神聖的用器底性質也有些不同。在此情形之下，寺院及其裝飾，多採現世主人或所有者底顯著消費的方式。另一方面，只要是神聖的器具僅是供神底使用，即是說，只要是由神底僕人來為他施行代理的消費，則此神聖的財貨底性質是命定着為代理的消費。

在後一場合之下，教堂底建築與器具底設備，不是為的增大代理消費者底生活底豐富與舒適，或者

無論如何至少要使人們不至於懷疑他們消費底目的是爲消費者底舒適。因爲代理消費底目的，不是要使消費者底生活豐富，而是爲的增大其主人底金錢榮譽，因爲消費正是爲了那主人而舉行的。所以，教士底祭服是非常耗費、華麗與不方便；在信仰儀式中，神底僕役不是以並輩的資格中來服侍其主人（神），他們都是樸素而不愉快的形式，而且人們覺着應該是這樣。

五 信仰的儀禮中所見的代理閒暇

不僅在合宜的耗費的信仰標準底建立中，浪費的原則侵入儀式有用性底領域。且伸入到其方法與手段，而產生代理的閒暇與代理的消費。最好的教士態度，是隔離、閒暇、淡漠、與不爲肉體的快樂所污染。自然，在不同的信仰與教會中，牠們適用底程度也是不同的。但在一切神人同形的信仰的教會生活中，對時間之代理的消費底標記是很顯明的。

在信仰儀式底外表細節中，代理閒暇底同樣普遍法則也是顯然存在，只消我們一經指明，一切觀察者便可瞭然於懷。一切儀式都有一種顯著傾向，就是所謂儀式逐漸成爲各種公式的演習。這種公式的發展，在較成熟的信仰中，更爲明顯，同時，牠們有更嚴肅、更華麗、更嚴格的僧侶生活與僧侶服制。但我們可以看見，在較新的教派底信仰方法與形式中，他們底禮拜法、服制、教堂等則是較不精密。信仰愈古舊與固定

時，則宗教儀節底演習愈成爲例行故事，而這種例行故事，是很適合於正常的信仰趣味的。這種成爲例行故事的事實，即很有理由地說明：僕人們雖做着精細的禮拜，但主人（例行故事是爲主人而舉行的）則已被推崇到那些世俗需要以上了。他們是不謀利益的僕人，唯其這樣，所以他們對於其主人，有一種榮譽的意義。在這一點上，不待言，在教士底職務與僕婢底職務之間，有一種親密的類似。無論在那種場合中，認識這種奉行故事的循例，對於我們是有趣的。這裏，在教士職務底實行中，不需要表示敏捷與熟練。

六 金錢的榮譽與神底屬性

信仰者們是在金錢榮譽底準則底傳統之下而生活，他們所信仰的神也由他們附以性格、趣味、癖向與生活習慣等屬性。經過那些凡人的思想習慣，顯著消費的原則，渲染了信仰者對神的觀念與對神的關係。在較幼稚的信仰中，金錢的美，最爲充溢，並且是澈底可以目睹。一切民族，無論其文化階段或其開化程度怎樣，關於神底人格及其習慣環境，都高興得到某種程度的確實報告。因此假着幻想的幫助，他們習慣地是將他們所崇拜的人底各特徵附會在神的身上，以彷彿其形像與生活方式。爲了要與神交通，於是接近神的方式與手段，差不多是與當時人們心目中的神聖理想相一致。按照某種公認的方法與某種物質的附屬物（在一般人底瞭解中，這種附屬物是與神性合一的）神底形像是最優美的與最有實效的。自

然，大家所公認的，可以與神交通的某種理想的舉動與器具，大部是由普遍的意見——即在人類行爲與環境中認識什麼是美什麼是寶貴的一種意見——所形成的。但這裏，我們不要做出錯誤的引伸：即從榮譽底金錢標準——這是赤裸地與直接地依賴於金錢的競爭底基礎法則——底證據，來作信仰行動底分析。也不要作出這樣的錯誤引伸，如一般所想像的那樣，用猜忌的眼光來注視神，以爲神也因為佔在金錢等第中，有一定的金錢根據與避免或咀咒不潔的地位與環境。

不過，經過詳細考慮以後，可以發見金錢榮譽的準則，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我們對於神底屬性的概念，影響我們對於與神交通的適當方式與條件的概念。我們可以感覺到，神必然是過着特別恬靜與閒暇的生活習慣。無論什麼時候，爲了說教或引起信仰上的想像，那熱誠的說教者，必定用含有詩意的想像，描寫神的風土習慣，如此使其聽衆底想像中，有一個充滿華貴與權力的標記的王座，其週圍更繞着許多侍役。在這樣普通的神底居所，其廣大數目的僕人底職務，是一種代理的閒暇，他們底時間與精力，大部份是消耗於勤勉而不生產的頌揚的演習——即頌揚神底特性與功績。至於這種繪畫底背景，則是充滿了閃爍發光的貴金屬與各種各樣的寶石。只有在宗教信仰底粗陋表現中，金錢準則侵入宗教理想，才達到這樣的極端。南美黑人底宗教信仰中，有這樣的極端情形。他們底說教者不能說及比金子廉價的任何東西，所以在這種場合，對於金錢美的固執，給與黃色以可驚的影響——因此對於較清醒的趣味便覺不能容

忍了。更有進者，在任何信仰中，莫不由金錢價值的概念，來補助儀式的適當的概念——引導人們在神聖的器具中，認識何者為正當的概念。

同樣還可以感覺到，神底僕役們不應從事於產業的生產工作；任何種類的工作——對人類有顯著用途的任何職業——不能在神底面前或神廟範圍以內進行；任何人來到神前時，不應使其衣服或神態帶有不潔的勞作的象徵，應穿着比平時較華麗的衣服；在假日，為了尊敬神或與神交通，任何人應放下一切對人類有用的工作。就是不相干的俗人，在七天中也應有一天的代理閒暇。

在上述的人類之無教育的諸觀念——在宗教儀禮與對神的關係上，何者為適宜與正當的觀念——中，金錢的榮譽準則是實際存在着，這是十分明顯的，無論在直接或間接方面，這種準則對於宗教的判斷是有影響的。

七 在美底化裝之下的浪費

這種榮譽的準則，對於消費財中的美與有用性的一般觀念，一樣有更深入與更有決定作用的影響。金錢的禮儀底諸要件，在很大限度內來影響美的觀念與物品或美底有用性的觀念。物品之所以可貴，在某一限度內，是因為牠們是顯著的浪費；人們之所以感覺牠們有用，一方面是由於牠們的浪費性以及不

合於表面的使用。

有美術價值的物品的效用，還深切的依賴那物品底昂貴性。我們用一個家常的例證，即可證明這種依從關係。例如一個手工製造的銀匙，價值十元或二十元；這比了機器製造的同樣質料的匙，並不是更爲有用些。甚至比其他更廉價的金屬如鋁的機製匙也不會更有用些，而後者的價值也許不過一、二角錢罷了。實際上，就其外表的作用而言，前者較後者只有較少的實效。但人們可以這樣說，當我們觀察這事件時，較貴的匙，其主要用途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用途，是被拋棄了的；手製匙可以取悅於我們底趣味與美的觀念，而廉價金屬的機製匙，則除了其卑下效能以外，沒有其他用途。此言誠然，但試回想一下，這種理由畢竟是近是的，而不是決定的。第一，兩種匙所由造成的不同物質各有其美與有用性，手製匙底物質較之低等金屬有百倍以上的價值，在其組織與顏色底實質的美方面，後者並不甚超過前者，在機械的有用性方面，後者也不甚優於前者。第二，如果在精密的研究之下，便可發現那機製匙，在實際上僅是手製品之巧妙的模仿，也一樣能提供線與面等之美的印象。除了熟練人底精細考察以外，普通人不能識別。但一旦被人發覺其底蘊，則此物品底有用性（包括人們以牠作美術品）將立即跌去八成九成或九成以上。第三，如果這兩種匙底外表，粗看起來，雖是一致，但如後一匙底重量較輕，而使人們證明其爲機製匙，則那種顏色與形式的一致，亦將無補於機製匙的價值，因而也不能增大使用者底美的快感——除非牠是珍奇

品或不易購得的東西，又當別論。

八 審美觀底要素與昂貴性

上述的事例，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得昂貴而美麗的器物而使用之而玩賞之，從而獲得優越的滿足，這種滿足，普通在很大的範圍內，還是我們假借美的名義而得到對於昂貴的滿足罷了。我們對於優美品之所以有較高的讚賞，乃讚賞其優越的榮譽，並不一定讚賞其美。顯著浪費底需要，在我們底趣味準則中，並不是意識地存在着，但牠確是存在而成爲一種強迫的法則，牠形成並保持我們底感覺以認識何者爲美，引導我們底辨別力以認識何者可以證實爲美，何者不可以。

在這「美」與「榮譽」相遇相混的地方，有用性與浪費性是最難作具體地辨別。儘有一個物品盡顯著浪費底榮譽的作用，同時又是美的；譬如勞動的應用，原屬於前一目的，但同時又常常可給與物品以形式與顏色的美。如果遇着下面的事實，則問題就更複雜了，例如寶石、貴金屬以及其他爲裝飾用的物質，美的有用性是其顯著浪費的有用性底先行條件。例如金子有高級的感官的美；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高貴的藝術作品，雖也有物質的條件，實具備着實質的美；此外如許多衣服材料及其他玩賞品也是同樣情形，只是其程度較低而已。若非這些物品具有本質的美，則牠們將不能使人們這樣貪求，也不能

被其佔有者與使用者視為貴重的獨佔品了。但這些物件，對於所有者之所以有用，其由於實質的美者較小，而由於榮譽者較多，即佔有牠們與消費牠們而產生一種榮譽所以成為有用罷了。

除出其他方面的有用性以外，這些物品是美的，從而有美的效用。因此之故，牠們如能為人所佔有或獨佔，牠們便將為人所珍貴了。所以牠們是被貪求而視為貴重的所有，並且對牠們的獨佔的享受，可以滿足佔有者之金錢優越的感覺，同時對牠們的鑑賞，又可以滿足美的感覺。但是，牠們底美，率直的說起來，是一種偶然，而不是由於其獨佔與商業的價值。『寶石底感覺美是很大的，但牠們底稀少與昂貴，增加牠們底優越的表現，如果牠們是廉價，則永不能有這種優越。』實在，在這一類的場合之下，除非它有顯著浪費底榮譽性，誰也不想去獨占或使用此種美麗的物品了。這一類的大多數的物品，除出一部分個人裝飾品外，有榮譽的作用，同時，還有其他一切作用，固然那所有者是否見到這一點，是另一問題。更有進者：即關於個人底裝飾，其主要作用，是使其穿着者或所有者與其他沒有裝飾品的人們比較之下，表現其華麗。美的物品底審美的有用性，不能因佔有而大大地或普遍地提高。

九 美與昂貴性的混淆

以上所討論的一般理論是這樣：任何貴重的物品如要合於我們底美的觀念，則必需兼備美與昂貴

性二者。但這還沒有說完。除此之外，昂貴性底準則也影響我們底趣味，使昂貴性底標記與物品之美的特徵相混合，且把結果的影響僅僅包括於美的崇尚中。昂貴性底標記，被認為昂貴物品之美的特徵。牠們之所以受歡迎，是因其譽榮的昂貴性底標記，牠們所提供的滿足與其所提供的美的形式與顏色相混合；所以，當我們宣稱某種物品，例如衣服，是十分可愛的，則我們分析之下，牠底審美的價值底基礎是金錢的榮譽性。

昂貴性因素與美的因素相混合，在衣服與家具中表現得最清晰。在衣服方面，榮譽準則，決定何種形式，何種顏色，何種質料等為最合時尚；違背這種準則，即是違反我們底嗜好，且認為是違反了審美的真理。我們之贊許時裝，並不專是爲了外觀。我們時刻準備着，而且大部份是真心真意地感覺到那些時尚的東西是可愛的。例如當時風尚的是光澤、勻淨與顏色素淡的物品時，則粗毛的與濃色的物品不能取悅於我們。今年流行的美麗的女帽較之去年流行的同樣美麗的帽，無疑的對於我們底感覺的投合有較大的力量；然而在二三十年以後來觀察，若欲辨別這二者之中，那一個底實質的美是優於另一個，我知道是極端困難的。還有，我們應當注意，僅從其與人爲形式的物理的排列來看，紳士們底鞋帽上的光澤，較之破袖上的同樣的光澤，並不是多有些實質的美。但一切有教養的人（在西洋文明社會）顯然是本能地與淡淡地堅執前者爲美的現象，而認後者爲違犯一切感覺，避之惟恐不及。除了審美的理由以外，如別無其他急

切的理由，則現代文明社會中所流行的高帽子是否有人戴，是極度的疑問。

一〇 階級與審美觀念

因為對於物品底昂貴性，有了長久的鑒賞，因為美與榮譽性發生了習慣的混合，於是其結果要是美麗的物品並不昂貴，便不成其為美了。這樣，發生如下的事實：例如某種花原是美的，但常被視之為雜草；其他比較容易栽培的花，則只受中下流社會的歡迎與讚賞，因為他們享受不起更費錢的花。但有錢買名花的人們，以及在花底欣賞中有更高的金錢美的觀念的人們，則又不以普通花草為滿足；更有其他的花，其本質的美雖不能超過前者，但須用很大費用來培養，且能博得愛花者激賞——那些愛花者，因受環境的薰陶，對花有特殊的趣味。

社會各階級底趣味底差別，在其他各種消費品，例如居室、家具、花園、公園等，也可以看得出來。這種對於各種物品中，何者為美的觀點的差異，不是純樸意義中的審美觀念底規則的差異。這不是物品之審美方面的實質的區別，而寧是榮譽底準則中的差別——這種榮譽準則規定某類物品屬於某階級底榮譽消費範圍以內。這是禮節底各種遺傳中的區別，消費者可以在趣味與藝術的名義之下，消費某種物品而不受非議。除開在其他基礎之上的差異不計外，這種遺傳，多少是由某階級底金錢的生活程度來決定。

一一 草地，公園，園地與植樹

日常生活供給我們許多奇異的例證，在這裏，物品之金錢美底軌範，是各階級不同，同樣，美底因襲的觀念在其表現中，與金錢榮譽的要件所養成的觀念亦不同。對於西方人，草地、淺草坪或公園，是很有趣味的，這就是一個例證。這特別投合於長頭金髮人種 (dolicho-blond) 佔統治地位的社會中之中等階級底趣味。草地，無疑的有一種感覺美底因素，成爲感覺底對象，無疑地頗投合於一切種族與一切階級底視覺；或者更無疑地，對於長頭金髮人種底視覺，較其他大多數人種更爲美麗。這種在人種因素中較之其他因素中，對草地的更重視的性質，與長頭金髮人種之其他特質相關聯，這些特質，表示這一民族，曾在長時期間是定居於潮濕地帶的游牧民族。他們底遺傳是從草地或牧場中尋求快樂，在他看來，淺草地是美的。

對於審美的目的而言，草地是牛的牧場；在今日的某些場合——週圍環境的昂貴性阻止節儉的賦與——長頭金髮人種底詠景歌，正是引牛到草地或私有牧場這事實的回憶。在這種場合，牛普通是一種很花費的豢養。與牛相關聯的節儉的暗示，是使牛不能成爲裝飾之用的有力障礙。是以在一切場合，除非是奢侈的環境否認了這種暗示，則以牛爲趣味品的事，應該避免。若是偏愛草食獸，需要牠們來充實牧場的暗示，而且那種偏愛強固到不能自休時，則牛底地位，或多或少是由其他動物如鹿、羚羊或其他外來動

物來代替。在西方人底畜牧眼光看來，這些代替物雖然不及牛的美麗，但在那場合却受他們底歡迎，這是因爲這些動物有着昂貴性或無用性，從而可以博得聲譽。無論在事實上或暗示上，牠們都不是生利的。

公園，自然與草地屬於同一範疇；牠們底最好處亦終是牧場底模仿。這種公園的最好保持法，是使牲畜去吃那裏的草。草地上的牛，其本身就增加這裏的美不少，只要人們見過佈置得最好的公園，則這一點是很明顯的。不過，這裏值得注意，就是爲表現一般趣味中的金錢因素，則很少這種方法來保持公園。最好的方法是使熟練工人在有訓練的管園人底指導之下，或多或少的來模仿牧場，但結果必然是缺少一種嚼草的藝術效果。不過在普通見解中，使一羣牲畜——暗示節儉與效用的牲畜，出現於公衆底愉快地，那是不可忍受的卑賤。用這種方法來保持園地是不很費錢，所以也是不合禮貌的。

公共園地底另一特徵是與此有同樣的意義。單純性與粗率有用性底虛偽，和昂貴性相結合而有一種熱切的表示。私有園地也表示出這同樣的形相，只要其管理者或所有者底趣味，是在中等階級底思想習慣之下養成的，或者是在高等階級底正在經歷的幼年時代的遺傳之下養成的。後期的上等階級中有教養的趣味所需要的園地，不會表示這些特徵到如此鮮明的程度。有教養的階級的過去世代與現在世代之間的趣味底差別，其理由在於經濟環境的改變。其他方面的差別，也與此一般公認的愉快場的理想一樣，也可以觀察得出來。在美國正如其他許多國家一樣，直到前半世紀爲止，只有小部分人民擁有財富，

他們用不到什麼節儉。因為交通工具底不方便，這一小部份人散在各地，彼此沒有有效的接觸。所以沒有一種基礎，使輕視昂貴性的趣味得以生長。有教養的趣味，對於卑俗的節儉的叛變是無限止的。無論什麼地方，只要純樸的美感，散見於不浪費或節儉環境的贊辭中，則牠將缺少「社會的確認」，因為那種確認，只有志同道合的羣衆纔能供給。所以，任何上等階級底意見，對於園地管理之可能的非浪費性，都不會忽略過去。其結果，在有閒階級與低級中等階級之間，關於愉樂園地底形相中的理解，沒有很大的差別。兩個階級都同樣地構造其理想，惟恐金錢的不榮譽出現於他們底眼前。

到今日，理想中的差別開始顯明了。一部份的有閒階級，離開工作與離開金錢的顧慮，已有數十年，他們人數增多，對於趣味足以形成而且保持某種意見了。其成員底移動性增加，又使他們的階級以內容易有一種「社會的確認」。在這個優越階級以內，離開節儉是如此的普通平凡，以致節儉作為「金錢禮儀之基礎」的效用，也被失去了。所以，後期上等階級底趣味準則，並不堅持浪費性的顯耀，與節儉外觀的絕對排除。於是，對於公園與園地之「自然的」與「樸素的」的愛好，使其外表建立於高級社會的與智慧的水平上。這種嗜好，大部份是勞動本能底發露；其所產生的結果，具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固定性。但牠很少是淡泊的，有時，牠所加入的因素，很少不同於上述的樸素的虛偽。

有的物品，暗示着直接的與非浪費的用途，這種粗魯的有用性的底弱點，甚至存在於中等階級底趣

味中；但這種有用性只是在「榮譽的無效果」這準則底統治之下，才能保持着。結果，牠在不同的方法與手段中，產生假裝的有用性，如拙樸的圍籬、橋梁、園亭、帳幕及其他裝飾物。有用性之虛偽的表現，與經濟美底最初暗示相差最遠，這種表現，可以從生鐵製的拙樸的圍牆、格子牆與平地上的彎曲路軌等中尋得之。

優秀的有閒階級，至少在某幾方面，已經產生了金錢美之假有用性的變態底用途。但是，真正的有閒階級、中等階級與低等階級底趣味，有了新的增進，於是更需要金錢的美以補足審美的美，甚至有些物品，是天然生長而為美的，且正因為美，才取得各階級底贊賞，然而就是對於這些物品，也同樣需要金錢的美以修飾之。

這些事件中的一般趣味，可以從大家尊尙的園藝法，與公園花壇底佈置中看得出來。在中等階級底趣味中，金錢的美超過於審美的美，這事實，可引哥倫比亞博覽會會址的改建為例證。這個例證說明着在那裏，外表的顯然浪費雖是避免了，但榮譽的昂貴性底要件，仍是有力的存在着。假若這園地底改造，委之於非由金錢趣味底準則所領導的人們，則其所完成的藝術價值，一定不同。甚至這一城市中的上等階級，不惜交口稱譽那工作底進步，那便暗示着，在這場合，上等與低等或中等階級之間的趣味並沒有多少的差別。這裏是進步的金錢文化的代表城市。其人民底美的觀念，與顯著浪費底文化原則相去極少。

自然的愛好，或許來自上等階級底趣味準則；牠有時在金錢美的準則引導之下，偶然表現出來，而且

其結果，對於思慮淺薄的觀察者似乎不合宜的。例如在美國，在無樹的地方栽植樹木，是大家所公認的慣行，但這種慣行已經成爲榮譽的消耗之一項目，馴致在樹木繁茂的地方也偏欲栽植樹木；所以在森林地帶的村莊或農民，常常把已有的樹斬除，而在街道沿邊或田圃週圍，栽植許多外來的苗木。這樣，整個櫟、榆、胡桃、樺、樺等的繁茂森林都被斫伐殆盡，而代以楓、木棉、細柳等苗木。人們覺得，若讓不花費的森林自然生長着，則將減少其尊貴性，這種尊貴性是可以完成裝飾的與榮譽的目的的。

一一一 家畜豢養中的趣味

金錢榮譽所領導的同樣普遍的趣味，在動物飼養上的美的標準中，也可以看得出來。在一般審美範圍內，牛根據這個趣味準則而佔着相當的地位，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其他的家畜，也是這樣，只要牠們對於社會有產業上的作用——例如家禽、豕、羊、山羊、輓車用的馬等均是。牠們是「生產財」的性質，能滿足有用的且常是生利的目的；所以牠們是無美可言的。至於那些在產業上沒有作用的家畜，則不是如此；例如鳩、鸚鵡及其他小鳥、貓、犬與跑馬等。牠們，普通是屬於顯著浪費的各項目，是以其性質是榮譽的，可以正當地作爲美的。這一類動物，習慣地被上流社會所寵愛，至於金錢上的低等階級——還有有閒階級底一小部份，他們反對節儉的性格，已寢假消失了——則視前一類的動物與後一類的動物有同樣的美，在美

與醜之間並沒有確定而持久的金錢的界線。

一三三 犬與貓

在美而榮譽的家畜方面，還有次要的功績的基礎，這裏應該論及。家禽也屬於榮譽的家畜一類，牠們在這裏所處的是非生利的性質。除開這些家禽而外，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貓，犬與乘騎用的馬。在這三者中，貓比較的不很榮譽，那因為牠不很浪費；甚至牠還可以盡一種有用的作用。同時，貓底氣質也不適宜於榮譽的目的。牠同人在平等的條件之上而生活着，不知道身份等級的關係，而這種身份等級，自古以來就是價值、威嚴、榮譽之間的差別底基礎；牠不能助成主人與鄰人之間的畛域判然的比較。不過對於最後一點，有一種稀少的例外，如昂哥拉貓（Angora Cat）是，這種貓因為其價昂貴，略有榮譽價值，所以，對於這種金錢根據的美，也有特別的要求。

狗在有用性與特殊氣質方面，均有牠的優越。牠在崇高的意義中，常被視為人底朋友，牠底智慧與忠實常被人所稱許。這即是說，犬是人底僕役，牠在體貼主人底心情中，無疑的有服從的天性與奴隸的敏捷。這些特質使牠適宜於身份等級的關係——這裏暫認為是有用的諸特性——除此以外，犬還有些不甚顯明的審美價值的特點。牠在家畜中，態度最為卑鄙，習慣最為不快，牠對主人做出服從與諂媚的樣子，而

對其他一切，則時刻準備着加以危害與不愉快。如是，可以知道，犬之所以博得吾人歡心者，因牠能滿足我們底支配癖；同時牠又屬於昂費項下；普通不能有什麼產業上的作用；牠在人底心目中，以榮譽的家畜而佔有適當的地位。同時，犬同我們底狩獵的想像有聯帶的關係，狩獵是一種顯耀的業務，是榮譽的掠奪的表現。

因為佔着這種優勝地位，於是犬所有的任何形體美與動作美或任何可嘉獎的心理特徵，都為人們所承認與誇張。甚至那些由愛犬者所養成的奇形怪狀的犬，也被許多人誠心認為是美的。犬底變種——其他動物底變種也是一樣——列入於審美的價值中，那種價值是以某種場合之特殊時尚底奇異性與變幻性的程度為比例的。就現有的目的而論，其身體結構之奇異與變幻之所以有等差的有用性，乃根據於其稀少與昂貴這些條件。現在一般男女所使用的愛犬，奇形犬，其商品價值，便是根據於其高度的生產費，牠們對於主人的價值，主要地是在牠們作為顯著消費之用。因為人們看到牠們底榮譽的昂貴性，所以又間接的給以社會的價值。於是由於字句與意義的代替，牠們漸成為被稱讚的與美麗的了。而且人們既不以利得的與有用的眼光看待牠們，則牠們自然成為榮譽的了；既然給與牠的注意，不是輕視的，於是習慣上附着於牠們的，便有巨大的固執性與最仁慈的性質。因此，在家畜的鍾愛中，其昂貴性的準則或多或少地離開另一種準則——即引導和形成感情與對象底選擇的準則。同樣，我們可以看到對於人的鍾

愛也是如此，雖然在這裏，這準則活動的方式有些不同。

一四 快馬與騎馬術

快馬的場合，與犬的場合，正復相同。對於產業的目的而言，牠是完全無用的，昂貴的或浪費的。無論牠有怎樣生產的用途，在社會幸福的增進中或人類生活的改進中，牠所採的方式是力量底表現與動作底微妙，以滿足一般的審美觀念。這自然也是實質的有用性。馬所具的服從的精神狀態，不像犬那樣多；但牠欣然服役於主人底衝動，使其主人能改變其環境的活力而供自己底驅使，藉以表現其自己底個性。所謂快馬，無論其程度之高低如何，至少可以做一種競賽馬；因此，牠對於主人有一種特殊的用處。快馬底功用大部在乎作比賽的工具；自己的馬能凌駕其鄰人，也足以滿足主人之支配與優越的觀念了。這種作用不是生利的，顯然是浪費的，而且也就是榮譽的，因此這種快馬得到了榮譽的地位。除此以外，真正的競賽馬，也沒有生產的功用，只是作為賭博工具而有榮譽的用途。

所以，快馬在審美上是幸運的。在這裏，金錢榮譽底準則，使人們對於馬之美麗與有用性，得以自由讚賞。快馬的外觀，表現着顯著浪費的原則，且矜持着支配與競爭的劫掠態度。還不只此，馬是一種美的動物；固然有些人們，因不屬於愛馬者而沒有訓練出這種興趣，或者其審美觀為愛馬者底判斷之道德的禁止

所停止，因而對於競賽馬並不覺得美。在沒有養成這種興趣的人看來，最美麗的馬，有這麼一個形式：就是牠在養馬者底動物淘汰的發展之下，比了競賽馬僅有較少的急激變化。當一位著作家或演說家——特別是演說技能非凡的演說家——要尋求動物底美與有用性的證明作為修辭之用時，他總習慣地注意到馬，而且普通是預先聲明他所指的是競賽馬。

我們應該注意，有些人們，對於這些事件，雖僅有普通的趣味，但於犬馬的變種，多抱有某一程度的欣賞力，這顯然是受有階級的榮譽準則所影響，而另有其捷徑的。例如在美國，有階級底趣味，務必形成英國的有階級所流行的慣行或習慣。但在這一點，犬不如馬。對於馬，特別是上鞍的馬——牠們底作用僅只在於浪費的觀瞻——一般都以為：凡馬愈成為英國式的，則愈覺美麗；因為這種慣行的原因，英國的有階級，高出美國的有階級一等，且成為美國低級有階級底模範。這種審美方法與趣味判斷中的模仿，未必是虛偽的，或者無論如何，可以說不是偽善的嗜好。這種嗜好是趣味之嚴格的與實質的保障，當牠建立在這基礎之上時，與建立在其他基礎之上時正復一樣；其差別只是在這種趣味是為榮譽的正確，而不是為了審美上的真實。

我們還當說到，模仿的觀念不僅止於馬底肉體美。牠還包括馬具與馬術，所以馬鞍、姿式以及步容也都由英國的慣行來決定。有許多偶然的條件，居然在美底金錢準則之下，形成為有力的原則。例如英國的

馬鞍及其笨拙的困難步容，就是昔時的殘留物，蓋在昔時，英國道路甚壞，泥濘遍地，故人馬經過其地，萬難有舒適的步伐。然而今日在馬術中有禮貌趣味的人，乘着半截尾的馬時，總是做着不愉快的姿勢，表示着困難的步調，這就是學着英國前世紀的乘馬術。

一五 女性肉體美的理想底變遷

不僅關於消費財——家畜也包括在內——趣味的準則被金錢榮譽底準則所混淆；關於人體美，有些方面也是如此。爲了避免任何爭論，這裏且不說到某種普遍的嗜好，例如由世俗的傳統而關聯於殷富的成年人的尊貴的（有閒的）態度與威嚴的儀表。這些特徵在某種程度內，是被認爲人體美底因素。但在另一方面，女性肉體美底某些因素，也屬於這一項，而且這些因素都是具體的與特殊的性質，可以得到各別的鑒賞。在經濟相當發展的社會裏，上流階級對於婦女的評價，是根據她們底服務，於是女性美的理想是健康與四肢強大的婦女。評價底根據是體格，面貌底結構僅居二等的重要。早洩掠奪文化中之這種理想的例證，即是荷馬詩中的婦女。

這個理想在其第二步的發展階段中，經過了一次變遷；這時候，在生活結構中，高等階級的婦女生活，成爲代理的閒暇。於是這一理想又包括某些其他特點，這些特點或者是發生於閒暇的生活，或者是同閒

暇的生活一齊前進。在這些條件之下的通行的理想，可以從武士制時代，文人詩家們對美女的描寫中看出。那時，上流社會的婦女，在因習的生活結構中，永久受着保護，很拘謹地避免一切有用的工作。武士制的，或浪漫的美的理想，主要地是在於面貌底秀美，手足底纖細，特別是腰底纖細，這是當時婦女美底代表特徵。繪畫中所見的彼時的婦女，以及現代對於武士制的思想與感情而作浪漫的模仿者，其腰之細小幾乎弱不禁風。甚至在現代產業社會裏，這同一理想仍然是相當的流行；而且在經濟與文化較不發展，而掠奪制的成份，殘留得最多的現代社會裏，這種理想最有力量。這即是說，在實質上最不現代化的社會裏，這武士式的理想保留得最多。這種多感的，或浪漫的理想底殘餘，自由地發現於大陸各國的富裕階級底趣味中。

在產業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裏，高等有階級，集富甚厚，遂致他們底婦女，脫離一切卑下的生產勞動。本來，婦女的身份，是作為代理消費者，而今在他們集團的感情中，那種身份，已漸失掉其地位。結果，女性美的理想又開始轉變，從病弱的秀美，潤澤和極端的纖細，轉到古代型的婦女，即她們仍然重視其手足及其他一切部份。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西方各國的美的理想，曾經從肉體風采的婦女轉到貴婦人，現在則又開始從貴婦人回轉到有肉體風采的婦女了。凡此等等，都因金錢競爭中條件變化，所以這些理想也就變化了。在某一時期，競爭迫切，需要康健的奴隸；在另一時期，則又需要代理閒暇的完成，亦即是顯明的無

用性，現在的情況，是後者已到了衰老期，因為，在現代產業底高度效能之下，婦女底閒暇也許算不得榮譽的標準，所以閒暇不再是最高金錢等級之固定的標記。

一六 歐洲婦女底纏腰與中國婦女底纏足

上面所說的，是顯著浪費的規範對於女性美之一般的統治。此外，還有一二種細節，值得我們敘述，這兩種細節，正是表示牠們怎樣極端地限制男子對於女性美的觀念。我們曾經說過，在經濟進化的某階段，顯著閒暇成爲榮譽的工具，於是美的理想，是秀美而瘦削的手足與纖細的腰。這些特徵及其他因之而起的身體底病態，正是表示這樣被愛護的女子不能從事任何有用的努力，所以必需受其所有者底豢養。她成爲無用的而又是耗費的，結果，她底價值是在於爲金錢能力底證明。所以，在這一文化階段，婦女們都注意改變她們底體態，以求更適合於時代所養成的趣味底要求；另一方面，在金錢禮儀底準則的引導之下，男子又盡力用人爲的方法養成女子之迷人的病態。如西方社會所通行的纏腰與中國所通行的纏足，就是這樣的例證。這二者在不曾看慣的人看來，無疑地是對身體的殘害。要是看慣了這個，便不至引起驚異了。但牠們（即指纏腰與纏足）對於男子的吸引力，是毫無問題的，牠們在男子底生活結構中，是尊貴的項目，是金錢榮譽的必要品。牠們是金錢文化美底必要項目，且成爲理想的女性美底二因素。

一七 審美的判斷

這裏所說的審美的價值，與金錢的價值之間的關聯，自然不是存在於評價者底意識中。當人們形成其趣味的判斷時，亦有注意到他所考慮的美的物品是浪費的，榮譽的，從而視之為美者；但這種判斷不是真正的趣味的判斷，這裏姑置勿論。我們這裏所要考慮的榮譽性與物體美之間的關聯，是榮譽性給與評價者底思想習慣的影響。他對於同他有關聯的對象，習慣地給與牠們以各種價值——經濟的、道德的、審美的或榮譽的——的判斷。他對於某對象的稱許態度，無論是在什麼基礎之上，將影響他對於該物品之審美的評價。尤其是榮譽的基礎與審美的基礎密切地相聯，所以這裏的影響亦特別大。審美的評價與榮譽的評價，不能像其外表那樣顯然的區別開。這兩種評價中的混淆特別容易產生，因為在語言中，物品底榮譽的價值，平常並不是用某些特殊術語來表現。結果，表示美的因素的用語，也應用於金錢價值的無名因素，於是很容易產生觀念的混淆。這樣，在一般的瞭解中，榮譽的要求與審美觀念的要求聯合為一，而且不是結合着有榮譽標記的美，是不算為美的。但是就本原的意義說，金錢榮譽底要件與美底要件，是不能在很大的程度內合一的。所以，若除去我們週圍的金錢上不適合的環境，則是或多或少的除去了美底許多因素，剩下的才是不與金錢的要件相一致的美。

趣味底基礎的規範有很古的來源，或者可以追溯到這裏所討論的金錢制度的成立以前。其結果，人底思想方式，經過過去的選擇的適應，遂使美底諸要件，大部份可由不費錢的裝置與構造而達到最優美的完成，這不費錢的裝置與構造，以直率的方式，指示出牠們所要完成的職務，與牠們完成其職務的方法。

一八 單純美與新奇

我們還可以從現代心理學的地位來考察。形式的美，似乎是一個類化（*prototypion*）之難易的問題。命題也許可以推得更廣些。如果從聯想、暗示與「表現」中，抽象出來，作為美的因素看，則一切物品上的美，意即心意依照對象所提供的方向，迅速展開其統覺的活動。不過，對於那種方向，活動為何展開為何表現呢？那因為經過長期的習慣，使心意有所偏向罷了。就美底本質的因素而論，這種習性是如此的密切而長久，以致牠不僅對統覺的形式導入一偏向，且到一種心理結構與職務的偏向。只要是經濟的利益滲入了美的體制，牠便能暗示或表現某種目的底適合，並為推知生活過程之助。在任何對象中，這種經濟的便利，或經濟的有用性——即物體底經濟的美——可以由其對於物質生活的職務與效能之簡潔明晰的暗示來發揮。

因此之故，在有用品中，簡單而樸素的，是審美上之最好的。但是，既然榮譽底金錢準則，拒絕個人消

費物品的低廉，則我們對於美的滿足，必須求之於妥協方法中。美底準則必然為其他某種條件所混淆，這些條件將成為榮譽的浪費的證明，同時牠又適應我們對於有用的與美的這種批評觀念底要求。這種補助的趣味觀念，即是新奇的觀念；這後者又有好奇心的補助，人們看待奇巧的與困難的事物時，常帶着好奇心。於是，那一種物品多被許為美麗，且確有美麗的功用，牠表示很大的技巧使見者困惑——用不相當的與難能的暗示與諷刺來迷亂觀察者——同時又表示出特別多的勞動的耗費。

還可從我們日常習慣，和日常所接觸的範圍之外，舉出例證來說明。如像夏威夷的奇異的皮外套，玻里尼西阿的某幾島上作儀式用的曲柄手斧，都是如此。這些，不待言是美麗的，無論就那種意義說都是美麗的，如牠們在形、線、色上表現愉悅的組織，在設計與結構上表現很大的熟練與技巧。同時，牠們顯然不大適合於其他經濟的目的。但是，在浪費的準則引導之下，技巧與困難的設計底演進，並不能常常產生這樣如意的結果。普通，其結果常是對於一切因素的實質的壓迫，而這些因素是美底表現，有用性底表現；或者是根據不顯著的不合理的勞動與技巧之誤用的證明。一直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物品，甚至日常衣服裝飾中的許多物品，也成爲不能忍受——除非在慣例的遺傳之下，又當例外。在家庭建築、家庭美術或裝飾品中，在各種服飾，特別是婦女與僧侶服飾中，這種技巧與昂貴對於美和有用性的代替，可以顯明地看出來。

美的準則需要型類的表現，但是，由於顯著的浪費而起的新奇，却妨礙了這種美的準則。結果，我們所愛好的物品底形相，成爲一團怪癖，而這些怪癖則又在昂貴性底準則之下而存在。

圖案對於顯著浪費的目標的適應過程，以及金錢美對於審美的美的代替，在建築的發展中有特別的影響。要想從現代文明的住宅或公共建築中，除出與榮譽浪費相關聯的審美因素外，再難尋求其他的因素。在美國，有產階級底住宅與公寓所，其前面（即正面）的變化無窮，這是一種建築重心和浪費暗示之無盡止的變化。若果就美的目的物而言，則只有那些藝術家所沒有接觸的建築底後面與兩側，才是最好的形態。

一九 顯著的浪費與財貨底有用性

上面所說的，是顯著浪費的準則對於趣味準則的影響。對於財貨——除審美作用以外，作其他用途的財貨——底有用性的觀念，牠也一樣有其影響，只是使用的術語稍有變更而已。財貨的生產與消費，旨在發展人類的生活，牠們的功用，第一就在乎牠們可以爲達到此目的的手段；即是說維持個人生活底充實——絕對意義的充實。但是，人類底好勝的癖性，使財貨的消費，成爲劃分畛域的比較的手段，於是使消費財又產生第二等效用，即相對支付力底證明。消費財底這種間接的或第二等的效用，使消費有榮譽的

性質，且使最適合於競爭的消費財，也有榮譽性質。昂貴物品的消費，是有價值的，物品中所包含的成本超過其對於機械目的的有用性所需要的成本，則這種物品也成為榮譽的。所以，物品中之過度花費的標記，成為價值的標記。反之，如果物品對其機械的目的是節儉地適應，且不包含有昂貴的邊緣——矚目判然的比較底基礎，則牠們是卑賤的，無吸引力的。這種間接效用給與高等財貨以許多價值。為要適合於有教養的感覺，則財貨中多少須包含些間接有用性。

二〇 廉價的即是粗惡的

開始時，人們是不贊成節儉的生活，因為這就是表示沒有多花費的能力，與缺乏金錢上的成功；其結果，他們陷入於鄙視廉價物品的習慣，因為這種物品是本質上不榮譽的與無價值的。時間愈往前進展，每一代從其上一代受到了浪費的遺傳，而其本身又一樣的擴大和加強這種消費財中金錢榮譽準則的遺傳。後來，我們達到這種程度，以為一切不昂貴的東西都是無價值的，甚至可以形成這樣的公式，即「廉價的都是粗惡的。」贊許昂貴與鄙視不昂貴的習慣，已深深地刻在我們的思想中，於是我們對於一切消費，都本能地拘執於浪費的昂貴，甚至關於私自消費而沒有絲毫誇耀作用的物品也是這樣。我們都誠實而無疑地感覺到，假若在日常飲食上——就令在私生活中——能用手工製的銀食具，中國的花瓷碟子與

昂貴的桌布，則我們底精神將更舒暢。從已經習慣了的，被認為有價值的生活標準後退下去，這是對於人的尊嚴之悲慘的破壞。所以，在最近十餘年來，在大餐室裏點起蠟燭來，比其他任何燈光更能使人愉快些。蠟光較之油、煤汽、電光等爲柔和，不很刺激富人們底眼。可是在三十年前，情形並不如此，那時候，蠟燭是家用中之最廉價而最適用的燈光。即在現在除了儀式用途以外，誰也不承認蠟燭光的有效與可取的。

現在還活着的一位政治家，關於這些事情曾作出這樣的結論：『卑賤的衣服作成卑賤的人。』這句格言，恐怕沒有人不感覺到他的真實性！

二二 現代的商品

在財貨中尋求多餘的昂貴性底標記，要求一切財貨應供給某種間接的或分畛域的使用性。這種習慣，使測量財貨之使用性的標準發生變化。當消費者估量商品時，其榮譽的因素與粗陋的效能的因素並不分開，二者一齊形成財貨底有用性的總體。在這種有用性的標準之下，任何物品單以物質的充實，是不夠資格的。爲了對於消費者有完全性與充份的容受性，則物品必需表示其榮譽的因素。結果，消費品的生產者，常注意使其生產品能投合這種榮譽因素的要求。他們用一切的敏捷與努力來適應這要求，因爲他們本身是在這同一的價值標準底統治之下，他們看見物品缺乏這種榮譽因素，他們也會發愁。所以，現代

任何商賈所供給的商品，沒有一種不多少包含有這種榮譽的因素。如果某一消費者要像提奧奇尼斯 (Diogenes) 那樣，從其消費中排除榮譽的或浪費的因素，則他在現代市場中，將無以滿足其最小的欲望。就令他企圖用自己底努力來直接供給他底需要，則須將其頭腦中的思想習慣排除盡淨，這縱非不可能，也是極困難的。所以他要滿足日常的需要，只好在其自製生產品中，不自覺的滲入這種榮譽的、準裝飾的、浪費勞動的因素。

很明顯的，購買者在市場上選擇物品時，多取決於物品底精巧，而少取決於其實質有用性的標記。物品爲了容易出售，則除了牠們所具有的物質的效能以外，還需要某數量的勞動，以使牠們有合宜的昂貴性的標記。我們既有一種習慣，就是使顯明的化費成爲有用性的準則，那麼這種習慣，自然發生一種作用，就是提高消費財底總成本。這使我們在某種程度內，把有用性與成本費認爲一致，且因此而反對廉賤。在消費者方面，總是堅決地企圖從購買中得到所需要的有用性；但是成爲財貨底有用性底因素和保證者的高價底要件，使他拒絕那些沒有包含顯著浪費因素的物品。

二二一 現代商品中的技巧

我們還常說到，在一般的瞭解中，消費財底大部份特徵是有用性底標記，亦即是上面所說的顯著浪

費的因素，這些特徵根據其他基礎——除昂貴性以外的其他基礎——使自己投合於消費者。就令牠們不能組成財貨底實質的有用性，牠們也能給與熟練和技巧以證明。無疑的在這種基礎之上，榮譽的有用性底任何標記，是首先成爲時尚的，接着就使其存在，成爲財貨底價值底常規因素。充份技巧底顯示，僅是這樣的作用，就令在時間上，其較遠的結果是無用的，也還是如此。對於精細作品的考慮之中，有一種藝術感的滿足。但還得說明，無論是熟練技巧的證明，或者對於目的之巧妙而有效的適應的證明，若非牠是得着顯著浪費的準則的裁可，都不能滿足現代的文明的消費者。

這裏所取的論證，正適合於消費經濟中的機器生產品。機器生產品與手工生產品具有同樣的作用，而其間的物質差別，尋常是這樣，即前者能更適當地滿足主要的目的。牠們是更完全的生產品——對於目的表示更能爲適應的手段。雖然如此，牠們仍不免爲無價值或卑賤者，乃因牠們缺乏榮譽的浪費底因素。手工勞動是一種較浪費的生產方法；所以用這種方法生產出來的物品，對於金錢榮譽的作用更爲有用；所以手工勞動底標記成爲榮譽的，而具有這種標記的物品，較之同種類的機器生產品佔較高的等級。普通，手工勞動底榮譽標記，常常是某些不完整與不規則，這是表示手工勞動者底工作的不到家。所以，手工製品底優越的根據，是某種限度的粗糙性。這種粗糙性不能太甚，太甚了，便表示技巧的拙劣，轉而證明其成本的低廉；亦不能沒有，沒有粗糙性，便與機器生產品一樣，那也是成本低廉的證明。

手工製品之所以有優越的價值，與所以能取悅於有教養者底眼光，是因其有榮譽的粗糙性，有教養的人們，對於這種粗糙性的欣賞，是具有精緻的識別力的。這需要相當的訓練，並且對於物品底形相，須形成一種正常的思想習慣。日常使用的機製物品之所以受讚賞與歡迎，完全由於其極端的整齊；因此，對於高尚消費沒有素養的一般俗人，莫不趨之若鶩。機製物品在儀式上卑不足道，此正足以證明：任何物品雖加以費錢的革新而具有的熟練與技巧，仍不足以使牠自己得到歡迎。這種改革必需有顯著浪費的準則作支持。物品形相底特徵，無論其本身怎樣可愛，無論牠對於實效的用途怎樣適合，假若牠不合適於金錢榮譽的準則，仍然是不會受歡迎的。

二三 拉斯金與摩利斯底審美觀

消費品在儀式上卑不足道或視為不潔，乃由於牠的平凡性，換言之，即是由於其生產成本底低廉，這種觀念，許多人是嚴格地保持着。對於機製物品的排斥，常常出之以排斥平凡性的方式。至於什麼是平凡性，則依人底金錢能力而定。消費平凡的物品並不是榮譽的，因為牠不能使其消費者與其他消費者之間，有所軒輊。所以對於這種物品的消費，即暗示其生活水平底卑下，人們一想到牠們，即有卑賤的感覺，這種卑賤對於有感性的人是極端可厭棄的。有些人們，其趣味極為堅強，而沒有習慣，才能或動機，以辨別各種

趣味判斷之間的基礎，於是將榮譽觀念的闡釋與審美觀念和有用性的觀念的闡釋合而爲一了——其方式上面已經說過；其結果，對於物品底美或有用性的判斷，是依賴於評價者底偏向或興趣，使他着重於那一方面。於是，間或發生這樣的結果，即低廉或平凡的標記，被視爲藝術的不合宜的標記，並且，一方是美的適合，另一方是美的不適合，都是建築在這趣味的基礎之上。

上面已經說過，現代產業社會中，日常消費之低廉的，因而又是不合儀節的物品，普通都是機製生產品。機製品與手工製品相較，其形態上的特徵，是其技巧上的更完整與其詳細設計的更準確。但因手工製品底顯著的不完整，是榮譽的，所以被視爲美或有用性之優越的標記，或兼兩者——美與有用性——而有之。因此，無怪乎一般人都對不完整表示頌揚，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與威廉·摩利斯(William Morris)便是當時這樣的熱烈代言者。根據這個基礎，他們對於粗糙性與浪費勞力的宣傳於是開始了，並且在他們之後，這種宣傳還是繼續進行。所以又有回到手工業與家庭工業的宣傳。假若在某一時期，完整的物品並不低廉，則上面所述的這種宣傳，將不會發生。

自然，我們這裏所要敘述或能敘述的，只是審美學派中的經濟的價值。這裏所作的分析並沒有鄙視的意思，主要地是描繪這學派底傾向及其對於消費與生產的影響。

二四 關於書籍的好尚

在生產中，某種偏向的趣味底成立方式，典型地表現於書籍印刷業中，這也就是摩利斯晚年所時常講到的。這在克爾謨斯各脫印刷局是如此，其在後日的一般美術製書業——活字、紙張、插畫、裝訂材料與裝訂工作——也是如此，只是有程度的差異而已。後來製書業中的生產品所提出的優秀的要求，在某種限度內，是根據於對粗糙性的接近，因為這時製書業的工作，是以其工具的缺乏而不得不應用堅硬的材料。因為這些生產品需要手工勞動，所以是更化費；在使用上，牠們較之僅注重其有用性的生產品較不方便；所以，牠們需要購買者有自由消費牠們的能力，同樣要有浪費時間與勞動的能力。在這個基礎之上，今日的印刷業者們都趨向於「舊型」與或多或少的古式的、不易讀的活字，且使其頁緣較之「現代書籍」表示出更粗糙的外表。甚至科學的定期出版物，本來除了談牠範圍內的學術外，沒有其他目的，然而對於這種金錢美的要求，仍是大大地讓步，用舊型活字與粗紙印刷，邊緣留着不切。至於一般的書籍，不僅注重其內容的實效，自然更其趨重這種時尚。於是，我們現在的書，總是多少粗糙的活字，手摺印刷的，糙邊紙，上下留着很大空白，頁緣不切，其裝訂則又極其笨拙與粗率。僅是從純粹的有用性的觀點來看，克爾謨斯各脫印刷局把這種時尚擴充到荒謬絕倫的地步，牠為現代的使用而出版的書，却用舊的拼音，用柔薄的質

皮紙與反紐裝訂着。如果要更進一步來考察美術製書業中經濟地位的特徵，我們可以注意這種事實，即這些較雅緻的書的出版部數都有限制的。部數的限制實際上是保證這種書的稀少，因之也是高貴的，且使其消費者有金錢的榮譽。

這種書籍對於趣味高尙的購買者，具着吸引力，乃因爲那些購買者承認其昂貴與優越的笨拙——雖然他們並不是自覺地這樣承認着。這裏，正如手工製品優於機器製品的場合一樣，意識上的選擇的根據是物品底昂貴與笨拙。模仿古式的書籍其所具有的優越性，認爲多由其審美方面的優越性。但是，常常也有這種情形，即上等的愛書家堅持着較古氣的書籍，較之爲媒介知識而出版的書籍更爲有用些。就古式書之審美的價值而論，愛書者底主張是不無理由的。書籍裝訂時只注重其形式的美，結果，這方面自然有相當的成功。我們這裏所要說明的，是這種設計家所依以行動的準則，乃爲顯著浪費的規範；而且這一規範，遇見不相容的任何趣味準則，便排擠不遺餘力。這即是說，古式書也許是美的，但設計者所依以工作的限制，並不是由於審美的條件來規定。生產品如果是美的，則必須珍貴而不甚合於實用。這個重要的趣味準則，在裝訂設計的場合，其最初的形式，却並不完全是由於浪費準則來形成。在某種限度內，這種準則的形成，是適合於掠奪氣質的次等表現與對於古習的崇敬，即在其特殊發展中的所謂古典主義。

在美學中，要想在古典主義的準則——或對古習的崇敬——與美的準則之間，劃一條界線，如果不

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極端困難的。對於審美的目的而言，這種差別無須乎劃分，而且實在也無須存在。就趣味的理論而言，在尚古主義中凡已為人們所公認的理想的表現——其被承認之基礎何在，姑置不論！——或可視為最好的美的因素，其為正當，更不待言。但是，就現在的目的而論——這裏的目的是決定在人們所公認的趣味準則中有些什麼經濟基礎，牠們對於物品底分配與消費有什麼意義——則這種差別不能置而不論。

二五 顯著浪費的準則沒有創造性

在消費中，一方是顯著浪費的準則，另一方面是禮節的規範。文明的消費計劃中，機器製品底地位可以指明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底性質。無論是在藝術和純正的趣味中，或者關於物品底有用性的流行觀念，這種準則都不能成為革新或創造的原則。將來牠也不能成為創造的原則，以促進革新並給與消費以新項目，給與生產費以新因素。這種原則，在某種意義上說，寧是一種消極的法則，而不是積極的法則。寧是一種規定的原則，而不是創造的原則。牠很少直接地創造或開始一種慣行或風俗。牠底行動僅是淘汰的。顯著的浪費不能直接成為變化與發達底根據，但是適合這種浪費要件，却是使那種改革——根據其他基礎之上的改革——得以留存的必要條件。無論消費的習慣、風俗與方法是從怎樣產生，牠們總是隸屬於

榮譽準則底淘汰的行動；看牠們那適應準則的程度，即可測驗牠們在其他同樣的習慣、風俗競爭中，是否能存在。在這個法則之下，假若其他的條件都相同，則較浪費的慣行或方法有較多存在的機會。顯著浪費底法則，並不能說明變化底起源，牠只能說明在這種法則統治之下，具有那種形式者，適於留存。牠底作用是使適者保存，而不是創造人們所歡迎的事物。牠底職務，是檢驗一切物品，凡物品之適於此種目的者，便毅然保持之。

第七章 服裝成爲金錢文化底表現之一

一 服裝底第一義是顯著的浪費

我們可以用例證的方法，來詳細地表示經濟的諸原則怎樣應用於生活進程中的日常事項。爲了說明這一點，服裝的消耗是最好的例證。在服裝中，財貨底顯著浪費表現得最明顯，自然，與此有關聯的金錢榮譽的原則，在這裏也得到了典型的例證。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人底金錢地位實效地表示出來，這些方法也在各地方流行。但是在服裝上的耗費，較優於其他大多數的方法，因爲我們底服裝經常是我們底金錢地位的證明，使人們一見就可以知道。實在，爲了誇耀而支出的服裝費是顯然存在，而且，與其他種類消費相較，恐怕是更普遍地被人們所遵行。我們不難肯定地說，一切階級在服裝上的大部份支出，主要地是爲的堂皇的外表，而不是爲的身體的保護。如果我們在服裝方面不能達到社會習慣所樹立的標準，則我們的不快之感，恐怕無以復加。人們寧願在其他的的生活必需品或安適品方面，大大的節省，以圖得到某一種禮儀的浪費，這在服裝方面更其是如此。所以時常有這樣的事實發生，即是在寒冷的天氣，人們爲了保持其漂亮的外表，常穿很單薄的衣服。在任何現代社會裏，服用品之商品價值，大部份是由其時髦性與榮譽性所構成，其給與穿着者的機械使用性，只占一小部分的地位罷了。服裝的需要，大部份是高等的

或精神的需要。

此種服裝之精神上的需要，不完全是，或者甚至不主要地是，爲了單純的傾向，以爲消耗的誇耀。顯著浪費準則，引導服裝方面的消費，如同引導其他的消費一樣，主要地是在於第二次的的作用，即是形成其趣味與禮儀的準則。在通常的場合，華服的穿着者或購買者，其有意識的動機，無非是要適合已成的習慣，與追隨大衆所公認的趣味與榮譽的標準。服裝不合禮節，容易惹起人們的注意與批評，故服從此種禮儀的法則，可以免去多少是非。更有進者，服裝的需要華麗，已深入於我們底思想習慣中，因此不昂貴的服裝最惹我人的厭惡。我們不用考慮與分析，即感覺到不昂貴的即是無價值的。『卑賤的衣服作成卑賤的人。』『廉價的即是粗惡的。』這在服裝方面，較之其他消費更爲恰切。在這種原則之下，無論根據於趣味或有用性，不昂貴的服裝用品，總是劣等的。我們常覺着，物品底美麗與有用性，是與其貴賤成正比例的。除出絕少的例外，無論就美或有用性說，我們總喜歡手工製的昂貴的服裝，而不喜歡較低廉的同種機製品，那怕後者對於前者的模仿非常相像。而且後者之所以不能取悅於我們底感覺，並不是因其形式或顏色的低劣，更不是觀瞻的效果低劣。就令後者對於前者模仿畢肖，幾乎亂真，但一旦察出真贋，則其審美的價值，及其商品的價值必將驟跌。不甯唯是，我們還可以肯定地說，服裝一旦察出真贋，則其審美價值的低落，正如贋品之賤於真品。牠在審美方面降低了地位，因爲牠降到了較低的金錢等級。

二 服裝的第二義是顯著的閒暇

服裝有證明支付能力之功能，但那功能不僅表示其穿着者，能消費貴重品以求肉體的安適罷了。單純的顯著的浪費物品，能盡量地發生其效能與使人滿足；牠顯然是金錢的成功證明，也顯然是社會價值的證明。但服裝則除此粗率的與初步的證明浪費以外，還有更精細的與更遠大的可能性。因為，如果牠表示其穿着者能自由地與不經濟地消費，這即是以同程度來表示他或她，不是處於自謀生活的條件之下，這裏，社會價值底證明富豐了很多。所以，爲了使我們底服裝能有效地完成其任務，則不僅需要昂貴的，還當使別人明白這服裝的穿着者，沒有從事於任何生產的勞動。我們底服裝經過了長久的進化，才能達到現在這樣完全適合於這種目的的境地，在此進化過程中，這種補助的證明也得到相當的注意。假若詳細地考察一般人所瞭解的優雅的衣服，即可以看出，這種衣服底各方面的構造，是爲了表示出一種印象，——就是穿着者不曾習慣地作過任何有用的勞動。但如衣服上有了污點或破裂，以表示其主人從事於手工勞動，則此種衣服，便不能視爲優雅或合禮了。衣服底整潔，主要地——如果不是全部地——足以表示閒暇的暗示，就是表示牠不與任何種類的產業勞動相接觸。光澤的皮鞋，毫無污點的襯衣，高而發光的禮帽以及手杖等，這些增加了紳士們底尊嚴。同時都暗示着作此種裝束的人，不能參加任何直接間接對

於人類有利益的職業。高尚的衣服之所以能有高的作用，不僅在於牠的昂貴，還在於牠能作閒暇底標記。牠不僅表示其穿着者能消費較大的價值，同時又證明他雖不生產，仍能消費。

女子底衣服較之男子底衣服，更進一層地表示其穿着者脫離生產的職業。無需論證即可肯定的說：婦女底精雅的帽子，較之男子底高帽，更使她不能從事工作。加之，她們底高跟鞋，更使她們對於極簡單而又最需要的筋肉勞動，也感極度的困難。還有婦女底裙以及她們所特有的其他穿着物，更是如此。我們所以喜歡女子穿裙的真實原因，正是這樣：牠是昂貴的，使穿着者每一轉動都不容易，使她不能從事於一切有用的勞動。此外，女子所以留着極長的髮，也是同一的理由。

但是，現代女子衣服與男子衣服相較，則不僅女子的衣服更能說明女子底脫離勞動；還有一種為男子衣服所沒有的特徵。如緊身搭卽是這種特徵底典型的例證。在經濟學中，這種緊身搭是一種對身體的損害，其作用是減低女子底活力，使她永遠而明顯地不適宜於工作。誠然，緊身搭減少了肉體的吸引力，但在另一方面又由她底華麗與病態而得到榮譽性來抵償。我們可以大概地說，在事實上，女子衣服底特徵，是阻止她們從事於有用的勞動。這裏所舉出的男女衣服底相差點，是略作例證而已。至其發生的根據，在下面還要討論。

三 服裝底第三義是時尚

我們知道，顯著浪費底原則，成爲服裝底偉大而又有統治作用的規範。在此原則之下，我們又得到第二種補助的規範，即顯著閒暇的原則。在衣服底構造上，後一原則使牠表示其穿着者不願而且不能——就方便與否而論——從事於生產的勞動。除開這兩個原則以外，還有第三個原則，也有同樣的勢力，假若我們考察這一問題，即可看到是如此。衣服不僅應該是昂貴的與不方便的，同時還應該是合時的。衣服的形式，不住的變更，我們對於這種現象，迄不能有滿意的說明。衣服必需適合於最新的樣式，而且這種樣式是一季一季地不斷地在變遷，這是誰都知道的事。但那變遷的理由則沒有人知道。我們可以十分肯定而又正確地說，這種新奇的原則，是一顯著浪費法則——之下的另一個補助法則。顯然地，如果衣服只作一季的用途，上季的衣服，不能再用於下季，則對於衣服的浪費的支出，將大大地增加。這一點是真實的，但還是消極的。這裏所能告訴我們的，只是：顯著浪費的規範，在衣服的各方面有統治的作用，所以樣式底任何改變，必需適合於浪費的要件。但牠還沒有解答，何種動機形成與接受這種流行樣式的變遷？且沒有解釋，何以在某時期，適合於某種樣式，是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樣絕對的必要？

四 時尚與審美的完整

爲要研究樣式之所以改革與發明的動機——創造的原則，我們當回到創製衣服的那個原始的與非經濟的動機——即裝飾的動機。這裏，不必討論這個動機怎樣在昂貴性的法則底引導之下而確定其自己，只消大概地這樣說，每次樣式底革新，是企圖達到某種誇耀的形式，即對於我們底形色、效能的感覺，較之舊有的更富吸引力。變遷著的樣式，正是表示牠有所追求，以求更合於我們底審美觀念。但是每個革新，必須服從那一顯著浪費法則——底淘汰作用，所以能夠發生革新的範圍，也就有了限制。凡是革新，不僅應該是更爲美麗，或更少憎惡，且應該是適合於舊有的昂貴的標準。

粗看起來，講究衣服的結果，當能逐漸接近藝術的完整。我們自然地希望着，以爲現有的許多樣式，總應有一種顯明的趨向，表示某一種或幾種樣式最適合於人底形態；甚至我們可以感覺到，我們已有實在的基礎來作這樣的希望，即經過這多年代之對於衣服樣式的努力，則今日的樣式應該是相當的完全與相當的穩定，且緊密地接近於永久可保持的藝術理想。但事實却不是這樣。我們實在很難肯定地說，今日的樣式，較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或百年前的樣式更爲適合些。反之，我們却可以放膽的說：兩千年前所流行的形式，較之今日所苦心孤詣製造出來的結構，更爲合宜些。

五 美術的衣服與昂貴性的衝突

上面所說的對於樣式的解釋，還是不充分，我們當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都知道，在世界各部份，已經有了某種相對穩定的衣服樣式。例如日本、中國及其他東方國家，希臘、羅馬及其他古代西方民族；同樣，後期的歐洲各國的農民。由許多批評者看來，這些民族的或民衆的服飾，較之近代文明服飾的千變萬化的樣式，更爲適宜，更爲藝術些。同時，牠們至少常常是較不浪費些；這即是說，在牠們的構造中，其他的許多因素，比了誇耀昂貴的因素，較容易偵察得出來。

這些相對穩定的服制，普通是嚴格地與狹隘地限制於某一地方，而且各地方都有微細而又有系統的差異。在每一場合，創造這種服制的，都是比我們更窮苦的民族或階級，特別是這些服制所屬的某些國家、某些地方或某些時期，那裏或那時的人民，或者至少是使用牠們的某階級，必是相對同一的、穩定的與不移動的。換言之，歷久不變的穩定的服制，是在下述這樣的環境之中形成的。就是在那種環境裏，顯著浪費底準則，較之今日大的文明城市，只有較小的命令力——在那些大城市裏，較易移動的與富裕的人民，才推動樣式的變化。那些國家或階級之所以形成穩定的與美術的服制，蓋亦爲地位所使然。即在牠們之間，賽富的方向，寧是顯著閒暇的競爭，而不是對物品之顯著浪費的競爭。所以，通常我們可以說，凡在某些

社會裏，如我們所處的社會這樣，顯著浪費底原則有最大的命令力時，則那裏的服制是最不穩定與最不合宜的。凡此等等，都可以說明，昂貴性與美術衣服之間的矛盾。事實上，顯著浪費底原則，與衣服之美與合宜的要件，是相衝突的。這個矛盾可以說明樣式之所以不斷的變化。——如果僅僅是用昂貴底準則或美底準則，是不能解釋這種變化的。

六 樣式是美與昂貴性的矛盾底隱蔽物

榮譽底標準，要求衣服能表示浪費的支出；但一切的浪費，則是與本原的趣味相反背的。我們已經指出心理學上的法則，就是無論何人——女子或者較男子更甚——不論對於勞力或支出都是厭惡空費，就如自然之厭惡真空一樣。但顯著浪費底原則需要無益的支出；而且從這裏所產生的衣服方面的昂貴，本質上是醜陋的。於是我們可以發見，在衣服的改革中，為避免物議起見，往往虛設理由；同時，那顯著浪費的要求務必使改革的目的不要離開那浮面的虛情。就令衣服樣式是極自由的變化，牠仍然很少或是完全不能脫離為外表作用的虛偽。時髦衣服底外表效用是一種澈底的欺偽，牠底無用性使我們感到不可忍受，所以我們尋找新的樣式作隱蔽所。但是新的樣式仍然是必需適合於榮譽的浪費與無用性。牠底無用性正如其前身底無用性一樣令人厭惡。浪費底法則所能允許我們尋到的唯一救濟方法，是那些同樣

無益與同樣不穩定的新結構。所以，終於是實質上的醜陋與樣式底不停止的變化。

七 時尚的心理

上面已經解釋了樣式變化的現象，其次，我們要把這種解釋應用到日常事項。在這些日常事項中，我們所熟知的，是一切人們無論何時，都愛好正在流行的樣式。一種新的樣式在一季中，或者至少是在其成爲新奇的時期內，成爲時尚時，則人們都覺得牠是可愛的。這種流行的樣式是被視爲美的。這，一部份是因爲牠與前此通行的不同，一部份則由於牠是榮譽的。上章中已講過，榮譽底準則，在某種限度內可以形成我們底趣味，所以一切事物只要是在牠底引導之下，都可以成爲合宜的，直到這事物底新奇性完全消滅，或者榮譽底保證轉移到具有同樣作用的另一種新奇的結構時爲止。我們對於任何時期所流行的樣式，覺得美麗，覺得愛好，那僅是暫時的與虛偽的，這只消看許多變化的樣式中，沒有一個能不受時間的淘汰就可知道了。試看六七年前的最好的樣式，我們縱不覺其醜陋，也當覺其奇異了。我們對於新奇之所以暫時愛好者，並不是根據於審美的基礎，而是根據於其他的基礎；並且正當我們底審美觀念一旦確立起來，而且反抗那個前一次的不易消化的設計時，那暫時的愛好，又將完結了。

要發展審美中的嫌惡心，多少須經歷些時間；其所需要的時間底長短，與那樣式底本質的可厭性成

反比例。樣式底可厭性與不穩定性之間的時間關係，可以推想到這樣的事態，即凡是樣式，成功得最快，交替得最快的，即對於健全的趣味，最相背馳的。所以又可以作這樣的推論，在某一社會中，特別是其中的富裕階級，其財富愈發展，移動性愈大，其人們的交接愈密切；則顯著浪費底法則在服制中愈有力量，美的觀念愈趨於停頓，或愈為金錢榮譽底準則所壓倒，樣式底動搖與變更愈快，繼續成為時尚的樣式亦將愈奇異與不可忍受。

八 女子服裝底特色與女子底身分

在上述的服制理論中，還有一點需要研究。上面所說的，大部份可以應用於男子底衣服，同時可應用於女子底衣服；雖然在現代社會，將上述各點應用於女子底衣服，更為適切些。但在某一點上，女子底衣服，本質地不同於男子的。在女子衣服上，有一種更有力的特徵，以表示其穿着者是脫離了或者不能從事於卑俗的生產勞動。女子底衣服具有這種特徵，實在很有趣味，這不僅因為牠完成了服裝的理想，而且還因牠表示着上面所說的女子底經濟的身分——無論是過去或現在的。

在『代理的閒暇』與『代理的消費』兩節下，我們曾經討論過女子底身分制。在那裏，可以看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為家主而實行代理的消費成為女子底職務；而且她們底衣服即根據這種目的而設計

的。於是，顯然地，生產勞動特別有損於尊嚴的婦女；所以製作女子衣服時，應化費特殊的勞苦，以便別人見此衣服時立刻可以想像——實際上往往是幻想——到那穿着者不會而且也不能習常地從事於有用的工作。禮節要求女子脫離有用的勞動與需要有用暇的外觀，比其要求同階級的男子更堅決。若要高貴的女子從事於有用的工作以求得自己底生活，這簡直是匪夷所思，駭人聽聞。那不是「女子底領域」。女子底領域是在家庭以內，她應使家庭美化，她應成爲家庭底主要裝飾品。但家庭中的男主人，則並不算是家庭的裝飾品。這個特徵與另一事實——禮節要求在女子衣服及其他用品中不斷地注意於昂貴的誇耀——相結合，來加強上面所說過的觀點。我們的社會，是緊接着族長社會之後的，因此我們底社會制度，規定着：女子底職能在乎證明家庭底支付能力。照現代文明生活的意象來說，家庭底名望，是由於那家庭的女子底特殊小心；因之，名譽之所由成立的榮譽的支出與顯著的閒暇，也是女子底領分。在富裕階級底生活意象中，注意於物質與勞力底顯著浪費，經常地成爲女子之唯一的經濟職能。

在經濟發展階段上，當女子還完全是男子底財產的時候，顯著閒暇與顯著消費底履行，成爲男子所要求的服役底一部份。女子底主人不是自己，她們所履行的閒暇與消費，不是爲的她們自己底榮譽，而是爲了她們底主人底榮譽。所以，家庭的女子愈不生產愈益浪費，則那一家或家庭或家庭底生活愈有榮譽。所以，不但需要女子來證明一家的閒暇生活，甚且需要女子不能從事於有用的活動。

九 高跟鞋裙帽等底意義

在這一點上，男子底衣服不及女子；這裏亦有充分的理由。顯著閒暇與顯著浪費之所以可貴，因其為金錢能力底證明；金錢能力之所以可貴，因其在最後的分析中，牠是保證着成功與優勢；所以，無論何人為了自己底緣故而成立的閒暇與浪費底證明，不能採取不適宜的形式；例如足以證明他自己底無能或顯明的不舒適的形式，在所捨棄。因為在那種情形之下，將不足以表示其優勢，僅足以表示其劣性，且摧殘了他自己的目的。是以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是浪費的支出與脫離勞動的表現，是經常地或平均地進行到相當的程度，足以表示其不舒適或降低肉體的能力時，那便可下直接的推論：她不是為自己底金錢榮譽的利益，而履行浪費的支出與造成自己的無能，而是為了其他的個人——即是她的衣食父母——而這樣做的。在最後的分析中，這種附屬關係，按照經濟的理論，必然降而為奴役的關係。

把這一般的原則應用到女子底服裝方面，且用具體的名詞說出來，則如下：高跟鞋、裙、不實惠的帽、緊身裙以及一般對於女子舒適的忽視——這是現代文明女子底衣服底特徵——等都是顯然的證明；在現社會裏，婦女經濟上仍然附屬於男子，或者在高度理想化的意識上說，她仍然是男子底動產。婦女方面所以有那樣的服裝與顯著的閒暇，其淺近的理由就在乎她們是僕人，在經濟職務底分化中，她們底職務

是表顯其主人底支付能力。

一〇 女子底衣服與號衣

在這方面，女子底衣服與家僕——特別是穿號衣的家僕——底衣服之間，顯然有相同之點。在兩種衣服上，同樣表示着不必要的昂貴性，並忽視着穿着者底肉體的舒適。貴婦人底服裝較之家僕底服裝，假若不是促成疾病，也是更進一步的促成怠惰。而且，這似乎是理所當然；因為在理論上，按照金錢文化底理想構案，貴婦原來是家庭中的僕役領袖。

一一 教士底祭服

除了一般所承認的僕婢以外，至少還有一個其他的階級成員，他們底衣服與僕婢階級底衣服相像，且表示出婦女衣服所具有的許多特徵。這就是僧侶階級。僧侶底衣服，用強調的形式以表示出一切特徵——即那些成爲隸屬的身分與閒暇的生活底證明的一切特徵。嚴格的僧侶底衣服，甚至較之他們底日常習慣，更爲裝飾的、奇異的、不方便的以及至少在表面上是極度不舒適的。同時，僧侶應脫離有用的勞動，當他們在公衆之前時，應表示着沉寂、陰沉的神色，他們好像是學了有訓練的家僕底態度一樣。他們底面，

修得很光，這也有同一的道理。在衣服與態度方面，僧侶階級與僕役階級之間的相類，正是由於這兩階級在經濟上的作用是相同的緣故。在經濟理論中，僧侶也是一種僕役，他們服侍神，穿神底號衣。他們底號衣是很昂貴的，要這樣，才能在合宜的態度中表示其崇高的主人底尊嚴。不過，這種衣服底構造，對於其穿着者只有極少，或者完全沒有肉體上的舒適，因為這是一種代理的消費，從這種消費所產生的榮譽，是屬於幻想中的主人，而不是屬於僕人。

一方面是女子，僧侶和僕役底衣服，他方面是男子底衣服，這二者之間的差別，在實際上並沒有嚴格他被遵守；但我們却不能否認，在一般的思想習慣中，這種差別確是固定存在着，自然，有不少的放縱的人們，他們盲目地追求毫無疵瑕的榮譽的服裝，破壞男女衣服之間的理論上的差別，乃至穿着褻瀆道德防範的衣服；但是，任何人都可毫無疑問地承認這種衣服是離開常軌的。我們有一種習慣，稱這種衣服爲「女子氣的」，並且可以聽到這種說法，即這樣裝扮起來的紳士就同穿得很好的僕人一樣。

一一一 緊身裙

在這服裝理論之下，還有某些明顯的差別，值得我們作更詳細的檢討，特別是在衣服之後期與較成熟的發展中，形成或多或少的顯明傾向時，更值得討論。在我們這裏所要證明的規則中，緊身裙底流行，算

是一個例外。但是詳細地研究起來，這個例外實在可以證明這樣的一個規則：即服裝中的某種特徵或因素底流行，是根據於牠有證明金錢地位的使用性。我們都知道，在產業上較進步的社會裏，緊身搭只在某一定的社會層裏才被使用。窮苦階級的女子，特別是鄉村女子，並不經常地使用牠，除非是在假日作為奢侈品用罷了。在這些階級中，女子不得不勞苦地工作，他們在日常生活是精疲力竭，如果假裝閒暇，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利益。在假日中所以偶或使用者，乃是模仿高等階級的禮貌。在筋肉勞動的下等低水平以上，凡一切有社會地位的女子——包括最富裕與最榮譽的女子在內——緊身搭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且需用到幾十年之久。這一規則將永遠適用，只要有那樣的階級，人數不多，而其富裕程度足以使他們不從事於筋肉勞動，而同時人數又不過少，足以形成一個社會集團，其成員能用其本階級內所流行的公意以供給其本階級內的行動準則底基礎。但現在已經有了巨大的有閒階級，他們佔有極大的財富，他們不做強制的筋肉勞動，也不怕人家作無益的非議；所以在這階級內，緊身搭在很大的範圍內成爲無用了。

在這個規則之下，不穿緊身搭的例外，多是表面的，而不是實際的。不使用緊身搭的人們，一部份是產業幼稚的——接近於古代的，準產業的形式——各國底富裕階級，另部份是產業較進步的國家中的富裕較差的階級。後者還不遑捨棄他們從前一個較低的金錢等級，所沿習下來的平民的趣味準則與榮譽準則。在美國新興的富裕城市裏，這種緊身搭底殘餘還常常流行於高等階級中。假若把這字作爲技術的

名詞不含憎惡的意思，則可以說，在全部繁榮的時期內——從金錢文化底低水平到高水平之間的不定的與過渡的時期——緊身搭是在很大範圍內被應用着。這即是說，在承繼着緊身搭的一切國家裏，只要緊身搭還可用以證明其肉體的弱不禁風，藉以其表示其光榮的閑暇時，緊身搭還是要繼續使用下去的。自然，這同一原則，也可以應用到其他的對身體的傷害與降低個人效能的服裝。

一三 廣告方法底變遷

同樣的某幾種東西，對於顯著的消費也是如此，不過，這所說的幾種東西只能在較小的程度內，限於衣服底各種特徵，尤其是那些對於穿着者，表現出不舒適的特徵。在過去一百年間，有一種顯然的趨向——尤其在男子的衣服方面是如此——即中止浪費的方法，與閑暇象徵的使用；此二者在以前本盡過牠們底作用，但在今日的上等階級中，繼續使用牠們已成爲額外的了，例如，附粉的假髮，金絲邊，以及經常修面的習慣。近來，在高等社會裏又復活了修面的習慣，但這恐是暫時的，是對於僕役底樣式的輕率的摹仿，我們可以斷定，這習慣底命運，定將如我們祖父時的假髮底命運一樣。

這些特徵以及其他與此相類似的特徵——如果人們習常地使用牠們，即可以使人成爲無用的這種特徵——被另外的更精細的，表示同樣事實的方法所代替了。這些方法對於有教養的小集團人是非

常明顯，這些人們對於牠們的好評，有相當的力量。早期之粗陋的廣告方法所以能存在，是因牠所宣傳的羣衆形成社會底大部份，而且這些羣衆又沒有能力來辨識富與閒暇底證明中的各種變化。當巨大的富有階級形成時，他們有閒暇來取得一種技巧以作成支出底更精細的標記，這時候，廣告底方法也精細化了。粗陋的服裝，在有高尚趣味的人看來，是可嫌棄的，因為這是表示一種不適當的欲求——達到並反映低級人民底沒訓練的感受性。對於有高級教養的人們，只有那同階級的人們，對他發出尊敬，才算是真實的結果。只要是富裕階級數量已大，或者有閒階級內部各成員的接觸已極廣泛，他們足以形成一個環境，自有一種評價，於是產生一種傾向，即排斥低級的人們，甚至不願這些低級人們爲他們底讚賞的傍觀者。由這一切所產生的結果，是一種精化的方法，一種精微的設計，以及服裝象徵底精神化。當這高等有閒階級建立了合宜的準則時，社會底其他部份也逐漸在衣服中施行改良。社會的財富與文化愈益進步，則其證明支付能力的方法愈多，遂愈益需要觀察者有進步的精細的識別力。這種更精細的識別力，是高等金錢文化之一極大的因素。

第八章 免除勞動與保守主義

一 社會進化是由於淘汰與適應

社會中，人底生活正如其他生物底生活一樣，是一種生存競爭，所以又是一種淘汰的適應過程。社會結構底進化，是制度之自然淘汰的過程。在人類制度與人類性質中，已經完成的或正在進行的進步，大概地說來，是由於最適宜的思想習慣底自然淘汰，與個人之被強制地對環境的適應過程，這所說的環境是隨着社會底發展與人類制度的變遷，而繼續變遷的。各種制度本身，不僅是淘汰與適應過程——這個形成了精神態度與適性的統治形式——底結果；同時，牠們又是人類生活與人類關係底各種特殊方法，所以也是淘汰之有力的因素。這樣，變動不居的制度，更使適者生存，即進一步造成個人底淘汰，且因新制度的形成，使個人氣質與習慣對變遷着的環境，有進一步的適應。

形成人類生活與社會構造底發展的諸力量，歸根結蒂地說，可用生活組織與物質環境的名詞說明之；但爲本書的目的起見，這些力量最好是用環境以及人類這些名詞來說明。這裏所謂環境，一部份是人的環境，一部份是非人的環境，這裏所謂人類，是多少具有肉體與智慧的組織的。就綜合的或平均而論，這種人類多少是可變的；不消說，主要地是受保存優良變種這一原則的約束的。優良的變種底淘汰，或者在

極大的程度內，是一種原型的淘汰作用的保存。社會底人口是各種不同的人種分子的混合體，在這種社會底生活史中，無論那一點，都是一種或數種比較能持續而又穩固的原型或氣質佔着統治的地位。當時的環境，包括當時尚在實行的各種制度，也許能幫助某一原型性質得以殘存與統治，這樣淘汰出來的人種原型，對於過去遺傳下來的制度，也許會繼續加以改革，且將在很大的限度內，按照自己底嗜好而形成制度。但是，除了相對穩定性質的原型與心理習慣之間的淘汰以外，無疑地在一般的適性——統治的人類一原型或諸原型底特徵——範圍內，還同時有思想習慣底適應過程。在任何人種底根本性質中，由於相對穩定的諸原型之間的淘汰，可以產生變化；但是，對於某一原型以內的詳細的適應，與對於某種社會關係的習常的諸見解之間的淘汰，也可以產生變化。

二 社會底發展與制度底變革

然而就本書的目的而言，適應過程這一問題——所謂適應過程，或者是氣質與性質底諸穩定的原型之間的淘汰，或者是人底思想習慣對於變遷着的環境的適應——是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各種制度由某種方法而變遷而發展這一事實。各種制度必然隨着環境底變化而變化，因為牠們在本質上是適應某種刺激力的一種習常的方法，而這所謂的刺激力又是變遷着的環境所供給的。這些制度底發展，即是社

會底發展。各種制度，在實質上，是關於社會與個人底某些關係與某些職能的思想習慣；並且，由於某一時期內，或某一發展階段內，諸制度底總體而形成的生活結構，在心理學方面說來，可以概括為一種流行的精神狀態，或流行的生活理論。就其普通的特徵而論，這種精神狀態或生活理論，在其最後分析中，仍可用流行的性質原型來說明之。

經過淘汰的與強制的過程，由於對人類習常的見解的影響，與改變或鞏固由過去承襲下來的觀點或心理狀態，於是今日的環境即形成明日的制度。這樣，引導人類生活的諸制度——換言之即各種思想習慣——是從較前的一時期接受下來的；無論相隔多久，總是由過去形成與由過去接受過來的。各種制度都是舊過程底產物，都是適應於舊的環境，因此，永不能完全適合於現在的需要。因此之故，淘汰的適應過程，永不能捉住變遷不居的環境，而這種變遷是任何時候都發生於社會中的；因為，環境、地位與促成適應與淘汰的生活底緊迫，都是天天在變化；而且每一個社會環境一旦成立以後，即又趨於破滅，在發展過程中前進一步時，這一進步即又引起環境底變化，而這新環境又需要新的適應；於是這一進步又成爲分離點，從此出發以尋求新的進步，如此不斷地前進。

我們應該注意，雖然這是自明之理，今日的諸制度——現在爲大家所公認的生活結構——是不完全適合於今日的環境的。同時，人底現存的思想習慣，除了環境強制牠改變外，常趨於無限的固執。所以，這

樣遺傳下來的各種制度，各種思想習慣，各種觀念，各種心理狀態與適性等，其本身即是一種保守的因素。這是社會惰性底因素，心理惰性底因素與保守主義底因素。

社會結構向着已改變的環境，而實現其變遷、發展與適應。而且這種步驟，是經過社會中某些階級底思想習慣而變遷的。或者，歸根結蒂的說，是經過各個人底思想習慣底變遷的。社會底進化，實際上是各個人在環境底壓迫之下的心理適應底過程，這些新環境，不能忍受那些在過去舊環境中所適用的思想習慣。這個適應的過程，究竟是一個淘汰的過程與持續的人類原型底殘餘，抑或是個人適應的過程與已經取得的特性底繼承？這樣的問題，就本書的目的而論，是用不到加以重視的。

三 社會進步底可能性

社會進步底形成，特別是從經濟理論的觀點看起來，是不斷地企圖使「內部諸關係最確切地順應外部諸關係。」但這種順應，永久不能固定地建立起來，因為「外部諸關係」是跟着「內部諸關係」中所進行的「不斷的變化而經常的變化的。不過其接近的程度是依賴順應底難易而有大小的差別。在任何場合之下，人底思想習慣對於已變更的環境，懶得做第二次的調整，只有在新環境的強制之下，使已成立的觀念發生動搖時，這種第二次的調整才有可能。各種制度與各種觀念，對於已變更了的環境作第二次的

的調整，乃無非是適應外面的壓力；那本質上，是對於刺激的一種反應。所以，第二次調整底自由與難易——社會構造中發展的能力——大部分是靠那一時代的環境對於各個人的影響程度——各成員被環境底強制力所影響的程度——如何以爲斷。假若社會底某部份或某階級，在某方面逃避了環境底影響，則這一部份或階級，將更緩慢地使其觀念或生活結構適應於一般已改更的環境；甚至將有阻礙社會變革的趨向。在造成變遷與再順應的經濟力方面，富裕的有閒階級，是處於這種隱避地位。我們可以說，使制度作第二次調整的各種力量，特別是在現代產業社會裏，在最後分析中，差不多完全是經濟的性質。

四 經濟的緊迫需要

任何社會可以看做一種產業的或經濟的機構，這種機構底構造，是由各種經濟制度形成的。此種制度，不過是慣常的多數方法，就是人們生存於物質環境之中當其與之接觸時，便發生社會的生活過程，而進行這種社會的生活過程的各種方法，便是制度。在某一環境中，人類活動的方法一經形成，則社會生活自身，對於這些習常的方向將表示其某種輕易性。社會既由過去學得方法，並體現於那些制度之中，於是爲維護其生命，不惜利用環境底各種力量。但是，人口逐漸增加，人類支配自然力的知識與技能逐漸擴大，則各成員之間其習常的關係方法，與進行整個集團生活的方法，再不能像以前那樣產生同樣的結果；也

不能像以前那樣，在各成員之間，用以前的同樣方式或同樣效果來配置生活條件。如果集團底生活進程所依以進行的結構在前一環境之下，能在效能與輕易性方面，給與最高可能的結果——自然是在環境允許之下——則這同一生活結構在已變遷了的新條件之下，將不能產生以前那樣的最高可能的結果。在人口、技術、知識已經變革了的條件下，根據舊結構而進行的生活底輕易性，也許不會就此降低；不過結構一經變更，總不是十足地適合於已變革了的環境。

集團是由許多個人形成的，集團底生活即是許多個人底生活，不過至少在表面上，是分頭進行着罷了。集團所公認的生活結構，便是各個人底集合體底公共觀念，如對於人類生活中何者為正、善、便、與美是。生活條件底再分配，是發生於適應環境的方法底變化；在這再分配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結果，不是集團生活底輕易性中的同等的變化。變遷了的條件可以為整個集團增加生活底輕易性，但再分配却常常是替某部份成員減少生活底輕易性或豐富性。一種技術的，或人口的或經濟組織的進步，至少是需要某部份成員改變其生活習慣；除非他們不輕易而有效地加入這種已變革了的產業方法，又當別論。而且在這過程中，他們將不能在舊有的觀念中討生活——如對於何者為正當、何者為美等生活習慣也得變更了。

無論何人，只要他是必需改變其生活習慣與其對同伴的關係，則他將感覺到兩種生活方法的差別，一種是新生活條件所要求的，一種是他所習慣了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只有處在這種境地的個人，有最活

激的刺激力來改造已成的生活習慣，與最容易接受新的標準；而且只有由於生活資料底需要，人們才能處於這種境地。環境對於人類集團所施行的壓力，使集團底生活結構發生第二次的調整；牠以金錢緊迫的形式，打動集團成員。而且正是因為這一事實——外表諸力都大部份轉變為金錢的或經濟的緊迫的形式，我們才能說，現代產業社會中，引起制度底再調整的諸力，主要地是經濟的諸力；或者更專門化的說法，這些力所採取的形式是金錢的壓迫。這裏所說的第二次的調整，本質上是人底觀念底改變——如何者為善與正當，而人底觀念所賴以改變的工具，則大部份是金錢緊迫底壓力。

五 進步與復歸

人類觀念——如對於人類生活以何者為善與正當——底變革，普通是很緩慢的。特別是所謂進步的這種變革，更是如此；這即是說，從古昔的境地而向前的出發，從社會進化中的某一分離點而前進的出發，更是如此。反之，退步，即趨近於該民族在過去久已習慣了的地位，則是較為容易。如果由過去的某地位而向前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於人類原型——牠底氣質是不合於前一時期的地位——底代替，則更是如此。

在西方文化史中，緊接於現代的前一文化階段，是本書中所稱的準和平階段。在這準和平階段中，身

分的法則在生活結構中是統治的特徵。這裏不需要指明，今日的人是怎樣顛覆那一階段所特有的統治的精神狀態與人的隸屬。可以說那一切是被今日的經濟緊迫所中止，而不是由於心理習慣來消滅的，因為這所謂心理習慣是完全適應於近日所發展的諸緊迫性的。在形成西方文化的一切主要民族底生活中，經濟進化中的掠奪階段與準和平階段，似乎經過很長久的時期。所以，那些文化階段所特有的氣質與性癖，達到很強固的程度，以致對於這些心理構成底諸特徵的急速傾覆，對於任何階級或社會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是這一階級或社會需要離開維持現存思想習慣的諸力底作用而前進。

當各個人，或者甚至是很大的集團，從高級的產業文化分離開來，而處於低級的文化環境，或更帶原始性質的經濟境地時，他們很快的表現出退步或復歸，趨向於掠奪時代所特有的各種精神狀態；而且事實似乎是這樣，即長頭金髮的歐洲人，與那些同西方文化有關聯的民族相比，具有退向野蠻文化的較大的容易性。這種小規模的復歸底例證，在後來的移民史與殖民史中可以看出。假若不怕觸犯愛國主義的精神——這是掠奪文化時代的特徵，而出現於現代社會中則成爲最顯明的復歸底標記——則美國的殖民地可以舉來作爲大規模的復歸底例證。

六 有階級是保守的階級

有閒階級大部份是避免了現代任何高度產業社會中所流行的經濟力底壓迫的。爭取生活資料的緊迫，在這一階級，較之其他階級是不很着重的。因為牠有這種特殊的地位，其結果，牠成了社會中最無作用的一個階級，最不能適應各種需要，就是制度已經進步，產業環境已經變革，需要他們再為適應時，他們也是不能適應的。所以有閒階級是保守的階級。社會之一般的經濟條件底緊迫，並不自由地或直接地壓迫這階級的成員。嚴格地說，他們不是產業社會底一個有機部份，他們並不是被迫促着來變更其生活習慣與對外部世界的觀點，以適應已經改變了的產業技術底要求。所以在這一階級的成員中，經濟的緊迫不易使他們對於現狀發生不安，然而只有這種不安，才能使人們拋棄其有舊的觀念與生活方法。有閒階級在社會進化中底職務，是阻礙進步與保守一切陳舊的事物。自然，這不是新奇的議論，一般的公意早是如此。

「富裕階級在本質上是保守的，」這可說是流行的信念。這種信念已為一般人所承認，並不需要很多理論來解釋這階級在文化發展中所處的地位與關係等。假若對於這個階級的保守主義，加以解釋，則這種解釋普通是傷感情的，就是富有階級是反對革新的，因為維持現狀對於他們是有傳統的利益的，一種無價值的利益。這樣的解釋，並沒帶有無價值的機動。這一階級反對文化結構中的變化，可說是本能的大體上並不是依據於物質利益的打算的。他們對於背叛舊有的作事方法或觀察方法抱有反感，這可說是

本能的反感 (Reversion)，這種反感是任何人所具有，且只有由環境底壓迫才能克服牠。一切生活習慣與思想習慣底變革都是討厭的。這裏，富有者與普通人之間的差別，不在於動機的不同，並不是富有者底動機鼓勵保守主義以對抗要求變革的經濟力。富人們，不像其他人們那樣容易服從革新的要求，因為他們沒有環境迫着他們這樣做。

七 社會的聲望與保守主義

富裕階級底保守主義，是一個明顯的特徵，以致牠被人們認為尊嚴底標記。既然保守主義成爲富有者底特徵，成爲社會之較有榮譽的一部份人底特徵，於是牠也就具有一種榮譽的與裝飾的價值。牠底效用已達到很高的程度，就是只消人們固執着保守觀念，便被認爲尊嚴；凡想在社會聲望中不受非議的人，必得服從牠。因爲保守主義是上等階級底特徵，所以又是合禮節的；反之，革新是低等階級的現象，所以是卑賤的。因爲本能的反感與排斥，而離開一切社會革新派，在這種本能的反感與排斥中，第一的與最淺近的因素是蔑視改革的觀念。所以，有時候雖則有人承認革新家的主張，本質上頗有價值——也許革新家所要診治的病象，就時間、空間或個人關係而論，是離他很遠，——但他仍然不能不感覺到與革新家相携手，至少是不合口味的，所以對於他們應該敬而遠之。革新簡直是一個壞的形式。

富裕的有閒階級底習慣、行動與觀念，足以爲其他階級的模楷；因其如此，使這個階級底保守影響更爲重大。一切榮譽的人們，必然服從他們底領導。所以，富有階級因其地位崇高，足以表率羣倫，對於社會發展，遂發生一種阻礙的影響，其影響之大，遠超過於這一階級的數量上的比例。牠底有效的榜樣，促進其他各階級更堅決地反對任何革新，使人們底愛好，拘泥於前代所遺傳下來的各種制度。

八 制度變革底困難

採取世俗的生活結構，以求更適合於時代的需要；這是有閒階級所欲加以阻止的。在這一點，有閒階級，還有第二種方法，以完成其影響於同一的方向。這裏所謂第二個方法，並不是嚴格地應屬於「本能的保守主義」和「新思想方式的排斥」的範疇。但最好在這裏還是討論一下，因爲牠至少與保守習慣有許多共同點，且亦妨礙革新與社會構造底發展。流行於任何時代與任何民族中的禮法，因習性與習慣，多少總帶有整個有機體的性質。所以，生活結構底某一部份的變化，即令不是全體的改組，也必包含其他許多部份底變化或第二次的調整，當已發生的變化，只直接影響於這結構底一小部份，則其招致因習性底構造的混亂，也許是不顯明的。但就在這種場合，一般結構的混亂——多少是深入的——還得隨着發生。另一方面，如果一種改革包含着重要制度底廢止或徹底的改造，則其結果，便覺整個結構將發生嚴重的混

亂。所以人們對於某主要因素底新形式的適應，覺得是一種痛苦而緩慢的過程，縱令不是可疑的過程。

要驟然變化因習的生活結構底任何特徵，是困難的多。爲要瞭解這一點，我們只須指出：假若在任何西方國家，一夫一妻制，男系親族制，私有財產制，以及有神論等，一旦廢止，將產生如何現象。或者指出中國的祖先崇拜，印度的等級制，非洲的奴隸制以及回教諸國中的兩性平等制度的廢止，又將產生如何現象。不待說，在這些場合中，無論那一項，均可攪亂一般結構的混亂。爲要完成這樣的變革，則除開該項目以外，還須對於全結構底其他部份，如人底思想習慣，加以極廣泛的變革。排斥此種革新，其結果是拒絕外來的生活方式。

善良的人們對於離經叛道，往往引起反感，這是日常經驗中所常見的事實。我們常常聽到有許多人，他們對於社會給與有神益的勸告，他們堅決地主張說，假若外國教會一經廢除，離婚益臻容易，婦女普選制見諸實行，酒類底製造與販賣一經禁止，遺產制度一經廢止或限制，則從這些比較小的變革中，社會將受到極廣泛的痛苦。他們說，這些革新中的任何一個，「將澈底地搖動社會的結構，」「使社會進於混亂，」「破壞道德底基礎，」「使生活成爲不可忍受，」「紊亂自然的秩序。」這些說法，無疑的是誇張的性質；但同時，正如同其他的誇張一樣，牠可以證明將要產生的結果底重大性。這一類的革新，引起現成生活結構中的混亂，其影響所及，較之爲人類利便而設立的許多結構中之一孤立項目底改變，當能產生更

嚴重的結果。在重要事件底改變是如此，在不很重要的事件的變革也是如此。只不過其程度不同而已。對於變革的反對，大部份即是對於第二次的調整的反對，因為任何變革都是需要第二次的調整的。某一文化或某一民族底諸制度底連繫性，常使人類思想習慣中對於變革之本能的反抗更加強，甚至關於極小重要的事件，也是這樣。

九 革新與經濟的餘裕

人類的各種制度，是互相連繫的，故人們的厭惡心如果增高，則其結果，從事任何革新時，當耗費更大的精力，以完成其第二次的調整。要改變現成的思想習慣，不僅是乏味的，而且要調整舊有的生活理論，還需要相當的精神的努力——要在新環境之下保持個人底本分，多少需要長期而勞苦的努力。在這一過程中，須耗費相當的精力，而且，為要得到成功的收穫，須耗費更多的精力，超出乎日常生活鬭爭所需要者之上。結果，進步被營養不良與勞瘁過度所阻礙，正如奢侈的生活使人們感不到現狀的不滿而阻礙其進步一樣。赤貧的人們以及那些全部能力都被日常的生存鬭爭所吸收去了的人們，都是保守的，因為他們沒有精力來考慮將來；同樣，太富裕的人們也是保守的，因為他們對於現狀不會發生不滿。

根據這一前提，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有階級的制度之所以能使低等階級成爲保守者，是因那個

制度盡量地吸收低等階級底生活資料，減少他們底消費，所以也是減低他們底能力，以致他們沒有能力來學習與採取新的思想習慣。金錢天秤底上端是財富底積累，其下端則是貧乏。所以，人民中底廣大的貧乏，是任何革新底一個嚴重障礙，這是普通的事實。

一〇 有階級與社會進步

不平等的財富分配，可以為革新底直接障礙。此外，又有間接障礙能產生同樣的結果。我們已經知道，上等階級樹立榮譽準則以為有力的榜樣時，他們是助長顯著浪費的實施的。自然，在各階級的禮儀標準底主要因素中，都有顯著浪費底流行，這不能說完全是看富裕有階級底樣，但無疑地，因為有那一階級底榜樣使顯著浪費底實施與堅持，益發加強了。在這方面，禮儀底要求，是很廣大而強烈的；是以甚至有許多階級，他們底金錢地位雖則可以過較好的生活，但他們不肯謀肉體的舒適與生活的豐富，寧願節省下來作為顯著的禮儀的消費。更有進者，即有剩餘精力，亦常用以獲得某種財貨，作為顯著的消費或顯著儲藏之用。結果，金錢榮譽底需要是趨向於第一，除了顯著的消費外，只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第二，除了維持最低限度的肉體需要以外，吸收一切可以利用的剩餘精力。總之，其全部的結果是加強社會底一般的保守性。有階級制，間接地阻礙文化的發展：第一，由於這階級本身底惰性；第二，由於顯著浪費與保守主

義底久而有效的榜樣，第三，間接地由於這制度所賴以成立的財富之不平等的分配。

除此以外，還常說到，有閒階級之所以要保持現狀，是爲了他們底物質的利益。在任何時期所流行的一定條件之下，這一階級是處於特權的地位，所以背離現存制度，不僅就是背叛本階級，而且是損害本階級了。這一階級底態度是由某階級利益來決定，所以牠底態度是很獨特的。這樣，這一階級底本能的偏向，有這種圖利的動機來補助，其保守性遂更加強烈。

我們說：有閒階級是代表社會組織中的保守主義與退步，并加以傳播的。自然，這個說法，並沒有絲毫毀譽存乎其間。這一階級所行使的障礙作用，或者是有利的，或者是有害的，但不論如何，這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事實問題。保守主義底代言者們所主張的觀點（如關於政策的問題）或許是真理，他們說，如果沒有保守的富裕階級對於革新加以頑強的反抗，則社會的革新與實驗將驅使社會進入不能忍受的不穩定狀態；其唯一可能的結果，當爲不滿與不幸的反動。這一切，出乎我們這裏所討論的範圍以外，暫不多究。

一一 凡存在的都是正當的

對於有閒階級的障礙，也許有種種的非議，又對於輕率而革新，也許有阻止的必要，但這些姑置不論，

但就事情底本質而論，有階級向來是懶得適應環境，就是他們不喜歡社會進步或發展的。這階級底特殊態度，可以用下面的格言總括出來：『原有的都是正常的。』但是，若以自然淘汰的定律應用於人類制度，則這句格言應該是：『凡舊有的都是錯誤的。』固然今日各種制度，對於今日的生活目的，並不是完全錯誤的，但就事情底本質而論，在某種限度內是錯誤的。牠們多少是不甚適合於現狀的生活方法底結果，在過去的發展底某階段上，這種生活方法是流行過的，牠們之所以是錯誤的，並不是因為在過去環境與現狀之間有了時間的隔離。自然，這裏所使用的『正常』與『錯誤』（right and wrong）兩個術語，並沒含有應該與不應該的意思。僅是從進化的觀點（沒有道德的意味）來使用牠們，就是要指出牠們對於有效的進化過程，是適合還是不適合。有階級的制度，因其階級利益與階級本能的力量，與其慣例和榜樣的緣故，使現存的壞制度得以苟延殘喘，甚至他們擁護『退步』，使今日的社會退到古昔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較之現存制度，更不適合於現存環境底需要。

一一一 有階級底社會的職能

保守主義雖是那樣趨向於復古，但制度底變革與發展仍然是事實。各種思想習慣與各種風尚有一種積累的發展，即生活方法與習性有一種淘汰的適應。在這裏，我們應該說到，有階級，除了妨礙發展的

職務以外，還有領導發展的職務。某些制度，主要與直接地是經濟的性質，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即有閑階級對這些制度的關係。這些制度——經濟結構——按照其在經濟生活中所盡的作用底不同，大約可以分爲兩類。

如果用古典的術語來說，牠們是一種取得的或生產的制度；如果轉譯爲本書以前各章所使用的名詞，則牠們是金錢的或產業的制度；或者更用其他的名詞，則牠們是有傷感情的即劃分畛域的，或無傷於感情的即不劃分畛域的制度。前一類是與商業（Business）有關；後一類是與工業（Industry）有關——後者是就此字底機械的意義而言。後一類通常並不算作制度，這因爲牠們多半不直接關聯於統治階級，所以也就很少成爲立法與會議底題材。牠們之所以受人們的注意，普通是從金錢的或商業的方面受人接近，即是從經濟生活方面——現在佔領人們底主要注意力的，特別是佔領上等階級底注意力的方面——受人接近罷了。上等階級在經濟事務中，只注意商業的利益，同時，這也就是他們對於社會事務的注意。

有閑階級（即是有產的，非產業的階級）對於經濟過程的關係是一種金錢的關係——取得的關係，而不是生產的關係；剝削的關係，而不是服務性的關係。間接的，他們底經濟的職務，對於經濟生活過程也許是極重要的；我們這裏並不蔑視有產階級或企業家底經濟職能。我們所要說明的，是有產階級對於

產業過程與經濟制度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性質。他們底職務是一種寄生的性質，他們底興趣，是保持他們所有的一切，與盡量把一切可以轉為已有的即轉為已有。在這個掠奪原則或寄生原則底淘汰作用之下，實業界的慣例於是發展起來了。牠們是所有權的慣例，是古代掠奪文化底派生物。但這些金錢的制度不能完全適合於現在的環境，因為牠們是從過去環境之下發達過來，而過去的環境與今日的環境有些不同的。即就金錢的效用性而論，牠們也是不甚適合的。產業生活既已改變，獲得方法當然也得改變；而且富裕階級在某限度內，也樂得適應金錢的制度，以圖取得其私人的最大利益，因為這裏所謂私人的利得是與產業進程不相矛盾，而且是產生於產業進程之中的。所以，有階級在制度發展的領導中，多少有一種一貫的傾向，即企圖適應其金錢的目的——形成有階級底經濟生活的金錢目的。

金錢利益與金錢的心理習慣，對於制度底發達有怎樣的影響？這可以從那些慣例與立法中見之。因為有許多慣例與立法，便是謀財產保障底契約底履行，金錢交易或投資底便利的。所以慣例與立法的變更可以影響到破產與管理人，有限責任，銀行與通貨，勞資提攜，企業聯合與運輸聯合等，便是這樣一個性質。社會上這一類的立法，僅是對於有產階級有直接的關係，而且這關係底大小是以其財產為比例的，即是說，以有階級內的等級為比例的。自然，這些企業生活的立法，間接的對於產業過程，對於社會生活，也有極嚴重的關係。所以，在領導制度底發展中，富裕階級對於社會完成了最重大的作用，他們不僅保守了，

現存的社會制度，並且構成了正式的產業的過程。

這種金錢制度與其改良底直接目的，是使和平的與有秩序的榨取極易實行。但其較遠的效果，則更超過此直接目的以外。因為企業越容易進行，那麼一般產業與特殊產業越能以較少的混亂而活動；並且對於日常事務，既然用不到有敏銳的識別力，於是混亂與紛擾從而消滅，而金錢階級本身成爲無用的長物了。一到金錢底交易成爲例行公事時，企業家就可以取消了。不待說，這種結局底實現當有待於遼遠的將來。在現代制度中，爲了金錢的利益，而實行改進時，倒趨向於用無靈魂的股份公司來代替企業家，這樣，又使有閒階級底所有權的職能，也成爲贅物了。所以，有閒階級對於經濟制度之發展給與間接的影響，這在產業上是極其重大的。

第九章 古代特性的保存

一 有階級制與個人底性格

有階級制不僅有影響於社會結構，而且有影響於社會成員的個人的性格。只要是某種傾向或觀點被公認為權威的標準，或生活底準則，則牠將反動到這一社會（承認牠為準則或標準的社會）底各成員底性格。牠將在某種限度內形成他們底思想習慣，且對於人底態度和傾向上，行使一種淘汰的監視作用。這種效果底產生，一部份是由於一切個人習慣之強制的與教育的改革，一部份則由於不適當的個人與血統之淘汰淨盡。凡與當時所通行的生活方法不能適應的人類質素（*human material*），既受排除，又受壓迫。如是，金錢競爭底原則與產業免除底原則，成爲生活底準則了，且在人類所必需適應的環境中，成爲相當重要的強制的因素。

顯著的浪費與產業的免除，這兩個廣泛的原則之所以影響於文化的發展，是不無理由的，一則因爲牠領導了人們底思想習慣，藉以統制了制度底發展；二則因爲牠選擇地保存了人性底某些特點，以取得有階級制度之下的生活底便利，藉以統制社會之有效的氣質。有階級制在其形成人的性格中的直接傾向，是趨於精神的殘存與復歸。牠對於社會底氣質的影響，在本質上是一種被束縛的精神發展。特別

是在後期文化中，這制度全部地是保守的傾向。這樣的推論，在實質上是極不易的，但在表面上還有許多人覺得新奇。所以應該簡單地說一說其邏輯的根據，那怕犯了重覆與平凡的毛病，也在所不計。

二 社會進化與人種的原型

社會進化是在團體生活的環境底壓迫之下，思想習慣與氣質之淘汰的適應過程。思想習慣底適應，即是制度底發展。但同此制度底發展一齊進行的，還有一種更有實質性質的變遷。不僅是人底習慣隨同環境底變遷而變遷，而環境底變遷又產生人性中的互相關聯的變遷。社會底人類質素，是隨環境底變化而不同的。後來的人種學者，認為這種人性底變化，是幾個相對穩定的與持續的人種原型（*ethnoses*）或人種因素之間的淘汰過程。無論何人，多少密切地趨向於某種人性底原型，而這種原型，在他們底主要特徵中，曾最適合於過去的環境，却與現在不同。在西方文化的人口，中就包含有此種相對穩定的人種原型。這些人種原型，殘存於今日的人種遺傳中，不是成爲剛硬不變的模型，也不是每一個都是一種精確的、特殊的模型，乃是多少經過變異的形式。人種原型底某些變種，是由長期的淘汰過程所產生的，而且這種過程，在文化發展史的前期與有史期，已有幾種原型與雜種歸屬於此了。

因了長期的與一貫傾向的淘汰過程，使人種原型發生必然的變化，但這種變化沒有引起研究人種

殘存的著作家們充份注意。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是兩種主要人性底變種：即包括在西方文化中的人種原型之較遲的淘汰的適應。我們底注意點，是看今日的現狀，其推進二種變化的效果各如何。

三 歐洲的人種

人種學上的情形可以簡略地說一說。但是，爲了避免麻煩，僅及於最不可省的項目，例如，原型與變種底條目，復歸與殘存底方式等，在這裏都極簡單地敘述出來。現代產業社會的人，逃不出三種主要的原型：長頭金髮白面的（dolichocephalic-blond），短頭褐髮淺黑面的（brachycephalic-brunete），與地中海的（Mediterranean）——其他較小的與離我們文化較遠的人種因素則存而不論。在三種主要原型中的任何一種以內，復歸是趨向於兩種主要的變化傾向中之一；即和平的或反掠奪的變種，與掠奪的變種。這是兩種特徵的變種。前者是更接近於每種場合中的類型原型（genetic type），因爲牠在團體生活底最早階段中，成爲牠底原型之復歸的代表，關於這一點，無論在考古學或心理學上，都有充份的證明。這一變種，被認爲是現代文明人底祖先底代表，所謂現代文明人底祖先，是指着在掠奪文化，身分制度與金錢競爭底發展以前的平和蒙昧時代的人。第二種或掠奪的變種，是各種主要原型及其雜種之更近的變形底殘存——牠們之所以變形，主要地是由於在掠奪文化與後來的準和平時代的競爭文化或金錢文化之

下的淘汰的適應。

在一般所公認的遺傳法則之下，可以有較遼遠的過去時代的殘存。在尋常或一般的情形而言，如果原型發生變化，則此原型底特性將遞傳下來而不致於遽失其原形——這可以稱爲遺傳的現在（*orderly present*）。就這裏所研究的目的而論，這個遺傳的現在是指着後期的掠奪文化與準和平的文化。現代文明人在普通場合中所趨向遵守的，是爲最近——在遺傳上還是現在的——掠奪或準掠奪文化之特徵的人性底變種。若就野蠻時代的隸從或被壓迫階級底子孫而論，這一前提需要某種修正，不過這所需要的修正，不像在首先一瞥時所需要的那樣大。就整個的人口而論，這個掠奪的，競爭的變種，似乎沒有達到高度的持續性與穩定性。這即是說，現代西方人所承受下來的性格，並不與形成這種性格的各種態度與癖性底相對力量相一致。若從最近的團體生活底目的來判斷，遺傳的現在時代的人並不是很古的。而現代人在變化底法則之下，所趨以回復的原型，則多少是更古的人性。另一方面，若從非掠奪的個人所表現的復歸的特性來判斷，則掠奪前的變種，似乎在其氣質的諸因素底分佈與相對力量中，有更大的穩定性與均齊性。

四 掠奪的變種與和平的變種

人種原型底早期變種與後期變種之間，其遺傳性底差別，爲形成西方人口的二三種主要人種原型之間同樣差別，所橫斷所遮暗了。這些社會中的各個人，統統被認爲雜種——乃由各主要人種因素，在不同比例中所結合而成的；結果，他們多少有回復到主要人種原型的傾向。這些人種原型底氣質底差別，就如同掠奪的變種與前掠奪的變種之間的差別相似。長頭金髮的原型，較之短頭褐髮的原型，特別是較之地中海的原型，表現出更多的掠奪氣質底特徵——至少也是較暴烈的氣質。所以，當某一社會底制度，或有效的感情底發展，表現其不同於掠奪的氣質時，仍然不能肯定地說，這種差別是對於前掠奪的變種的復歸。這原因，或者是由於人口中之某種「低等」人種因素底逐漸增加。雖然我們所有的證據不能有的決定的作用，但可以說明現代社會中之有效的氣質中的變化，不完全由於穩定的諸人種原型之間的淘汰。這在很大的限度內，似乎是幾種原型之掠奪的變種與和平的變種之間的淘汰。

現代人類進化的這種觀念，在這裏不必加以討論的。這裏應用淘汰適應的觀念，達到一般的結論，但就令把早期的達爾文與斯賓塞派的名詞與觀念代了進去，也還是對的。在某些條件之下，名詞底使用是可有相當的伸縮的。原型 (Type) 這個字用在這裏是表示氣質的變化，若在人類學者說來，則他們將認這種變化僅是原型底微細的變種，而不認之是顯然的人種原型。假若精密的區劃對於論證是重要的話，則作成這種精密區劃的努力，可從前後關係上證明之。

這樣看來，今日各種人種原型，即是原始人種原型底變種。他們在野蠻文化底訓練之下，經過了幾多變遷，而且在這些變遷過的形式中，達到相當程度的固定性。遺傳上的現在時代的人，是人種因素之野蠻的變種——隸屬的或貴族式的。但這個野蠻的變種，沒有達到最高程度的同質性或安定性。野蠻的文化，即掠奪的與準和平的文化階段，雖其所經過的絕對時間很長，但這種延長性與不變性，猶不足以形成原型底極端穩定性。野蠻性格底變種，時常發生，尤其是今日，這些變種更爲明顯，因爲現代生活底條件，再不堅決的壓迫人們，使之不能離開野蠻常態了。掠奪的氣質，並不與現代生活底一切目的相適合，尤其對於現代產業更不適合。

五 原始蒙昧時代底特性

背離遺傳上的現時代的性格，常常是復歸到更早的原型底變種。這個更早的變種，可用原始的和平蒙昧期底氣質來代表。野蠻文化以前的生活條件與努力目標，形成了人底性格，並在某些基本特性方面使牠固定。當遺傳上的現時代的性格發生變化時，現代人動輒回復到這些古代的類型的特徵。在最原始的團體生活時代，即人類底開始時代，人類環境似乎是和平的。在這初期的環境與制度之下，人底性格——氣質與精神狀態——似乎是和平的，非攻擊的；自然，不是懶惰的。爲了目前研究底目的而論，這個和平

的文化階段，可以視為社會發展之開始的標記。這一文化之開始時期底主要精神特徵，大約是無思慮的，無系統的集團團結性的觀念；他們對於生活的輕易表示愉快（但不是熱烈的）的同情，對於意料中的生活底阻礙與無效，表示不安的反感。這種性格在前掠奪的蒙昧人底思想習慣中，非常普遍；因此這種通行的，但非熱切的，一般有用的觀念，對於他底生活與他接近同集團內的成員的態度，有很大的強制力。

這個初期的、未分化的、和平的文化階段底痕跡，似乎是微弱與可疑，假若我們僅從文明社會或未開化社會之歷史的現代時期中所流行的觀念與習慣，來尋求其存在底典型的證據。但是，在心理的殘存中，在人類性格底普遍特徵方面，可以發見其存在底確證。這些特徵在那些人種因素中——即在掠奪文化中趨向後退的人種因素中——有特別高程度的殘存。適於早期的生活習慣的各種特性，在個人生存競爭中，相對的成爲無用；那些在氣質上不甚適合於掠奪生活的人種因素或人種羣，也被壓迫而退到背面去了。

在達到掠奪文化的過渡期，生存競爭底性質發生了相當的變化，以前的鬥爭是集團對抗非人的環境爭鬥，現在的鬥爭，是對抗人的環境了。跟着這個變化，同時發生了集團各成員之間的逐漸增加的矛盾，與矛盾的意識。集團內的成功底條件，與集團能夠殘存底條件，也是相當的變化了。集團底主要精神態度也逐漸變化，且使另一種不同的適性與癖性，在已成的生活結構中處於正統的支配地位。這些古代的特

性，被視為是和平文化階段底殘餘，在這些古代特性中，有所謂種族團結的本能，這就是我們所稱的良心，牠是包括誠實公正的觀念，還有在幼稚的、不分畛域的表現中的，所謂勞動的本能。

在晚近生物學與心理學底領導之下，人類性格常用習慣這類名詞陳述之。在敘述這些特性時，用這些名詞覺得最為妥善。這些生活習慣，其性質極其普遍，很難說牠們是由於後期簡單訓練底影響。牠們很容易被現代生活底緊迫所壓倒，這個事實即證明，這些習慣是極古昔的訓練底遺傳，人們在後期已改變過的環境之下，常常在細微末節中離背牠們。牠們自己所確立的形式極其普遍，這就證明這些習慣成立的过程，及其在原型底精神上的確立，必定經過很長的時間，而且中間沒有嚴重的間斷。無論這是一種習慣（就此字底舊的意義而言）底過程，或者是種族之淘汰的適應底過程，對於這一點上無甚嚴重的影響。

從掠奪文化底開始直到現在，是通行着身分制與個人的或階級的對抗，在此制度之下的生活底緊迫與性質，證明我們現在所討論之氣質底特性，很難在這期間發生，而且得到穩固。也許這些特性發生於較早期的生活方法，而且經過掠奪的興衰和平的文化階段，雖頻危殆，還得殘存下來；而不是在較後期文化階段，牠們才發生而且固定起來的。牠們似乎是種族底遺傳的特徵，而且在掠奪的與金錢的文化階段之下，雖然成功底要件已經改變，牠們仍然能存在。牠們之所以能持續，是由於這種族的各成員所具有的

遺傳的特性——即遺傳的固執性。所以，牠們在種族底綿延中，有很廣大的基礎。

六 野蠻文化底特性

甚至在很嚴重而長期的淘汰過程之下，這種類型的特徵也不易消滅。這些和平的特性，對於野蠻生活的方法與精神，大部份是屬於外來的。野蠻文化底顯著特徵，是階級之間與個人之間的競爭與矛盾。這種競爭的訓練，對於不甚具有『和平的野蠻特性』的個人與民族，是加以愛護的。所以『和平的野蠻特性』，漸趨消滅，而且實際上在我們所屬的種族中，牠們已大大地衰弱下去了。有些地方，對於不合野蠻氣質的事，雖不加懲罰，然而這種不適合的個人與民族，仍難免多少要受壓迫。假如他們的生活，是集團內部各個人之間的競爭，則凡具有古代和平特性過於豐富的個人，將不適於生活競爭了。

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初民時代以外，在任何文化階段之下，善良的性格，公正，無差別的同情心，這一切並不能改進個人底生活。具有這些性格的個人，只可以使自己不受那不具這種理想人格的大多數人底惡習底侵襲，但這是間接的與消極的作用；而不具有這種性格的人，則反而在競爭制度之下能得到較好的成功。如果沒有良心的內疚，沒有同情心，沒有誠實，這一切，在金錢文化之下，可以大大地促進個人底成功。一切時期中最成功的人，普通都是這種形式的人；除非，他們底所謂成功，不是指着財富與權力而言。只

有在狹隘的範圍內與匹克威克的 (Pickwickian) 意義中，「誠實」才能最占便宜。

七 競爭制度之下所必需的特性

從西方文明社會的生活觀點來看，則我們上面所簡單追述過的，原始的與前掠奪的蒙昧人，不是一個很大的成功。甚至對於那個最原始文化底目的而言（這時的人類性格已有了某種穩定）——即對於和平蒙昧集團底目的而言，這種原始人固然有許多經濟的成功，但也有同樣多的經濟的失敗，他如果不是過與仁恕於慈愛的人，則對於這一點是很明白的。這種原始人最多也只是「好性情而無用的人」。他們底性格底缺點是：柔弱、無能、缺乏創意與先導，服從的與懶惰的溫順，活潑而無聯絡的萬物有靈的觀念。除了這些特性以外，還有其他的特性，牠對於集體生活極有價值，因為牠能推進集體生活底輕易性。這即是誠實、和平、善意、無競爭，以及「物我同興」的情趣。

跟著掠奪階段的到來，成功者底性格底要件，發生了變化。在新的人類關係之下，人底生活習慣須適應於新的條件。上面所說的表現於蒙昧特性中的能力，現在須適應新的刺激力，須用新的行動路線來表現自己。適應早期環境的生活方法，在新的條件之下再不能適用了。早期環境底特點，是相對的沒有利害底衝突或分化，而後期環境的特點，則是在程度上逐漸增加，在範圍上逐漸狹隘的競爭。掠奪階段及隨後

的文化階段所特有的各種特性，以及在身分制度之下，最能殘存的人類原型，是兇猛、自私、偏袒與不誠實——即暴力與詐偽的自由使用。

在競爭制度底嚴格與長期的訓練之下，最富於這些特性的人種因素最適於生存，所以人種原型底淘汰，使這些特性有顯明的支配力。同時，凡是根深蒂固與較為普遍的各種習慣，對於集體生活底目的，永沒停止其某種作用，所以也永沒有陷於完全中斷之境。

在這裏我們可以指出，歐洲的長頭金髮人種，在近代文化中所以能有支配的影響與佔統治的地位，是由於他們具有掠奪時期的人底特徵特別豐富之故。這些精神上的特性，與肉體能力底充足——這又是集團之間與民族之間的淘汰底結果——能使那一人種因素處於閒暇階級或統治階級的地位，特別是在有閒階級制度發展的初期，更是如此。但這並不是說，無論某個人，只要具有這樣的精神狀態，即可以保證其成功。在競爭制度之下，個人成功的條件與階級成功的條件，不必是一樣的。階級或黨派底成功，需有以下諸要素：團結性、對於首領的忠實、對於主義的信仰等。至於競爭的個人，若能把野蠻人底能力、創造力、自私心、不誠實、與蒙昧人底忠實或團結性聯結起來，他便能安然完成其目的了。我們可以注意到，凡因缺乏公平的自利與良心的內疚，而得到顯赫的（拿破侖式的）成功的人，多表示出短頭褐髮原型底肉體特徵，很少是長頭金髮原型底肉體特徵。但在自利方面，大部份小有成功的個人，在體格上是屬於後一

種人種因素的。

八 近代產業社會所必需的特性

掠奪的生活習慣所誘致的氣質，在競爭制度之下促進了個人生活底充實與殘存；同時，假若集團底團體生活，主要地是與其他集團相競爭，則牠又可以促進集團底成功與殘存。但在產業上較成熟的社會裏，經濟生活底進化，已經開始了一種轉變：即社會底利益，再不能與個人底競爭的利益相一致。在他們的團結力方面，這些進步的產業社會，已不必為取得生活手段與生存權而競爭——除非他們底統治階級底掠奪性還保持戰爭與劫奪的遺傳，又當別論。這些社會因為環境——除遺傳與氣質以外的環境——底壓迫，也不復彼此敵視。這些社會底物質利益——除了集團的好名譽的利益以外——不僅不再是矛盾的，而且任何一個社會底成功，無疑地將在現在與將來，促進集團中其他社會底生活底充實。其中無論那個社會，即使超越其他社會也得不到物質的利益。但個人與個人間的相互關係，却不是這樣。

任何現代社會底集體利益，是集中於產業的效能。大概地說起來，個人對於社會的貢獻，是以其在生產職務中的效能為比例的。這種集體利益底完成，最好是由於誠實、勤敏、和平、善意、大公無私、澈悟因果關係、沒有萬物有靈的信仰、沒有依賴於事變之超自然力的這種觀念。這裏不必談到這種特性所包含的平

凡性格如美、道德的優越、一般的價值與榮譽；而且由這些特性底普遍統制所產生的集團生活底樣式，也不必談到。因為這是在本問題以外的。在這些特性同時發生，而且其所達到的程度甚高，竟至成爲人類質素的特徵時，則其現代產業社會底成就當最大。爲適應現代產業社會底環境，在某種限度內，這種特性底存在是需要的。當這些特性全部，或者其中的大多數，存在到了最高程度時，則現代產業社會底複雜的、巨大的、本質上和平的、與高度組織的機構，最能發揮其作用。這些特性很少存在於掠奪原型的人性中，然而牠們對於現代的集體生活，頗爲有用，其表現的程度亦較高。

九 個人底直接利益所要求的特性

另一方面，在競爭制度之下，狡猾的行爲與不誠實的經營，對於個人底直接利益的完成是極有幫助的。上面所說的各種特徵，對於社會利益的完成雖有幫助，但對於個人是沒利益的。如果某人具有這些性格，則將使他底精力，轉向金錢利得以外的其他目的上去；而且在他追求利得時，牠們將使他用間接而無實效的產業方法來求利得，而不使用自由與堅決的敏銳行動來求利得。產業的適性，對於個人是始終一貫的障礙。在競爭制度之下，現代產業社會底各成員，都是競爭者，如果他能有機會允許之下，欺騙或損害其同胞，他便能泰然達到其個人底直接利益。

一〇 有階級底業務與特性

我們已經說過，現代經濟制度，大約可以分爲兩個顯明的疇類——金錢的與產業的。在業務方面，也是這樣。在前一項目之下，是與所有權或獲得（ownership or acquisition）有關的業務；在後一項目之下，是與製造或生產（workmanship or production）有關的業務。我們在制度底發展中所談到的，也可以適用於業務。有階級底經濟利益，在於金錢的業務；而勞動階級底經濟利益，則在於兩種業務中，不過主要地則在於產業的業務。進到有階級的入口，是經過金錢的業務的。

就他們所需要的適性而論，兩種業務是有實質上的差別的；牠們所提供的訓練或教育，也同樣是沿着兩條不同的路線。金錢業務底訓練，是保存與養成某種掠奪的適性與掠奪的精神。牠們完成此目的的方法，一方是對於經營該業的個人與階級加以教導，另一方是對於那些不適合於這些業務的個人與民族加以淘汰地壓迫與消滅。只要人底思想習慣是由獲得與佔有底競爭過程來形成；只要他們底經濟職能，是在財富（一般所謂交換價值，意即指此）底佔有，及價值底管理與融通（這是由價值的變形而來的）則他們在經濟生活的經驗中，是喜歡有掠奪氣質與掠奪的思想習慣底殘存和加強的。在現代和平制度之下，獲得的生活所養成的，自然是屬於和平方面的，掠奪的習慣與適性。換言之，金錢的業務，使人們在一

般的路線上，寧願用欺騙的方法，而不願用武力掠奪的古舊方法。

這些金錢的業務（牠有保存掠奪氣質的傾向的）便是與所有權有關的業務——嚴格的有階級底直接職務——及與獲得和集累有關的附從業務。這裏包括階級成份與經濟過程上的職務，牠與競爭的產業中的企業所有權有關，特別是與那些所謂金融活動這些基本的經濟事業有關。除此以外，還有一大部份的商業職務，也可以歸屬於此。在牠們之最高與最明顯的發展中，這些職務形成「產業界的船長」底經濟職務。產業界的船長，與其是聰敏的人，毋寧是一種狡猾的人；其職務，與其是產業的，毋寧是金錢的。他對於產業的指導，普通是一種核准的性質。生產與產業組織之機械的實際細節，都付託給那些實際能力較差的手下人，這些人具有工作的天分，却不很具有指導的能力。牠們仍以教育與淘汰來形成人底性格；從這種趨向而論，一般非經濟的職務，應劃為金錢的職務。如政治的、宗教的與軍事的職務，也都是屬於這一類。

一一 業務底高下

金錢的業務較之產業的業務，有更高級的榮譽。有階級底榮譽標準，旨在支持那些劃分畛域的適性底威勢，所以又是促進掠奪特性底殘存與掠奪文化。於是，各種業務陷入於榮譽底教會式的等級。那些

與大規模的所有權直接有關的業務，都是最榮譽的嚴格的經濟職務。在榮譽上次於這些業務的，是那些直接附屬於所有權與金融的事業——如銀行與法律。銀行業務也包含着巨大所有權底暗示，這個事實可使銀行業務也有部份的威勢。法律的職務並不包含着大的所有權，但因法律家的職務，除了競爭的目的以外，再沒有其他的作用，所以在習常的結構中，也處於很高的等級。法律家無論在其勝利的或失敗的詭計中，完全是從事於細微的掠奪的欺詐，所以在這一業務中的成功，即是具有野蠻時代的狡黠性的標記，這種野蠻時代的狡黠性常常是能令人生敬與畏的。商業的職務，只是半榮譽的除非牠們所包括的，大部份是所有權的因素，小部份是實用性的因素，則又當別論。牠們之成爲高級或低級，是以牠們供給高級或低級的需要爲比例。所以，販賣低級的生活必需品，商業便得降到手工業或工廠勞動的水平。筋肉勞動，或甚至是管理機械過程的勞動，自然更不是榮譽的。

一一一 經濟生活底教育作用

關於金錢業務所產生的訓練，需要有一個修正。蓋產業性質的企業，規模逐漸增大，則金錢的管理日漸減少詭計的性質，其細節中少帶競爭的性質。這即是說，參加這種經濟生活的人日益增多，於是企業降而爲一種常規的工作，在這裏，對於其競爭者只有較少的欺騙和榨取的直接暗示。避免掠奪習慣的風氣，

又擴張到這些企業中的從屬者。但所有權與指揮的職務，實際上沒有被這個修正所接觸到。

關於那些直接從事於技術工作與筋肉勞動的個人或階級，則另是一種情形。他們底日常生活，比之於金錢方面之競爭的動機與詭計的習慣，不是同一程度的進程。他們對於機械的事實與連續關係經常地具有瞭解與融洽，而且爲了人類生活底緣故，經常地利用牠們推崇牠們。就這一部份人而論，他們所親炙的產業過程底教育與淘汰作用，使他們底思想習慣，適應於集團生活之非傷感情的目的。所以，對於他們，牠能促進掠奪適性和癖性（這些都是野蠻時代所遺傳下來的）底消滅。

所以，社會經濟生活底教育作用，不是在各方面全體一致的。直接關聯於金錢競爭的經濟活動，有一種保持掠奪特性的傾向；而那些直接關聯於生產的業務，則大部份是有相反的傾向。但我們應注意到，後一類的業務底參加者，在某種範圍內差不多也都與金錢的競爭相關聯，例如工銀或薪水底競爭的規定與財貨底交換等。因此，這裏所說的兩種業務之間的差別，不是個人階級之間的截然而牢固的差別。

一三三 有階級底優越地位與和平特性的復歸

現代產業中的有階級底業務，便在保持某種掠奪的習慣與適性。只要他們的成員參加產業過程，則他們底訓練便是要保持野蠻的氣質。不過，我們還當說到另一方面事情。悠閒不迫的個人，就令在肉

體與精神兩方面，與常人不同，也可以使他們底特徵保存與遺傳下來。在那些生計無憂的階級裏，間歇遺傳的特性（*intermittent heredity*），最容易有殘存與遺傳的機會。有閒階級在某種限度內是受不到產業環境底壓迫的，所以對於和平的或蒙昧時代的氣質，復歸得特別顯著。這種異常的或背其遠祖的個人，根據前掠奪時期的方向來開展其生活活動，也不至馬上就受到低級生活中所有的壓迫與消滅。

實際上，這一類的事實倒也是真的。例如，有很大一部份的上等階級的人們，他們底傾向使他們從事於慈善事業，而且就在這階級中，也有很大的擁護改革與改良的感情。這許多慈善與改良的努力中，常具有一「聰敏」與矛盾的標記——此二者是蒙昧人的特徵。不過，這些事實是否能證明，在高等階級中較低等階級中有更大的復歸，倒還是一個疑問。就令在窮苦階級中具有這同樣的傾向，也不容易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沒有財力、時間與能力來使他們底傾向見之於實際。所以，這個事實底顯明證據，很少不是可疑的。

一四 競爭中的暴發者

這裏還要進一步來說明，今日的有閒階級底組成份子，是那些在金錢上已經成功了的人們，所以他們較普通有更多掠奪的特性。爬到有閒階級的階梯，第一步便是金錢的業務，這些業務，由於淘汰與適應，只許那些在掠奪的試驗之下，金錢上適於殘存的人們，才升到高的水平。如有非掠奪性的復歸，表現於這

些高水平時，立即使牠退到低的金錢的水平。爲要保持牠在階級中的地位，必需有這類的金錢的氣質；不然，則其幸運將歸於消滅，且將喪失其階位。這一類的例證是常常可以見到的。

有閒階級的整體之所以能保持，是由於繼續的淘汰過程，凡適宜於進攻的金錢競爭的個人與血統，都由低等階級中吸引上來。企圖上達的人們，爲了達到高的水平，不僅須有普通的金錢的適性，而且應具有高度的金錢適性，藉以克服進程上的物質困難。能排除萬難的暴發者，才成爲精選的份子。

這種淘汰的入選的過程，常是不斷地在進行着；自從金錢的競爭開始以後，即是說，自從有閒階級制度成立以後，這種過程常在進行着。不過，淘汰底精確根據並不永遠是一樣，所以淘汰底過程，也不一定產生同樣的結果。在早期的野蠻階段或嚴格的掠奪階段，適者底試金石是武勇——就此字底原始意義而言。要進入這一階級，候補者們應該具有這些性格：就是團結性，巨大的身體，猶猛性，會遠慮，與堅毅的性格。這些性質是財富底蓄積與保持所賴以成立的。有閒階級底經濟基礎，始終是財富底佔有，但從早期的掠奪文化以後，集積財富的方法，以及保持財富所需要的性格，已有相當的變化。由於淘汰的過程，早期野蠻有閒階級底主要特性，是大膽的攻擊心，靈敏的身分觀念與自由地使用欺詐。這階級的成員，由武勇來保持其地位。在後期的野蠻文化社會，已在準和平的身分制度之下，達到固定的取得方法與佔有方法。簡單的攻擊與無限制的暴力，大部份已由狡獪與詭計所代替而爲集積財富的最好的方法了。所以，在有閒階

級中，將有另一系列的適性與癖性被保持着。雄壯的攻擊性，相關聯的巨大，以及粗野剛毅的身分觀念，仍然成爲這階級最顯著的特性，這些在我們底遺傳中，仍然成爲典型的「貴族式品性。」與這些特性相關聯的，還有較不顯明的金錢的品性，如深思、謹慎與詭譎。過了許多時候，近代金錢文化底和平階段已經達到，於是，後一類的適性與習慣，已在金錢目的中得到相對的效果，於是牠們在淘汰過程中有更大的作用，在這淘汰過程之下，方能進入有閒階級，方能保持有閒階級的地位。

一五 有閒階級與下等怠惰者的類似

淘汰底基礎已經改變了，現在進入於有閒階級的唯一條件，僅僅是金錢的適性。掠奪的野蠻特性留存無多，所留存者，僅是對於目的的堅持或固執，這種堅持或固執，即是掠奪的野蠻人與他底前身——和平的蒙昧人——不同的地方。但單有這一特性，還不能使金錢上成功的上等階級，自別於產業階級。後者在現代產業生活中所受的訓練與淘汰，對於這個特性，也有同樣的重要。對於目的的堅持，只可以說是這兩階級與其他兩階級的差別，所謂其他兩階層即庸懦無能者與下等怠惰者。在自然的稟賦上，金錢階級與怠惰者相比較，有許多相似點；正如產業階級與善性的庸懦者相比較，有許多相似點。漫不經意的把人與物供自己的使用，毫不注意他人底感情與願望，與毫不注意自己底行動底較遠的效果，在這些方面，

理想的金錢人物是與理想的怠惰者相類似的；但在具有敏銳的身分觀念，與努力於較遠的目的這一點，理想的金錢人物是與怠惰者不同的。這兩種氣質型底相類似，更表現於遊戲癖、賭博癖與漫無目的的競爭中，在掠奪的人性底附屬的變化中，理想的金錢人物也與怠惰者表現奇異的類似。怠惰者普通都有迷信的習慣。他是命運、符咒、預言、天數、徵兆以及虛偽儀式等底信仰者，在環境順利的地方，這種癖性很容易表現為隸從與獻身的熱忱，以及拘執於宗教的儀式；這些，與其說是宗教信仰，毋寧說是熱忱的信心。在這一點上，怠惰者與金錢的有閒階級有許多相似之點，而與產業階級以及庸儒者則很少相似處。

一六 金錢的適性與產業的適性

近代產業社會的生活，換言之，金錢文化下的生活，用淘汰的過程來發展並保持某一系列的適性與癖性。這種淘汰過程底現在傾向，不是單純的對於某種穩定的人種原型的復歸。而寧是修正人底性格，使在某些方面與過去所遺傳下來的任何變種或原型不一樣。進化底客觀要點，不是單一的。進化所成立的常態的氣質，不同於古習的任何性格的變種，他們對於目的有較大的穩定性——有較大的單一性，並且對於努力有較大持續性。就經濟學而論，淘汰過程底這一客觀要點是單一的；雖然由此分出的發展路線上，也有許多小的趨向。即是除了這個總的趨向以外，發展底路線不是單一的。在經濟理論中，別方面的發

展，根據兩條不同的路線而進行。若就各個人底能力或適性之淘汰的保存而言，則這兩種路線可以說是金錢的與產業的。若就癖性與精神狀態底保存而論，則這兩種路線可以說是傷感情的或自利的，與非傷感情的或經濟的。若就智力與認識的發展而論，前者可以說是對人的觀點，努力的，質的關係，身分或價值；後者則為非對人的觀點，聯續關係，量的關係，機械的效能或效用。

金錢的業務，主要地是使前一系列的適性與癖性發生作用，且用淘汰的方法來使牠們保存起來。另一方面，產業的業務，則主要地使後一系列發生作用，且保存牠們。若照心理學的詳細分析，可以知道這兩系列的適性與癖性中之任何一種，僅不過是某種氣質的趨向底多樣表現。因為個人底統一性或單一性底壓迫，包含於前一系列中的適性、精神與利害關係，同時屬於人類性格之某一變種的諸表現。關於後者也是這樣。這二者是人類生活所必由的方向，任何個人總多少是趨重於二者之一。金錢生活底趨向，普通是保存野蠻的氣質，不過他們不用早期野蠻人所特有的損害肉體的方法，而用詐偽、深思與管理能力。用詭詐來代替破壞，這樣的事，只發生於不定的程度內。在金錢的職務以內，淘汰的行動是堅持地朝着這一方

向的，但除開為利得的競爭而外，金錢生活底訓練並不堅持地趨於這同樣效果。在時間與財貨底消費中，現代生活底訓練，並不確定地消滅貴族的品性，或養成資產階級的品性。因襲的合宜的生活結構，需大大地利用早期的野蠻特性。這種傳統的生活結構與某些細節，已在前幾章討論閒暇時，有所論列，其更詳細

的節目，則留在以後諸章去討論。

從以上所說的看來，可知有閑階級的生活與其生活結構，是促進野蠻氣質的保存的；尤其是保存了準和平的或資產階級的變種，以及某種範圍內的掠奪的變種的氣質。要沒有擾亂的要素底存在，我們可以辨別社會各階級間的氣質底差別。貴族的與中流階級的品性——即是破壞的與金錢的特性——主要地是發現於各種上等階級中；產業的品性——即是和平的特性——主要地是發現於各種產業階級中。

一七 經濟人

在一般的與不確的方面，可以說是這樣，但此種標準不宜普遍應用，也不是如此正確，一如我人的希望。這有幾種理由。一切階級都在某程度內從事於金錢的競爭，並且在一切階級中，金錢特性底具有，決定個人底成功與殘存。凡金錢文化所通行的地方，則形成人底思想習慣的淘汰過程，以及決定各種血統之殘存的淘汰過程，是在「宜於獲得」的這個基礎之上進行的。所以，假若不是金錢的效能完全與產業的效能相矛盾，則一切職業中的淘汰作用，勢將統制了金錢氣質。其結果，我們所知道的「經濟人」將成爲人類天性底常態的與固定的形式。經濟人，他底唯一興趣是自利，他底唯一特性是謹慎，對於現代社會底

目的是無用的。

現代產業，在其工作中，需要非對人的與不傷感情的興趣。如果沒有這個，則產業底精細進程是不可能的，且是不可想像的。這種興趣，一方使勞動者與罪人有所區別，另方使他們與企業家有所不同。既然，爲維持社會底生存，需要工作，所以在某些職業範圍以內，淘汰過程常庇護那些宜於工作的精神適性。我們還當承認，就是在產業的職務以內，對於金錢特性之淘汰的排除也是一種不確定的過程，所以在這些職務內，也有野蠻氣質底很大的殘餘。因此，在有階級底性格與普通人底性格之間，今日已經沒有寬廣的差別了。

一八 金錢的特性底殘存

精神結構中的階級的差別，因爲一切社會階級中已習得的生活習慣底存在而曖昧了，這些生活習慣是密切地摹仿遺傳的特性，且使這些特性在全體人口中發展。這些已習得的習慣，或已採用的特性，普通均是貴族式的。表率羣倫的有階級的地位，使有階級的許多生活特徵，附會到低等階級身上，結果，在全部社會內，多少有一種持續的養成貴族特性的傾向。因此，這些特性在全部人民中，有較好的殘存的機會。我們說到家庭僕役這個階級，他們是一個交通道，而且是一個重要的交通道，經過這個交通道，貴族

的生活觀念，與因之而起的多少是古習的特性，才能移植出去。僕役們因為同其主人接觸，因而形成美與善的觀念，他們把這些觀念帶回到並輩之間，再用很迅速的交通，把這些高級理想散佈出去，「像主人樣，像人樣，」這些諺語較平常所評價的有更大的意義，這表示高等文化底許多因素，迅速地為一般人所接受。

另外還有一系列的事實，使在金錢的品性底殘存方面，減少了階級間的差別。金錢的競爭，產生很大的營養不足的階級。這所謂營養不足，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或合宜消費底必需品的缺乏。在那二個場合，結果都是加緊競爭以取得日常的需要——肉體的或精神的需要。他們為抵抗境遇的壓迫以維自己的生存，曾消耗了個人底全部精力；他用盡他底努力，來達到其自己底傷感情的目的，這樣逐漸成為更狹隘地自利。於是產業的特性，由於不用而趨於廢絕。間接地，有閑階級成立了某種金錢上合宜的構案，並從低等階級那裏盡量吸收其生活手段，他們就此在全體人口中保存了金錢的特性。結果，各種低等階級同化於某些原型人性，這些原型人性起初只是屬於高等階級的。

一九 有閑階級對於特性的影響

所以，在上等階級與下等階級底氣質之間，沒有寬廣的差別。而其所以沒有這種差別者，大抵是由於

有閒階級的久而有效的模範，與一般人對於有閒階級這制度所賴以成立的顯著消費和金錢的競爭這些原則的接受。這一制度，使社會底產業效能降低，且阻礙人類性格使之不善適應現代產業生活底要求。牠使一般的性格趨重於保守的方向，這是經過兩個路綫的：第一，由階級內部的遺傳，以及階級外凡可遺傳有閒階級底血統的地方，均使古代特性直接遺傳出去；第二，保持並鞏固古代制度底遺傳，使野蠻特性在有閒階級血統底傳遺以外，也有較大殘存的機會。

古代特性在現代人口中的殘存與消滅，原有特殊的意義，但關於這種材料，沒有收集什麼，所以便缺乏具體性質的論證來維護我們這裏所採取的觀點，而只能用日常生活中的零碎意見來說明。這種敘述難免不是平凡與散漫，但是，爲了論證的完整，這不是必要的；而且爲本書的梗概起見，也需要如此。但在以後幾章中，將斷片地多談點關於這問題的各方面。

第十章 近代社會中的武勇底殘存

有閒階級與其說是在產業社會內生活，毋寧說是依產業社會而生活。牠對產業的關係，與其說是產業的，毋寧說是金錢的。要能進入這個階級，需要有金錢的適性——那是獲得性的適性，而不是實用性的適性。所以，形成有閒階級的成份內，有一種不斷的淘汰過程，這種淘汰作用所依以進行的基礎，是對於金錢追求的適合。這一階級底生活結構，大部份是過去的遺傳，且包含早期野蠻時代的許多習慣與觀念。這種古習的野蠻的生活結構，滲入低等階級中，不過多少緩和了一點罷了。於是，生活與因習性等底結構，又用教育與淘汰作用來形成人類質素，而且其作用，主要地是保存早期野蠻時代——掠奪生活與武勇的時代——的特性、習慣與觀念。

一 社會階級與鬪爭癖

古代人底性格之最直接與最明顯的表現，是嚴格的鬪爭癖——即掠奪時期中人類的特徵。凡掠奪活動是集體的，則這種癖性稱為尚武精神，或後來的所謂愛國心。對於這一論證是不難得到同意的，在歐洲各文明國裏，世襲的有閒階級，較之中等階級有更高級的尚武精神。實在，有閒階級是要求卓越（*distingue*）

glory) 以爲誇耀，他們之所以如此，亦自有相當的理由的。戰爭是榮譽的，好戰的武勇，在一般人看來，更是優越的榮譽。讚賞好鬪的武勇，即可證明讚賞者具有掠奪的氣質。戰爭的狂熱以及掠奪的氣質，在上等階級中，特別在世襲的有閒階級中，流行得最廣。何況上等階級底明顯而重要的職業，即是政治職業，政治就其起源與發展的內容而論，即是一種掠奪的職業。

能與世襲的有閒階級，爭奪那習慣的好戰心情這個榮譽的，只有低等的怠惰者。在尋常時期，各種產業階級的大部份，對於好戰的興趣是相對的冷淡的。普通人民——他們是產業社會的中堅——假若不加以鼓動，則除了防禦戰以外，常是嫌惡的。實際上，他們對於防禦心理的宣傳，還有點妨礙的態度的。在較文明的社會裏，或在產業極其發展的社會裏，好戰的攻擊精神，可以說在普通人中消滅了。但這並不是說，在各種產業階級中，沒有很多個人具有尚武的精神。必不是說，在特殊宣傳底刺激之下，一般人也不能一時的燃起尚武的精神；如在歐洲許多國家以及美國，我們曾見過這樣的例證。但除開這短時間的狂熱以外，并除開那些具有古代掠奪氣質的高等階級與低等階級人們以外，現代文明社會的羣衆，在這方面的惰性是極大的；他們多不願戰爭，除非是反抗真正的侵略。普通人們的習慣與適性，都發展其活動於戰爭以外的其他不甚轟烈的各種方向了。

這種氣質中的階級差別，一部份是由於這些階級中已習得的特性之遺傳中的差別，並且，在某種程

度內，似乎也與人種派生中的差別相適合。在有些國家中，其人口在人種組成上是比較同一的，而在另一些國家中，其各階級人口底各種人種因素之間，存有寬廣的差別。於是前一類國家中較之後一類國家中，階級間的差別較不明顯。同時，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在後一類國家中，其加入有階級較遲的份子，若與古代貴族底後裔相較，也表示較少的尚武精神。這種暴發者是最近從普通人中間升起來的，其所以能升入有階級，是由於具有某些特性與癖性，而這些特性與癖性是不能稱為古代意義的武勇的。

二 決鬪與有階級制度

除了嚴格的好戰活動以外，「決鬪」的制度，也是優越的好戰性底一種表現；而決鬪本身也是一種有階級的制度。在實質上，決鬪多少是深沉的行動，人們把牠作為最後的手段以解決意見的不同。在文明社會中，只在有世襲有階級的地方，並且差不多只有在這階級中，決鬪才成為常態的現象。例外的只有兩種：第一，海陸軍官——普通他們都是有階級份子，同時又受過掠奪習慣的特殊訓練；第二，低等的怠惰者——他們或由遺傳，或由習慣，或二者兼備而形成掠奪的習慣與性格。只有受過高等教養的紳士與暴亂者們，才把格鬪作為不同意見之一般的解決方法。普通人只有一時興奮過度，或因酒醉，致阻礙更複雜的習慣來適應這些刺激時，才從事於格鬪。那時候，他回復到較簡單的，較不分化的自我主張的本能。

形式；即是說，他暫時退步了，而且忘記了古代的和平心理的習慣。

決鬪制，原是解決爭論與嚴重的優先問題的最後方法；其後日漸隱入於義務的與非挑撥的私鬪中，因而成爲個人名譽的社會義務。我們現在還有這種有階級底慣行，最著的如好戰的武俠心之奇異的殘餘，德國學生底決鬪。無論何國，在怠惰者——這是低等的或冒充的有階級——間，其暴亂者們同樣負有這種必要的社會義務，他須在同伴爭鬪中，才能樹立他底人格。在一切社會層裏，這同樣的習慣，也流行於兒童間。兒童們一天天地知道，他與其同伴們戰鬥力的等第如何，又在兒童社會中，如果那一個兒童不願或不能應其他兒童底邀約而應戰，則他將沒有榮譽底穩固基礎。

三 幼年期 少年期 成年期

上面所說的一切，對於將近成年的兒童特別適用。只是這裏所敘述的兒童氣質，普通不能適用於嬰兒與太幼的幼童，因爲這時期的兒童，在其日常生活的每一動作中，經常地是接近於其母親。在這時期內，很少攻擊性與衝突的癖性。兒童從和平氣質到掠奪——其極端是惡意的搗亂——氣質的轉移是漸進的，最後抵於完成時，常偏重於某系列的適性。無論是男童或女童，在其發展底早階段，總是不甚表示創造的與攻擊的自我主張，他與他底興趣總是不甚離得開他底家庭；而對於叱責、羞恥、畏怯與他人來往的需

要，却有更多的感受性。在普通場合之下，這些早期的氣質，由於稚氣底逐漸消滅，轉變為嚴格的少年氣質。自然，也有例外的場合，如在少年生活中，掠奪的特徵全不出現，即使出現，也是很曖昧的事。

在少女方面，掠奪階段的完成，很少達到男孩的程度；而且在很多的場合中，是不甚經過這一階段的。在這種場合，從幼年到少年與成年的推移，是一種漸進而不間斷的過程，即是從幼年期的目的，興趣與適性移到成年期的目的，職能與關係的推移過程。在女少底發展中，只有較少的掠奪間隙流行着；而且就在掠奪間隙發生的地方，其掠奪與孤立的態度，也是較不強的。

在男孩方面，掠奪間隙常是很明顯的，而且經過相當的時間，其終結期則普通是進入成年的時候。不過，這種說法，需要實質的修正。在許多場合，從少年氣質到成年氣質的推移完全沒有，或者有也只是部份的。不過這裏對於成年氣質，是指現代產業生活中的成年人底氣質，他們對於集體生活有某種作用，因之，可以說他們是形成產業社會底有實效的平均人。

歐洲人口底人種成份，是不一樣的。在有些場合，甚至在各低等階級，也在很大範圍內是由攪擾和平的長頭金髮人種組成的；而在另一些場合，則這一人種因素，主要地發現於世襲的有閒階級中。後一類人口中的勞動階級兒童，只具有較低程度的戰鬥習慣；而在前一類人口中的兒童，或上等階級的兒童，則具有較多的戰鬥習慣。

四 有閒階級底特性與精神發育底停止

倘若在更精密的研究之下，發見這裏所說的，關於勞動階級的少年氣質是正確的話，則下面的見解將更有力：好戰的氣質在很大限度內，是一個種族的特徵；在歐洲各國統治的，上等階級的人種原型——長頭金髮——中，較之同樣諸國的低等原型中，有較多的好戰氣質。

以上所說的關於少年的例子，對於社會各階級所稟賦的相對的武勇這問題，似乎沒有嚴重的關聯。但這至少可以說明，這種鬪爭的本能是屬於更古代的氣質，而不是屬於勞苦階級的成年人所有的。在這方面，正如兒童生活底其他許多特徵一樣，兒童常是暫時地摹仿早期成年人底某些發展的狀態。依這種解釋，少年的愛好功名與愛好自娛，正是對於早期野蠻文化——嚴格的掠奪文化——的常態性格的暫時復歸。這方面正如其他許多方面一樣，有閒階級與怠惰者階級底性質，都對成年生活的特性表示固持。這些特性是少年期與青年期底常態，同樣也是早期文化階段底的常態。如果這個差別，不是完全根據於人種原型之間的根本差別，則狂妄的怠惰者，與拘守禮節的有閒紳士之所以不同於普通人的特性，將成爲被束縛的精神發展底標記。這些特性若與現代產業社會平均成年人所達到的發展階段相較，牠們表示出未成熟的形態。並且這些上等階層與最下等階層底代表者們底幼稚的精神構成，除開功名和孤立

的僻性外，更表示出其他的古代特性。

假若我們對於戰鬥氣質底早熟不懷疑，則在正當的少年期與成年期之間，我們常看見學校兒童中所流行的無目的的、遊戲的、多少有系統而精緻的擾亂。在普通場合之下，這種擾亂只限於青年期。從青年期進入成年期時，這種擾亂發生的次數與暴戾程度均減少，而且一般地，都複演着集團從掠奪階段推移到定居階段所經過的各種生活習慣。在許多場合，個人底精神發展，達到這種稚氣形態即行停止；在這種場合，爭鬪的氣質貫穿其全生活。所以，在精神發展中，最終地達到成年境地的個人，常是經過一時的古代形態，這種古代形態，是適應着爭鬪的與遊獵的永久的精神水平。自然，不同的個人，在這方面是以不同的程度來完成其成熟與清醒。未達到平均程度的人們，則仍然為現代產業社會的粗糙人類底殘渣，與淘汰的適應過程——形成高度產業效能與集體生活底充實的適應過程——中的失敗者。

五 運動家

這種受拘束的精神發展，不僅直接表現為成年具有少年的兇猛，且間接地使青年人具有擾亂的氣質。牠促進暴烈習慣底形成，且使這種氣質能延續到後代，因而阻礙社會向着和平而有實效的氣質這方向發展。假若具有這種武猛傾向的某個人，而其所處的地位是領導青年人底習慣的發展，則他趨向於保

存和復歸到武勇的這種影響是極大的。近來許多教士與其他所謂社會底柱石們，所組織的「少年團」與準軍事組織，其意義即是如此。又如在高等學校及大學中，鼓勵「大學精神」與「大學競技」的發展，也同是這個作用。

掠奪氣質底這一切表現，都屬於功名項下。牠們一部份是競爭的兇猛性底簡單表現，一部份則是爲取得武勇的榮譽的表現。各種戶外運動，就令不是以損傷肉體的效能爲其顯明的特徵，也都是這類的性質，例如懸賞鬪拳、鬪牛、競技、射擊、垂釣、遊船以及其他精巧的遊藝等。戶外運動因其技巧的原因，從敵對的爭鬪推移到狡獪與詭計，在這二者之間是不能劃條分水線的。沈溺於戶外運動的基礎，是一種古代的精神構成——比較高度地具有掠奪的競爭癖性。冒險與破壞的癖性，在俗語所謂運動家的職務中，表現得最爲明顯。

就戶外運動而論，人們所濡染的氣質，本質上是少年人的氣質；至於就掠奪的競爭底其他表現而論，或者未必如此。所以，沈溺於戶外運動，能使人們常態性格發展爲之停止。只消我們注意一切運動中的虛僞因素，便可明瞭運動家底這種稚氣。戶外運動、遊藝以及少年們所特殊愛好的鬪技冒險，都有這種虛僞性質。並不是在一切戶外運動中具有同比例的虛僞，但是在一切戶外運動中，却包含有很大程度的虛僞。很明顯的，在嚴格的所謂運動與競技中，較之不動性質的精巧遊藝，具有更多的虛僞。不過這一規則，應用

起來不能確切適當。例如，我們可以看到，當一個溫和而又是實事求是的人出外打獵，很容易攜帶過多的武器以表示他所從事的工作底嚴重性。這種狩獵者無論在其明攻或暗擊中，很容易作出那種裝腔作勢的舞臺步調，誇耀其一舉一動。在其他競技運動中也是一樣，差不多是不可免的表現誇大，狂戾與外表的神秘化——這就是使這些業務成爲虛誇性質的諸特徵。競技中所使用的俚語，大部份是從戰爭用語中所借來的極端殺伐氣的術語。在某種職業中如果不是作爲秘密交通的必需工具，而使用特殊俚語時，則一定是爲了虛張聲勢。

六 對自然的愛好

戶外運動之所以不同於決鬪與對和平的滋擾，是在於下面的特徵：即戶外運動除了冒險與猛勇的衝動而外，還可以有其他的動機。雖然在某種場合，很少有其他的動機，但事實上，人們之所以沈湎於戶外運動，也還有其他補助的原因。運動家乃至狩獵者與釣魚者，多少總有愛好自然的習慣與愉樂心神的需要等，這些成爲他們消閑底刺激力。無疑的，這些動機常常存在，而且形成運動生活底吸引力底一部份。不過牠們不能成爲主要的刺激力而已。這些外表的需要是很容易充份滿足的，並不需要有系統的努力來殺戮運動家所心愛的生物底生命。實在，運動家底活動底最可注意的效果，是撲殺他所能克服的一切生

物，因而保持其性格在固定的荒寥狀態之下。

運動家之所以從事運動，還另有一種理由。就是在現存的因襲性之下，他們為娛樂與接近自然起見，運動是最好的方法。因為斯斯文文的準則，已由過去掠奪的有階級底範例所創設，並且由該階級底後裔，把它苦心孤詣的保存起來了。這些準則不允許他們隨隨便便接近自然。因為戶外運動自來就是榮譽的職務，牠是從掠奪文化所遺傳下來的最高形式的日常閒暇，所以牠就成為禮節所充份允許的唯一的戶外活動的形式。在狩獵與釣魚底許多誘因中，也同樣有戶外生活底娛樂的意義。人們必須在殺戮的掩護之下，來尋求這些娛樂，其較遠的原因，就在乎一種不可違反的慣例；因為一違反這種慣例，將危及其榮譽，並將損害其自尊心。

七 戶外運動是一種欺僞

他種戶外運動，也有相類的情形。競賽的遊戲是最好的例證。自然，在這裏也有某種榮譽生活底法則所允許的慣例，來決定活動，運動與娛樂等底形式。那些沈溺於競爭運動的人們與那些讚美這些運動的人們，他們主張這些運動是最有益的娛樂手段和體育手段。而且，久而有效的慣例亦擁護這種主張。榮譽生活底準則，使有階級底生活結構中，不存有任何非顯著閒暇的活動。接着，牠又慣例地使不能存在於

一般的社會生活中。同時，無目的的的肉體勞動，成爲不可忍受的煩冗與無趣味。我們曾經說過，這種活動形式，那怕完全是虛偽的，終是化裝在某種目的之下。戶外運動是滿足這些本質上無用的需要與虛偽的目的。除此以外，牠們又供給一種競爭的目的，而且正因此，牠們才是有吸引力。一種業務，爲要是合於禮儀，必須適合於有階級底榮譽浪費底準則。同時，要使一切活動成爲生活底習常的表現——那怕是部份的表現，必須適合於一般對於某種有用目的的有效準則。有階級底準則，要求嚴格的與廣大的徒勞無益；而勞動的本能則要求有目的的行動。有階級底禮儀準則，用淘汰的消滅方法，緩慢而週遍的從已通行的生活結構中，除去那些實際有用的或有目的的行動；而勞動本能則可以衝動地一時地滿足於直接的目的。只有當某種行動外表無益性，進入到反省的意識領域，使之自覺與通常有目的的生活過程太相反時，於是才使動作者底意識上感到不安而欲加以阻礙。

八 浪費性與合目的性

個人底思想習慣形成一種有機的複識 (Complex)，其傾向必然是對於生活過程的有用性。當牠將有機複識同化於有系統的浪費與無益性，而作爲生活底目的時，將發生一種反撥作用。但假若注意力只限於競爭的努力底直接目的，則這種有機體底反撥也可以避免。戶外運動如狩獵、釣魚、競技等，能發揮掠

奪生活底特徵如敏捷、狡猾與競爭的兇猛。只要是個人不甚具有反省的意識，或對於自己的行動不甚覺得有外來的傾向——只要他底生活在實質上是幼稚的衝動行爲，則那表現支配力的戶外運動底直接的與非反省意義，將能大大地滿足其勞動本能。假若他底支配的衝動是掠奪氣質底無深思的競爭癖性，則更是如此。同時，禮儀底準則也將使他認爲戶外運動，是金錢上無可非難的生活表現。某一種業務之所以能成爲傳統的、習慣的與合禮的娛樂方法，就是因爲牠能適應這兩種需要——間接的浪費性與直接的合目的性。因爲其他的娛樂形式與運動形式，不適宜於上品的雅緻的人們，所以戶外運動在現存環境之下，成爲最有效的娛樂手段。

九 蹴球與鬪牛

但是，那些主張競爭遊藝的禮讓社會的人們，向他們自己及其隣人證明他們底態度底正確，其根據是說這些遊藝是極貴重的發展手段。牠們不僅是增進運動者底體格，而且對於參加者與參觀者兩方面，都能養成他們底男性的精神。當人們一談到遊藝底有用性這問題，首先就提出蹴球這一運動，因爲這一運動已深深印入於一般人們心中，無論他們是贊成或反對運動爲肉體或道德的救濟手段。所以，這個典型的運動，可以證明一般運動對於運動家底性質與體格發展的影響。人們常是漫然的說：蹴球對於體育

的關係，正如鬪牛對於農業的關係一樣。這些遊戲制度的有用性，需要恆久的訓練或教養。這裏所使用的材料，無論是動物的或人的，須經過小心的淘汰與訓練，方能得到並加強某些適性與癖性；而這些適性與癖性是野蠻狀態底特徵，若在家庭豢養之下，將歸於消滅。但無論在那一場合，這並不是說，結果是圓滿而一貫地回復到野蠻的身與心的習慣。其結果寧是一方面地回復野蠻主義或野性——即是回復到並加強那些破壞的與荒廢的野蠻特性，而不附隨有其他諸特性底發展。以爲完成個人保存與充實其野蠻環境中的生活之一助。蹴球這種體育，產生一種間接的猛勇與狡智。這是對於早期野蠻氣質的復歸，與某些氣質的壓迫，從社會的與經濟的需要看來，後一種氣質也是野蠻性格底表現。

一〇 運動之社會的可否

由競技的訓練而產生的肉體的壯健——姑假定這種訓練有這樣的效果——對於個人與集體都是有利益的，因爲牠有裨益於經濟的有用性。隨競技而起的精神特性，若與集團底利益相對比，對於個人也是有利益的。無論在那一社會，只要那裏的人民具有這些特性，情形都是一樣的。現代的競爭，大部份是一種自主過程，並且這些過程，是根據乎掠奪性格底這些特徵之上的。現代人以一種不純淨的形式進入到現代和平的競爭，於是在生活上，必須相當的具有這些特性。不過，牠們對於競爭的個人雖是不可或缺，

但對於社會却不是直接有用的。若就個人對於集體生活的有用性而論，則競爭的效能就令是有用的，也只是間接的。猛勇與狡獪對於社會是沒有用的，除非與另一社會進行敵視的交涉的時候。而牠們對於個人之所以有用，只因在他所處的人類環境中，有很多的這一種同樣特性存在着。無論何人假若不會具有這些特性而貿然參加競爭，必然是不利益的，正如沒角的牡牛在有角的牛羣中一樣的不利。

自然，掠奪特性底具有與養成，也可有經濟基礎以外的其他基礎。對於野蠻的適性，常有一種審美的或倫理的好尚，並且這裏所討論的各種特性，對於這種好尚有極大的影響，以致牠們在審美中或倫理中的有用性，與其所產生的經濟的無用性為之淹沒不彰了。但這不在現在研究範圍以內。所以，整個運動是否應該施行，或是牠除了經濟基礎以外，有什麼價值。在這裏都不討論。

一一 近代人性格中所見的野蠻特性底殘餘

在一般人的理想中，以為戶外運動的生活，可以養成一種男子氣魄；如用俗語說起來，就是可以養成自信與交誼。從另一種觀點來看，這所謂自信與交誼的特性，可以說就是蠻勇與團結心。人們之贊許這種男子氣概，其理由正因牠們有用於個人之故。社會底諸成員，特別是樹立趣味準則的那一階級，都充份地具有這一系列的癖性，以致那些不會具有這些癖性的人們，不免茫然如有所失，而特別具有此種癖性的

人們，遂形成其為優越的屬性了。在現代一般的人口中，掠奪人底特性是無法消滅的。牠們是存在，而且無論何時，只要有感情底求訴，便可明析地表現出來——除非這種求訴是與那些形成我們習慣的職業，以為一般日常利益的諸活動相衝突時，又當別論。從經濟上來觀察，現代任何產業社會的普通人之所以能解脫這些頑強的癖性，只是由於部份的或暫時的不使用，牠們降入下意識的動機底後面。固然，牠們對於不同的個人，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權力，但在任何時候，當一種較平時更緊張的刺激力來喚起牠們時，牠們對於人底攻擊形式的行動與感情，總是有用的。無論在任何場合，只要那裏沒有掠奪文化以外的職業，佔據了個人底日常興趣與感情，則牠們是很有力地存在着。在有階級中以及在附從於這一階級的一部份人口中，就是這種情形。所以，有階級底新添份子，很容易從事於戶外運動。所以，在任何產業社會，只要其財富集累的程度，足以使一大部份人免除工作，則戶外運動與戶外運動的感情，很快地發展起來。

一一 手杖底效用

一個純樸的與大家所熟習的事實，可以表明掠奪的衝動，不是以同一程度而流行於一切階級間。僅就現代生活底一簡單特徵而論，攜帶手杖似乎是最微小的事情，但這一習慣對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却有大的意義。手杖最為流行的階級——在一般瞭解中，省不了手杖的階級，即是嚴格地有階級份

子、運動家以及低等的怠惰者。除此以外，還有從事於金錢業務的人們。而一般從事產業的人則不是這樣。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婦女們是不拿手杖的，除非是不健康的時候，在這種場合，手杖乃有另一種作用。實際上，這在很大的範圍內是一種禮貌的習慣，不過禮貌習慣底基礎，則又是成立這一習慣的那一階級底癖性。手杖所盡的是一種廣告作用，牠表示那攜帶者底雙手，是不從事於有用的勞動，所以牠可用以證明其閒暇。不過牠同時又是一種武器，牠能滿足野蠻人所需要的一種感覺。只要稍微具有猛勇性的人，則握有這種具體的、原始的攻擊手段，即感覺到非常快慰。

一三 猛勇底經濟的價值

因為文字上的需要，使我們對於這裏所討論的各種適性、各種癖性與生活底各種表現，殊不能明白地表示贊意。但是，對於這些人類性格底或生活過程底任何形態，並不欲加以非議或稱揚的意思。我們是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討論流行的人類性格中的各種因素，並且這裏所討論的特性，都是依據牠們對於集體生活過程的直接經濟關係來測驗的。這即是說，我們是從經濟的觀點來瞭解這些現象的。並且我們估量牠們，是看牠們底直接作用是促進，抑是阻礙人類社會對環境、對制度——經濟條件與社會在目前與最近的將來所需要的制度——之更完全的適應。對於這些目的，從掠奪文化所遺傳下來的各種特性，較

之原來，只有較少的作用。但就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要忽視了，掠奪時代的人所具備的攻擊性與執拗性不是沒價值的遺傳。這些適性與癖性底經濟價值——也稍顧及到其狹義的社會價值——將簡單地討論過去，不復從其他的見地來考察其價值。若與現代產業生活底結構作凡庸而無趣味的對比，用現在流行的道德標準，特別是審美的與詩趣的標準來判斷，則這些極原始的典型的男子氣底殘餘，將得到與這裏所估定的不同的另一種價值。但這不在我們的研究範圍之內，所以不加討論。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不讓研究範圍以外的各種優越標準，影響到我們對於這些人類性格底特徵——或活動底特徵——之經濟的評價。這個原則無論是就積極參加運動的人們而論，或僅就是鑒賞運動的人們而論，都可以適用。這裏所說的運動癖性的原則，也可以適用於俗語所謂的宗教生活的考察。

一四 對猛勇的辯解

在上節中，偶然提到用日常用語來討論這一類的適性與癖性，總保不定含有貶抑或辯解的意思。這個事實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牠可以表示冷靜的普通人對於這些表現在戶外運動與一般冒險行為中的態度。有許多巨大的著作，為戶外運動與具有掠奪性質的其他活動辯護，並加以頌揚，但其中也有低調的貶抑。這裏或者是很方便的地方，可以來討論這種貶抑。在對野蠻文化所遺留下來的其他制度的辯護者

中，至少也可以看到這同樣的辯解心情。這些需要辯解的古代制度中，有全部現行的財富分配制度，以及由此而起的階級的差別；顯著消費之下的一切消費方式；家長制之下的女子底身分制；許多傳統的信條與宗教儀式的特徵，特別是那些幼稚瞭解中的宗教儀式底顯然表現。凡稱許戶外運動與運動性質時所採取的辯護態度，只要術語改變一下，也可以應用於社會遺傳中其他有關聯的因素。

通常有這樣的一種感情普遍地流行着——只是在辯解者底語言中不甚明顯，但我們可以從其論述態度中看出——即以爲這些戶外運動與運動性質中所包含的許多掠奪的衝動和思想習慣，不能爲常識所瞭解。『就大多數的殺人犯而言，牠們都是極不正當的性格。』從道德家底觀點看來，這句格言是對掠奪氣質給了一個評價，同時對於這氣質的表現和其實施的效果給了評價。牠表示清醒的成年人底意見，以爲掠奪習慣對於集體生活，是有某種程度的用處的。人們感覺到，這種推論是反對具有掠奪習性的任何活動，而其證明的責任則在於那些爲掠奪氣質底回復而辯護的人們。有一種很強烈的公衆感情，贊許這一類的娛樂與遊藝；同時，在社會中也有另一種意識，以爲這種感情是不正當的。人們常常這樣的來尋求這些遊藝底正當性，他們以爲戶外運動雖然是掠奪的、非整個的社會效果；雖然牠們底直接效果是趨於回復到產業上無用的癖性；然而間接地——由於不甚容易瞭解的對極的歸納過程——戶外運動可以養成那些對於社會或產業目的有用的心理習慣。這即是說，戶外運動在本質上雖是有傷感情的

功名的性質，但因為某些間接的或不甚顯明的效果，牠們可以產生一種無傷於感情的氣質底發展。人們普通都從經驗上來表示這一點；或者假定從經驗的歸納看來即是如此，凡留心的人們都可以明瞭。在進行這一論題的證明與推論中，從原因到結果底虛偽基礎是狡猾地避免了，只是上面所說的由戶外運動所養成的『男子的品性』是在例外。但是，既然男子的品性是（在經濟上）缺乏正當性，則這證明底鎖鏈，在其開始即已毀壞了。在最普通的經濟術語中，這些辯護都是企圖來表示，無論事物底邏輯怎樣，戶外運動在事實上是促進所謂廣義的技術。只要他還沒有使他自己或別人相信這是牠們底效果，則這些戶外運動的辯護者們是不會得到滿足的。不過普通說來，恐他們永是不能得到滿足。他們對於這裏所討論的諸習慣的不滿足，常表現於他們底強烈論調中，表現於他們用巨大的力量來堅持其態度這事實中。

一五 掠奪的競爭癖是勞動本能所派生的

但是，爲什麼需要辯解？假設流行着有贊成戶外運動的公衆感情，何以這還不能算是充分的正當？若某民族在掠奪的與準和平文化之下經過長期的猛勇的訓練，於是遺傳給今日人們以一種氣質——即以暴惡與狡猾的發洩爲滿足的氣質。所以，我們要問何以人們不承認這些戶外運動爲正規人性底正當表現？除了表現於這一代人們感情中的全部癖性——包括猛勇底遺傳的壓力——以外，還有其他的什

麼準則？間接的準則是勞動的本能，這一本能是較之掠奪競爭的趨向更基礎的、更古的。後者只不過是勞動本能底特殊發展，一個變種，若與前者底悠遠歷史相較，是很後起的。競爭掠奪的衝動——或者可以稱為運動的本能——與其所由發展和分化而來的原始的勞動本能相較，是頗不穩定。由這種生活底間接準則看來，可知掠奪的競爭，因之也是運動的生活，就不能充實了。

一六 有階級與運動

有階級制促成運動與功名底保存，其所採取的樣式和程度，難得簡潔的敘述。從以上列舉的證據看來，在感情與傾向中，有階級較之諸產業階級，更趨於好戰心理。對於戶外運動也是如此。但主要的還是其間接效果，有階級制經過其禮貌生活的準則，來影響運動生活方面的一般感情。很明顯，這個間接效果是促進掠奪氣質與習慣底殘存。就是對於較高的有階級底禮節所排斥的戶外運動底變種，也是如此。例如懸賞鬪拳、鬪鷄，以及其他戶外運動底其他粗率表現。最後所確立的詳細禮節，即有階級制所批准的合宜的法則，明顯地表示競爭與浪費是好的，其反面則是不榮譽的。在社會的低級人們看來，這些繁文縟節是不易瞭解的，所以人們應用這些寬廣基礎的禮儀準則時，並不考慮，並不注意其禮儀範圍及其細節中所規定的各種附則。

一七 沉湎於運動是有階級底特徵之一

有階級底特徵之一是沉湎於競技運動，這不僅表現於他們直接參加這些運動，在其感情與精神中亦是如此。並且這種癖性是這一階級與下流社會的怠惰者所共同的，此外還有些人們因具有這種閒歇遺傳的因素，因而有統治的掠奪的傾向，於是也具有這一癖性。西方諸文明國家的人民，很少是缺乏掠奪的本能，而不浸染於游藝與競技運動。但是，產業階級中的普通人間，戶外運動的傾向不很強，不足以形成所謂運動習慣。對於這些階級，戶外運動是偶然的遊戲，而不是純正的生活特徵。所以，這些廣大的普通人，不能說是培養了運動的性癖。雖然在他們之中，也有幾人或一部份的人，保存了這一癖性，但在這些產業階級中，戶外運動的嗜好是一種臨時性質，多少是由於偶然的興趣，而不是形成思想習慣底一重要因素的興趣。

一八 運動癖性底意義

正如今日的運動生活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性癖並不是有重大關係的經濟因素。就其本身而論，牠對於產業的效能或任何個人底消費，並沒很大關係。但這一性癖是人類性格中的一主要特徵，而人類性格

底發展，則是頗關重要的事件。牠可以影響集體的經濟生活，無論就經濟的發展而論，或就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結果而論，都是如此。無論是好是壞，一般的思想習慣總多少被這種性格所統治，這一事實不能不大的影響集體經濟生活底規模、傾向、標準與思想，而且其影響是依集體生活適應環境的程度為大小的。

這裏還當說到，構成野蠻人底性格的其他特性，也可以有同樣的影響。就經濟學的目的而言，這些野蠻的性癖，可以認為是表現於猛勇的掠奪氣質的共同變種。牠們在本原上不是經濟的性質，也沒有很多直接的經濟意義。牠們底作用是在於指示經濟進化的階段，即具有這些性癖的人們所當適應的階段。所以，牠們底重要，是作為一種外部的試驗，可以測量他們對今日經濟需要的適應程度；另一方面，牠們底重要，是其本身成為增加或減少個人底經濟服務性的適性。

一九 暴力與詐僞

正如在野蠻生活中所表現的那樣，猛勇底表現是沿着兩個主要方向——暴力與詐僞——而進行。這兩種表現方式，以不同的程度而存在於現代戰爭、金錢的職業、戶外運動與競技中。這兩種適性，都由戶外運動與更嚴重的競爭方式所培養與加強。策術或狡獪，是競技中、戰爭中與狩獵中所不能缺少的一因素。在這一切職業中，策術是有發展而為權謀與詭詐的傾向。在任何競技或一般的運動底進行中，詭詐、虛

僞與威嚇，都佔有堅固的地位。使用公證人以司裁判，定出許多技術規則，以處理欺詐和策術，這一切可以充份說明，在競技中儘有用欺詐手段以戰勝其對方者了。就這種事實底性質說，習久於戶外運動，將使欺詐的適性更爲發展。如果社會上通行着掠奪氣質——這使人們傾向於戶外運動——這就表示在這裏通行着不顧他人利益的冷酷行爲（集體的與個人的）。無論欺詐在什麼正常法律與風俗底化裝之下，其歸宿終是狹隘的自私心理底表現。在這裏，對於運動這一特徵底經濟價值，不必多贅。

在這方面，我們應指出，運動家和競技家底顯著的特徵是，極端敏捷狡猾的形相。攸力柄茲（Dibson）底天才與功績並不下於阿溪里（Achilles），無論就他們對於競技的促進而言，或就他們在其同伴中的地位而言，都是如此。一個年青人進了有榮譽的中等或高等學校以後，如果要成爲職業的運動家，則其學習的第一步是敏捷的姿勢。故凡深切有志於運動競技，競走或其他同樣競爭性質的競賽者，莫不注意於敏捷的姿勢以爲裝飾的特徵。若更進一步來指明他們底精神關係，可以說，低等階級的怠惰者們，常很明顯地表現出敏捷姿勢，且普通都表現一種優伶狀態，正如同競技家的年青候補者們所表現的那樣。這就是世俗所謂狂妄少年的「堅強性」底顯著特徵。

我們可以說，敏捷的人對於社會沒有經濟的價值，除非牠是爲了與其他社會打交道而實行這冷酷的行爲。牠底作用不是促進一般的生活進程的，他在其直接經濟關係中，最好只能改變集體經濟的本質，

使之向新的方向發展罷了。正如同醫學中所說的良性瘤瘍，有一種離開不定的界線而成爲惡性的發展的傾向。

兇猛與狡捷這兩個野蠻特性，形成掠奪氣質或掠奪的精神適性。二者都是狹隘的自私心理底表現。二者對於尋求有傷感情的功績的人們，是有很大的用處的。二者都有高度的審美價值。二者都由金錢文化所養成。但對於集體生活，都是沒有效用。

第十一章 信任幸運

一 賭博癖底要素與信任幸運

賭博癖是野蠻氣質底另一種從屬的特性。在運動家與好鬪的或一般從事於競爭活動的人們中，這特性是最普遍地流行着。這特性也有一直接的經濟價值。如果牠在某社會裏，流行得過於普遍，牠將成爲整個產業效能向最高度發展底阻礙。

很難肯定地說，賭博癖是絕對屬於野蠻性格的一特徵。賭博習慣的主要因素是信任幸運；而這種信任，或者，至少是這種信任的因素，可以迴溯到掠奪文化以前的人類進化階段。大約在掠奪文化時代，這種信任幸運的風氣，已發展成爲現在的形勢，即成爲賭博癖底主要因素與運動氣質。或者牠在現代文化中所表現的特殊形勢，是由於掠奪時代的訓練。但是，信任幸運這一習慣，在本質上較之掠奪文化更爲古舊。牠是萬物有神論的一種形式。這信仰似乎是從更古的時代傳給野蠻時代，更經過變形，在掠奪的訓練之下成爲一特殊形式，而傳到人類發展底後一階段。但無論如何，牠是一種古昔的特性，從遠古遺傳下來，不甚適合於現代產業進程的需要，且多少成爲現代集體經濟之充份效能底障礙。

信任幸運，這種特性是賭博習慣底基礎，不僅只是牠底因素。至於賭力與競技這些競賽，則還有更進

一步的動機，如果缺少這一動機，則信任幸運的心理難得成爲運動生活底顯著特徵。這所謂進一步的動機，是預期的勝利者，或預期的勝利者方面，希望提高自己底優勢，降低對方底優勢。不僅是強者方面依金錢得失的大小而記載其勝利，失敗者方面也依此而感受痛苦與屈辱；雖然金錢的得失只是物質的計算。但普通也有這樣的賭博，常着眼在增加對方勝利的機會。他們認爲耗費在這方面的金錢與思慮，是不能毫無所得而進行的。這裏有一種勞動本能底特殊表現，其基礎是這樣的一種意識，即以爲萬物有神論將決定特殊具有賭博癖性的人們得到勝利。這種動機表現的形式是袒護自己底親近者，無疑的是一種掠奪的特徵。信任幸運，這特性在賭博中所表現的，是作爲真正掠奪衝動底副手。所以，我們可以說，信任幸運的心理，表現於賭博中時，牠可以說是掠奪性質的一因素。這種信仰在其本質上是一古代習慣，屬於古遠而尚未分化的人類天性。但當這一信仰補充有掠奪的競爭衝動，且分化爲賭博的特殊形式時，則此種最高發展的特殊形式，可以稱爲野蠻性質的一特徵。

二 僥倖的必然觀是初期的萬物有神論

信任幸運是現象底連續關係中的一種僥倖的必然觀。在任何社會裏，只要流行着這種信仰，則牠底各種變形與表現，對於社會的經濟效能有極大的重要。我們值得對其起源、內容，及其在經濟構造與職能

中的各種分枝有詳細的討究，也可以討究有階級對牠底發展、分化與持續的關係。在其最容易考察的發展形式中，如掠奪文化的野蠻人或現代社會的運動家們所具有的，這一信仰至少是由兩種顯著特徵所組成——同一基本的思想習慣底兩個形態，或者可以說是同一心理因素在其進化中的兩個連續形態。這兩個因素是信仰發展的同一路線，這一事實並不妨礙牠們在人底思想習慣中的共存。其更原始的形式（或者更古的形態）是幼稚的萬物有神的信念，即各種關係與事物亦具有精神這觀念，將準人格的性格賦與事實。對於古代的人，其週圍環境中一切事象，都有準人格的個性。牠們都被認為具有意志，甚至具有各種癖性，這種意志與癖性參加到原因底複合體中，以不可思議的方式來影響事變。運動家們信任幸運與機會的觀念，是一種不明顯的或幼稚的萬物有神論。常以極漠然的方式來適應事物與環境，但其中常包含着有和宥、欺詐、瞞騙等的可能性，不然，則將妨礙這些癖性底發展，而這些癖性則是包含在任何競技的用具與附屬物之中的。很少運動家沒有佩帶符咒的習慣，他們以為牠多少有些效能。同樣，他們也本能地恐懼其競爭的敵方或賭博用具附有魔力。他們覺着，如果他們祝護某一方，則那一方必然要增加力量，而他所敬奉的財神，亦將不是遊戲的。

三 由萬物有神論到超自然的力

信任幸運的簡單形式，即是一種本能的觀念，即以爲一切事物都具有不可思議的目的性。各種事物都有達到一定目的的特性，無論這目的或客觀點是人們所未預料到的，或者是有意尋求的。這一簡單的信仰，於不知不覺中進到第二步，即上面所敘述過的形式或形態；至此此種形式或形態成爲較清晰的超自然的力的信仰。超自然的力是與可以看見的事物相關聯，經過這些事物而工作，但在個性方面，却不與牠們相一致。這裏所使用的超自然的力（*Preternatural agency*）這一術語，其意義並不是說這一種力果真有超自然的性質，那是萬物有神論底更進一步的發展。超自然的力，這一術語，不一定是指着完全人格化的勢力，而是具有某種程度的人格屬性的勢力，能影響任何事業（尤其是競賽）的結果。例如對 *Handicap* 或 *Odds* 的信仰，就一般說來是受了許多早期日耳曼傳說的影響，而特殊地則是受了埃斯蘭傳說的影響，這種信仰即是事件進程中超物理的性癖的觀念。

在信仰底這個表現或形式中，此癖性很少人格化的，雖然牠以各種不同的程度而具有個性。並且這個性化的癖性，有時被認爲是服從於環境，普通是服從於精神性質或超自然性質的環境。這信任底顯著例證——一種進步的分化階段，且是超自然力的人神同形的人格化——即是戰爭的賭賽。在這裏，超自然的力，被認爲有公正人的作用的，而且牠完成競爭的結果時，是依照預定的決定基礎，如競爭者雙方底平等與合法的要求。另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神的必然趨向的同樣觀念，存在於現代流行的信仰中而爲

一種不顯明的因素，例如大家所知道的諺語：「他是三倍地武裝着，他就知道他底爭論是正常的。」這諺語對於現代文明社會中不思考的人們，是很有意義的。現代所殘存的對於 *polytheism* 的信仰，或對於不可見的神的信念，是不明顯與不固定的，這種信念即是接受了這個諺語。而且在任何場合，似乎這是與其他不明顯的萬物有神論的心理因素相混合的。

爲了現在的目的，不需要更詳細地研究心理過程或人種學的系統，雖然正是因爲牠們，後期的萬物有神的性癖才從前一期的產生出來。這一問題，對於民衆心理學或對於儀禮與信條底進化理論，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說到「這兩者在發展的順序上，是否爲相關聯或連續」的問題時，這個問題是極其重要的。我們在這裏僅提到這一問題的存在，但現在討究的注意點却不在這裏。就經濟學的理論而言，信任幸運這一特徵底兩個因素或形態，本質上是同一性質的。牠們成爲一種思想習慣，帶有一種經濟的意義，可以影響個人處事接物的觀念，因之又影響個人對產業的服務性。所以，任何萬物有神的信仰，除開美、價值、便益這一切問題而外，牠對於個人底服務性成爲一種經濟的因素，且特別成爲一種產業的勢力，這是值得討論的。

四 萬物有神的傾向與產業的能率

前節中曾經說過，個人爲了適應現代複雜的產業社會底最高有用性，則他必需具有一種適性與習慣，能用因果關係的術語來瞭解和貫串許多事實。無論就全體或細節而論，產業過程是一種量的過程。工人以及產業指導者所需要的智慧，只是能瞭解並適應量方面的因果關係。這種瞭解與適應的能力是蠢笨的工人所缺乏的，而他們底教育——既然教育底目的是增高他們底產業能率——却是爲的提高他們這種能力。

假若個人底遺傳適性或後天的訓練，使他不能用因果關係或實際事實來觀察事物，則將降低他底生產效能或產業能力。用萬物有神論的方法來瞭解事物，勢必使效能爲之降低，這在一般羣衆——整個具有萬物有神傾向的人們——中特別明顯。萬物有神論阻礙了經濟的進步，這在現代大產業制度之下，較之任何其他制度下表現得更爲明顯，其結果更遠大。在現代產業社會裏，產業是日進不已地組織爲廣大的機構，其各種職務又是互相關聯着。所以，就參加產業的人而論，其生產效能更要求他們脫離一切偏見，用因果關係來觀察現象。若在手工業時代，則精巧、聰敏、耐勞、強健等長處，可以抵消思想習慣中的這些偏見。

同樣，在農業中也有這樣的傳統習慣，對於農業勞動者所要求的條件與手工業中相同。在這兩方面，勞動者本身是主要的原動者，至於參加工事的自然力，則被認爲不可思議的與偶然的勢力，而非勞動者

所以制馭與管理，在一般人看來，在這些產業形式中，只有較少的產業過程，需要巨大的機械來進行，對於這大的機械進程，需要用因果關係來瞭解，而產業的運轉與工人底動作，亦必須適應牠們。當產業方法愈發展，則手工業者底這些長處，愈不能抵消其智慧的缺乏，或對因果關係的不瞭解。產業的組織逐漸採取一種機械的性質，在這裏，人底職務只是辨別與選擇那一種自然力量能爲他實現其效能罷了。工人在產業中的作用改變——從主要的原動者，變而爲辨別者與評價者——就是辨別或評價量的關係與機械的事實。迅速的瞭解能力，與無偏見地估量其環境中的原因，這些逐漸有了經濟的重要，並且，假如在其複雜的思想習慣中，闖入了反因果關係的認識的偏見，則將成爲愈益重大的擾亂因素，降低他底產業效能。那怕是極細微而不明顯的偏見，如不用量的因果關係來觀察日常事件，則由於對這些人們習常適性的積累的影響，將大大地降低那一社會底集體的經濟效能。

五 神人同形的傾向與因果關係

萬物有神的心理習慣，發生於早期，成爲萌芽的萬物有神的信仰之未分化的形式，在較後的時期，成爲更完成的形態，於是對於事物賦以神人同形的人格化。這種萬物有神論底產業價值，或超自然力底產業價值，無論就二者中的那一場合而言，都是一樣。若就對個人底產業上的服務性而言，無論在那一場合，

其影響是相同的。但這種信仰統治或形成人們底思想習慣的限度，則有直接間接、緩急、相對絕對的程度不同，雖然他們同是應用萬物有神論或神人同形說的公式來應付其環境中的事物。在一切場合中，萬物有神論的習慣，總是使因果關係這種評價曖昧不明；但在較早的時期，幼稚的、不明確的萬物有神的觀念，較之高級的神人同形說，以更浸透的方法來影響個人底智慧過程。只要是萬物有神的觀念是以幼稚的形式而存在，則牠應用的規模與範圍是無限制的。牠將影響人底思想各方面——只要他與生活底物質手段發生關係。在後來的時期，萬物有神論經過精化的神人同形說的過程而更確定，有較成熟的發展，於是牠底應用，就止限於稍固定的方式與遼遠而不可見的事物；因為日益複雜的日常事物，均可即時解決，不必乞助於超自然的力了。高度完成的、人格化的超自然力，不是解決日常零碎事務的方便手段，人們容易用連續關係的術語，來解釋零碎或卑俗的現象。此中所得到的臨時解釋，是無意地讓其自己存在，作為應付零碎事務的手段，直到有特殊感觸與困難時，才使人們回憶起來。但當特殊緊迫事件發生時，即是說對於因果法則有特殊需要時，則他將乞助於超自然的力為他底救星——假若他具有神人同形的信仰。

六 神人同形的信仰底經濟價值

超因果法則的傾向或力，有極大的效用，是困惑時的解救者，但牠底效用終不是經濟的。牠是一個特殊的避難所與慰藉的源泉，凡牠達到穩固與專門化的程度時，牠就成爲一個神人同形的神。當人們不能用因果關係來解釋事物而困惑時，牠能供給人們以解脫困難的方法。除此以外，牠還有許多用處。神人同形的神底顯明而爲人們所公認的功績，如從審美的、道德的、精神興趣的觀點來觀察，或甚至從政治的、軍事與社會政策的觀點來觀察所表現的功績，在這裏且不多論。這裏所要討論的，是這個超自然力的信仰之非特殊與非緊急的經濟價值，把牠作爲一種思想習慣，可以影響其信仰者底產業的服務性。就是在這窄狹的經濟範圍內，我們底討研，也將限於此思想習慣對其信仰者勞動服務性的直接關係，並不擴大到較遠的經濟效果。這些較遠的經濟效果，是很難追究的。這種研究，因爲現存的先入觀念而受妨礙，人們以爲生活底擴張，是由於精神上同神的接觸，所以目前研究牠們底經濟價值的每一企圖，必無結果。

萬物有神的思想習慣，對其信仰者的直接影響，是降低其有實效的智慧，而這智慧則是對於現代產業有特別關係的。無論對於這超自然力的信仰，是高等或低等的型類，這個影響將以不同的程度而發生。野蠻人與運動家底信任幸運，以及他們所具有的對神人同形的神的較高級的信仰，都是如此。就是對於更高級發展的神人同形的信仰，如文明的信徒們所具有的信仰，也是這樣，雖然其相對的程度很難肯定的說明。由於一般的高級神人同形的信仰，而產生的產業的無能，也許是相當的輕微，但仍不能忽視。現代

西方文明中的這些高等信仰，並不能代表人類這個超因果觀念的最後崩潰期的形態。此外，這一萬物有神觀念，表現於稀薄的神人同形說中，如十八世紀的自然秩序與天賦人權，現在的代表，則是達爾文學說以後的改良的進化論。用萬物有神論來解釋現象，是一種虛偽的方法，論理學者們稱之為「合理的愚鈍」。對於產業或科學而言，牠是理解事實與估評事實的障礙。

七 萬物有神的習慣底意義

除開這些直接的產業結果以外，萬物有神的習慣，對於經濟理論還有某種意義。第一，牠證明了其他古代各種特性在某種顯著程度內曾經存在過，而且這些特性與萬物有神的習慣相隨伴，在本質上與經濟極有關係。第二，萬物有神的習慣，在神人同形說的發展中所產生之信仰儀節底物質結果，在下列兩方面都是重要的：（A）影響社會的消費與流行的趣味準則，這在上章已經說過了。（B）保持對上司關係的承認，與鞏固身分制及忠順的觀念。

若就B項而言，形成任何人底性格的思想習慣，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整個的有機體。若在某一點上，有了向着某一方向的顯著變化，必在生活表現中，引起其他諸活動或向着其他諸方面之互相關聯的共同變化。這些各種不同的思想習慣或生活表現，是個人生活之連續關係的各種形態。所以，為反應某種刺

激而形成的習慣，也將影響對另一種刺激的反應。人類性格之任何一方面的變更，將是整個性格的變更。根據這一點上，或者還有在這裏不能討論的其他較暗昧的根據，在人類性格各種特性之間，存在有這些共同變化。例如在高度發展的掠奪生活的諸野蠻民族中，都具有普遍而強固的萬物有神的習慣，完備的神人同形的儀節，與身份制的觀念。另一方面，神人同形說與對物質之萬物有神論的觀念，在野蠻文化以前的階段與以後的階段的各民族生活中，都沒那樣顯著的表現。就全般來說，在和平社會裏，身分制的觀念也薄弱些。我們應注意，在掠奪文化以前的大多數，假若不是全體的，民族中，都有一種活潑的與低度專門化的萬物有神的信仰。原始蒙昧人較之野蠻人與退化的蒙昧人，其萬物有神的傾向較為輕微。他們所相信的是幻想的神話，而不是強制的迷信。野蠻文化表示出有運動性、身分制與神人同形的迷信。今日文明社會中的個人性格中，普通也有這同樣的趨向共存着。具有野蠻掠奪氣質的現代運動家們，多信任幸運的；至少，他們有強固的萬物有神的觀念，正因為這一點，他們才沉溺於賭博。他們對於神人同形的迷信，也是這同樣情形。他們普通都相信某種幼稚的與一貫的神人同形的信仰。不過運動家們，只有很少數相信一神教或宇宙神教這一類的神人同形說，他們不常在這種不甚神人同形化的教派中，尋求精神的安慰。

八 神人同形說與身分制

神人同形說與武勇的相互關係，非常密切，事實上神人同形的儀式，常保持——假若不是創始——身分制的心理習慣。但是，若要問這些遺傳特性中，共存的變化起於何處，這儀式底效果終於何處，這是很難說的。掠奪的氣質，身分的觀念與神人同形的信仰，這一切在其最高發展中，同是屬於野蠻文化；但當牠們出現於野蠻文化的社會時，這三種現象之間，存着有相互的因果關係。在今日，這種個人底與階級底習慣或適性中之相互關係，更進一步成爲個人心理現象之間的因果或有機的關係。在前而我們曾經討論過，作爲社會構造之一特徵的身分關係，是掠奪生活習慣底結果。至於牠底派生的線索，則不外是掠奪習性之一精緻的表現。另一方面，神人同形的信仰是身分制底詳細規範，反映在超自然的觀念與將物質神祕化的觀念上。所以，若論到其演進的外部事實，這種信仰，可以說是古代人們萬物有神這觀念底產物，由於掠奪的生活習慣，而有了某種的固定與轉變，其結果成爲人格化的超自然的勢力。這種人格化的超自然力，充份地被賦與以掠奪時期的人底思想習慣。

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是下面幾種心理特徵，牠們對於經濟理論有直接關係。這些特徵是：第一，在前而曾經說過，這裏所謂的武勇即掠奪的與競爭的心理習慣，僅是人類一般的勞動本能底野蠻變態，這一本能在人們之傷感情的比較底領導之下，而成爲這一特殊形式。第二，身分的關係是這種傷感情的比較底形式表現，根據已公認的等級而形成的。第三，神人同形的信仰，至少在其初期，是一種制度，其特徵便是

表明人與神之間的身分關係：人是被視為低劣者，神是優越者。知道了這一點，則不難認識人類性格與人類生活中的這三種現象之間的密切關係了。這關係在某些重要因素中，是一致的。一方面，身分制與掠奪習慣，是形成於傷感情的比較之下，同是勞動本能底表現；另一方面，神人同形的信仰與宗教儀禮，是萬物有神的觀念底表現，也不過是在傷感情的比較這個通常習慣之下精化而成的。所以，競爭的生活習慣與信仰儀式，均是野蠻人性格中之補助因素，也就是現代野蠻變種底補助因素。牠們都是適應各種刺激之一系列的適性底諸表現。

第十一章 宗教的信仰

我們稍一檢察現代生活的某些事件，即可發現神人同形的儀節，與野蠻文化和野蠻氣質有有機的關係。同樣也可以表現這些儀節底殘存和效果以及其儀式的細節，怎樣關聯於有階級制，並怎樣關聯於此制度底原動力。我們對於信仰上的儀禮這項目所包括的各種實施，或這些儀節所表示的各種精神與智慧的特性，並不存辯護或貶抑的心理，現代神人同形的儀禮之每個現象，都有經濟的意義，我們可以從這種觀點來研究。我們這裏所要研究的是這些宗教信仰之具象的，外部的特徵。至於信仰生活之道德的與信心上的價值，則在我們研究範圍之外。而這些儀節所代表的信條底真實與美，也不在研究之列。甚至牠底較遠的經濟關係，這裏也不能加以討論；因在這一簡短的論述中，不能討論這一深邃而嚴重的問題。

在前面曾經講過，價值底金錢標準可以影響其他的評價過程——這種評價過程是以不與金錢利害相關聯的其他條件作基礎。這種關係不是單方面的。經濟的標準或評價的準則，也受經濟以外的評價標準所影響。我們判斷事實底經濟關係，在相當限度內也根據這些非經濟的，而又是較重要的利害關係。另外有一種意見，認為經濟的利害關係，僅不過是這些非經濟的較高的利害關係底副手。在這裏，我們應

該將神人同形的儀節這種現象底經濟利害與經濟關係分別清楚。要使人們去掉某種嚴重的觀點，而對事物有一種經濟的評價，然後對於外來的較高級的利害關係不存偏見，這需要相當的努力，才能辦得到。

一 神人同形的信仰底發生

在上面討論運動的氣質時，曾說過在事物上抱有萬物有神的觀念，不管供給了運動家底賭博習慣以精神基礎。就其經濟意義而言，這一特性在本質上即是萬物有神與神人同形的信仰中，以各種形式表示出來的同一心理因素。若就與經濟學有關聯的那些具體的心理特徵而言，運動因素中所含着的賭博精神，不知不覺地形成一種心理態度，在信仰儀節中尋求滿足。從經濟學的見地來看，運動的性格漸次成爲宗教信仰者底性格。凡是賭博者底萬物有神這觀念有了某種持久的遺傳時，則牠已發展爲多少清晰的超自然的或超物理的力的信仰，且附有神人同形的內容。而且當這種情形發生時，普通有一種顯明傾向，用公認的調和或接近的方法以與此超自然力妥協。這種融和與阿諛的要素，同愚笨的信仰形式有很多相似之點——即令不是歷史的派生相同，也是實際心理內容的相同。牠是不間斷地形成爲迷信與信仰，且表現其自己與濃厚的神人同形的儀節有同一來源。

二 運動的傾向者與信仰

運動或賭博的氣質，包含有某幾種心理因素，這些因素，造成了信條的信仰者，與宗教形式的遵守者，牠們有一個相同之點，就是在事變的連續關係中有一種不可思議或超自然的力存在着。就賭博而言，對超自然力的信仰，常是較不精密的方式，特別是就超自然力所賦有的思想習慣與生活方案而言，換言之，就其道德的性格與干預事變的意義而言，更是如此。運動者底觀點是較不固定，較不完整，較不分化的。他們對於超然力的個性與人格——其現身為幸運機會與福氣——常是害怕而努力避免的。運動家底賭博活動底基礎，大部份是一種本能的觀念，認為在事物與環境中存在着超物理的與獨斷的一種力量，他們認為這一力量是不與凡人相同的。賭博者常常是幼稚意義中之幸運信任者，同時又是某種信條形式底忠實信仰者。對於他們所信仰的神底獨斷習慣和不可思議的權力這些信條，他們特別易於接受。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具有兩種或兩種形態以上的萬物有神論。實在，在任何運動社會底精神屬性中，萬物有神論之一系列的遞進形態是相繼而發生的。萬物有神這個觀念底鎖鏈，在其一端是命運、機會、天命等本能觀念底初步形式，其另一端則是完全發展的神人同形的神，中間有各種階段。與這種超自然力的信仰相一起，還有一種本能的行為，一方面是適合於這僥倖心底幻想要件，另一方則又或多或少的服從不可思

議的神底命令。

三 怠惰者底氣質與信仰

這方面，在運動家底氣質與怠惰者底氣質之間，有一種關聯；而此二者又均與神人同形的信仰相關聯。他們較之社會一般人士，更易於信任某種信條，更易趨向於信仰上的儀節。還有值得注意的，這兩種人中間的無信仰者，也較一般的無信仰者更趨向於對某種宗教信仰的離背。這一事實的觀察，已由運動的辯護者們所公認了，特別是當他們辯護更原始的掠奪的運動時如此。實在，習於參加競技的人們，在某種限度內，是特殊傾向於宗教的儀節，這似乎是運動家底一貫的特點。還要注意，運動家們與掠奪的怠惰者們所信從的信仰，或是這兩類人中改宗者們所信奉的信仰，並不是所謂高等信仰，而是澈底地與神人同形的神有關聯的信仰。古代的掠奪的人類性質不能滿足於分解的人格這種深奧的觀念，這種觀念逐漸形成基督教之深思的教義如第一原因，遍在的靈智，世界靈魂或靈的方面。運動家與怠惰者底心理習慣所需要的仰信，可以引教會的武裝組織如救世軍作為例證。這種軍隊的組成份子，是來自低等階級的怠惰者，同時也包括許多運動家（特別是其軍官中如此），他們在軍隊中所佔的比例，比在社會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大得多。

四 大學校的運動家與信仰

關於這一點，大學校的競技也可以作為例證。研究大學生活中之宗教成份的專門家曾說——他的話無法可以否認——在美國，凡身體強健而能參加競技的學生，同時即是最信仰宗教的；或者，他們與那些不很注意於競技和其他運動的普通學生相較，其傾向於宗教信仰的程度總較高些。這是我們根據理論所能得出的結論。我們還當注意，這裏所說的只適用於大學的運動生活，競技以及從事於這些運動的人們。大學運動家使自己專門從事於宗教的宣傳，以此為專門職業或副業，這種事情是常有的。還可以看出，當這樣的事件發生時，他們常是某種神人同形的宗教底宣傳者，在他們底說教中，他們最容易主張神人同形的神與人們之間的身分關係。

大學生中這種技競運動與宗教儀節的密切關係，是一般週知的事實；但是這裏有一特徵還沒為人們所注意，雖然他是很明顯。大學的運動因素所包含的宗教熱忱，特別容易表現為對不可思議的神的赤誠與幼稚的服從。所以，牠常是與凡俗的宗教組織——以傳佈粗淺的信仰形式為目的——相結合，如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青年力行會等。這些凡俗團體的組織，是為的促進「實踐」的宗教。好像是加強這裏的論證，並建立運動氣質與古代信心之間的關係，這些凡俗的宗教團體常用其一大部份精力，來促進競

技與其他具同樣性質的運動。還可以說，這一類的戶外運動可以成爲沐浴神恩的工具。牠們是有用的傳道的工具，維持虔誠心情的工具。這即是說，使萬物有神的觀念與競爭的性癖得以行使的競技運動，使適合於小乘信仰的心理習慣得以形成與保持。所以，經過這些凡俗組織，這各種運動成爲誘致人們加入更豐滿的精神生活的工具，這種生活是教徒們底特權。

五 宗教的少年團與教會販賣所

競爭的演習與低等萬物有神的趨向，對於宗教的目的是本質上有利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所以許多教派的牧師們，在這方面都依從這些凡俗團體底指導。有些宗教組織，特別是主張實踐宗教而與這些凡俗團體最接近的宗教組織，已經採取這些方法，或與這相類似的方法以接近於傳統的信仰儀節。所以在教會底允可之下，青年會員中有了『青年團』及其他組織，來發展競爭與身分的趨向。這些擬軍隊的組織，使競爭性與有傷感情的比較更加重要與更其精化，且使對人的服從和支配關係，更能迅速地識別與贊成。一個宗教的信仰者，常是最明白怎樣有禮貌的服從與接受懲罰的。

但是這些實踐所養成與保持的思想習慣，只能形成神人同形信仰底內容之一半。另外一半，信仰生活底補助因素，即萬物有神的心理習慣，則爲教會所組織的第二系列的實踐所形成與保持。這就是許多

賭博的實踐。例如教會市集（Church Bazaar）與彩票等，正是這些活動底典型。若論到與嚴格的信仰儀節相關聯的這些實踐底正常性，則可注意這些賭博與和此相似的其他行爲，對於宗教組織的普通人們，較之宗教信仰較少的人們更爲有效些。

六 神底屬性是文化發展底反映

上面所說的，一方面是表示使人們傾向於戶外運動的同一氣質，也使他們傾向於神人同形的信仰，另一方面則表示，習慣於戶外運動，特別是競技運動，也可以發展宗教信仰的趨向。反之，習慣於宗教信仰，也可以促進這一傾向——對競技運動及其他使傷感情的比較與相信命運的心情能發生作用的一切運動的傾向——的發展。實質上，同一系列的性癖，表現於精神生活底這兩方面。充滿掠奪本能與萬物有神觀的野蠻性格，通常都趨向於此二者。掠奪的心理習慣，包含有個人尊嚴與個人相對立場的觀念。如某種社會組織，其構造以掠奪習慣爲主要因素，這種社會是根據在身分制之上的。掠奪社會中，生活圖案的通行規範，即是優與劣、貴與賤、統治與服從、主人與奴隸等人與人之間或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係。神人同形的信仰即是從產業發展的那一階段產生出來的，由此同一經濟分化——形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分化——而形成，且同樣是沉浸於統制與服從這一原則。信仰的思想習慣，是適應此信仰所賴以形成的

某種經濟階段而產生的。神人同形的神，被認為在一切重要問題中都是嚴格的，且容易成爲支配的主張與專權的行使——習常地視暴力爲最後的裁判者。

到了後來，神人同形的神達到更成熟的形式時，神底這種恐怖的形相與不可思議的權力，精化而爲「天父上帝」賦與此超自然力的精神狀態與諸適性，仍然同身分制度之下的是一樣，不過牠們現在帶有族長性質——這是準和平時代底特徵。還當注意，就是在這進步的信仰階段中，信仰所賴以表現的各種儀式，仍是爲的取悅於神，宣告自己底忠誠與服從，頌揚神底偉大與光榮。取悅或禮拜的行爲，是投合於身分制的觀念，這個不可思議的權力（神）是具有某種身分的。現在最流行的頌揚公式，仍然包括有一種有傷感情的比較。神人同形的神，是具有古代的人類性格的，忠誠地附賴於這樣的神，即是表示這些信仰者也具有古代的癖性。就經濟學的目的而言，忠誠的關係，無論是對肉體的人格，抑或對於超物理的人格，是對人的從屬性底變種，這種從屬性是掠奪時代與準和平時代的生活構案之一大部分。

野蠻人底神的觀念，是一個倨傲與支配態度的好戰酋長。但在早期掠奪階段與現代之間的一長時間的文化階段，他們的生活態度與生活習慣較爲溫和，於是這個神的觀念，也就溫和了不少。雖然這個信仰上的幻想經過了洗鍊，神底性格與行爲中暴戾的特性減少了許多，但人們今日對於神底氣質與性格的瞭解中，仍有野蠻觀念底殘餘。例如今日的演說家或著作家，在描畫神以及其對於人類生活的關係時，

他們還能從戰爭與掠奪生活底術語中借用恰當的比喻，且借用許多包含着傷感情的比較的術語甚至當他們向着較不好戰的現代聽衆們演說時，也用這一類的說詞，且得到好的結果，使他們成爲較溫和的信條底信從者。公衆演說家們使用野蠻的辭句而能收效，這可以表示現代人頗尊重野蠻德性所具有的威嚴與價值；又可以表示在信仰態度與掠奪的心理習慣之間，有某程度的調和。假若現代信仰者們，反對賦與他們所崇拜的偶像以兇猛與復仇的感情與行動，這僅是次意識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將兇猛形容字用來描畫神，這在一般人意識中，有很高的審美與聲望的價值。這即是說，這些形容字的暗示，容易使不甚思考的人們接受。

我親眼看見我主來臨的光榮；

主正在毀滅那藏着「忿怒之葡萄」的倉庫；

主已放出他那可怕的劍底命定光芒；

主底真理正在前進。

七 例外的信心是間歇遺傳的特性

有信仰的人底主要思想習慣，是沿着古代的生活方式前進，這種生活方式已失掉其對於今日集體

生活之經濟必需的效果。既然經濟的組織是適合於今日集體生活之經濟的需要，則牠已拋棄了身份制；個人的隸屬關係也沒有作用與地位可言了。若就社會底經濟效能而言，則對人忠誠這種感情以及此感情所表現的一般心理習慣，都足以妨礙人類各種制度對現存環境的充份適應。最能適應和平的，產業的社會需要的心理習慣，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氣質，認實際事物底價值，為機械的連續關係之中的各項目。這種心理狀態，才不本能地賦與事物以萬物有神的特性，解釋複雜現象時，才不訴之於超自然的力量，才不依賴不可見的力量來形成事變的進程。爲了適應現代最高的經濟效能，我們必需應用量的術語，非感情的力量與連續關係，來瞭解世界進程。

從後來的經濟的必需這見地來觀察，信心是早期團體生活遺留下來的殘餘——被束縛着的精神發展底標記，而且在一切場合之下，或者都是如此。自然，若在下列的各種條件之下，這種說法更是對的：即那一社會底經濟構造，在本質上仍然是身份制度；那一社會裏，普通人底態度，是由對人的支配與對人的服從這關係所形成，或與這關係相適應；或者因其他理由如遺傳的態度，整個民族都很強地傾向於宗教信仰；又或者在那一社會裏，任何個人底信仰習慣，能成爲其生活習慣中之各項目。在此情狀之下，有信仰的社會中之任何具有宗教信仰的個人，不能說是一種復歸，因爲他是該社會中之一普通人。但是從現代產業的見地來看，例外的信心——超過社會一般人以上的信心，在一切場合之下，可以說是間歇遺傳的

特性。

自然，若從另一種觀點來觀察這些現象，也同樣是正常的。從不同的目的看來，他們也是很重要的，並且這裏所提出的特徵也可以得出來。若從信仰的興趣這見地來說，則可說現代產業所養成的精神狀態，是不利於信仰生活底自由發展。同時還可以公正地說，後期產業的發展是使人趨向於唯物論，與消滅虔敬心理。從審美的觀點來看，也可舉出有些事物與此同一旨趣。不過，無論這些考察是如何正常與重要，將不在這裏研究，這裏將完全從經濟的觀點來估量這些現象。

八 信仰對於消費的影響

神人同形的心理習慣，以及沈湎於宗教儀式的心情，牠們底重大經濟意義可以作為一種解說，使我們能在這樣信仰濃厚的社會裏，討論此不甚合人們胃口的問題——作為經濟現象而討論。宗教儀節底經濟重要，是牠為某種共同變化的氣質的指數，這種氣質是與掠奪心情共同存在的，且又可以表示產業上無用特性的存在。牠們表示某種心理狀態的存在，這種心理狀態本身有經濟價值，可以影響個人底產業有用性。而且牠們還有更直接的重要，可以變更社會底經濟活動，尤其是關於分配與消費方面是如此。這些儀節底最顯明經濟意義，可以從宗教上各種消費來看。凡神社、寺院、教會、祭服、供物、聖奠、假日服

飾等任何信仰中所使用的儀節上的用具，都不是爲的滿足直接的物質目的。所以這一切的消費，可以大概地概括爲顯著浪費的諸項目，而且這樣說，並不是有鄙薄的意思。同樣，在這方面的人力的消費如牧司、教育、祭司勞務、巡禮、斷食、禮拜、家內祈禱等，也都是同一作用。這些儀節所引起的消費，又可以擴張萬物有神的信仰所依賴以成立的各種心理習慣。這即是說，牠們促進身分制之下所特有的思想習慣。牠們對於現代產業組織是最有效底障礙，而且牠們不適合於現代環境所需要的經濟制度底發展。這種消費之直接與間接的結果，在本質上是損毀社會底經濟效能。就其經濟學中之最高結果而言，在神人同形的信仰中的一切物質與勞力的消費，實際是在降低社會底活力。至於這類消費之更遠的、間接的、道德的效果，則不能有一簡明的答覆，而且這一問題也不能在這裏討論。

九 信仰中的消費

我們還要注意到，這些信仰中的消費與其他消費相比較，可以發現共通的經濟性質。若說明了信仰中的消費所依以進行的許多動機和目的，則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消費的本身及其適應的一般心理習慣。一方是神人同形的神底一切消費，另一方是野蠻文化時代上等階級中有閒紳士——會長或家長——底消費，這二者之間，即不是其動機完全一致，也有一種很顯著的相類似。無論是爲了會長或是爲了神，都

有雄偉的建築物。在種類上與等級上，這種建築物及其補助用品都不同平常的一樣；牠們總表示出顯著浪費的因素。還可以注意到，宗教的建築在其結構與佈置方面，必然是很古氣的。會長與神底僕役，亦必穿着特殊種類的衣服。這些服裝底經濟特徵，第一是較尋常衣服有更加重的顯著浪費，第二是這種衣服必需有某程度的古式，在這一點上，祭司們底服制，比野蠻領袖們底朝臣僕役們底服制，更表現得清晰。就是社會上無信仰的俗人來到他們面前時，也應穿着較他們平時所穿着的更貴重的衣服。這裏，在會長底朝見所與廟堂之間，又有一明顯的相似點。這裏，服裝需有某種儀節上的清潔，而且這時候所穿着的衣服在經濟方面有一重要特徵，即是不應帶有從事某種產業職務的暗示與從事於物質利益的職務的暗示。

十 宗教節日與休假日

這種顯著浪費的要件，與脫離產業痕跡的儀禮上清潔的要件，且擴充到衣服上面，甚至更擴充到宗教節日所消費的食物上面；這裏所謂節日，是為某神或某些超自然的有階級中之某成員而設的的祭日。在經濟學中，宗教節日可以說乃為神而實行代理閑暇的時日。為了神底原故，該日才舉行一禁斷，一為了神底榮譽，該日才避免有用的工作。一切的宗教上代理閑暇底特徵，多少是禁忌於人類有用的一切活動。例如在斷食節，禁忌一切利得的職務與促進人類生活的一切企圖，這還不說，還要用強制方式來禁止

維持生命的消費。

這裏還當附帶的說到，俗界的休假日也是同樣的起源，只是其派生較遠而已。牠們是由許多神聖節日逐漸形成的，中間經過許多國王與偉人們底半神聖的生日，以及紀念某種偉大事件的節日。這即是更精鍊的代理閑暇，作為表示某一現象或事件底榮譽手段，其應用到最近更為明顯。在某些社會裏，有一代理閑暇的節日規定為「勞動日」。這種慣行是用強制脫離有用勞動的古代掠奪方法，來表示勞動底尊嚴。避免勞動即是表示金錢力量的榮譽。

宗教節日以及一般的休假日，在本質上是課於人民的一種賦稅，這種賦稅是以代理閑暇來完納的，而這裏所產生的榮譽的效果，則是歸於這節日所由成立的人或事件。這種代理閑暇的賦稅，是超自然的。有閑階級之一切成員們底臨時恩惠，這對於他們底榮譽是不可少的。「在祭日而沒有祭祀的，是不遇的神聖。」

一一 教士底生活

除了向俗界的人課這種代理閑暇以外，還有些特殊階級的人如各級的僧侶們，他們底時間完全是消耗在這些服務上。避免卑俗的勞動，這是僧侶階級底義務，尤其當人們把這種禁忌視為人類幸福的實

獻時，更是如此。在僧侶階級中，這一禁忌底更精練的形式，是禁制尋求他們本身底利得，那怕是不參加卑微的產業而能達到這目的，也須禁止。尋求物質的利得與注意俗務，對於神底僕人們是無價值的，尤其對於神底尊嚴是無價值的。『假若一個人不是誠意地作神底傳教士，而是爲達到自己底安適與野心才作教士，這是一切下賤事情中之最下賤的。』

某些行動是促進人類生活底充實，某些行動是助成神人同形的神底榮譽，這二者之間，顯然劃着一條界線，這在宗教信仰素有教養的人們，不難辨別出來。在理想的野蠻構案中，教士階級底全部活動完全屬於後一類的。一切屬於經濟範圍以內的事物，都不在上乘的僧侶們底眼簾之內了。這已成爲定規，就是中古時代的僧侶團雖說是例外（其團員實在是爲有用的目的而努力）也很少推翻這一定規。因爲僧侶階級底這種團體，並不如這一名詞所表示的有充份的宗教意義。而且我們應注意，這些不甚可信的團體，鼓勵其會員謀得衣食，已是不榮譽了，而且違反了牠所存在的那一社會中的禮節底意義。

僧侶們不當把他們底手接觸機械的生產工作，而只當大量地消費。且他們底消費所採的形式，不應是顯然促進他們底舒適或生活底充實，而應是適合於本書前面所說的代理消費的定則。假若僧侶階級的人們，表現出心廣體胖或精神活潑，這不是尋常的好形態。實在，在許多精深的宗教裏，除開代理消費以外，其禁制且擴大到肉體的苦行。甚至現代社會中，許多組織在最近信條之下的諸教派，也都認爲優美物

質的享受，是不容於真正的宗教禮節的。無論什麼事物，只要牠暗示着不可見的主人底僕人們是在過自己底生活，不是爲了忠於其主人底榮譽，而是爲其自己底目的，這將是根本的與永久的錯誤。他們是屬於僕役階級，是極崇高的主人底僕役，而且正因爲這一點，他們才升到高的社會地位。他們底消費是代理消費；所以在進步的信仰中，他們底主人不需要物質的利得，他們底職務是充份的代理閑暇。「所以，無論你吃、或喝，或者做任何事情，都是爲了神底光榮而做的。」

一一一 非教徒而有信仰的人底生活

俗界的人們也如同僧侶們一樣，被認爲是神底僕役，就這一點而論，他們底生活中也附有代理的性質。這一推論可以適用的範圍頗廣。特別是對於宗教生活底改革或復舊運動，而又是嚴肅的、虔誠的與禁慾的性質，更其可以應用。在這裏，隸屬的人們被認爲是由其精神的主權者底直接保佑，而得保持其生命。換言之，無論什麼地方，只要那裏僧侶制度衰落，或者那裏有一種特別活躍的觀念，以爲在人底生活中有神底直接存在，則這裏的俗人被認爲是與神有直接隸屬關係，他底生活也被認爲是完成代理閑暇，擴張其主人底榮譽。在這種場合，是直接回復到信仰心情底主要因素——隸從關係。於是，重心成爲禁慾的、不舒適的代理閑暇，忽略了顯著消費之爲取得神底恩寵的工具了。

一三 獨立派底教士

這裏所敘述的僧侶生活底圖案，是否充份正確，不無可疑之處，因為現代僧侶階級中有一大部份，在許多方面是與此圖案不同的。有些教派在某程度內是不同於舊的信仰儀式，對於他們，這個圖案是不適用的。他們注意到俗界底現時福利，如同注意到他們自己底福利一樣，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或者允許這樣作。他們底生活方式，無論是其私生活或公生活，其表面的莊嚴或用具的古式，都與俗界人們沒有極端的差別。那些離正統派最遠的諸宗派更是如此。要注意我們這裏所要研究的，不是宗教生活理論上的差別，而只是說到這一部份的教士，同上述圖案不完全適合。他們僅是僧侶中之一部份的與不完全的代表，不能把他們認為全部教士生活底模型。這些教派中的僧侶，可以說是半僧侶性的，或者說是剛開始或在改造過程中的僧侶。這些僧侶底宗教職務，滲和着有其他動機與遺傳，因為他們這裏，除了萬物有神論與身分制這些因素外，還有其他的因素。

一四 教士底禮節

有許多人們具有宗教禮節的素養，知道任何社會中宗教儀節的形成，他們知道一個教士應該怎樣

行動才能免於責難。甚至在極端俗界化的教派中，終必保持某種觀念，作為宗教生活與俗人生活之間的差別。任何富於感受性的人都能感覺到，凡屬這些教派的人，在嚴肅與古舊方面離開傳統的習慣，則他是逐漸在脫離傳統的宗教儀節的理想。可以說，在西歐文化範圍以內，無論那一社會或教派，僧侶中遺傳的共同點總比俗界為多。假若僧侶本身底宗教儀節觀念不能確立一定的界限，則社會底禮節觀念將確定牠自己，使他們有所適從，不然，將撤消他們的職務。

更有進者，在僧侶中難免有人營謀自己底利得，假若這種圖謀是公開的，則他將受到其同人底責難。在這場合，除了嘲諷者與笨愚者以外，任何人不能不本能地對宣講壇上的斥責表示內疚；任何人在其生活中一感到某種輕浮，將以為是對其所崇信者的侮慢。廟宇與祭士職務中的用語，不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也不能同現代工商業中的用語相提並論。但是教士們所接觸的產業問題及其他純人間的問題，是過於繁複，人底禮節觀念很容易為所傷害。不過有一定的水平，有素養的教士關心其現世利益時，是不能落在這水平線以下的。這些事件都僅是人間的與俗界的，僧侶們對付牠們的態度，應注意他們是其主人底代表，而他們底主人對於這些俗界事務的注意，是僅可接近的。

一五 非國教教派運動

我們要留心，這裏所討論的互不一致的諸教派與諸變種教派，牠們適合於宗教生活的理想圖案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大半在近來成立的教派中，這種差別最大，特別是由中下階級所組成的新興教派更是這樣。他們普通表示出爲一種人道主義的、博愛主義的以及其他許多非宗教信仰的動機之混合體。例如求學與愉快的慾望，成爲這些組織中許多成員們底實際興趣。非國教教派的運動，大半是根據各種動機的混合物而進行的，其中有些且是不適應於宗教所依以成立的身份制度。甚至有時候，這些動機是反對身份制度的。凡屬有這種情形的地方，僧侶制必在過渡期中遭到破壞，至少是部份地破壞。這些組織底代言人，在開始時寧是這組織底僕役與代表者，而不是其神聖的主人底特殊階級或代言人。只是經過逐漸專門化的過程以後，在後來的世代中，這種代言人才得到僧侶的地位，有宗教上的權威，接着也取得嚴肅的、古代的與代理閒暇的生活方式。經過這種反撥以後的宗教儀式底崩潰與復興，也同樣是逐漸的。僧侶底職務，其生活方式與儀節的圖案等，也只有漸漸地於不知不覺中才能恢復起來，而且在詳細方面，總多少有些出入。當人類對於超自然的宗教觀念有所改換時，當這些組織底財富增加而又浸入更多的有閒階級底思想習慣時，常是如此。

在宗教系統中，除僧侶以外，還有超人類的有閒階級，如聖人、天使或種族信仰中與此相似的諸神。他們之間也是按照身分制而分爲上下等級。身分制的原則，貫穿全部宗教制度，無論是可見或不可見的方法

而。超自然的宗教底榮譽，普通也需要某種代理消費與代理閒暇。在許多場合之下，他們底侍從者是爲他們而實行代理消費，正如同本書前面所述家長制度之下附從的有閒階級一樣。

一六 有閒階級貧民階級與仰信

這些宗教儀式及其所具有的氣質特徵，或這些宗教中的物品與勞務的消費等，是怎樣關聯於現社會的有閒階級，換言之，怎樣關聯於有閒階級所代表的經濟動機，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要說明這一點，某幾種事實的概括研究是有幫助的。

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對於今日的集體生活，尤其是對於現代社會的產業效能、宗教氣質底諸特徵，寧是障礙，而不是助力。所以，現代的產業生活是趨向於使直接參加產業過程的階級，從其精神結構中消滅這些特徵。大概可以這樣說，在所謂產業社會中，信仰是漸趨於衰微。同時我們還當注意，在那些沒有直接參加社會生活過程而成爲產業的因素的諸階級中，這種信仰的心理與習慣也較強地殘存着。

這些階級不是參加產業過程而生活，乃是依賴產業過程而生活。他們可以大概分爲兩類：第一，不受經濟環境壓迫的所謂嚴格的有閒階級；第二，貧苦階級，包括低等的怠惰者階級在內，他們受到特別的經濟壓迫。在前一階級的場合，有古代的心理習慣存在，因爲沒有現實的經濟壓迫來逼着他們採取適應目

前環境的思想習慣。但是對於第二種人們，他們之所以不能使其思想習慣適應於已變遷了的產業效能，是因為營養不足，缺乏適應的能力，缺乏取得現代觀點的機會。在兩種場合之下，淘汰的過程是沿着同一方向而進行。

從現代產業生活的觀點來看，各種現象都包括在機械的連續關係之量的關係之下。貧民階級不僅是缺乏必要的閒暇，不能接受這一觀點所包含的科學知識，而且常是處在對人的附屬關係中，隸屬於其金錢的上司，物質上使他們不能從身分制的思想習慣之下解放出來。結果，這階級在某程度以內是保持着一般的心理習慣，其主要表現即是對人的身分觀念，而信心亦即其特徵之一。

在較古的歐洲社會裏，傳統的有閒階級與貧窮的羣衆，比一般勞動的中等階級更趨向於信仰儀式，只要有廣大的勞動中等階級存在。不過在某些國家中，上述的那兩種保守的成份，形成其人口底絕大多數。在這種情形之下，保守階級底傾向，形成一般的感情，使不甚廣大的中等階級不能產生不同的趨向，將信仰宗教的心情加之於全社會。

一七 犯罪者與宗教信仰

自然，這並不是說這些特殊傾向宗教儀式的諸社會或諸階級，能在任何程度中適合於信仰中之道

德規範底任何條目。一大部份的信仰習慣，並不需要嚴格遵守十誡的規約或普通法律。實在，觀察過歐洲社會犯人生活的人們，都認為犯人以及放蕩者們，較之普通人是更為信仰宗教些與更幼稚些。在金錢的中等階級中與遵守法律的市民中，才能比較地脫離宗教的信仰態度。推崇高等信仰與高等儀式的人們，將要反抗這種說法，他們認為低等怠惰者底信心是虛偽的，或者至多也不過是迷信的信心。無疑地這一點是應加以注意的，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非經濟的與非心理的差別，無論牠們就其本身作用而言是如何重要，不得不暫時擱下。

一八 各階級與宗教信仰底俗化

實際上所發生的，脫離宗教儀式之信仰習慣的階級解放，從近日教士們底呼號中可以看出——教會失掉了工匠階級底同情，不能羈縻他們。同時，大家都相信，普通所謂中等階級，也失掉其維持教會的熱忱，特別是這階級中的青年男子是如此。這是一般所承認的現象，只要簡單地提到這些事實，即可充份說明我們底討論了。但是我們還當較詳細的追溯這些事變底進程，以及使今日較進步的產業社會的精神狀態發生變化的力量。這將可以證明，經濟的原因是怎樣使人底思想習慣俗界化。在這方面，美國社會可以做一個最好的例證，因為這個社會其受外部同樣重要的經濟集體的制限最為稀薄之故。

除開很少的背乎常規的例外以外，美國目前的情況可以概括如下。凡在經濟效能中或智識中，或在此二者中較低劣的諸階級，均特殊信仰宗教。例如南部的黑人，許多外來的低等階級人民，大部份農村人民，尤其是在教育中，在產業發展中較其他人們更為落後的人民，還有美國所具有的所謂專門的或遺傳的貧民階級，或犯罪者階級也是如此；雖然後一階級底信仰心理，常是趨向於幼稚的萬物有神論，信仰命運與黃教的符咒等，而不常是信仰某種已通行的宗教信條。另一方面，工人階級是顯然離開了神人同形的信條與一切宗教儀式。這一階級特別感受到現代有組織的產業底智慧與神精的壓力，因為現代產業需要對於非對人的、實際聯續關係的、赤裸的現象加以認識，且需要對於因果法則加以無保留的適合。同時，這階級底生活還不至於是營養不足與過度疲勞，使他們沒有多餘能力來從事適應的工作。

美國的下等或尙屬疑問的有閒階級——普通所稱的中等階級——則稍具特殊形態。牠在信仰生活方面，不同於歐洲的中等階級，自然，這寧是程度與方法上的差別，而不是實質上的差別。這一階級對於教會仍然有金錢的供給，雖然這一階級所最信奉的教條，較沒有神人同形的內容。同時，在許多場合，屬於這一階級的信徒，多半是婦女與兒童。在其成年男子中，則頗缺少宗教的熱忱，雖然他們對於公認的信條也有相當的敬意。他們底日常生活總多少與產業過程相關聯。

一九 女子與宗教信仰

中等階級的婦女與兒童，比較傾向於宗教信仰，這種信仰中之性的差別，至少一部份是因為這一階級的婦女大半是代理的有階級。低等工人階級的婦女，也是同樣的情形，只是其程度較差而已。他們生活於祖傳的身分制度之下，所以他們所具有的心理與習慣，使他們用古代的觀點來觀察事物。同時，他們對現代產業過程又沒有強固的有機關係，使他們能破壞那些不適於現代產業的許多思想習慣。這即是說，婦女們底特殊信心，正是他們保守主義底特殊表現，而文明社會的婦女所以趨向保守，則又大半由於她們底經濟地位使然。對於現代男子，身分制的家長關係，無論如何不能成爲其生活的特徵；但對於女子，尤其是上中等階級的女子，她們因爲禮教與經濟環境，被囚禁於家庭領域以內，這種關係是其生活中實際的因素。所以，她們底心理習慣是傾向於宗教信仰，傾向於用身分制的術語來瞭解一般的生活實際。她們日常家庭生活底邏輯與邏輯過程，都進入於超自然領域，她們所具有的許多觀念，都是男子們所不會接觸的。

但這一階級的男子並不缺乏虔敬的心理，只是不像共同階級的婦女那樣熱烈而已。上中等階級的人們，較之工人階級傾向於宗教信仰些。自然，就這一階級的男女而論，女子更傾向於宗教信仰些。他們大

體上是屬於有產階級。在他們婚姻生活中與僕婢的使用中，仍存在有身分制的家長關係，這種關係可以使他們保持古代的心理習慣，且防止其思想習慣傾向於俗界化。美國中等階級的男子對於經濟的關係，普通可以說是密切與確定，雖然他們底經濟活動也常有某程度的族長式與準掠奪的性質。這一階級中之有榮譽的職業，最能形成這一階級底思想習慣的職業，即是我們在本書前面曾經論述過的金錢的職業。有很多強制的命令與服從關係，而與掠奪的詐僞有關聯的狡猾行爲亦復不少。這一切都是屬於掠奪的野蠻人底生活，信仰的心情與此亦爲一氣。此外，宗教的儀式亦因爲榮譽的關係，而爲這一階級所接受。這一點我們值得加以研究。

二〇 美國南部的信仰

美國除南部以外，沒有什麼重要的遺傳的有閒階級。南部的有閒階級是相當地信仰宗教儀節，較美國其他任何地方的同等階級爲甚。同時，南部所信仰的教條，亦較北部爲舊式些。其原因則是南部的產業發展較低。就整個美國社會來看，直到現在，南部的產業組織較其他任何地方爲落後。就其機械設備底稀少與粗笨而言，較近似於手工業，且較具有統治與隸屬的關係。我們還當注意，因其經濟環境的關係，南部人民，無論白人或黑人，其較大的宗教信仰心是與其生活方式相關聯的，而其生活方式則又在許多方面

彷彿野蠻階級中的生活方式。在這些人民中，古代式的犯罪行為如決鬥、爭執、族鬥、酗酒、跑馬、鬥雞、賭博、男子性慾底不節制（許多白黑混血兒）等，在過去與現在都比其他任何地方爲普遍，且較其他任何地方少受人底責難。同時，還有一種更活躍的榮譽觀念——運動性底一種表現，掠奪生活底一支派。

二二 美國北部的信仰

北部較富裕的階級是美國真正的有閑階級，很難說他們有傳統的信仰心理。這一階級是新近形成的，沒有這方面的舊習慣，且沒有特殊的本地的舊遺傳。但是，在這階級中有一種顯然的趨向，即至少在名義上是相信某種宗教。而且這一階級內的婚式、葬儀及其他榮譽事件，亦多半使用宗教儀式。至於這種信仰，有多少是真誠的復歸於信仰的心理習慣，有多少是仰望外來的榮譽準則以作爲保護色的模倣，這是很難斷定的。在上流社會的信仰中，拘泥的儀式特別發達，這可以表示有某種真實的信心存在。在上流社會信教者中，有一種傾向使他們信從較着重於儀式與禮拜用具的教派。假若在某一教會裏，上流階級的成份佔優勢，則這裏將着重儀式，在其儀節與用具中着重智識的特徵。就令某教會不一定是屬於着重儀式與用具的教派，也是這樣的情形。這種拘泥於儀節的心理的發展，無疑的一部份是由於傾向浪費的觀點，一部份則是表示信教者底虔誠信心。若就後一點而論，牠是表示信仰習慣是採取較古的形式。在宗教

儀式中，壯觀瞻的習慣佔優勢，這是較幼稚的智識較不發展的文化階段中之一切宗教團體所共同的。尤其在野蠻文化中更爲明顯。這裏普遍地存在着一種投合於各種感官的直接情操。而且在今日上流階級的教會中，都有這種回復到幼稚的與感情的傾向。至於下等有閒階級與中等階級所信仰的教派中，這種傾向較爲輕微。還有一種復歸傾向，即使用彩色燈，燦爛的裝飾，自由使用象徵物，音樂隊，神香等。而且我們看看那些「入堂式」、「退堂式」以及變化多端的跪拜即，可知道牠們是同宗教舞蹈一樣的幼稚的復歸。

這種對於美觀的儀式的復歸，並不限於上流社會的信仰中，只不過在這金錢與社會地位均較高的場所，表現其最高的發展而已。低等階級如南方黑人與外來的落後民族，所信仰的宗教也很強的傾向於繁文褥節，象徵主義與美觀的效果。這些階級底着重儀式與神人同形說並不是復歸，而寧是過去信仰的繼續發展。但是儀式的使用以及其他信仰特徵的使用，也向其他方向發展。在早期美國社會裏，各種流行的教派，開始時都具有嚴肅與樸實的儀式和用具，但到後來，這些教派都採取很多牠們曾經否認過的美觀因素。一般說來，這一發展，是隨着信教者底財富的增長與其生活底優裕而前進的，而且在那些具有最高財富與榮譽的階級裏，達到其最高表現。

二二二 各階級信仰底差異

信仰有這許多金錢的層次，其原因，我們在前面討論各階級思想習慣底差別時，曾概括的談過。信仰不過是階級差別這一類型事實底特殊表現。低級中等社會底信仰底弛緩，即是說這一階級中虔誠信仰的缺乏，這一事實主要地表現在從事機器產業的城市人民中。一般的說來，到現在人們不會在工程師與機器師的那一類階級中，尋求虔誠的信仰。這些機械的職務，都是現代的事實。至於早期的手工業者，他們所盡的作用也與現代機器工人所盡的職務相似，但在信心底訓練之下，手工業者彼此之間並不是一律的。自從現代產業發達以後，就智慧的訓練而論，從事這些產業的人們底習慣活動已大大改變了。而且機器師在其日常職務中所接受的訓練，影響其思想方法、思想標準，及其日常工作以外的一切。因為熟習於今日高度組織的與非對人的產業過程，於是使萬物有神的思想習慣趨於破裂。工人底職務逐漸成爲對於機械的、非感情的連續關係的判斷與監督。只要個人是產業過程中主要的發動者，只要產業過程底顯著特徵是手工業者底熟練與筋力，則用對人的動機與癖性來解釋現象的這種習慣，將不致遭遇損毀而趨於消滅。但在晚近發展的產業過程之下，工人們所依以工作的主要發動者與設計者，是非人的性質，在工人們腦筋中有普遍化的基礎存在，他們所用以瞭解現象的觀點，是對於實際連續關係的必需認識。所以，就工人底信仰生活而論，結果他們是趨向於非信仰的懷疑論。

這裏，我們可以作如下的概說。在較古的文化階級之下，信仰的心理習慣達到其發展底最高點；自然，

這裏所使用的「信仰」這一名詞，僅是指着一種神人同形的信仰而言，而毫不指着儀式以外的精神的信仰狀態。同時，這種信仰心理表示出一種人性的模型，此模型適合於掠奪的生活，而不適合於晚近較發展的、較持續的、較有有機性的產業過程。這大部份是古代身分制這觀念底表現——支配與隸屬的關係——所以，牠適合於掠奪的與準和平的產業結構，而不適合於今日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看到現代社會裏，有些階級，其日常生活離產業的機械過程最遠，其保守性最大，於是在這裏，這種信仰習慣最強。至於其他諸階級，經常與現代產業過程直接接觸，其思想習慣不斷地碰着機械的必然強制力，所以對現象之萬物有神論的解釋，以及宗教儀式所依以進行的各因素，均日趨消滅。此外，與這裏的討論有特殊關聯而為我們所要說到的，是這種信心習慣，在那些最富裕最閒暇的階級中更為擴大與更為精緻化。在這裏正如同在其他關係上一樣，有閒階級制度是傾向於保守或甚至恢復古代的人性模型，與現代產業進化所要消滅的許多古代文化特徵。

第十三章 非傷感情的興趣底殘存

一 自我與非自我的對立

因爲經濟需要的壓迫與身分制的崩潰，神人同形的信仰以及宗教儀節的一般法則，都與時俱進地日益分裂。當此分裂進行時，與此信仰心情相混合的還有其他動機與衝動。牠們非起源於神人同形論，且不能追溯於人的隸屬習慣。但是，同這些信仰習慣相混合的次要衝動，並不完全與信仰態度一致，或與現象的神人同形的解釋相一致。牠們底起源不是一樣，牠們對於信仰生活的影響，也不是沿着同一方向。在許多方面，牠們同隸屬的或代理的生活準則相衝突，而這隸屬或代理生活，則是信仰儀式與宗教制度的真實基礎。因爲這些外來動機的存在，社會的與產業的身分制漸形分裂，人的隸屬法則亦失掉其不斷的遺傳中所得來的支持。外來的習慣與傾向，侵蝕了這種準則所佔領的行動領域，馴至宗教的與教會的組織，亦部份地變爲其他的作用，這所謂其他作用，則是在教士制最高發展中所不知道的。

這些外來動機，後來影響信仰生活的發展，這些動機之中，其值得提及的有慈愛、社會娛樂諸動機；或者更概括的說，是人類團結與同情觀念底各種表現。實際上，把教會組織作其他使用，這使牠能在準備放棄牠的人們中，得到名義與形式上的殘存。這些動機已正式把握住信仰生活底方案，其中更特徵的與更

一貫的因素，是非虔誠的觀念與環境之審美上的一致，這是神人同形的信仰消滅以後之近代信仰底殘存物。因為與隸屬關係的混合，這對於教會制度的維持有很大的利益。審美上一致的意識或動機，並非主要的為經濟的性質，但在產業發展底後階段中，就經濟的作用而言，牠對於形成個人底心理習慣有很大的間接影響。其最顯著的影響，即是和緩那從早期遺傳下來而為身分制之最明顯形態的自利的偏見。所以這一衝動底經濟性質遮斷信仰態度。前者在自我與非自我的對立中是趨向於修改——即令不是消滅——自利的偏見；而後者原是支配與隸屬觀念底表現，則趨向於加重這一對立，且堅持自我利益與人類一般利益之間的差別。

宗教生活底這種無傷於感情或不分畛域的殘餘——即是與環境或一般生活過程相適應的意識——以及慈善或友好的衝動，用一貫的方法來形成人類在經濟作用上的思想習慣。但這一類傾向底作用頗空泛，其效果亦難詳細地追述。不過，這一類動機底行動所採取的方向，恰是與有階級制底基本原則相反，這是十分明顯的。有階級制底基礎，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神人同形的信仰底基礎，是有傷感情的比較這一習慣，而這習慣則正是同現在所討論的適性不相一致。有階級制生活方案底基本準則，是時間與物質底顯著浪費和脫離產業過程；而這裏所討論的適性，則在經濟方面是非難浪費與無效果的生活方式，且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其他方面，都傾向與生活進程一致或參加這進程。

二 有階級最近的發展與野蠻特性

很明顯的，這些適性及其所引起的生活習慣——凡環境利於牠們底表現或牠們能佔優勢的地方所引起的生活習慣——是與有階級底生活方案相背馳。但有階級生活方案底後期發展，並不顯然是趨向於持續地壓迫這些適性或消除牠們所藉以表現的思想習慣。有階級生活方案底積極規律，是走另一種方向。在那裏，由於慣例或淘汰作用的消滅，有階級底生活方案，在每重要點上，是趨向於最流行的與最佔優勢的浪費與傷感情的比較。但就其消極的效果而言，則有階級規律底趨向，對於此基本法則不是十分顯明的適合。若就其為金錢的適宜禮貌，而對於人類活動的管理而言，有階級準則主張脫離產業過程，換言之，牠禁止參加社會上窮苦人們所從事的活動。特別在婦女方面，更其是進步產業社會中的上等階級與中等階級的婦女，這一禁止是如此之厲害，以致她們主張脫離用金錢職業之準掠奪方法而實行蓄積的競爭過程。

金錢的或有階級的文化，在其開始時，是創造衝動之競爭的變種，到其最高發展時，則開始中和其自己底地位，消滅其在效能方面的有傷感情的比較，或甚至消滅其金錢的立場。另一方面有階級的成員，無論其為男為女，都在某程度內不需與其同伴在競爭過程中尋覓生活，這一事實不僅使他們能夠殘存，

且在一定限度內，就令他們沒有在競爭中取得勝利的適性，也可隨從他們底癡性而生活。這即是說，在此制度之最高與最後發展中，這階級各成員底生活，並不依賴於他們具有和行使掠奪人所藉以成功的諸適性。所以，在競爭制度之下，高等有閒階級中，不具有那些適性的個人，較之普通人們，其殘存機會為多。

在前面討論古代特性殘存的條件時，曾說過有閒階級底特殊地位，非常適宜於那些形成古代文化階段中的人類性格的諸特徵底殘存。這階級沒有經濟上的需要底壓迫，且避免使他適應經濟地位的暴力衝突。在有閒階級中與其生活方案之下，掠奪文化所遺留下來的各種特性與各種原型底殘存物，我們曾經討論過。在有閒階級制度之下，這些適性與習慣有特別適當的殘存機會。不僅是有閒階級底經濟地位，使那些不曾具有現代產業過程所需要的各種適性的個人容易殘存；同時，有閒階級的榮譽準則也強制某些掠奪適性的顯然使用。掠奪適性所能應用的各種職業，兼有證明財富、門閥以及脫離產業過程等底功效。在有閒階級文化之下，掠奪特性的殘存，由兩方面而前進，在消極方面是由於脫離產業勞動，積極方面則由於這階級底合宜準則的裁可。

三 現代有閒階級與蒙昧時代的特性

關於前掠奪的蒙昧階段所具有的諸特徵的殘存，其情形則有某程度的差異。有閒階級底優越地位，

仍是便利於這些特性的殘存，但諸適性對於和平與善意的行使，却沒禮節軌則底肯定裁可。在有閒階級中，有些個人具有前掠奪文化所遺留下來的氣質，他們比其他階級中具有同樣氣質的個人佔較優良的地位，因為他們沒有金錢上的需要使他們阻礙這些非競爭生活的諸適性；但他們仍然有某種道德上的強制，使他們忽視這些傾向，因為禮節的準則強制他們依從那些基於掠奪習性的生活習慣。只要是身分制還存在，只要是有閒階級有其他方面的活動，而不是顯然無目的的浪費其時間與精力，則不能大規模的離開有閒階級底榮譽的生活方案。在這一發展階段的有閒階級中，非掠奪氣質的發生，是一種偶發的復歸。但因為經濟的發展，大規模狩獵的消滅，戰爭的衰微，資產政府的低落，以及教士職務的式微，於是人類辦性之榮譽的與非產業的出口，已歸失敗。這種事情發生時，情況開始轉變。人類生活若不能在這方面表現，必須在另一方面表現；掠奪的出路既然失敗，必然要尋求另一種救濟。

上面曾經說過，進步產業社會的有閒階級婦女，較之其他任何集團的人們，最不受金錢的壓迫，所以，婦女較之男子能表現更明顯的復歸於無傷感情的或不分畛域的氣質。但在有閒階級的男子中，許多活動底領域與規模有顯著的增加，而這些活動所依以進行的適性，並不屬於自利的，其目的亦不是有傷感情的差別。例如有許多人們，他們必需參加某項產業以從事金錢的管理，監督工作的進行與產業的效能，就令拋開由此項工作的改良所產生的利潤不說，他們也可以因此而獲得興趣與誇耀。還有商業俱樂部，

企業的組織等，也都是無傷於感情地增進產業效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四 慈善事業與社會改良事業

不傷感情的趨向已經形成爲許多組織，其目的爲慈善事業或社會改良事業。這些團體常常是準宗教或擬宗教的性質，男子與婦女都可以參加。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但爲要說明這裏所討論的一系列的問題，只將較明顯而具體的略舉幾個於下。如像禁酒及與此相似的社會改革，監獄改良，普及教育，壓制惡習，用仲裁、軍縮及其他方法來避免戰爭等；還有如大學民間教育事業，某個區域的聯合會，及其他各種組織如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青年力行會，縫紉會，社交俱樂部，藝術俱樂部，商業俱樂部；此外還有較不普遍的，如爲慈善、教育、娛樂等的半公共性質的機關底基金，無論其來源是由於富厚者的捐給或由於零碎的捐募，這種機關不是宗教的性質。

自然，這並不是說這些努力完全是由於自利以外的其他動機而出發的。我們所能說的是在一般場合之下，其他動機也都存在，而且在現代產業生活的條件之下較之在身分制之下，這一類的努力更爲通行，這一事實是表示現代生活中存在着的一種意識，對於競爭的生活方案底正當性表示懷疑。在這一類的刺激力中——如自利的動機與傷感情的榮譽的動機等——普通有外來的動機存在，這是大家所熟知

的事實。甚至有許多非自私的而具有公衆精神的事業，其創始及以後的進行，主要的是爲其創始人底榮譽或甚至金錢的利得。許多巨大的組織或機關，無論就其創始者而言或就其贊助者而言，主要的還是這種傷感情的動機。尤其有許多事業的組織者，藉該事業的顯著消耗而取得榮譽，如建設大學、公共圖書館、博物院等；還有一般參加上流階級的組織與運動，也是此同樣的作用。這可以證明其會員底金錢的榮譽，且因他們與低等人們——改良事業是他們做的——相對照，覺得其身分的優越。如現在通行的大學民間教育事業即其一例。但無論如何，總還有非競爭的動機存着。應用這種方法以取得榮譽，這一事實，即可以證明非競爭的、不傷感情的「正當」這一觀念，是現代社會思想習慣之一組織因素。

五 女子教士與非自利的事業

我們應注意，上述那些以不傷感情與非宗教的興趣爲基礎而進行的近代有階級的活動，其中參加的婦女較之男子更爲積極與持續——自然，需要巨大支出的事業不在此例。婦女們底金錢上的依賴地位，使她們不能參加需要巨大支出的工作。至關於一般的改良工作，則較不幼稚的宗派或已俗界化的宗派的教士，常與婦女們聯合着進行。在理論上也應該是這樣。在其他的經濟關係中，教士是佔在從事經濟事業的男子與女子之間的不明顯立場。照傳統與一般的禮節觀念說來，教士與富裕階級的婦女，是屬

於代理的有閒階級；形成他們思想習慣的顯著關係即是隸屬關係——換言之，即用對人的術語所表現的經濟關係；他們兩方面，常是使用對人的關係的術語來解釋現象，而不是用因果的連續關係來解釋現象；他們兩方面都因為禮儀的準則，而不能參加禮貌上不潔淨的生利或生產職業，如參加今日的產業過程，對於他們是道德上的不可能。避免卑俗的生產勞動，其結果，使現代婦女與教士階級底大部份能力，消耗於非自利的動機的服務中。這一準則，使活動的衝動沒有其他的表現方法。有閒階級的婦女，長久被禁止參加產業上有用的活動，這使她們引導其勞動衝動到實業活動以外的其他方向。

從上面看來，教士及富裕婦女們底日常生活，較之普通男子，尤其是較之現代參加產業的男子，包含較大的身分制的因素。所以在現代社會中，信仰心情在這兩階級中，較之在一般男子中保持得較多。所以在這些代理的有閒階級的成員之間，大部份消耗於非利得的職業的能力，都用在信仰方面。所以一如我們在上一章所說，婦女們特別傾向於宗教信仰。但是，這裏所要注意的，是這種偏性怎樣形成非生利的組織與運動。凡信仰色彩存在的地方，牠將降低他們所經營的任何經濟組織底直接效能。許多慈善的與改良的組織，將其注意力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注意人們底俗界幸福，另部份則是信仰方面的。無疑的，假若他們真正能給一半的注意力於人們底俗界利益，則其工作底直接經濟價值定比現有的爲高。自然，同樣可以說，假若信仰方面的改良工作不受現有的俗界動機和目的的妨礙，則其直接效果一樣將要大些。

六 慈善改良事業底經濟價值

因爲信仰興趣的侵入，這類無傷於感情的事業底經濟價值，須有相當的削減。還有其他外來的動機，多少總遮斷勞動本能之這種非競爭表現底經濟傾向，因爲這些外來動機的存在，上述價值又受些削減。這是實在的情形，若我們詳細考察一下，這類事業仍然是一種極曖昧的經濟價值——自然，這是以這些事業所企圖改革的某些個人或階級底生活狀況而言。例如現在流行的許多努力，企圖大都市貧民底改善等，即大部份是文化的性質。這是一種手段，利用牠來使上流階級文化底某些因素，能加速地爲下流階級日常生活方案所接受。例如大學民間教育事業，其目的的一部份是爲的增加窮苦人們底產業效能，且教導他們更充份的利用現有的工具；同時又一樣的用法規與範例來表示上流階級禮節中之某些節目。這些禮節底經濟內容，若詳細考察起來，是時間與物質之顯著的浪費。那些教導窮苦人民的善良人們，普通都極拘執於禮儀與生活的合宜。他們普通是過着規律的生活，且在其日常消費的各項目中，常固執於儀禮上的清潔。他們教導人們以消費時間與物品的正當思想習慣，這在文化的效能是很大的，而且牠對於需求高等的與更有聲望的理想的人們的經濟價值亦復不少。在現代金錢文化的條件之下，個人底榮譽及成功，是大大地依賴其消費的方法與情狀，而他底消費又不外是時間與物質的浪費。若論到這種向着

較富裕的生活方法的訓練底間接經濟意義，可以說，其所得效果，大半是用較花費的而又效力較小的方法，來完成同樣的物質結果，假若這所謂物質結果是本質的經濟價值。文化的宣傳，大部份是一種新趣味的教導，或新的禮節方案的教導，這所謂新的趣味或禮節，已在身分制與金錢禮貌的有階級領導之下，而為上流階級底生活方案所採取的。這個新的禮節方案所以能浸入低等階級底生活中去，是因為有脫離產業過程的人們所製造出的軌範。並且這個闖入的方案較之低等階級已流行的方案，尤其是他們自己已在現代產業生活底壓迫之下所形成的方案，定難得更適合於他們經濟的需要。

自然，這並不是懷疑後來的禮節方案，較前者更為禮貌些。而只是懷疑這後來禮節方案底經濟的便利。這裏所說的經濟的便利，是直接的物質的性質，在這裏，變遷的影響可以相當的確定，而且係從集體的生活便利來觀察，而不是從個人的生活便利來觀察。所以，就這些改良工作底經濟的便利而言，其實際效果難得同其表面價值一樣，那怕這些事業底目的是經濟的，而其所依以進行的又不是自利的或有傷感情的動機，也是如此。所以，大部份的經濟改革，其性質是顯著浪費的方法的變換。

七 榮譽之勞而無益的準則與改良事業

這一類的工作，受到金錢文化之下的思想習慣的影響。關於這一類工作中非自利的動機與行為準

則，需有進一步的研究。這種進一步的研究，將使我們修改已經得出的結論。在前面我們曾經說過，金錢文化之下的榮譽或禮儀底準則，是主張着努力底無結果，且以此作為金錢的合禮生活底標誌。其結果，不僅是賤視有用的職業，更嚴重的是這種習慣，誘惑了尋求社會榮譽的人民團體底行動。因之形成一種傳統，使人們不與生活之物質需要底任何過程接近。人們可以用募捐或參加某種委員會的方法，對於貧民底福利表示很大的興趣而且有成就；或者甚至努力地設計來提高貧民底文化，供給他們以精神改良的機會。但是他們却不能陷入貧民底物質環境的實際知識中，也不應知道他們底思想習慣，因為這樣，將使這些組織底努力趨向於物質上有用的目的。不願意知道下等階級底生活詳情，這程度自然是因人而不同；但現在所討論的這些組織却是共同具有的，而且其趨向之大可以影響這些組織底行動。這種習慣底積累行動，形成這些組織底常規與慣例，牠們不願知道貧民底生活實況，於是漸漸失掉這些組織底原來動機，傾向於善良名譽的某些主要原則，最後且走到金錢價值的條件。所以在有悠久歷史的組織中，改進貧民生活底這一原本動機，漸成為空有外表的動機，這組織底實際效果漸趨於消滅。

對於從事非傷感情的工作的組織底效能是這樣，對於以此同樣動機而行動的個人也是這樣；只不過適用到個人方面時，多少要加些限制。用有階級底浪費準則及其對貧苦生活的無識（無論是在生產或消費方面）來測量功績，這種習慣在企圖為公眾利益而工作的個人方面，必然是很強的。假若某個

人忘掉自己底地位，而將其努力轉向於卑賤的效果，則社會底常識——金錢的禮儀常識——將要拒絕他與糾正他。例如熱心公務的人對其產業的處置，即是一好的例證。現在這種人對於其產業的捐贈，常是設立學校、圖書館、醫院與殘廢養育院等。捐贈者底公告的目的，常在捐贈時聲明是在某一方面改良人們底生活；但當其執行時，總常有許多其他動機存在，簡直與其原本的動機毫不適合，而且最後決定大部份的資財作為某種特殊用途。例如劃定一部份作為教養院或殘廢院底基金。在這種場合中，其支出中的榮譽的浪費，常使人驚奇與發笑。基金中一部份用來建築巍峨大廈，表面上使用非常昂貴而不合審美原則的石頭，加上許多奇怪而又不調和的裝飾，還有城堡式的牆壁，要塞式的門路，暗示出一種野蠻時代的戰爭方法。其內部結構，也表示同樣的顯著浪費與野蠻掠奪的準則。其窗戶的設計是使外面的觀者感着金錢優越的印象，而不是為了其裏面居住者之起居便利的實效。室內的各種佈置，亦在在力求實合於金錢美之外表的需要。

自然，這一切並不是說這是捐贈者底偶然錯誤，或者說，假若他親身管理此事業，則將是另樣的情形。實際上即使捐贈者自身管理這些事業——即這種事業在其直接供給與監督之下，而不是以捐贈的形式出之——其一切設計與佈置也是一樣。其收容的受惠者仍是處於同樣的境地。沒有人願意使這類組織底資財直接利用到最經濟的有效的目的，以實現其原本的物質的意義。無論他們底興趣是直接自利

的，或僅是思慮方面的，都願意將其資財底大部份用來提高精神的需要，而這所謂精神的需要，則又是掠奪的功名與金錢的浪費方面之有傷感情的比較。所以，這只可說明，競爭的與金錢的榮譽準則是如此深入於社會常識中，就令這些事業之表面進行完全根據於不傷感情的興趣，仍不能脫離這一窠臼。

八 非傷感情的動機與有傷感情的結果

這類的事業，本因其有非傷感情的動機存在，才獲得尊貴的價值，而捐贈者亦以此為其取得榮譽的手段；然而這仍不能防止傷感情的興趣領導其資財的支出。在這類非競爭的事業中，有競爭的與傷感情的動機存在，於上述任何慈善機關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凡屬這種榮譽性的設計或佈置發現時，常是假借審美的、倫理的、或經濟的利益這些名義。這些特殊動機都是從金錢文化的準則所產生出來的，牠們於不知不覺中使非傷感情的努力離開有效的事務，且不妨礙捐贈者底善意，不使他良心上感覺到自己努力底無效果。牠們的效果可以求之於這些非傷感情的和改良的事業底全部計劃中，此項事業為富有者們生活方案中之特殊顯著的特徵。但其理論方面的關係是十分明顯，或者不需要詳細的解釋。而且這些事業中之一——高等學問機關——將從別的方面加以詳細討論。

所以，在有階級所處的優越環境之下，有一種傾向，復歸到前掠奪的蒙昧時代所特有的不傷感情

的衝動。這一復歸包括有勞動的意識，懶惰的癖性與友誼的性格。但是在現代生活方案中，根據於金錢效能的行動準則，却妨礙這些動機的行使；並且這種行動準則有如此大的影響，使根據於非傷感情的興趣的努力，轉而趨向於傷感情的興趣的事務——金錢文化就建築在這上面。金錢禮貌底準則，擴充而成爲浪費、無結果與兇猛等原則。禮儀的要求，存在於改良事業中正如存在於其他的行爲方面，而且對於任何事業底設計與行動，行使一種淘汰的監督。因爲把這方法應用到各方面去，禮儀的準則使一切無傷於感情的努力歸於無效。勞而無效，這一普遍的、非人格的原則常常存在，且妨礙着屬於勞動本能之下的、殘存的前掠奪時代的適性，使牠不能成爲有效的表現。不過，勞而無功這原則，却不妨害諸適性的遺傳，亦不妨礙此衝動之繼續發現與尋求表現。

九 女子底社會地位是社會進化底指標

在金錢文化底後期的與更進一步的發展中，爲避免社會責難而脫離產業過程的要求益加進步，以致他們對競爭的業務亦企圖脫離。在此進步階段中，金錢文化消極地助成非傷感情的傾向底確立，因爲，若與生產的職業相比較，牠是和緩了競爭的、掠奪的與金錢的業務底壓力。前面曾經說過，脫離一切對人類有利益的職業，這種需要，對於上等社會的婦女較之其他階級的人更爲有力，只有某些教派的教士是

在例外，然而或者只是表面的例外。這一階級的婦女，較之與她們具有同等金錢和社會地位的男子，更拘執於無意義的生活，其理由是她們不僅是上等有階級，而同時又是代理的有階級。她們之所以澈底地脫離有用的努力，是具有雙重的基礎。

代表一般知識份子底共同意見的著名著作家與演說家們，曾經反覆地討論過社會結構與社會職能的問題，謂任何社會中，婦女底地位是那一個社會所達到的文化水準底最明顯的指數。此社會中任何階級都可依此指數而觀察。在經濟發展的階段方面，較之其他任何方面，這一標記更能確實應用。同時，任何社會中或任何文化之下，流行的生活方案中，婦女所佔的地位大部份是傳統的表现，這種傳統是由前一發展階段的環境所形成的，只能部份地適合於現存經濟環境與現存氣質和思想習慣底需要，而生活於現代經濟條件之下的女子，則常為這現存諸條件所激蕩。

當我們一般地討論經濟制度的發展時，當我們特殊地討論代理的閒暇與服裝時，曾經說過，現代經濟結構中，婦女底地位較之其同階級的男子底地位，更廣泛與更澈底地違反勞動本能底激勵。然而女子底氣質，包含更大部份的這種本能，這也是明顯的事實，就其愛好和平與反對勞而無功的事實看來，就可以知道。所以，現代產業社會中的婦女，對於已習慣的生活方案與經濟條件底需要之間，表顯出更活躍的矛盾觀念，這不是偶然的。

一〇 婦女問題

婦女問題底各方面，已經用很明顯的方式，證明現代社會的婦女生活，尤其是禮貌社會中的婦女生活，是由發展之早階段中的經濟環境所形成的共同意識所管理。在文化、經濟與社會關係各方面，婦女生活仍然是本質地與常規地為代理的生活。至於這種生活底功過，則由於對婦女有所有關係或保護關係的男子承受。所以，婦女底任何行動，只要一違反現行禮節方案之任何部份，將直接影響到此婦女所屬的男子底尊榮。自然，任何人心中可以有一種不調和的意見，以為這是女子底軟弱；但社會常識的判斷，終竟是毫無疑慮的發出來，而且在這種情況之下，任何男子也不會懷疑其被蹂躪的保護權的觀念之正常性。另一方面，男子縱使做了不良行為，其對於眷族，也不致於有多大的影響。

所以，善良與美麗的生活結構——換言之，我們所已習慣的生活結構，所劃給婦女的領域，是副隸於男子底活動。而且人們都認為在她底職務方面，若違反任何遺傳，將是逾份的。假若討論公民權或選舉權的問題，則我們底常識——即是我們一般生活結構對於這問題之邏輯的陳述——立刻會說：婦女在政治團體或在法律之前，不應由她自己直接參加，應由她的家長作代表。如果實行自主或自己中心的生活，那是不合女子身分的。常識告訴我們，婦女直接參加社會事務，無論是政治的或經濟的，是對社會秩序的

一種威脅，而這秩序則是我們思想習慣底表現，在金錢文化底遺傳之下而形成的，若反用伊利沙伯（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話來說，則「使婦女從奴隸狀況中解放出來的一切煙霧泡沫，簡直是天真與有力的，」全是濛語。「兩性的社會關係是由自然規定的。我們底全部文明——即是一切善的東西——是以家庭為基礎的。所謂家庭是以男性為主的家。這種觀念是婦女身分觀念之流行的觀念，不僅是文明社會中男子之間抱着這樣的意見，即在女子之間也是如此。婦女對於禮尚的方案，有很敏銳的感覺，實在她們之中有許多是在禮法的束縛之下而不愉快；在神權的必然的道德秩序之下，女子置於男子底附屬地位，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在最後的分析中，按照婦女自己底美與善的觀念而言，則她們底生活是，而且必然是男子底生活之第二段的表現。

我們就把這些婦女底自然地位及其所謂良善等的流行觀念撇開不講，仍然可以看出某種感情底初步發展，以為這種全部保護制，代理生活制以及功過的賦與等，是相當的錯誤的。或者至少是這樣，就令牠們在其自己底時間與地域以內，是一種自然的生長，且為善良的制度；然而若除其審美的價值以外，仍是不能充份服務於現代產業社會中日常生活底要求。傳統的禮節與身分制，對於有教養的婦女，即上等階級與中等階級的婦女，有一種基本的與永久的勢力；這些婦女底態度本來是保守的，然而她們對於現存事物也常表示些微的不滿。但是，較不馴服的現代婦女，她們因為年輕、教育或氣質等關係，比較地沒接

觸野蠻文化所遺傳下來的身分制，所以她們或者是過於傾向於自我表現與勞動——人們認為這樣是過於活潑了。

一一 新婦女

在這種新婦女運動（人們稱之為盲目與不調和的努力，企圖恢復前冰河時代的婦地位）中，至少有兩種顯明因素，且都是經濟的性質。此兩種因素或動機表現於「解放與工作」這標語中。人們認為這一標語是包含着不平的普遍觀念。甚至有許多人，本不認識這種不平的基礎，但也承認這不平底普遍存在。在最發達的產業社會的富裕階級婦女中，這一不平的意識最活躍，最頻繁的表現出來。換言之，即是一種相當嚴重的要求，企圖脫離身分制、保護制或代理的生活。這一企圖在下面情況之下更為明顯，即某些婦女中，她們從身分制遺傳下來的生活構案，是一種代理的生活；或在某些社會中，其經濟發展已遠離傳統構案所適應的環境。這一要求是由下面這些人中間產生出來的，他們因為榮譽準則而脫離一切有實效的工作，他們是過的有閒生活，其職務是顯著的消費。

批評這種新婦女運動的人們，許多是誤解了她們底動機。美國社會現象的著名觀察者，對於「美國新婦女」曾有這樣的概括：「她是受丈夫——世間最忠實、最勤勉的男子之一——的愛寵……在教育

方面以及差不多其他一切方面，她優於她底丈夫。她受到最多的與最精緻的愛護。然而她還不滿足……薩克遜的新婦女是現時代之最滑稽的產物，命定着是這世紀之最可怕的失敗。『這一段敘述，除了漂亮的貶抑以外，對於婦女問題沒有說明什麼。新婦女們不平的成因，正是這一運動底代表特徵所舉出的諸理由。她們是被愛護、被允許或甚至被要求大量的、顯著的與代理的消費——是爲了她底丈夫或其他天然的保護者。她脫離卑俗而有用的職務——因而能爲其天然的（金錢的）保護者底榮譽施行代理的閒暇。這些職務都是不自由之傳統的標誌，同時牠們與人類的有意義的活動，是不相調和的。但婦女是具有其自己底勞動本能——而且，她們具有這種本能的程度，較之普通人爲尤高——這種本能是厭惡無效果的生活與消費的。她必需發展自己底活動，適應她所接觸的經濟環境底直接刺激。女子或者較男子更爲強烈的要求根據自己意志而生活，要求非第二段的，而是直接的進入產業過程。

一一一 工作與解放

只要女子底地位是一貫的苦役地位，則在普通場合，她們也就安之若素了。她不僅有某種具象的和有意義的事情可作，而且她沒有時間與思慮來提出抗議，來擁護她得自遺傳的自主的人類特性。這婦女苦役這一階段過去以後，非熱誠的代理閒暇，成爲富裕階級婦女之公認的職務，於是金錢的禮儀準則底

傳統力量——這是要求她們遵守無益的禮節的力量——使高等婦女的感情離開「自主」與「有用」的領域。在金錢文化的初期，特別是這樣。那時候，有閒階級底閒暇仍然大部份是掠奪的活動，一種支配權的確定，這裏具有有傷感情的具體目的，使人們毫無羞恥的以牠為職業。這些情況甚至延續到現代的某些社會中。各個人具有這種習慣的程度是各不相同，對身分制的觀念以及勞動衝動的強弱等均不一樣。但只要那一社會的經濟結構，覺着身份制的生活是過於老大了，則人的隸屬關係不再是唯一的。天然的「人類關係；在這裏，古代有目的的活動這種習慣，又在許多個人中確立起來，以反抗掠奪文化與金錢文化所給與吾人生活中的較近代的、較皮相的、較短命的諸習慣與觀念。只要是掠奪時代的與準和平時代的觀念與心理習慣，不能適應近代發展的經濟狀況時，則以上所說的諸習慣與觀念，失掉其對某社會或某階級的強制力。對於現代社會的諸勞動階級，這種情形是很明顯的，對於他們，有閒階級的生活方式已失掉其強制力，尤其就身分制而言是如此。就是在諸上流階級中也是如此情形，只是其方式不同而已。

掠奪的與準和平的文化所產生的各種習慣，是那一民族之某些內在癖性與心理特徵底較為短壽的變種。這一民族取得這些癖性與特徵，則是由於最原始的和平文化階段之長期訓練，那時的經濟生活是較不分化的，在簡單而無變化的物質環境中進行着。當競爭的生活方法所產生的諸習慣，不能適合於

現存的經濟需要時，即發生分裂過程，於是較近發達起來的與較少類型性的思想習慣，在相當程度內讓位給此民族之較古習的、較普遍的諸精神特徵。

一三 對非傷感情的特性的復歸與有閑階級

所以就這個意義而言，新婦女運動是一種復歸，復歸到更類型的人性原型，或復歸到人類天性之較不分化的表現。這個人性原型，其特徵是類人猿的，若就其主要內容而論，這是屬於前人類的文化階段的。我們這裏所討論的新婦女運動，自然包含有這些特徵以及後期社會發展底其他特徵，因為此種社會發展表示出一種證明，是回復到早期的、尚未分化的經濟階段所特有的精神狀態。脫離有傷感情的興趣底統治，而復歸到更古的精神狀態，這一普遍趨向的證據，並不是完全缺乏，只是不十分充份與不甚可靠而已。現代產業社會中身分觀念之普遍的衰落，在某方面說也可以作為這個證明；還有，如不同意人類生活的浪費，不同意用集體底或其他社會集團底化費來求得個人底利得，這一切也可以作為證據。還有一種顯明的傾向：即非難痛楚的刑罰，不信任掠奪的事業；甚至在這些傷感情的興趣底表現，還不是具體的損害社會或個人利益的場合，也可以看出這種傾向存在。可以說，在現代產業社會中，人們之普通的、清醒的觀念，即能表明理想的人類性格，是趨向於和平、善意、與經濟的效能，而不是趨向於自利、暴力、欺詐與支配。

有階級底影響，對於此最原始人類性的恢復，並不是一貫的促進或阻止。就其具有特別多的原始特性的個人底殘存機會而言，這一階級底優越地位，直接使其成員們脫離金錢的競爭；在間接方面，則有階級制度由其浪費準則，而減少全體人們中這種個人底殘存機會。浪費之禮儀的要求，吸收人們在有傷感情的爭鬥中之剩餘力量，使他們沒有餘暇來作非傷感情的表現。禮儀底訓練，其較遠的、較不具體的、精神的效果，也是沿着同一方向而活動，其影響或者較前者為更大。禮儀生活底準則，是有傷感情的一比較原則——底精鍊品，所以牠們底作用，是阻止不傷感情的努力與養成自利的態度。

第十四章 高等學問成爲金錢文化底表現之一

一 高等學問

爲了使各種適當的思想習慣能保持到後代，於是學究的訓練乃爲社會底常識所承認，且把牠結合到大家公認的生活方案中去。在教師與學究的傳統引導之下而形成的諸思想習慣，有一種經濟的價值——影響個人服務性的價值，其重要不亞於在日常生活底訓練之下，所形成的思想習慣底經濟價值。學究的任何方案與規律，只要牠是起源於有階級底好尚或金錢優越的準則，則牠是屬於有階級制的；教育方案所具有的一切經濟價值，也只是這一制度之詳細的表現。所以，我們可以指出教育制度之任何特殊形態，無論就其目的與方法而論，或就其所教授的智識底性質而論，都可溯源於有階級底生活方案的。在嚴格的學問領域中，尤其是高等學問領域中，有階級理想底影響最爲明顯。不過本章底目的不在於陳列許多材料，以表示金錢文化對於教育的影響，而只是要證明有階級底方法與趨向對教育的影響，考察高等學問之某些顯著特徵。所以，凡在後一範圍以內的將盡行涉及。

二 初期的學問

說到學問底起源及其初期發展，牠是相當密切地關聯於社會底信仰職能，特別地關聯於信仰儀節，這些儀節是超自然的有階級所賴以表現其自己的。在原始各種信仰中，祈求超自然諸力的服務或禮拜，在社會底時間與努力方面說，並不是產業上有利的職務。所以，大部份是屬於代理的閒暇，是爲了超自然的神而行使的，人們對於神進行協調，用祭祀與服從的表示來取得神底保佑。早期的學問，大部份是在取得服侍神靈的知識與手段。所以就性質上說，頗與服侍俗界主人所需要的訓練相類似。在原始社會之牧師式的教師之下，「知識」大抵是一種儀節與祭祀的知識；換言之，即是接近神靈與服侍神靈的最適宜、最有效的知識。他們所學到的是怎樣與神接近，這樣在事變發生時，可以請求神底慈悲，或者請求神靈不要干涉他們的某種事業。最後的目的是在於贖罪，而此目的的達到，大部份是由於服務或禮拜技術的熟習。除了對於主人之有效的服務以外，其他因素之滲入牧師的或黃教的教育中，倒是很緩慢的。

神靈是活動於外部世界，服侍於神靈的人則處於神與不受教育的普通人之間，那是中介者。因爲他具有超自然的禮節的知識，所以能接近神靈。這些中介者普通是這樣：無論神是自然的或超自然的，他總要用他所能做到的方法，使人們相信不可思議的神將依他底請求而動作。於是，某些能夠實證的自然過程的知識，同手術的敏捷結合起來，成爲全部的祭士知識。這樣的知識漸進而爲「不可知物」的知識，而其對於宗教目的之所以能發生作用，則正是因於其神秘性。所以，作爲一種制度看待的學問，是由這種源

泉而產生的，而牠脫離這母體的魔術式的禮節與黃教式的欺詐的分化，則進行得很緩慢與遲鈍，就在最進步的高等學府中，也還很少抵於完成。

三 學者與魔術師

正如同以前的一切世紀一樣，學問底神秘因素對於不學無術的人們，仍然是一種有吸引力的與有效的因素。在文盲底心目中，學者底地位大半是與不可思議的神是同樣的尊嚴。典型的例證即是十九世紀的中葉，挪威 (Norwegian) 農民還本能地根據神學博士如路德 (Luther) 麥南克吞 (Melancthon) 彼得達斯 (Peter Dass) 以及最近神學學者如格命特維格 (Grundtvig) 等底博學，用魔術的名詞來表現他們底觀念。這些以及其他一大批一級的學者們，無論是已死或尚存在的，都會是魔術界中有名的人物，在這些善良的人們看來，他們在教士中達到很高的地位，且包含着魔術的實踐與神秘科學之深邃的諳練。同樣，還有一種平行的事實，表示一般人瞭解中的博學，與不可知物之間的密切關係；同時，又約略可以證明有階級底生活所給與認識的興趣的趨向。但此信仰並不限於有階級，固然，今日的有階級級包含有極大的神秘科學的信仰者，有些人們底思想習慣，不是由於與現代產業接近而形成的，他們仍然以為對不可知物的知識是究極的知識——即令不是認為唯一真實的知識。

四 大乘的知識與小乘的知識

這樣，學問底開始，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宗教上代理的有階級底副產物；並且，至少到近代，高等學問在某種意義上，是僧侶階級底副產物或副業。溯有教育史以來，當系統的知識逐漸增加時，在大乘的知識與小乘的知識之間，就產生一種差別。前者所包括的知識是沒有經濟的或產業的效果的，而後者所包含的則主要的是產業過程與自然現象，這都是爲了生活之物質目的的。此種分界綫，有時——至少在一般瞭解中，成爲高等學問與低等學問之間的界綫。

五 學究的儀式

高等學問之所以重要，不僅是牠成爲密切關聯於祭司技術的證據，而且可以表示他們底活動是屬於顯著的閒暇，如所謂的儀容與態度，所以一切原始社會的有學問階級，是非常拘執於形式，前例、位階、等級、祭祀、儀式用的服裝與一般學究式的器具。自然，這是說明初期的高等學問是有階級的職業，尤其是服務於超自然的有階級的，那些代理的有階級底職業。此種對於學問底附屬物的偏好，又可以表示牧師職務與學者職務之間的關聯與結合。就學問底派生而論，則如同祭司職務一樣，大部份是交感的魔

術底產物。因此，魔術用具才能同原始社會的學究階級結合在一起。儀式與用具對魔術的作用有神祕的效果，牠們底存在是魔術與科學之初期發展底不可分離的因素，正如同單純的象徵主義的嗜好一樣。

這所謂象徵的儀節底效能以及交感作用，表現於傳統的用具之精巧的使用；自然這種感覺在魔術的實踐上，比在科學——甚至是神祕的科學——的訓練方面更爲顯然。但是，我們知道，也有一部分具有學究觀念的人，以爲那些儀式用具亦是一種裝飾品。只要我們回想到學問發展底歷史，即可以知道儀式用具在其後期發展中有強固的作用。甚至在今日的學究社會的習慣中，還有這樣的東西如制服、制帽、始業式、入學式、卒業式、學位、階位、特權底授與以及表示使徒的承繼等許多儀式。這一切學究方面的儀式，無疑的是起源於祭士團底慣行；若追溯牠們底源泉，則可以看出，最初是嚴格的專門祭士們在分化過程中養成的，在此分化過程中，祭士們一方面與魔術師分離，另一方面與俗界主底僕役分離。就其派生與心理的內容而論，則這些慣行及其所依據的概念，是屬於 *Angelok* 與雨師 (*rain-maker*) 的文化階段。牠們在後期宗教儀式中的地位，以及在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地位，是人類性格發展之早期萬物有神論底殘餘。

六 從實用到古典

我們很可以說，現在以及最近過去的教育制度中之祭祀式的特徵，主要的存在於高等的、古典的教

育機關與高等學問中，而不是存在於低級的、工藝的或實用的部門與等第中。然而因為前者具有這許多儀式特徵，於是較低級的與較不榮譽的教育部門也漸受到了傳染。不過，若無前者之繼續不斷的範例，則牠們在後一類教育部門中終是難得持續下去的。對於低等的實用學校與學究們，這些慣行的採取與培養是一種模仿，其動機則是企圖達到上等階級所具有的學究的榮譽標準，而這些上等階級之所以得到那種榮譽，則是由正統的儀式與血統的遺傳。

這種分析還可以更進一步。這些祭祀底殘存物與復歸，主要的是在教士和有閒階級的教育機關中，有最大的力量與最自由的生長。所以，當我們考察專門學校或大學底最近發展時，即可以顯然看出，當任何為低等階級而設立的學校——教授直接應用知識的學校，逐漸擴充為高等或古典學府時，則這裏所討論的祭祀儀式以及學究式的職能，也逐漸發達起來。在起初，這些學校底目的以及牠們主要使命，是在教授勞動階級的子弟使之適於工作。但達到高等的古典的學問領域時，其主要目的則是使祭士與有閒階級的子弟們按照習慣的、榮譽的範圍與方法，來消費物質的與非物質的物品。所謂「民衆底朋友」們，以援助奮發有為的青年而建立的學校，其命運往往即是如此。而且只要那學校有了這種轉化，則普通，假若不是不可避免的，在那裏是更趨重儀式的生活。

在今日的學校生活中，以「人文學」為主要目的的學校裏，對於學究式的儀式最為講求。這種相關

性，在近日美國專門與大學生活中，較其他任何地方表現得更為清晰。自然，也有許多例外，尤其是教會所設立的學校，牠們是在保守的與古典的基礎上開始的，在短期間即達到古典的地位。就十九世紀中在美國所成立的專門與大學而論，只要那學校不甚富足，只要學生成份是勤敏與節儉者居多，則魔術師的追憶在此學校生活中只佔極小的地位。但若社會的財富大大增加，學校開始趨重於有閑階級的成份，於是也逐漸趨向於學究的儀式，企圖在服制與社會的和學問的儀節方面，適合古代的形式。例如，美國中西部的大學維持人們底財富增加，立即使男子底夜會服與女子底禮服成爲學究式社交上的正規服式，開始是少數人如此，繼而成爲時尚的服制。除了機械的困難以外，我們不難追求這裏的相關性。就時尚的制服與制帽而論，也有這同樣情形。

七 制帽與制服

近幾年來，許多大學把制帽與制服作爲學究的徽章。我們可以說，若在較早的時候，或者有閑階級的感情還沒十分形成，不能支持強有力的運動以回復到把古代的觀點作爲教育的正當目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上述現象不易發生。這一學究的儀式底特殊項目，不僅給與有閑階級認識事物的觀念，如趨向於美觀的效果與古代象徵主義這些古代癖性；同時又使有閑階級生活方案中，包含着顯著浪費的因素。制帽

制服之復古的精確時日，以及牠同時能影響許多學校這個事實，似乎是由於當時流行的榮譽與適合這種間歇遺傳觀念底波浪。

還當注意到，在時間上說，這種奇妙的復歸或復古，似乎與某些時尚的間歇遺傳的感情和傳統底頂點，在其他方面也是合一的。復歸或復古的波浪，似乎是在南北戰爭時之心理的分裂效果中，得到其原始刺激。習慣於戰爭，遂養成許多掠奪的思想習慣，於是黨同伐異的趨向代替了團結觀念，而且劃分畛域的觀念把這種刺激移植到日常服務性中。所以這些因素之競爭行動底結果，使緊接戰爭以後的一代人容易恢復身分制的因素，無論是就社會生活與信仰儀式或其他象徵的和儀節的形式而言，都是如此。在八十年之間，顯然的有一種感情逐漸在發展，趨向於準掠奪的習慣，堅持着身分制、神人同形說與一般的保守主義。就在七十年代已是如此，只是不甚明顯而已。野蠻氣質之更直接明顯的表現，如許多企業家所實行的非法的暴行以及準掠奪的行爲等，在七十年代之末已經衰退了。神人同形的感情的復活，似乎在八十年代終結以前，已經過其頂點。但這裏所討論的學究的儀式和用具，則是野蠻的萬物有神觀之更深奧而神秘的表現；所以牠底流行較慢，而達到其最有效的發展亦是較後的事情。不過我們可以相信，其最高點現在是已經過去了。除開新的戰爭經驗給與新的刺激力以外，除開富裕階級所給與一切儀節的支持——尤其是對於浪費的與暗示着身分制的支持——以外，學究式的徽章與許多儀式，是將日瀕於衰頹

的。我們可以說，制服制帽以及其他許多學究式的儀節，是隨着南北戰後恢復到野蠻主義的浪潮而來的。同樣可以說，若非財富集中於富裕階級，使他們有足夠的金錢以使大學進行有閑階級所需要的高等學問，則這種儀節上的復古，也是很難實現於學校生活中。制服制帽的採用，是現代大學生活之顯著的間歇遺傳的特徵，同時又表示無論在實際的成功或希望方面，這些大學固定地已成為有閑階級的機關。

八 學校經營者底資格

我們應注意，近來有一種趨向，即高等學府的領袖漸漸由企業家來代替了教士，這正是教育制度與社會文化標準之間的密切關係底進一步的證明。這種代替，自然是不完全與不明顯的。人們認為最優良的教育機關底領袖，是能把祭祀職務同高度的金錢效能結合起來。還有一種較不甚明顯的同樣趨向，即把高等學問付托給具有金錢資格的人。辦事能力與宣傳事業的能力，益發成為從事教育事業的一種資格。特別是與日常生活關聯最密切的各科學中，以及經濟上較單純的社會所辦的學校裏，更是如此。這種金錢效能，部分的代替了祭祀效能，此因顯著閑暇過渡到顯著浪費而自然產生這樣的附產物之故。這兩種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是頗明顯，用不着詳細的探討。

九 女子底高等教育

學校與學究階級對於女子教育的態度，可以表明學問是用怎樣的方式來脫離其古代教士和有閑階級特權的地位，且可以表示其脫離的程度，又可以說明學問接近於現代經濟的、產業的或實事求是的觀點到若何程度。高等學校與學究的職業，直到現在還是不收容女子的。這些高等學校，在開始時是，而且現在還大部份是，用爲教士與有閑階級的教育機關。

在無論什麼地方，女子本來是從屬階級，尤其在名義或禮節的地位中更爲明顯，直到現在也還是這種關係。曾經有一種頑固的觀念，以爲允許女子享受高等學問（這是按留息斯的聖餐，Helensian mys-sories）的特權，直是侮辱學術的尊嚴。只是到最近，且只在產業最進步的社會裏，才允許女子進高等學校。然而就在現代產業社會之最迫切的環境之下，最高的、最榮譽的大學仍然不高興招收女生。階級價值的觀念——即因智慧的優劣而有身分制的分歧或兩性的分化——在學問的貴族式的集團中，猶強固地殘存着。人們認爲女子所應取得的知識，不能超出下面的二種範圍：第一，家庭領域——使她直接增進家庭服務的知識；第二，屬於代理閑暇的——半學究式的與半美術式的能力與技巧。人們以爲，知識縱然是表現學習者之自我生活底發展，學問的進行是根據自己底認識興趣，沒有什麼禮法準則的敦促，也用

不着顧到某主人以爲學問的使用與顯示，是爲的增加他底榮譽與舒適，然而他們總以爲學問是非女性的。所以，一切學問，只要牠是閑暇的證明物，而不是代理閑暇的證明物，則牠是非女性的。

十 高等學府底宗教與運動

估量這些高等學府對於社會經濟生活的關係，則上面討論過的諸現象頗重要，這不是因爲牠們本身是第一等的經濟重要，而寧是把牠們作爲一般態度底表示。牠們可以表示學究階級對於產業社會的生活過程，是何種本能的態度與精神。就產業目的而言，牠們是高等學問與學究階級所達到的發展階段底指示物，牠們可以表示，從這個階段可以取得些什麼，在那一點上，這個階級底學問與生活，對於社會經濟生活以及效能，對於使生活方案適應於時代的要求，有更直接的關係。這些儀式的殘存物所表示的是保守主義的流行——假若不是反動的感情，特別是在研求因習的學問的高等學府中是如此。

除了這種保守態度的表示以外，還有向同方向進行的另一特徵，這特徵較之演戲般的形式與儀節等瑣事，有更嚴重的意義。例如美國大多數的專門學校與大學，都親近於某種教派，且多少是奉行宗教儀式的。他們是著名的熟習於科學方法與科學觀點，這似乎可以免除這些學校底萬物有神的思想習慣了，然而他們本身中仍然有一部份承認早期文化之下的神人同形的信仰與宗教儀式。無論就整個學校效

能而言，或就教授團中各成員而言，這種宗教熱忱的宣告，無疑是草率而且帶策略性的，但無論如何，在高等學校中，存在有神人同形的感情，這是不可否認的。只要這種情形是真實的，則牠就是古代萬物有神的心理習慣底表現。這種心理習慣在某程度內，必然體現於其所作之講義，且影響學生底思想習慣，使之趨於保守與復古，妨礙學生向着實際知識如對於產業目的最有用的知識的發展。

在今日著名的高等學府中，非常流行運動，這也是同樣的道理；實際上，運動與大學的信仰態度有許多共同之點，無論是就其心理的基礎，或就其規律的效果而論，都是如此。但這種野蠻氣質的表現，主要的不是屬於學生，而不是屬於學校；除非是某大學或大學當局積極地獎勵運動，才有時是這樣。大學同志會等組織也與大學運動是同樣情形，只是有一種差別，後者主要的是簡單的掠奪的衝動的表現，前者是掠奪的野蠻氣質之一大特徵的團結性的表現。同志會等組織與運動之間，有密切的關係，這也是可以看出來的。在本書前面曾經討論過運動與賭博習慣，這裏當不必再來討論運動、朋黨組織等底經濟價值。

一一 高等學府底保守態度

但是，學究階級以及以保存高等學問為目的的機關，牠們底生活方案的特徵，大部份僅是偶然的。這些特徵很少是被視為公認的研究與訓誨工作底有機因素，或作為設立學校的顯然目標。不過這種象徵

的指示，對於其所完成的工作底性質——從經濟的觀點來看——以及在牠們保護之下所進行的工作給與學生的趨向，可以形成一種假定。這種假定在上面曾經論述過，即高等學校在其工作中以及其儀節中，總是採取保守的地位。不過這一假定又因牠們所實際完成的工作底經濟性質，以及對依高等學校而得保存的學問的檢閱而得到緩和了。在這方面，大家都知道，世人公認的高等學府，直到今日還持着保守的地位。牠們對於一切革新都抱着鄙視的態度。一種新的觀點或新的知識體系，要能見容於學校內部，必須牠們在學校外面已創闢了牠們底道路才行，這是一個普通的規則。即使有些例外，也多屬於不顯著的革新，新且不具體地影響於因習的觀點或生活方案，例如數學、物理學中之微細部份，古典文之新的解釋，特別是只有語言學與文學性質的新解釋等。只有在狹義的「人文學」範圍以內，只有當人文學的傳統觀念還沒有為革新派所接觸，這時候，學究階級與高等學府才是側目而視一切的革新。新觀點，理論上的新發現，尤其是觸及人類關係之任何一點的新發現，是很緩慢的走進大學課程裏，而且牠所受到的不瞭解切的歡迎，而甯是怨恨的容忍；並且從事於這些學問的研究以企圖發展人類知識的人，常不受其同時代的學究們底良善待遇。高等學校普通是不曾給與知識方法與內容以真實的進步，除非是革新已超過其青年期而顯出許多效用，即是說要等到革新已成爲後一輩底常識，且用新知識與觀點來形成了他們底思想習慣以後。在最近的過去即是如此。目前究竟有多少成份是這樣，却很難說，因爲在今日的事實中，觀

察相對的比例而得出正確的概念，是不可能的。

一一一 有閒階級對文物的保護

直到這裏，我們還未說及富裕階級之保護文物的職能，論述文化與社會結構底發展的著作家與演說家們，對這一點有相當詳細地討論。有閒階級底這個職務，對於高等學問以及知識與文化底傳佈，是有重要關係的。這一階級由於這類的保護，而促進學問的方式與程度，是大家所熟知的。許多演說家們常使用有力而動人的語句來描畫這一事實，他們對於這一點頗精通，能將這一文化因素底深奧意義發揮出來。不過這些演說家們所賴以出發的觀點，是文化的利害，榮譽的利害，而不是經濟的利害觀點。若從經濟的觀點來瞭解，從產業的服務性來評價，則富裕階級底這種職務以及這階級各成員底智的態度，值得注意且有解說的必要。

說到文藝保護者的關係底特徵，應當注意到，若從外部來觀察，這僅是一種經濟的或產業的關係，一種身分制的關係。在保護之下的學者所完成的職務，是為其保護者而行的代理的學究生活，任何代理閑暇的實行，是為的給與某主人以榮譽，同時此代理閑暇者也得到某種榮譽。我們還要注意，歷史事實所證明，由於保護關係而產生的學問的促進或學究活動的維持，最普通的是古典學或人文學的促進。這種知

識寧是降低，而不是提高社會的產業效能。

一三三 有閑階級的學究

再進一步，來考察有閑階級的份子直接參加知識的促進。他們底榮譽生活的準則，使他們之智的興趣表現於古典的與形式的博學方面，而不是在於與社會產業生活有關聯的各種科學方面。除了古典的知識領域以外，有閑階級的份子所最關心的是法律學、政治學，尤其是行政學。此等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組法規，以財產為基礎，使有閑階級底政治職能容易施行。所以這裏所表現的興趣，並不單純是智的或求知興趣；大部份乃是他們所處的支配關係所需要的實際興趣。就發生的歷史而論，政治底職務是一種掠奪的職務，全部是屬於古代有閑階級的生活方案。牠是對人民行使統治與強制，並從人民身上，取得牠底生活資料。這個科目以及給與此科目以內容的其他實際事件，吸收了有閑階級底興趣，使他們脫離一切知識範圍。只要政治底職能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還繼續是財產的職能，則永久是這種情形。還不止此，只要政治進化之更古代的遺傳，繼續到現代社會生活中，那怕有閑階級底財產政治已開始終結，這種情況也仍是真實的。

一四 爲學問而學問與有閑階級

但就智的興趣所統治的學問領域而言——即嚴格的科學情形就有些不同，不僅就有閑階級底態度而言，且就全部金錢文化底趨勢而言，都是如此。爲學問而學問，非爲外來目的而使用理解力，這只是沒有急切物質利害的人才能辦得到。有閑階級之優越的經濟地位，使其成員能自由發揮其智的興趣，而且正如許多著作家所相信的，我們從這階級中得到許多學者，科學家，且從其閑暇生活的規律中產生科學研究的刺激。這種情形是相當真實的，但我們已經討論過的有閑階級生活方案的特徵，使這階級之智的興趣趨向於其他科目，而不趨向於現象底因果關係——這是各科學底內容。成爲這階級底生活特徵的思想習慣，趨重於對人的統治關係，以及榮譽、價值、功績、性質等派生的，傷感情的觀念，而形成科學內容的因果關係，則非由這種觀點所能明瞭。研究有卑俗作用的事實的知識，這裏沒有榮譽的因素。所以，在金錢或榮譽方面，傷感情的比較這種興趣既佔據了有閑階級底注意，則必然忽略了知的興趣。就是後而這種興趣能確立，普通也是傾注於榮譽的、無實效的研究領域，而不是科學知識的探求。在沒有大規模有系統的知識從非學究的來源闖入學究的訓練以前，教士與有閑階級底學術史，實在就是這樣。但是，支配與禁從的關係，既不復爲社會生活過程中的統治因素，於是生活過程之其他特徵與其他觀點逼到學者們身

上來了。

一五 近代科學是產業階級底副產物

真是有教養的有閑紳士，是從對人的關係的觀點來觀察世界的，而且他們底知的興趣，應在這種基礎上求現象的系統化。舊派的紳士們就是這樣的情況；在他們，有閑階級的觀點還未受到分裂；他們底後輩子孫底態度也是這樣，只要他們是充份地承繼上流階級底優點。但遺傳的道路是不規則的，不是每個紳士底兒子都生成就保有這些特點。尤其是掠奪的主人所特有的思想習慣向後代的遺傳，是不一律的，這裏只有最後的一二步是安放在有閑階級規律中。有閑階級某些份子，其前輩是屬於低等或中等階級，他們趨向於使用知的適性的機會最好，這即是說，有些這樣的有閑階級份子，他們從遺傳上得有勞動階級的適性，他們之所以能列入有閑階級，是由於具有某些性質，而這些性質在今日較之以前對有閑階級生活方案形成時，有更重要的意義。但是除了這部份附加的有閑階級以外，還有許多個人，他們底傷感情的興趣並不足以形成其理論觀點，而其對理論的傾向，却強足以領導他們到科學的研究。

高等學問之所以侵入科學領域，一部份是由於有閑階級底反常的子孫，他們所受的最大影響是後期的非對人的關係的遺傳，他們所承繼的適性，與身分制所特有的許多特徵不一樣。然而他們之所以取

得這外來的科學知識，在較高的程度內，還應歸功於諸勤勞階級的份子，後者底優裕環境使他們底注意能趨向其他的活動，而不消磨於日常生活中，而且他們回復到身分制的遺傳的適性，又不是傷感情的與神人同形的觀點統治着知的過程。在這二者之中，究竟那一部份人包含有科學進步之實效的力量？無疑的，後一部份人底貢獻最大。不過他們二者，都不是知識源泉的搬運器，至多也不過是媒介的工具，有了這工具，思想習慣壓迫社會，與現代社會化的生活和機械的產業需要相接觸，因此產生理論的知識。

科學——那是對於現象底因果關係之精密的認識——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其成爲西方文化底一特徵，僅是當西方社會的產業過程，在本質上已成爲機械設置的進步之後；在這裏，人底職務只是判別與估量物質的力量。科學發達底程度，大略與社會底產業生活達到此種境地相適應，大略與產業興趣統治着社會生活的程度相適應。科學，特別是科學的理論，已經在人類生活與知識各部門中間闢了大道，其比例，則依此各部門與產業過程和經濟利害有若何密切關係以爲斷。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其比例，是看這各部門是否成功地脫離了身分制的觀念底統治，與神人同形說和榮譽價值的準則底統治。

只有當現代產業生活底需要，逼着人們在其與實際環境接觸中認識因果關係時，才能用因果關係的術語來瞭解他們與環境接觸的事實，才能使其環境中的諸現象系統化。所以，高等學問底最高發展，即煩瑣哲學與古典主義底最高峯，是教士職務與有閑生活底副產物，而現代科學則可以說是產業過程底

副產物。經過許多研究家、學者、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大部份不是在學校庇蔭之下而完成其最有效的工作——之手，使現代產業生活壓迫之下的思想習慣，已經找着了有條理的表現，而成爲與現象之因果關係相適應的理論科學。因爲有了這種非學究式的科學研究，於是方法與目的底改變，漸漸滲入了學究的規律中。

一六 幼稚園與有閑階級的女子

一方面是初等與中等學校，另一方面是高等學府，這二者所施的教育，在本質上與目的上有顯然的差異，這是應注意的。就其傳授的知識之直接實用性與深淺而言，這裏的差異，是有相當重要與值得注意，且許久以來已爲人們所顧慮到。但在兩方面所採取的精神的與心理的趨向上，却有更本質的差別。這種高等教育與低等教育之間的差異，在進步的產業社會中之最近發展起來的初級教育中，特別顯明。這裏所教授的，主要的是肉體與智力的技巧，用因果的而不是用榮譽的關係，來瞭解和使用非對人的事實。實在，在舊日的傳統之下，初級教育主要的還是有閑階級的商品，一般人對初級學校不能自由享受，偶然有些例外亦只是作爲勤奮的獎勵手段；然就是這種手段，若初級學校不在教會或軍事的傳統底指導之下，也是日就衰退。凡那一部份教育制度，直接受到幼稚園底方法與理想的影響時，則這種情形特別真實，尤其是

在精神方面如此。

幼稚園底特別不傷感情的趨向，以及此種趨向在幼稚園本身以外所給與初級教育的影響，我們研究這兩個事實時，應把牠們聯繫到我們曾經討論過的現代經濟環境之下的有閑階級婦女所具有的特殊精神態度。在進步的產業社會中，幼稚園教育最發展——或者說是脫離古代家長式的教育理想最遠；在這裏，有許多有智慧而又閑暇的女子；這裏因產業生活底分解作用，因為沒有強固的軍事與教會的傳統，所以身分制是相當地衰退。幼稚園從這些境遇安易的婦女們，取得精神的擁護。她們處在榮譽生活底金錢準則之下，感覺不安，幼稚園底目的與方法正投合她們底意向。所以，幼稚園——無論牠在現代教育中佔若何地位——是與新婦女運動一齊產生的，其原因則是對無效果與傷感情的比較的反應，這是現代環境之下的有閑階級生活使婦女們所直接感到的。這樣，有閑階級制又間接地左袒非傷感情的態度底發展；這種態度，在長期經歷中，足以危害有閑階級制底穩定，甚至足以危害立在此制度之下的個人私有制。

一七 大學的科目

在最近的過去，專門與大學的教課範圍，曾發生些具體的改變。這些改變，主要的是實際科學對人文

科學之部份的代替，前者是增進市民與產業效能的學問，後者則是助長傳統的文化、性質、嗜好與理想的學問。換言之，增加效能——歸根是生產的效能——的各門知識漸佔優勢，駕凌那些提高消費或降低產業效能的知識，亦即是適合於身分制的典型性質的知識。在保守方面的高等學校，也採取這種教育方案；牠們所採取之每一進步的步驟，總是帶有退讓的性質。科學已經從外面，且不說是從下面，闖入了學者們底規律中。很明顯，各種人文學已忿恨地讓位給許多科學了，這改變是頗為一律的，以致能按照傳統的自我中心的消費方案來形成學生底性質；按照為有閑階級顯著特徵的禮節與優越標準，來形成真、美、善底思考與享受。各門人文學的辯護者們，用他們所熟習的古代禮貌觀點作掩護，堅持着「為消費地面上的果實而生的」這句格言所包含的理想。在形成於並建基於有閑階級文化之上的學校裏，這種態度自然是無足驚異。

一八 人文學底價值

盡力來維持已成的文化標準與方法，使不受動搖，這一事實底基礎，即是古代氣質與有閑階級生活理想底特徵。例如典型的古代有閑階級間，所流行的時間與物品之消費方法，習慣的生活，理想與思考等的趨向與享受，這一切被現代人們視為較高等的，較高貴的，較有價值的，遠勝於現代社會中普通人底目

常生活、知識與期望。以近代的人與物的知識爲內容的學問，被視爲低等的，卑下的，下品的，甚至有人稱這種日常生活的實際知識爲「人間以下」的。

有閑階級的辯護者對於人文學底此種爭論，在本質上似乎是健全的。就實際而論，從早期紳士們之優游自適的生活，神人同形的信仰，以及其團結性而產生的文化結果，或精神態度，又或心理習慣——或者說是從萬物有神的迷信與荷馬式的英雄底蠻勇而產生出的心理習慣，在審美方面說，是較之近代之市民的或職工的有效之實際知識所產生的心理習慣更爲正常些。無疑的，前一類的習慣在審美與榮譽價值方面佔優勝，這形成牠底價值底判斷的基礎。趣味準則底內容，特別是榮譽準則底內容，在本質上是此種族之過去生活與環境底結果，用傳統的方法遺傳給其後代。掠奪的有閑階級底生活方案之長期的統治，形成這種族之過去的心理習慣與觀點，這一事實是一個足夠的基礎，使今日之頗關趣味的生活方案，審美的正常佔主要地位。就這裏研究的目的而言，趣味準則是種族的習慣，他們對於事物之趣味的判斷，經過長期的練習，因而形成這種習慣。假定其他條件是一樣，則不斷的習性愈久，那麼這裏所說的趣味準則愈正當。這一通例，就價值與榮譽的判斷而論，似乎較之就趣味的判斷而言，更爲確切。

但無論人文學之辯護者們，對新學問的貶抑判斷，在審美學上是如何的正常；無論古典學在實質上是怎樣的更有價值，或是在人類文化上是更有真正的結果，都與目前所討論的問題無關。這裏所研究的

問題，是這些學問及其在教育制度中所代表的觀點，是幫助抑或阻礙現代產業環境之下的集體生活，幫助或妨礙到若何程度——換言之，即牠們適應今日的經濟環境到若何程度。這問題是經濟的，而不是審美的；有閑階級的學問準標，即表現為高等學校對實際知識的輕蔑態度，這裏也只從經濟的觀點來估量牠。所以這裏使用的「高貴」、「卑下」、「高等」、「低等」等名詞，只是表示爭論者底觀點與精神，無論他們是主張舊派或新派。這些形容詞是尊貴的，又是卑賤的，這即是說，牠們是劃分畛域的比較名詞；在最後分析中，牠們是屬於身分制的生活方案底特徵理想；牠們在本質上是運動性——掠奪的與萬物有神心的心理習慣的——底表現；牠們是表現古代的觀點與生活理想，此二者只適合於經濟組織與文化的掠奪階段，但從廣義的經濟效能的觀點來看，牠們是無用的時代錯誤。

古典學及其在教育方案中所佔的特權地位——高等學府所熱中要求的——足以形成那種知的態度，且降低下一代受教育者底經濟效能。牠們底這種作用，不僅是由於保持古代人們底理想，還由於辨別知識中何者是榮譽的，何者是非榮譽的。這一作用由兩種方法來完成：第一，在學問領域中，對於僅是有用的東西——與僅是有榮譽的東西相比較——鼓動起厭惡的精神，因而形成新來者底趣味，使此新來者具有信心，要在非產業的或非社會利得所產生的知的練習中，尋求其唯一的趣味；第二，消耗學習者底時間與精力，以取得無用的知識——除非這種學問在習慣上已結合到學者們底學問總體中，因而影響

到實際學問的名詞與語法，才是例外。所以，古代語言學，除了名詞的困難以外——其本身是過去古典學通行的結果——對於任何科學家與學者是沒有實際重要，除非他們底主要工作是語言學的性質。自然，這一切並非談到古典學底文化價值，也絲毫不是貶抑古典底訓練及其給與學生們底傾向，而是說，這一傾向似乎在經濟上是沒有用的，但沉湎於古典學的人們，對於這一事實——實在是頗顯著的——却用不着不安。古典的學問能破壞學習者底勞動適性，但這一事實對於某些人們是無足重輕的，因為他們底勞動性較之禮貌的理想，是極其輕微的：

「以前所看輕了的信仰和平，名譽，羞恥與德行，今後難於歸來。」

一九 死的語言與古典

因為這種知識在我們教育制度中，已經成爲初步必要條件之一部份；所以瞭解與使用南歐的某種死語，不僅是在這方面有深造的機會的人們所需要，同時也是學者們藉以向聽衆表示其淵博。學習這種本無用處的知識，需要有較長的年月，人們若沒有這種知識，即表示只具備有速成與不確定的學問和卑俗的實用性，這對於健全學問與智力底因習標準，同是受厭棄的。

這種情形，正如同不識貨的人購買消費品一樣。他估量貨物底價值，主要的是根據那些與此物品之

真實效用沒關係的裝飾部份與其特徵底貴賤。這裏的假定是以爲在物品之真實價值與其裝飾之間，在有某種固定的關係。人們以爲沒有古典學與人文學的地方，即不能有健全的學問；這種假定，是把求知識的學生，引導到時間與努力的浪費。因習的趨向於某程度的顯著浪費，以爲這是榮譽的學問底附帶物，這種趨向，曾影響我們底趣味準則與學問有用性的準則，正如同此同一原則影響我們對製造品底有用性的評價一樣。

既然顯著的消費漸漸較之顯著的閑暇更成爲榮譽的工具，於是死的語言的獲得再不是像以前那樣絕對的必要了，而其作爲學識底證書的護符作用，也隨之而減損。然而，古典學仍然沒失去其證明學究式的尊嚴的絕對價值，所以學者們必須將大家認爲耗費許多時日的學問表示出來；而古典學問正具有這種作用。實在，這是無可懷疑的，牠們底作用只是作爲浪費時間與精力的證明，亦即是供給這種浪費所必要的金錢能力的證明；正是這一點，才使古典學在高等學問方案中，得到特權地位，且使牠們成爲一切學問中之最榮譽的。牠們較其他任何知識，能更好地滿足有閑階級學問底裝飾目的，所以牠們成爲最有效果的榮譽工具。

在這方面，古典學直到最近還沒有敵手。牠們在歐洲大陸上，還沒有危險的敵人，但最近，大學競技已取得一種大家所公認的學問造詣的地位，於是這一門學問——假定競技能稱爲學問底一部門——已

經成爲古典學問底敵手，在英美兩國的有閑階級教育中爭奪首席地位。競技對於有閑階級學問的目的，較之古典學問有一顯著優點，因爲競技家所企圖的成功，不僅浪費時間，且亦浪費金錢，正如同具有某種高度非產業的古代性質與氣質一樣。在德國大學裏，競技與希臘文學會亦爲有閑階級學究的職業，但牠們的地位，在某種限度內，還由熟練的與分等級的賭、酒與輕忽的決鬪來補充。

在古典學引入於高等學問的方案時，有閑階級及其德性標準——好古主義與浪費——是難得與之相關聯的。但高等學校之固持着古典學，以及牠們所具有的高度榮譽性，無疑的是由於牠們之密切的適應於好古主義與浪費底需要條件。

「古典」常是包含着浪費的與古代的這兩種意義，無論牠是指着死的語言或近代語言中之陳腐思想形式與語法而言，或者指着其他的學究的活動項目以及不大適合的工具而言。所以英文中的古代成語稱爲古典英文。討論或著作某些嚴肅的問題時，古典文的使用是絕對需要的，若能輕易的使用牠，將使最平凡的細微談話亦增加尊嚴。自然，英語語法之最新的形式，是永不用於著作中的；在語言中需要好古主義，這是有閑階級底禮節觀念，甚至在於最無學識的人或感情作用的著作家中，這種觀念也頗強，使他們不能違叛。另一方面，最高等的與最儀式化的古代語法，亦只用於神人同形的神與其屬民之間的交通。在這兩極端的中間，是有閑階級談話與文學底日常用語。

無論在寫作或談話中，優雅的辭句是榮譽之有效的工具。對於任何問題的談論，應確實知道習慣上需要好古主義到若何程度，這是很重要的。從說教壇到市場，慣例是顯然不同的；在後一場合，就是極其雅馴的人們，也可以使用比較新的、有力的語句與曲折的表現，避免新語的使用，這是榮譽的；這不僅表示他學習此種陳腐的語言習慣時，浪費了許多時間，而且表示他，自幼即與熟習陳腐成語的人們在一起，這即是表示他底前輩是有閑階級。語言的純潔，正是表示其數代以來，不曾從事於卑俗有用的職業——雖然這個還不夠完全證明這一點。

除遠東以外，無用的古典主義的合宜例證，可以見之於英文底因習的拼音法。拼音上的一個錯誤，將是一個極大的驚擾，且將使具有發達的眞與美的觀點的人們不信任此著作家。榮譽準則受顯著浪費這法則的支配，而英語綴字法，殊能滿足榮譽準則的一切要件。牠是古氣的，繁重的，無作用的；要學得這種綴字法，需消費許多時間與精力；一有錯誤即容易偵察出來。所以，牠是學問中榮譽之最初的與最輕易的試驗器，而且適合牠底禮節，是不受非難的學究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要件。

慣習的辯護者對於語言的純潔，正如對於其他根據好古主義與浪費準則的習慣一樣，竭力採取辯解的態度。他們認爲，在實質上，古代的且是大家所公認的語法之拘泥的使用，較之最近口語形式之直率的使用，能更充份與更確切地傳達思想。然而用今日的俚語能有效地表現今日的理想，這是顯然的事實。

古典語言有尊嚴的榮譽性質；牠之所以取得人們底注意與敬重，而成爲有閑階級生活方案之下的公認的傳導方法，這是因爲牠具有指示說話者脫離產業勞動的暗示。此公認的語法底優點，在於牠底榮譽性。牠們之所以爲榮譽的，則是因爲牠是煩重與陳腐。然而，這正是證明牠底浪費時間，證明牠應該被廢棄，證明直接的與有力的語言的需要。

有階級論

有階級論終



中國社會發展史綱

張軍光編

九一角册

本書內容，將中國社會之發展史分爲四個時期：①氏族制度社會，②封建制度社會，③商業資本制度社會，④工業資本制度社會，依照各時代之生產方式，循序敘述，直至辛亥革命爲止。關於每一轉變時期之關鍵，無不言之甚詳。取材豐富確當，系統條貫分明，爲著者悉心精構之作。手此一書，當能了解我國數千年來發展之跡。中等以上學生採作課本或參考，均極適宜。

社會進化史 [中華百科叢書之一]

劉炳藜編

五角五分册

本書採取物觀的態度，剖述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自原始社會起，經過氏族社會、封建社會、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金融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對各時代社會的經濟過程、政治過程與意識過程，剖述無遺；而尤注意於社會基礎的經濟過程之剖述。編者曾將本書原稿在國立暨南大學高中普通科與師範科用作講義，極博讀者歡迎。

中華書局出版

社會科學叢書之一

理論社會學

簡貫三編著
一册 一元三角

本書分五編，都二十餘萬言。第一編敘述現代社會科學發達之原因，及理論社會學之體系、派別與研究方法；第二編敘述生物社會與人類社會之起源，關於人類特徵與社會種類亦附帶論及；第三編敘述社會生活之要素，對於地理、文化、心理、英雄偉人與社會生活之關係，討論特別詳實；第四編敘述社會之生理，對於經濟、政治、宗教、教育，解剖其成長的原因及其機能；第五編敘述社會之靜態及動態，關於靜態方面，說明社會組織與社會制度之原理；關於動態方面，說明社會進化之動力，及原始社會、宗法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之特徵。最後一編，總述人類社會之回顧與前瞻。編者以綜合的眼光，採取古今中外各派社會學說之精華；用批評的眼光，重新估量各種社會學說之得失，尤為本書之特色。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發行

社會科學叢書
有閑階級論（全一冊）

◎ 定價國幣九角



原 著 者

T. Veblen

譯 者

胡 伊 默

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刷 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 發 行 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 發 行 處 各 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管世楷 李 隱）（1011310）

